

曝書亭集

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詞二

江湖載酒集 中

木蘭花慢 上元

今年風月好正雪霽鳳城時把魚鱗都開鈿車溢巷火樹交枝參差鬧蛾歌後聽笛家齊和落梅詞翠幌低懸翠歎紅樓不閉葳蕤 蛾名簾卷再休垂衆裏被人窺乍含羞一晌眼波又擲鬢影相隨腰肢風前轉側却憑肩回睇似沉思料是金釵溜也不知兜上鞦兒

宵馬索 送崔二再游點中 兼訊李斯年

玉駢嘶須把青絲買他住燕歌易酒莫辭今夕離亭聚浮雲一望綠波千里滿目銷魂江淹賦計落花時節黃陵楚竹湘煙響柔櫓 行旅羅施天末木瓜金筑且伴參軍作蠻語亂水孤舟逢人少惟有冷後昏雨南尋李白問訊何如為報頻年相思苦道故人別來詩卷總是人間斷腸句

沁園春 送葉元禮之真州

游子何之迤邐雷塘二十四橋正梅花如雪煙籠寒水垂楊拂地雨漲春條江左文章竹西歌吹麗句爭傳勝六朝寒簾處報玉驄到也紅袖齊招 當年瓜步停橈有桃葉桃根送晚潮悵荆雲隔浦難邀夢兩秦樓按曲曾聽吹簫舊事堪尋長牋得寄便欲從君訪翠沅吟吟久怕重來不見見又魂消

宣清 送米崇來之官建昌

別酒初醒曉月猶懸天街鼓鼓畫鼓滿汀洲柳暉白蘋灑船

曉發楚零雨昌邑城邊宮亭湖畔南州樂土且攜將法曹詩風流香令同賦紫來以司李改補 記九疊芙蓉五峰瀑布當年曾望處想聽事花陰疎簾乍卷向畫中看小米雲山無數戴鳴琴臨流喚渡任優閒寄情毫素長安布衣判留滯經春盼仙鳧一雙飛度

賣花聲

背郭鵲山村客舍雲根落花時節正銷魂又是東風吹雨過燈火黃昏 獨自引清樽鄉思誰論聲聲滴滴夜深聞夢到江南煙水闊小艇柴門

菩薩蠻

夕陰秋遠樓邊笛笛邊樓遠秋陰夕磯斷綠楊垂垂楊綠斷磯 霧深疑細雨雨細疑深霧門掩乍黃昏昏黃乍掩門

青玉案 臨瀟道上

清秋滿目臨瀟水一半是牛山淚此地從來多古意王侯無數殘碑破冢禾黍西風裏 青州從事須沉醉稷下雄談且休矣回首吳關二千里分明記得先生彈鋏也說歸來是

轉應曲 安丘客舍對雨

秋雨秋雨一半回風吹去晚涼依舊庭隅此夜愁人睡無無睡無睡紅蠟也飄秋淚

柳梢青 馬上望琅琊山

遵海南耶我行山路朝憊非耶遙望秦臺東觀出日即此山耶 崖光一綫雲耶青未了松耶柏耶獨鳥來時連峰斷處雙鬚人耶

點絳脣 濟南九日兒子南還賦此

開徧黃花年年九日他鄉度闌風長雨那有登高處 西北  
南東祇送歸人去呼兒語暫同綠醕誦我悲秋句

六么令 壽劉宜人編修用劉氏事

張南周北 繪正金華歸沐 孝婢 青藜然徧 向 詩膽如天誰得

似又五字長城堪羨 長卿 海內航航 明 雅 釋 宗 演 洵

美升堂彥 慎公非公是才華兄弟齊擅 賦 試擬天半朱

霞 計雲中白鶴 未比文心遠 自有寒山叢桂在 安那問

仙源深淺 遠之 乘月登樓 現 閉關頌酒 伶 初度書皇覽 勿 荆

州相倚依然舊日王祭 表

霜天曉角 晚次東阿

鞭影匆匆又銅城驛東過碧羅天淨繞八月響初鴻 微

風何寺鐘夕曛嵐翠重十里魚山斷處留一抹叢林紅

塞孤 高唐道中晚行作

五更風一翦蘆簾啓挂壁燈飄紅穗仰視昂車星瑣碎穿曲

巷嘶輕騎松門掩木魚聲草火濕秋螢尾愛消消警橋下流

水 莫辨斷塔稜亂結啼鴉隊月影潛消衣袂幾處炊煙茅

店起葭露白籬花翠日已上最高樓霞又散無邊綺未輸他

斗帳人睡 瑤花慢 寄酬陸我謀表叔

由拳城北童穉情親記數陪君屐兵戈轉眼三十霜一水蒹

葭人隔沙隄盡改算往事都成陳迹剩白雞夢後荒墩朱雀

橋邊斜日 寸心忽憶離居荷千里題書似親顏色齊紈皎

潔詩句好髮髭玉溪風格一彈三歎勝鼓却朱絃瑤瑟但相

采桑子 寄贈史雲臣

梅谿樂府真同調把袂徧遲曹寄相思戴酒江湖杜牧之

縑塵不到橫塘路穩臥山茨醉詠新詞春兩梨花燕子時

真珠簾 寄陸郡守兄孝山

離居消息沉雙鯉料因是地闊天長難寄見說訟庭閒但道

遙文史小小谿亭移岸北搖白羽風連秋水猶記聽子規落

月夜闌同醉 嶺表十四年來伴參軍蠻語也應憔悴不見

壁書增老穎川循吏且飲修仁江上水莫便作匆匆歸計差

喜有西牕翦燭故園兄弟 謂次友 融谷也

清平樂 送沈融谷再游南嶺

京華嬾住又向雄州去匹馬遙尋桃葉渡穩送輕帆柔櫓

朔雲南雪冬春鴈書欲寄無因共惜行人路遠不知身是行

人 瑤臺聚八仙 題錢舍人理齋集句詩

苦憶丁香花發後潞水歸計初諧秋帆一葉放溜直渡清淮

蟹舍尊鄉能幾日又誰知樂事全乖暗塵埋袖兒卷慢燕也

分釵 堪憐此日騎省寫哀思不住總為情差人已驂鸞尚

教營真營齋青天碧海夜夜算明月何從更墮懷燈前淚滴

秋風長簾暮雨空階 皮日休詩五更看月是情差元稹遺悲懷 詩今日傳錢過十萬與君管真復管管

點絳脣 九日同顧寧人陸翼王登孫氏石臺賦呈退 翁少宰

花徑登臺舊時此地重陽識天涯相見最喜翁猶健 望極

疎林瑟瑟金風翦馮闌徧夕陽一片送盡南飛雁 百字令 偶憶

橫街南巷記鈿車小小翠簾徐揭綠酒分曹人散後心事低

何潛說蓮子湖頭枇杷花下縮就同心結明珠未斛朔風千里催別 同是淪落天涯青青柳色爭忍先攀折紅浪香溫圍夜王墮我懷中明月暮雨空歸秋河不動蚪箭丁丁咽十年一夢鬢絲今已如雪

訴衷情

記得鈞簾深夜起小庭中人不語豆葉響秋蟲月底粉光融弓弓鎖連雙瓣紅滿衣風

邁陂塘 題其年填詞圖

擅詞場飛揚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風煙一壑家陽羨最好竹山鄉里攜硯几坐罨畫溪陰臬臬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笛烹泉銀箏侑酒此外總閒事 空中語想出空中姝麗圖來菱角雙鬢樂章琴趣三千調作者古今能幾團扇底也直得樽前記曲呼娘子旗亭藥市聽江北江南歌塵到處柳下井華水

角裂 裂帛湖春游作

冷波濯城西路曉來燕子齊掠龍舟今寂寞臥柳斷橋總被藤縛山雲漠漠漸作弄春陰如幄小雨濃煙披薄知他花外誰家尚依然亭閣 佳約好春過却輕寒正怯肯把紗牕拓海棠開又落碧草溟濛東風還作麴塵磨昨偏濕了秋千紅索料是羞登牆角試吹動賣錫簫簫應窺著

十拍子 上巳逢錢存勗舍人賦

曉陌重逢嘶騎秋帆記送歸船纔到燕臺寒食下恰值蘭亭楔飲年和風淡汀天 燕羽齊侵小院柳絲乍擘晴絲試傍玉河堤畔去定有紅裙水上蒲須攜酒十千

玉樓春 後席

蟲蟲本愛穿花徑改席迴廊翻道冷歌時小扇拍猶嫌醉裏香肩憑未肯 情知並坐無由並且喜眉梢遠相映待他月上燭斜時壓住影兒應不省

鵲橋仙 席上贈伎張伴月

吳歌白紵吳衫白紵只愛吳中梳裏十年四度到京華纔一霎樽前同坐 秋娘聲價秦娘聲價風韻當年須過迢迢明月碧羅天誰伴取張星一箇

又

橫汾清濟十年舊事祇恨玉鞭歸暮碧桃先自笑春風全不待社公新雨 章臺柳漢南移種種憐取柔條最苦游絲無力強天斜萬一把飛花黏住

步蟾宮 席上同沈六贈伎

越羅垂地湘裙匝淺露著鞵幫紅狹尋常已是不分明況一點紗籠殘蠟 玲瓏骰子拋時霎遙勸酒觥船纔歷月高先自下階行又何處為雲巫峽

前題

平湖 沈岸登 重九

雪花未淨侵階滑奈小小鴉頭羅幃惱人三五月朦朧數不定風鬟十八 歌闌纔把觥籌撤聽去也一聲愁煞樽前相對且無言又那得相思書札

河傳 題譚天水小像即送其入閩

嶺外傾蓋日招尋一別愁深至今木棉花底榕樹陰獨吟江潭憔悴心 忽漫相逢燕市酒嗟未久萬里仍分手度吳關到閩山艱難知他別後顏

南鄉子

拜客庭陰眼波容易逗人心縱得相逢無一語臨去鬢滑落花黏不住

一剪梅 題汪季角舍人錦瑟詞

錦瑟新詞鳳閣成贏得才名不減詩名風流異代許誰并是柳者卿是史邦卿 閒悶閒愁讀罷生吾亦多情那得無情問何人解按銀箏說與君聽先與吾聽

水調歌頭 得曹秋岳侍郎札和寄

朔鴈度紅峴秋樹冷金臺故人憐我久滯隔歲一書來楓橋山亭應滿蘆蔗湖田無恙別業古城隈范蠡祠東月恰照小門開 八行發三過讀轉徘徊栖栖南北何事瘦馬倦黃埃行處藤屨竹傘坐處尊羹葛藟儘可共銜杯只此辨歸計歲暮草堂回

又送諸駿男赴楚撫幕

雲幕近開府鄂渚舊名邦游人此去萬里風動碧油幢上馬能橫大槩下馬能書露布筆陣鼎應扛記室古來有意氣爾無雙 瀟瀟雨聽木葉沂空江平沙歷歷斷鴈楚火照船牕赤壁山前故壘鸚鵡洲邊秋色千古怒濤撞不淺南樓與誰共倒深缸

又送鈿玉樵宰項城

吾最愛姜史君亦厭辛劉經過燕市多暇歌酒互相酬自向金門索米君亦牽絲作吏臨別始添愁檀板按新曲此事尚能不 雷封好項子國古陳留江南風景宛似煙月北揚州也有疎簾清簾也許樽前家宴隨意發清謳三十六賴鯉莫

忘寄輕郵

百字令 自題畫像

菰蘆深處歎斯人枯槁豈非窮士賸有虛名身後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無聞一丘欲臥漂泊今如此田園何在白頭亂髮垂耳 空自南走羊城西窮雁塞更東浮溜水一刺懷中磨滅盡回首風塵燕市草屨撈鰕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已誰是

又和韻送曹子願學士還南漢

十年相別又相逢攜手旗亭同入試話長安歌酒伴客久鄉音翻正正好歸帆溪南如畫紅葉新霜濕衛門深閉三冬且學龍螭 猶剩百八株桑一千頭橘酒債還堪給萬里山川歸腹笥不用巾箱收拾三影新詞八又麗句箏鴈參差立行波題就白藤閒織書笈

同作

平潮 沈岸登

征帆江北又江南一曲黃灣深入鴈窩紅橋深柳巷聽唱新詞猶澗瓜步寒潮蒜山晚渡幾點霜鷗溼重陽過了拂雲石燕初蟄 試問姮娥盪頭酒錢細數誰把金魚給別後南溪溪畔路賦罷蠶戩爭拾老圃觀梅輕舟載鶴勝向花甌立十洲五岳畫圖看滿瓊笈

風中柳 戲題竹垞壁

有竹千竿寧使食時無肉也不須更移珍木北垞也竹南垞也竹護吾廬幾叢寒玉 晚來月上對影描他橫幅賦新詞竹山竹屋那筒一束筍屨三伏竹夫人醉鄉同宿

國詞 名也

長相思 紅橋尋歌者述西

石橋西板橋西遙指平山日未西舟來蓮葉西 人東西水東西十里歌聲起竹西西施更在西

蝶戀花 揚州早春同沈岸登

十里雷塘歌吹遠柳巷人家蘆水鵝黃淺游子春衣都未換  
鈿車早已東城偏 妝冷罷遮蟬雀扇最恨微風不放珠簾  
卷斜露翠蛾剛半面心飛玉燕釵頭顫

同作 沈岸登

是處梅花香近遠點點苔枝漏泄春光淺歎息年華看又  
換踏歌聲按揚州徧 睡起雲屏山六扇羅帳無人一任  
東風卷細馬馱來嬌滿面凭闌小語聽猶顫

思佳客

杜牧秋霜添鬢多樽前無奈紫雲何春風澹澹三城夜暮雨  
瀟瀟一曲歌 眉解語眼橫波更看柔弱舞雙鞦黃姑悔不  
憐須女枉自含情盼隔河

東風齊著力 延平道中

百雉城開雙龍津合鐵鎖浮梁千家斷續三面水雲鄉繫纜  
沙邊且住纖絺軟五月猶涼休催去冷風閣上置酒何妨  
巨石擁中央舟一葉過時險甚瞿塘竹雞啼罷飛雨暗叢篁  
處處水輪山碓炊煙動菘米偏香灘聲急斷磯青樹又挂殘  
陽

江城子 飲道山亭

城隅一徑躡層冥坐孤亭啓疎櫺螺女江昏風急鯉魚腥  
惺惺鷓鴣啼不住煙雨外荔支青 蒼苔乍洗讀遺銘問山靈

幾人經喚取深杯石上挹湘醞最好紅山橋外月先為我出  
遙汀

南鄉子 游鼓山題靈源洞壁相傳五代時有高僧喝  
水移地變蓮園

披霧曉同游竹杖籃輿各自自由翠磴紅亭三十里淹留行到  
松門路轉幽 僧飯兩初收風末鐘聲樹杪樓多事山僧曾  
喝水橋頭只少飛泉一道流

點絳脣 歸次浦城寄酬高雲客

幾日銜杯回眸咫尺榕城阻齊紈垂露不寫離情苦 南浦  
橋邊總是銷魂樹山無數澀灘柔櫓惆悵歸時路

尉遲杯 七夕懷靜梅

吳綾白偏愛縫雙袖鴉翎黑多應北里新妝怕墮尋常標格  
微風簾額看露葉中庭盡秋色記鱗鱗月底疎雲曾照勾闌  
吹笛 一自細馬馱歸剝羅帕當時別淚偷拭最恨初鴻銜  
蘆塞上不遞愁人消息枉飛度河橋山驛想柳外高樓長如  
昔更何年並坐穿鍼六度淒涼今夕

西谿子

那日樽前同坐剛值上元燈火引杯深賭葉子拋骰子醉裏  
交呼小字舊事暗沉吟到而今

一翦梅

子夜琴心調乍翻放誕文君多病文園柔腸繫處酒杯濃散  
子巡拋射覆更番 紅蠟連燒花燼繁斜對雙蛾暗蹴雙鴛  
不應草草放他歸去便如期來便空言

百字令 元夕和陳山農韻

落梅歌斷笑六街春靜者番燈夕猶有蟬紗蘭燭賦山水米

家真蹟樂府偷聲故人相見鳳紙題還濕深杯莫放迴腸更  
話疇昔 年少金鴈箏邊銅駝巷口酒力輕寒敵醉倚紅妝  
呼小字忘了天涯為客折柳章臺沉珠漢曲嬾問閒消息三  
分明月二分偏照頭白

擊梧桐 送曾道扶歸里

風雪寒如許偏灑就宣武門西歸路況是殘年也問何事幾  
日留君不住離歌斷續離亭長短目送離人此去瘦馬河橋  
外想除夕守歲題詩何處 江上梅花津頭柳色一葉扁舟  
淮浦絕勝陶彭澤腰未折早返柴桑衡宇惆悵孤蹤留帶竹  
垞歸夢有小園獨樹待明年南湖秋月與子同賦

秦樓月

風蕭蕭夕陽古岸盧溝橋盧溝橋沙迴小市柳折長條 誰  
家紅袖揚輕綃暮塵十里車遙遙車遙遙銀燈翠被何處今  
宵

百字令 酬陳緯雲

過江人物數君家伯氏辭華無敵比歲才名驚小謝聽說尤  
工詩律二陸三張雙丁兩到聲動長安陌新詞贈我居然黃  
九泰七 可歎歧路西東浮雲零雨別思同蕭瑟此日高陽  
逢舊侶一半酒人非昔碣石離鴻香山落葉風雪重游歷池  
塘夢裏試尋尋也消息

輓繡毬 歲除同兒子對雪懷鄉里作

寒雀斂層檐正萬里同雲催暮去年曾記梅花溪上童孫喧  
笑紛紛團就玉獅鹽虎 回首亂山如許對孤燭異鄉同住  
遙憐千里老妻無恙竹垞門掩多應壓徧小園高樹

解珮令 自題詞集

十年磨劔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  
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 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  
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

摸魚子 送魏禹平還魏塘

一身藏萬人海裏姓名慵注官簿秋深門巷堪羅雀只共酒  
徒為伍君又去認白壘寒山似綫鄉關路冰霜最苦盼到得  
江南平波斷岸猶及冷楓舞 竹林伴依舊攀愁交呂笛家  
琴調簫譜燕臺縱有尋春約忍負鏡邊眉嬾君且住算我使  
歸遲定不過關暑高荷大芋待縛个茅亭能來夜話同聽紙  
牕雨

金縷曲 寄譚七郡丞兄在榆林

一別三重九數年來燕臺寂寞酒人非舊遙望秦川邊沙遠  
客淚徒盈襟袖想塞下秋來風候白草黃榆天無際問圖書  
何處消閒畫泉一勺秫千畝 同心最苦離居久藉雲鴻題  
書萬里往來亭埃悔不短衣從兄去獵馬千羣開口便作使  
秦娥行酒酒後狂呼雙耳熱更彎弧射碎棘門柳窮塞主可  
能否

同賦

沈岸登

朔鴈驚飛起憶前年酒壚擊筑和歌燕市一自盧溝橋頭  
別滿眼斜陽流水悵去路雲山無際強欲尋君惟有夢奈  
夢魂不度三千里君憶我定相似 虛擲蹤跡天涯寄但  
逢迎五陵裘馬有誰知已翻羨一官乘邊障苦愛賓朋文  
史況盛酒耶筒堪醉燕領書生還未老拚從軍共作封侯



計帶圍減且休矣

又寄李武曾在貴竹

誰共金臺醉記年時酒徒跋扈盡呼朱李上已浮杯恩惠別  
雲散風流天際報一一平安書寄鄴下雙丁齊入座有多才  
繡虎稱前輩文唱和令公喜 離羣最易添憔悴況而今相  
如賦賤鷓鴣都敝老去沉吟無長策仰屋著書而已但疑義  
須尋吾子秋錦堂前凋錦樹問灌園何日歸長水倚閭望幾  
年矣

又答朱十

李良年

尚憶青門醉正鞦韆翠裙入望帝城桃李君向揚州吾湘  
漢身與沙鷗無際感此日瓊枝先寄別後眠餐應似昔奈  
浮雲聚散傷同輩緘未拆雜悲喜 頻年淚滴芳蘭悴況  
天涯歲華易改錦鞵俱敝退谷僧坊留題處舊事淒涼何  
已若天意定憐才子潘未查容無恙在伴竹垞老去同煙  
水楚江柳又青矣

又同周鄧山陳廟情飲嚴太僕齋中醉賦

滿目悲秋賦帳征塗衣裘盡典酒錢難數賴有城西嚴太僕  
肯與荆高為伍拚痛飲忘形爾汝客罷長齋如泥慣更孟公  
投轄多豪舉觴百罰氣如虎 天涯幾得良宵聚憶連年東  
西矣越後先齊魯主便不留賓也宿何況留賓不去任醉尉  
頻河歸路我因欲眠公莫笑聽街頭遮莫鼓鼓還坐起為  
公舞

又送陳參議棋公之官廣西

鴈塞分襟驟七年來關河迢遞合并難偶草草殘春相逢乍

通潞亭邊攜手恨不見李生良久也天生 待踐深秋雞黍約奈  
忽忽畫鷁津門口萬里別一杯酒 丹砂此去鄰勾漏沂蠻  
江人家兩岸綠榕紅豆才子從軍繇來事況是黃金懸肘擁  
千騎弓刀前後聽取連營長笛箭譜武溪一曲南征又嶺外  
嶺柳州柳

百字令 索曹大岳畫竹垞圖

杜陵老矣共丹青曹霸白頭漂泊花柳春殘都未見底事燕  
南樓託略約長堤嘔啞柔櫓只憶江柳樂吾廬何處斜陽芳  
草村落 況有蔗芋閒田竹梧舊徑客至堪杯酌試畫三楹  
茅屋矮隨意圖書簾幙峽石東西橫山近遠密樹遮雲壑明  
年歸去小樓添向牆角

渡江雲 送蔣京少入楚省觀

菱菱街鼓歌驚沙紛卷白日淡幽州望疎林郭外翦翦酸風  
馨粟響籬頭三杯兩瓊旗亭酒怎把人留看一霎鞭絲首帽  
驅馬度盧溝 離愁萬重煙樹千疊雲山縱相思夢有尋不  
到清江古渡黃鶴空樓趨庭正值椒花讌醉春盤儘許風流  
能記憶買田陽羨人不

應天長 鄭雲直拙飲虎丘酒肆

三山曉徑七塔夜燈曾同闔嶠游屐屐零雨斷蓬別後迢迢夢  
魂隔西丘寺一片石愛綠樹濃陰鼓側風林杪未斂斜陽猶  
照蟬翼 六載一相逢杯酒纔持那知是離席不見赤闌橋  
下催人有蘭鷁荆高侶燕市北肯忘了江鄉秋色紅蓮飯玉  
破鱸魚須待歸客

點絳脣

小院疎簾酒邊最憶年時事箇人纖麗合喚輕輕字隋葉  
飄花再見渾無計蘭燈翳那回微醉悔不香肩倚詞子諷有席上贈輕輕詞

河滿子

羊侃姬名靜婉謝娘婢喚芳姿最憶紅牕來去慣塗妝縮髻  
多時簾底頻搖扇子掌中曾拓鞦兒 萬里猶傳消息三年  
偶誤歸期碧玉無端偷嫁了空餘方寸相思輸與廬江小吏  
黃蜂粉蝶雄雌

天仙子

鴉翅雙盤垂秀領翠羅衣薄風難定全身都被月華窺天上  
影波底映却似曉妝前後鏡

十六字令

繁一樹丁香花蟹闌心憐惜不向鬢邊看

祝英臺近題汪舍人少壯三野圖

褚先生劉白墮此外也無个減字偷替雙調儘教和囑他小  
小蟲蟲輕輕燕燕都不許兩眉春鎖 且深坐假若閒却芳  
年行樂甚時可暗悔從前所好未曾果料難老眼鈔書迴腸  
度曲但餘醞不妨留我

臨江山和成容若見寄秋夜詞

倦柳愁荷破十里一絲鴈絡晴空酸雞漸逼小亭中魚雲難  
掩月豆葉易吟風 才子年來相憶數經秋離思安窮新詞  
題就蜀牋紅雪兒催未付先寄玉河東

又寄酬李十九

問訊謫仙今好在年來酒債都消園花閒付雙童澆題詩過  
水寺種秫隔溪橋 白髮自憐歸未得生涯老漸蕭條尺書

虛負故人招秋風茅屋破梧葉幾回飄

又

藥甲齊開更斂柳絲欲起還沉一春閒望費愁吟酒旗風著  
力花事雨驚心 巷窄獨兒不吠樓高燕子難尋熏爐小篆  
疊重衾綠陰猶未滿庭院已深深

又人日訪汪茗文戶部往堯峰山莊不值

苦憶茗華書屋別來幾度相招衝泥江郭不辭遙堯峰春最  
好人日酒先挑 想見青鞵踏處梅花開徧煙條東風溪上  
雪初消落帆光福市吹笛虎山橋

西地錦送錢爾載之河中

到此轉愁君去且踟躕岐路遙山一抹初鴻幾點又疎疎秋  
雨 鶴雀樓頭凝竚定懷人題句他鄉歲月故園燈火話兩  
家兒女

更漏子送陳山農入閩

鹿谿南閩嶠路記我舊曾游處灘黯淡石噴岫兩邊都是山  
渡螺江尋小艇前芳宜登絕頂長慶寺足栖遲須留噉荔  
支

醉花間送王古直還西湖

愁君去送君去君去西湖住小閣鏡中懸是月初生處 羅  
裙芳草渡一一鳴柔櫓扶上七香車長定門前遇

浣溪沙

七澤三湘道路重纖腰來自楚王宮玉簪無力鬢雲鬆 妙  
舞定過張靜婉小名未記陸龜蒙惱人臨別始相逢

暗香初夏飲何侍御裝音古藤書屋

石闌一半讓酒人占取斜陽深院密葉層檐幾日輕風勝刀  
翦靜對芳陰百尺宛似泊南湖南岸只少却柔櫓嘔啞遙指  
點小橋畔相見意款款任一詠一觴少長交勸繁英落徧  
涼月紛紛夜零亂多少長安旅話算鄉里同游雁字催漏鼓  
浮盞空落醉還不管

洞仙歌 送陳康侯入楚

雪晴池館悵離筵難又輸與游人闌煙九憶橫汾策馬通路  
擘舟都不似此度忽忽分手 遙山何限隔行盡窮沙盼到  
青青武昌柳後夜苦懷人一紙相思報碣石輕鴻能否算者  
舊襄陽未應稀知漢上題襟共誰樽酒燕人目正月十九日為  
煙九游入爭往白雲觀

減蘭 贈程叟

韓昌逝矣短布單衣逢弟子返照僧樓白髮蕭蕭話舊遊  
琴箋細譜流水高山多樂府他日江關我亦填詞付汝彈

金縷曲 憶靜憐

塞土臙脂紫女牆深榆飄似莢柳多於齊身作紅襟雙語燕  
飛入碧牕紗裏看挂鏡親盤鴉髻象篋鰕鬚都不卷惹犀梳  
粉拂餘香膩勻面了掃眉未 玉娥遺曲陵康製換新聲箏  
調銀甲笙調銀字蝴蝶團圓花底住分薄西風驚起夢不到  
綠陰青子白鴈橫天來又去盼蕭娘一紙書難寄五湖約十  
年事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五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詞三

江湖載酒集下

百字令 彭城經漢高祖廟作

歌風亭長刺三楹遺廟斷垣摧棟芒碭雲霾銷已盡惟見馬  
頭山擁逐鹿人亡斬蛇溝冷一片閒丘隴綵幡斜挂綠楊絲  
裏飄動 贏得割據羣雄六朝五季各自誇龍種魂魄千秋  
還此地人羣野雞誰共社古粉榆村遙巫覡執管神迎送行  
人憑弔看來終勝劉仲

水龍吟 謁張子房祠

當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咸陽大索下邳亡命全身  
非易縱漢當興使韓成在肯臣劉季算論功三傑封留萬戶  
都未是平生生意 遺廟彭城舊里有蒼苔斷碑橫地千盤驛  
路滿山楓葉一灣河水滄海人歸圮橋石杳古牆空閉悵蕭  
蕭白髮經過擊涕向斜陽裏

江南好

江南好舊事試重論平底畫船桃葉渡小樓疎雨杏花村何  
處不消魂

同作

無錫嚴繩孫 謙友

江南好最好石頭城細雨溼回磯燕小暖風扶上紙鷁輕  
暹莫近清明

金縷曲 初夏

誰在紗牕語是梁間雙燕多愁惜春歸去早有田田青荷葉

占斷板橋西路聽半部新添蛙鼓小白蕙紅都不見但惜惜  
門巷吹香絮綠陰重已如許 花源豈是重來誤尚依然倚  
杏雕闌笑桃朱戶隔院秋千看盡拆過了幾番疎雨知永日  
鞦韆何處午夢初回人定倦料無心肯到閒庭宇空搔首獨  
延佇

邁陂塘 谷沈融谷即送其游皖口

記分襟秋河射角相逢今已春序草芽香徑看猶淺早有落  
梅無數桃葉渡指鴈蕙橋西舊是中山野留君且住喚紅友  
傳杯青猿剪燭伴我夜深語 勞生事白髮蕭閒未許軟塵  
翻又催去鍾山照眼青青在雲窸笑人何苦攜手步那得共  
春潮皖口揚舲度沉吟歸路算二頃湖田一絲釣艇肯負綠  
蓑雨

又用前韻題查韜荒詞集

對層檐沉沉春酌驚心屢換時序浮萍蹤跡如相避飛夢天  
涯難數芳草渡尋不到斷橋曲港龍山野白門此住望塔火  
林梢江樓鴈底莫共小燈語 新詞好沈鮑同時矜許朗吟  
且漫攜去別裁懊惱迴腸曲轉覺良工心苦邀笛步試喚取  
雙鬟綽板樽前度迢迢紫路計秋水蘊香歸期未晚同聽豆  
花雨

又題顧茂倫雪灘濯足圖為松陵女子沈開關所繪

更無須調鉛吮粉神針繡出天巧江村自是科頭慣不用雨  
中風帽木葉少向獨樹疎陰添个漁童小三高絕倒笑淺蒹  
莎邊閒鷗磯畔千載有同調 蓬門在深徑客來頻掃東籬  
頗厭枯槁香山詩卷牛腰重六十平頭未老貧也好那似我

黃塵六月長安道秋風舉權問斜日鱸香卜鄰定許歸計已  
先料

又自桃葉渡泛舟暮抵浦口兩宿村店漫賦

憶歸時白門楊柳吹花糝滿香徑重來化作青萍子宛似客  
游無定呼小艇擬有分桃根桃葉行相並雲廊藻井枉費却  
臨流紅闌千百不見玉人凭 西郊路十里柔波如鏡石城  
高下殘景江豚多事頻吹浪只怕落潮風猛斜又整信一葉  
舟輕幾幅蒲帆迥人家煙暝傍急雨長蘆昏鐘古岸漁火隔  
牕冷

蝶戀花 送惠現溪歸吳

人柳初眠嘶別騎婪尾杯乾送客還吳市春水一灣雙塔寺  
中庭盡種相思子 俊侶銅駝游倦矣我亦扁舟早晚成歸  
計試喚紅兒來樹底翻香小令樽前記

又同蝶天自再過柯翰周園亭

壓水藤牆敲石塢猶記霜浮短檝經過處獨木小橋秋葉舞  
倦紅不埽門前路 勝侶重攜穿竹語添結茅亭心許沙鷗  
住日暝澄煙吹不去夜涼滴作高梧露

柳梢青 題戴上舍惟意所擬園

一道清谿露花開到紅板橋西不借鞦韆無絃琴矮沒骨山  
低 石屏詩句堪題休閒了秋容滿堤坐裏吟邊三升畫榼  
两个黃鸝

摸魚子 題李武曾灌園圖

護筓籬幾層茅屋為園期占三畝蘆簾紙閣安排易更要藥  
壚茶臼溪雨後須記取上番移竹春栽柳扁舟計就算夜韭

辰瓜白鹽赤米一飯儘餬口 高堂健笑御潘輿永晝好花  
隨意簪首疏泉帖石閒行處種樹榦童都有悵別久對圖畫  
沉吟轉覺難分手客來尋否判踏葉門邊繫船渚尾喚我作  
齊鄰吏

又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

怪煙波釣徒鄉里呂師如許青鬚浮家尚載閒書卷那得身  
名全隱看一瞬把文賦詩篇樂府都經進披圖暗晒怕白水  
撈鰕紅鬪鬪鴨與爾便無分 扁舟在蓑笠綸竿未損攬人  
此日方寸清江幾曲楓林下多少鱸魚秋筍歸夢準挂十幅  
蒲帆第四橋能認餅中宿醞算八測塘邊三高祠下讓我醉  
眠穩

同賦

宜興陳維崧其年

問何人生綃滑笏皺來寂歷如許孤蓬幾扇西風底滴盡  
五湖疎雨垂弱縷儘水蔓江萍信意牽他住寄聲魴鱖總  
來固欣然去還可喜知我是鷗鷺 行藏事不是如今纔  
悟浮名休再相誤人間多少金貂客輸却綠蓑漁父誰喚  
渡早萬木酣霜紅到消魂處林林楓樹又遙襯蘆花搖晴  
織暝閣了半汀絮

又寄龔衡圃

玉玲瓏閣前松石經過朱夏曾撫主人直待秋期近金粟滿  
庭香雨新樂府早和徧瀟洲笛譜簾房句 謂青士 竹垞小住  
笑我若歸時留君爛醉十日不教去 分虎也 西堂冷孔翠應凋錦  
羽鹿麕高下騰距紅泥亭子方池外深徑共誰延佇歲既暮  
想皖口鱈魚又好活犀箸粉雲風絮定吹到山樓叢梅凍雀

把醜舊吟處

又贈吳天章

愛蓮洋無多行卷才華直德明秀紛紛日下柴車至逸藻吳  
郎希有李十九慣把汝詩篇三載藏懷袖今秋邂逅便訪我  
城東涼波殘月曉度玉河柳 交期合不在時時握手傾心  
偶共杯酒六街聽倦鬢鼓頰賦征衣塵垢殘雪後待驅馬  
盧溝轉入孤山口蒼厓若白伴翠竹黃梅香林守歲清興爾  
能否

又題王咸中石塢山房圖

最撩人東華塵土騎驢蹙蹙還往酒徒幸有王郎在更喜鈍  
翁無恙傾宿釀話黛色堯峰燈下吳音兩清詩迭唱畫十里  
山容茅堂石塢隱隱露微帳 南歸好髮歸高居仙掌竊負  
儘自蕭放解蘭焚芟非吾事只是海懷霞想春水漲趁三月  
桃花也擬浮輕舫拖條竹杖約燒筍林香焙茶風細來問五  
湖長

又同青士重訪香賢時書樓落成訂詞綜付雕刻有  
懷周士字清在吳興

小舟紆梧桐鄉裏重來花已三度主人一笑還開徑樹蕙滋  
蘭無數留客佳詞二仲依然未改當年侶別裁樂府譜漁笛  
濱洲從今不按舊日草堂句 東園好百尺高樓容與綠牕  
多少雲霧騰舩飛爵須吾輩禮法由來無取相爾汝但只隔  
簷兄令弟添離緒來朝喚渡認酒幔春橋茶檣夜柵便訪五  
亭去

蘭陵王 送宋負外牧仲視權輿州

禁街六嘶騎河橋一簇而今去嶺北天南忍對離樽便催促

雙旌行太速薄暝應投涿鹿吟鞭倚苑雪剛殘且喜輕塵未  
吹麴 登鱸九江曲算港截彭郎山問匡俗層層翠浪峰迴  
復過十八灘水萬疊煙樹滿園蘭草無數竹照廳事都綠  
川陸舊游熟奈上下龍雲無計追逐故人已分歸茅屋念蕭  
燭深夜後期難卜楓林落月定憶我夢斷續

浣溪沙 郊游聯句

出郭尋春春已闌宜興陳維崧其年東風吹面不成寒無錫秦松齡麗  
青村幾曲到西山無錫嚴繩孫發並馬未須愁路遠慈雲寺  
暮春  
看花且莫放杯閒尋尊人生別易會常難長白成德答若

解連環

孫愷似使旌夜語用李十九韻

一燈涼雨話九都遠岫隔江葱楚曾未滿三月王程訝天角  
使星錦鞵來去箏笛賓筵聽按徧黃裙樂部問香杭酒釀七  
夕醉眠莞弱何處 郵籤定能記否但西東指點玉羊金虎  
看擗擋藤笈陳編拂蠹字蟬魚載歸闌暑多少詞人邀鏡面  
留題方絮待細論箕子流風漏聲報五

祝英臺近

送張見陽令江華

錦鞍羈潭柘寺小棹載浮蟻纒及春游詩罷各分袂者回聽  
兩荷邊團茵柳外奈一曲驪歌催起 幾千里試看裊裊雙  
鳧銅章綰仙吏九面衡山二十四灘水定知後夜相思寒亭  
暖谷吟不了晚紅餘翠

又 送葉道子之官臨清衛

繡纏髮珠勒馬金印且懸肘勝作書生燧燭對紅豆計程幾  
日郵籤玉鞭花外早繁杏香飄吟袖 訪舅友只在春草南  
池無煩夢魂又小榼三升太白酒樓酒相邀露冕投壺東方

千騎總一色春旗楊柳

又 送翁武原之官黃州郡丞

嶽蓮雲關樹雨衣潤卸孤館記得班荆通潞短亭畔自來南  
浦多愁西風易別把新鴈一繩吹斷 再相見却喜小郡黃  
州銅符許分館畫說官閒蝴蝶繞書幔最憐白露橫江青山  
如畫須夜夜綠樽教滿

又 題丁雁水輶詞集

史梅給姜石帚澀體夢總叟不事形摹秦七與黃九試論北  
宋南唐偷聲比調誰得似玉昆金友 章江口慣自家宴樽  
前筆人記紅豆一束朋箋豈意入吾手只合闌藥香時筒荷  
卷處次第笛牀歌袖

燕山亭

七月十五夜同次友武曾融谷單九集調園竹

新雨橫街竹屋晚涼曲徑憐初掃深淺素瓷雪藕調冰添撲  
半竿紅棗抹麗叢香問甚日吳船攜到秋早漾一片明河兔  
華圓了 何用擲笛彈絲有骰子玲瓏玉舟催倒檐牙胃網  
燈蕊梢蛾坐久露濃風小除却樽前數詞客幾人同調諧笑  
渾不計過申犯卯

前題

平湖陸 萊 友友

垂了簾衣宛在米家書畫船牕坐楸局未停玉子聲聲聽  
得賣花車過樹杪涼生吹幾葉絮雲低墮燈火暈粉莉娟  
筠翠梢香妥 纜度天上秋期對月徑風筵又陳瓜果南  
槽紅友內樣青瓷今宵錦茵拚泥嘶騎頻催便醉也欲留  
無那歸可料寫入竹溪有我

前題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燕月微黃纔到竹間淡著江南影箔卷半牕露點涼波書  
屋短於煙艇底問青旗笑臘釀秋廚猶騰紅凝鬪古色甌  
香汝哥官定 還記舊雨梅邊又一葉飄梧者番清景吳  
根夢去蟹斷魚林西風暗吹簦箸旅話今宵都忘了五湖  
歸興更靜便挑盡燭花也肯

百字令 燕市逢李分虎

竹垞春雨帳早梅未放扁舟先發別後聞君浮皖口渺渺波  
潮天末燕市經過相逢一笑逆旅征衫脫鄉園無恙忽忽燈  
影中說 正好青兕多才銅駝結伴按金盞新闕跋扈飛揚  
須爲爾忘却星星華髮座有能詩高三十五勸飲杯中物酒  
闌起舞滿身都是明月 高通行三十  
五指巖園也

滿江紅 送陸雲士宰江陰

仙令行時正柿葉翻紅滿村易州酒菊英沉汎細注離樽恰  
值蠲租新 詔下先教鳧舄指南雲問橋東青竹馬騎來凡  
幾羣 君山翠堆縣門香灣白流樹根任垂簾清畫譜曲黃  
昏十里秋花春桂粒一痕春水上河豚判明年小舫練江頭  
吟對君

綺羅香 贈沈融谷納妾

十斛量珠千絲結網枉說傾城難致選得閒房略與柘西相  
似書乍報翠羽枝邊人已玉梅檐底問攜來百福香奩銀  
鈎多少衛娘字 龍吟新曲傳偏想出鴛鴦浴處青銅無膩  
此日雙頭只有粉蓮堪擬但點漆一鏡春山漫商量五湖秋  
水也須勝半萼燈花夜寒偎繡被 融谷水龍吟詠白蓮有浮浮萍  
開處青銅無膩伴鴛鴦浴之句

風入松 送沈平萬之新安

蕭疎煙柳玉河潭殘月猶含離人報道城東發趁新涼卯酒  
初酣代馬頻嘶別路吳縣須換征衫 歙州風物舊曾諳此  
去停驂烏丸素紙留題好繞清溪紫筍黃柑心逐一繩飛雁  
秋深直到江南

臺城路 夏日同對巖藤友西溟其年舟次見陽飲客  
若涿水亭

一灣裂帛湖流遠少堤恰環門徑岸劃青秧橋連早英慣得  
游驄相並林淵錦鏡愛壓水虛亭翠螺遙映幾日温風藕花  
開偏驚鷺鷥頂 不知何者是客醉眠無不可有底心性研粉  
長戕翻香小曲比似江南風景看來也勝只少片天斜樹頭  
帆影分我魚磯淺莎吟到暝

又 蓮后洗妝樓

層闌不厭波光冷明霞遠捎魚尾細草含茸圓荷倚蓋猶與  
舞衫相似揉藍片水曾簇蝶前紅影蛾描翠錦石秋花當時  
穩貼早羅髻 春城幾番士女縱嬉游元夕沙界煙寺黃面  
瞿曇白頭宮監也說千年遺事回心院子問殿脚香泥可留  
蕭字懷古深情焚椒尋蠹紙

前題

長白 納蘭性德 客若

六宮佳麗誰曾見層臺尚臨芳渚露脚斜飛虹腰欲斷荷  
葉未收殘雨添妝何處試問取雕籠雪衣分付一鏡空濛  
鴛鴦拂破白蘋去 相傳內家結束有帕裝孤穩鞦韆  
古冷豔全消蒼苔玉匣翻出十省遺語人間朝暮看臉粉  
亭西幾堆塵土只有花鈴縮風深夜語

又 送葉井叔主事還南鄉

新霜未染香山葉黃花已開秋圃側帽風前囊黃酒畔不分

故人先去忽忽里語忍別了吳儂竟歸樊楚一色魚天車湖  
爭似鶴湖住 蒲萄滿江綠漲愛翻鴉落雪門對南浦訪舊  
襄陽題襟漢上芳草知誰同賦相思最苦夢鴈影飛邊月明  
多處楊柳青青武昌何限樹

又張鑑遠酌春堂席上賦

重門不改當年徑依然小山橫疊盧橋濃陰黃梅疎影正好  
酌春時節釣車乍歇仗酒伴仍逢昔游能說點筆淋漓爪牛  
涎冷久磨滅 烏衣羣從少長況周郎陸弟裙屐齊列金叵  
羅深玉屏風煖一曲紫雲歌徹樊川癡絕只可惜而今鬢絲  
如雪暝色高城初筵無奈別

又送明客南還

花南老屋花無數茅堂在花深處薑蔗閒滕竹梧小徑吾亦  
板橋西住天涯倦旅忍負了芳辰又過殘暑底事秋風罷官  
不去送人去 江鄉舊時伴侶有山中援鶴沙上鷗鷺黃雀  
披緜玉鱗堆雪誰並船牕同者離居最苦判茸帽衝霜也尋  
歸路得及春游紫荷田醉舞

又送張漢瞻還嘉定題所畫望雲圖

秋來已是驚蕭瑟驪歌又聽燕館墜葉飄花飛蓬斷梗長倚  
浮萍為伴雲搖雨散問底事忽便書驢券試驗新圖應愁  
穿了望雲眼 百川灌河時節輕帆消幾日放溜江岸賣履  
迎船牽罾喚渡一笑倚閭人健寒齋薄飯須勝似銅街酒羹  
茶盃改歲相期洞庭游未晚

喜遷鶯 送丁雁水觀察度州

紅亭且住話十川天末舊游江路柳外吟藹酒邊征鐸行到

冶城瓜步一點峭帆風順遙指落霞南浦倚高閣埽千年殘  
粉更題新句 津鼓又幾日三板輕船水驛無重數螺子山  
南晴雷灘石飛作滿衣涼雨露冕行春多暇肯訪薜蘿人否  
謂水 莫惆悵盼月華金掌載同鴉序

一枝花 送沈融谷宰來賓

露脚飄羅柱翠濕牽牛花吐一繩新鴉底幾行樹天末郵籤  
數了還重數行偏衡湘路六漿衝煙烏蠻山在何處 瑤戶  
兼龍戶多向竹棚頭住琴堂吟不盡荔支雨晝便垂簾待夜  
月修簫譜瘴鄉休道苦須勝似泉明折腰彭澤晨暮

同作

嚴繩孫

綠鬢銅章吏藉甚東陽才子柘西傳樂府滿燕市合喚羅  
裙鴛管調銀字忽漫牽絲去亂水荒山迢迢六七千里  
木榭濃陰底清簾簾簾事憑題翡翠硯白藤紙酒伴無  
人蠻盤誰同醉記取雙江外第一是梅邊莫忘小驛花使

又

海驤 彭孫通 駁孫

小縣雷江口面面雞桐蛇柳微風香繡滿拂腰綬白象雙  
趺也回城門否官閣簾垂畫黑蝶癡肥應憐八咏人瘦  
莫怨分襟驟且盡離亭尊酒明霞拖淡墨鴈飛候料得天  
南嘹唳聲希有多少連雲岫算兩地相思仙鳧甚日來又

又

安丘 曹貞吉 升六

絕遠賓江路亂水輕舟頻渡瀟湘行欲盡瘴雲苦干樹桄  
榔月黑鷓啼處到日清秋好瑣戶鮫人滿城隅看笑舞  
柳子傾甘露照影紅蕉初吐推琴小柱竒訟庭暮龍目香  
中早暗送年華去吟情應不減問寫就蠻戲重寄昭玉臺



否

又

秀水朱昆田文

小雨沙頭店風掃濕雲齊  
斂殘星猶挂樹四三點已是離  
人怎得離愁減萬里關河險  
過亂石重灘尖峰漸露如劍  
蠻女銅鈿似西眉南臉山童  
爭喝馬翠旗颯幾笏  
書齋定有新詞豔荔子輕紅  
捺更柳白萑黃漫憶柘湖菱  
芡

道陂塘 送尤展成還吳

話當年法曹姓字雲屏御墨  
曾添送初堂下柴車促老矣  
攜文三殿燒尾宴喜四載柯  
亭鎮日長相見緇塵偶倦暫  
摒擋書籤丁寧才子紅藥守  
吟院扁舟好輸與風流賀監  
紅亭十里交錢蛤蜊菘葉橫  
塘路葉葉酒旗吹偏帆一點  
趁落木空江澹抹山平遠八  
門七櫃喚記曲桃根炙笙菱  
角憐取舊題扇

又詞學止馬峰樹石鼓文見貽賦此志謝用姜白石

問陳倉舊時儼礪索駝燕市  
誰輦漏痕已失填金字猶剩  
雨苔冰蘚松陰轉訂鎮日橋  
門靜鎖人未見劉郎放卷慣  
著手摩挲巡檐步履百過幾  
曾倦問無事翠餅烏丸教碾  
硬黃繭紙摹偏遺余縮法真  
奇古屈曲珊瑚枝軟與不淺  
覓巧匠裝池付與屏六扇紅  
絲小硯把馬鄭紛紛周秦先  
後商略異同辨

又送陳雲銘入楚

數才名鷹揚河朔新來草檄  
能否浮蓬蹤跡何曾定只是  
北燕南楚王粲賦道四望山  
川信美非吾土晴川密樹問  
底事

隨人一帆夏口又指漢陽渡  
金臺畔漸少銅駝俊侶馬  
羅共按蕭譜尊鱸稻蟹鄉  
亭夢卜了歸期仍誤君此  
去料我亦無心更戀塵中  
組驪歌且住便解纜今朝  
登臚後日不遠直沽路

清平樂

濕雲籠霧曉色看成暮空  
裏雪花風約住十月薊門  
飛雨層頭聞到殘年客懷  
轉覺淒然滿地已無黃葉  
一林惟有蒼煙

解珮令 送趙秋谷 蘇句

城頭畫鼓馬頭紅樹最無  
慘酒邊人去暮尊聽偏陽  
關也未抵者番別苦嘉善  
堪為半一程風一程涼雨  
暮尊斷橋橫浦淺沙深塢  
翠彎環好山無數海草香  
隨行夏重卸了朝衫換獨  
速莎衣醉舞坤勝東華滿  
鞞塵土暮尊

生查子 曉行 蘇州

密樹引長堤重露微消墜  
惟聽浦禽喧漸入行人隊  
隱隱望高城路出高城外  
初日未侵衣先閃寒鴉背

清平樂 齊河客舍

阿儂憶矣際曉還慵起今  
日郵籤翻百二猶是未晴  
天氣茅檐土銼人家酸風  
苦雨天涯回憶故園梅蕊  
不知多少飛花

金縷曲 過外祖唐刺史春園感舊作

歷歷猶能記小門開苔峰  
檻外板橋花底潮落蟬爬  
沙偏嫋嫋筠竿扶起自兵  
後曲池平矣倦柳衰荷都  
卷盡況鴛鴦翠鬣紅魚尾  
渾不辨釣游地土酥隴  
麥看無際刺牆東午

風茶板冷雲蕭寺去是黃童來白叟感慨那禁對此但滿眼  
西州清淚斷陌踟躕歸騎晚斂殘霞樓角孤城閉誰會我恁  
時意

清平樂 鷓鴣生日

平安書到卜宅鷓鴣塘早我亦安排歸計了沮溺耦耕也好  
今年初度長安明年定是鄉關漁弟樵兄對酒雞頭菱角堆  
盤

又贈歌者陳郎

偷聲減字且洗衰翁耳惱亂多情人欲死只有臨川曲子  
陳郎巧轉歌喉尊前倍覺風流一霎塗妝縮鬢三十四丫  
頭

又題吳中女子呂文安書

深閨暇日偶仿王郎筆小字親題無氣力殺粉調鉛第一  
圓珠斛得誰家香車遠隔天涯陌上依然柳色門前何處桃  
花

金縷曲 題查蒲書屋圖

馬矐村南渡趁輕帆雙峰寺外遠煙平楚橫漲 雨邊鵝鴨鬧  
認得苔磯疏圃有點點遙岑遮戶只恨牆東書屋少價迎賓  
榻下莎廳住秋香滿小山樹 年來穩向花艸步乍歸來雞  
栖豚柵幾曾添補笑指頭銜水樣冷誰把草堂賢助看畫裏  
皋禽翔舞曲院層臺終斷手算迴廊是我題詩處拚舊雨伴  
今雨

滿江紅 錢唐觀潮追和曹侍郎韻

曹侍郎錢唐觀潮一閱最為嘔奇今見雕本改竄可惜已康

熙丙子秋涉江追和其韻并附原詞于後不作三舍退避者  
欲存其真也

羅刹江空設險有海門雙關日未午樟亭一望樹多於髮乍  
見雲濤銀屋湧俄驚地軸轟雷發算陰陽呼吸本天然分吳  
越 遺廟古餘霜雪殘碑在無年月訝揚波重水後先奇絕  
齊向屬盧鋒下死英魂毅魄難消歇趁高秋白馬素車來同  
拜節 枚乘七發詞 節仿子之山

原作

曹溶

浪湧蓬萊高飛撼宋家官闕誰盪激靈胥一怒惹冠衝髮  
點點征帆都卸了海門急鼓聲初發似萬羣風馬驟銀鞍  
爭趨越 江妃笑堆成雪鮫人舞圓如月正危樓滿轉晚  
來愁絕城上吳山遮不住亂濤穿到嚴灘歇是英雄未死  
報離心秋時節

點絳脣 題虞夫人玉映樓詞集

玉映樓空鏡臺留得傷心句比肩人去誰忍修簫譜 門柳  
風前依舊飄金縷廉纖雨返魂何處莫是秋千路

附原詞

海鹽 虞兆淑 茶城 開秀

梅綻方菲垂楊煙外低金縷韶華小住生怕廉纖雨 繡  
戶淒涼蝴蝶雙飛去愁如許夢魂無據還在秋千路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詞四

靜志居琴趣

清平樂

齊心耦意下九同嬉戲兩翅蟬雲梳未起一十二三年紀

春愁不上眉山日長慵倚雕闌走近舊薇架底生擒蝴蝶花

間

四和香

小小春情先漏泄愛縮同心結喚作去聲莫愁愁不絕須未是

愁時節 纔學避人簾半揭也解秋波瞥篆縷難燒心字滅

且拜了初三月

生查子

刺繡在深閨總是愁滋味方便借人看不把簾垂地 弱線

手頻挑碧綠青紅異若遣繡鴛鴦但繡鴛鴦睡

搗練子

煙嫋嫋雨絲絲花外東風冷杜鵑獨上小樓人不見斷腸春

色又今年

菩薩蠻

低鬟十八雲初約春衫翦就輕容薄彈作墨痕飛折枝花滿

衣 羅裙百子褶翠似新荷葉小立斂風纔移時吹又開

卜算子

殘夢遶屏山小篆消香霧鎮日簾櫳一片垂燕語人無語

庭草已含煙門柳將飄絮聽遍梨花昨夜風今夜黃昏雨

憶少年

飛花時節垂楊巷陌東風庭院重簾尚如昔但病廉人遠

葉底歌鶯梁上燕一聲聲伴人幽怨相思了無益悔當初相

見

同作

華亭 錢芳標 蘇韻

小屏殘燭小牒殘雨小樓殘夢銖衣已煙散只蘅蕪香重

錦瑟華年愁裏送便淒涼也無人共傷心白團扇畫秦

娥蕭鳳

漁家傲

淡墨輕衫染趁時落花芳草步遲遲行過石橋風漸起香不

已眾中早被游人記 桂火初溫玉酒卮柳陰殘照柁樓移

一面船牕相並倚看渌水當時已露千金意

如夢令

橫塘斜日照柔松釵柳帶依依猶記石橋下綠陰小舫催歸

花飛花飛獨自水上澗衣

秦樓月

春眠足畫樓十二屏山六屏山六柔波不斷遠峰難續 庭

前種盡相思木機中織就相思曲相思曲看朱成碧視丹如

綠

朝中措

蘭橈並載出橫塘山寺踏春陽細草弓弓鞞印微風葉葉衣

香 一灣流水半竿斜日同上歸艍贏得渡頭人說秋娘合

配冬郎

瑤花 午夢

日長院宇絨繡慵拈，況倚闌無緒。翡翠幄看盡，展忘却東風簾戶。芳魂搖漾，漸聽不分明鶯語。逗紅蕉、葉底微涼，幾點綠天疎雨。畫屏遮，徧遙山知一縷。巫雲吹墮，何處愁春未醒。定化作鳳子，尋香留住。相思人並料，此際驚鷺回苦。空丁寧池上楊花，莫便枕邊飛去。

鵲橋仙 十一月八日

一箱書卷一盤茶，磨移住早梅花。下全家剛上五湖舟，恰添了箇人如畫。月弦新直，霜花乍緊，蘭漿中流。徐打寒威不到小蓬牕，漸坐近越羅裙袂。

天仙子

小櫂若邪乘曉入，苧蘿人已當風立。好春不雨但濃陰，鉛水急，溪紗濕。麗草雲根香暗拾。

又

小閣春寒煙乍禁，爐香先潤鴛鴦錦。低帷纔悔殺明燈花影，浸牕櫺，澹斜月一條，剛到枕。

南歌子

忍淚潛窺鏡，催歸歸嬾下階。臨去不勝懷為郎迴。一盼強兜鞵。

芙蓉月

巖府輟權時，梅熟處日日闌。風吹雨無心好夢，早被行雲勾住。難道今番是夢，夢裏分明說與留不得。翠衾涼，珠淚飄殘。蜜炬啼鶯滿山樹，謝多情小鳥，勸儂歸去。秋期過了，夜月寒生南浦。執手枯荷池上，宛種玉亭東。路貪夢好，問柔魂可曾飛度。

眼兒媚

那年私語小牕邊，明月未曾圓。含羞幾度已拋人，遠忽近人前。無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頭船。一聲歸去，臨行又坐，下起翻眠。

鵲橋仙

辛夷花落，海棠風起，朝雨一番新。過狸奴去後，繡整溫且伴我日長閒坐。笑言也得欠伸，也得行處丹靨，婀娜簸錢鬪草已都輸。問持底，今宵償我。

行香子

蠶月桑津，輕浪魚鱗。好風光最易愁人相逢，休便閒却殘春。待播船迴游，驄去又因循。歌罷深塵舞散，花茵下樓梯簾外，逡巡有緣並坐，不在橫陳。話夜闌時人如月，月如銀。

增字漁家傲

百蝶仙裙風易裊，藕覆低垂淺露驚。鴻爪元夕初過寒尚峭，呼別擢雪花點點輕帆杪。別院羊燈收未了，高揭珠簾特地留人照。眾裏偏他迴避早，猜不到羅幃昨夜曾雙笑。

金縷曲

枕上閒商略，記全家元夜看燈小。樓簾幙暗裏，橫梯聽點屐知是潛回香閣險，把个玉清追著徑。及春衣風漸逼，惹釵橫翠鳳都驚落。三里霧旋迷却。星橋路返，填河鵲算天孫已嫁。經年夜情難度，走近合歡牀上坐。誰料香含紅萼，又兩暑三霜分索。綠葉清陰看總好，也不須頻悔當時錯。且莫負曉雲約。

十六字令

尋簾外無端墮玉簪，籠燈去休待落花深。

摸魚子

粉牆青蚪檐百尺一條天色催暮洛妃偶值無人見相送鞦  
塵微步致且住攜玉手潛行莫惹冰苔仆芳心暗訴認香霧  
鬢邊好風衣上分付斷魂語 雙栖燕歲歲花時飛度阿誰  
花底催去十年鏡裏樊川雪空長茶煙千縷離夢苦渾不省  
鎖香金篋歸何處小池枯樹算只有當時一丸冷月猶照夜  
深路

婆羅門令 九日

渠去日一帆春水儂到日也一帆秋水怪道相逢翻不是相  
期地無一語只當相逢未 霜風緊霜葉脆上危梯九日層樓  
倚樓頭縱得潛攜手催去也怨鸚鵡紅黃別時真惜住也無  
計此恨絲絲詎已每遇登高會便灑登高淚

西江月

傍玉何曾暑熱惜香最恨眠遲殘燈未殺影迷離一點紗籠  
紅蕊 小雨初過庭樹新涼漸近羅幃殷勤臨別為披衣軟  
語蟲飛聲裏

城頭月

別離偏比相逢易眾裏休迴避喚坐回身料是秋波難制盈  
盈淚 酒闌空有相憐意欲住愁無計漏鼓三通月底燈前  
沒箇商量地

兩同心

認丹鞦響下畫樓遲犀梳掠情人猶未螺黛淺俟我乎而看  
不足一日千迴眼轉迷離 比肩縱得相隨夢雨難期密意  
寫折枝翠朵柔魂遞續命絲絲雜神賦小字中央只有儂知

臺城路

晨紅纔射南牕影犀帷被誰驚起啾啾雀爭枝寒梅吐芳攪得  
雪花都墜暗香簪未早濕了當風畫羅衣袂簡點重籠辟邪  
爐火陷灰細 昨宵回憶並坐問何曾酒釀宿醒如是橄欖  
漿酸蛤蜊湯俊猶道不消殘醉曲屏斜倚看舊埽着峰漸低  
穹翠半枕苔騰到日高翻睡

南鄉子

明日別離人未戀今宵月似銀只願五更風又雨飛到暮啼  
殺杜鵑催不去

又

斗帳杏梁西不許花蚊見並棲分與羅衾香繚繞遮了一翦  
微風紈扇小

聲聲慢 七夕

桐陰重碧玉葉輕黃溪沙過雨無泥盡卷纖雲一鈞涼月樓  
西尋思昔游歷歷記迴廊纖手曾攜好風度愛吹衣香細點  
屐聲低 誰道離多會少比露蛩秋蟀只解凝啼恨別江淹  
舊時南浦都迷輸他雙星歲歲料紅牆銀漢難躋孤夢遠尚  
牽人橫閣小梯

夢芙蓉

日長深院裏見微吟紅豆學書青李鼠鬚散卓曾付掃眉翠  
綠紗風不起爐煙都篆心字密締星期許支機石畔來往絳  
河水 誰料分飛萬里霧露芙蓉恨別成秋蒂桃蹊重到仙  
犬遽迎吠澀塵凝滿砌夕陽空自垂地舊日迴廊剩把一  
樹花下小門閉

三姝媚

灣頭登小艇慣風生衣香水漪裙褶待到重門縱教攜玉腕  
尚羞紅頰月姊窺儂也勸飲深杯稠疊織女機邊一綫秋河  
夜涼入涉 早是含情迎接怕峽雨他山易落桃葉第一相  
思是牀東鞦韆刻暗塵潛躡舊事淒涼化夢裏雙飛蝴蝶刺有  
輕綃十幅曾圍秀鬢

滿庭芳

雨蓋飄荷霜枝釘菊滿庭芳草萋萋莫愁催送香徑手重攜  
疊取鴛鴦繡被屏山近已分雙棲金簪拔暗除了鳥不用繞  
唐梯 低帷聽細語五湖心事釵卜難稽得霧深三里花隔  
千溪只是仙源無路添惆悵殘月荒雞繩河曉黃姑織女依  
舊水東西

青玉案

灣頭分手盈盈步潛約到西湖住蘇小門前芳草渡依稀曾  
記小樓深巷儘是銷魂處 到來忽下前溪路月黑頻催送  
柔櫓及至前溪人又去游絲落絮春來無定總被東風誤

南樓令

疎雨過輕塵圓莎結翠茵惹紅襟乳燕來頻乍暖乍寒花事  
了留不住塞垣春 歸夢苦難真別離情更親恨天涯芳信  
無因欲話去年今日事能幾箇去年人

又

垂柳板橋低嬌鶯著意啼正門前春水初齊記取鴉頭羅幃  
小曾送上官娘堤 花底惜分攜苔錢舊徑迷燕巢空落盡  
芹泥惟有天邊眉月在猶自挂小樓西

後庭花

低鬟斂盡雲顰粉香都拭生憎桂帳秋蚊入教郎輕擊  
紅藤細織暹羅席方花盈尺冷波一任鴛鴦拍殘夢無力  
犀梳在手逋髮未掠匀面後眉語心知引過閒房步步隨  
頰香煖玉牽拂腰中帶重束一段歸雲誰驗蛇醫臂上痕

好事近

往事記山陰風雪鏡湖殘臘燕尾香緘小字十三行封答  
中央四角百回看三歲袖中納一自凌波去後悵神光難合

浣溪沙

桑葉陰陰淺水灣更無人處竹迴環飛來一片望夫山 勸  
客且留今日住催歸深悔那時還斷腸朝雨賦陽關

卜算子

留贈鏡湖紗浣女機中織裁作輕衫穩稱身更添蒲萄色  
松葉頗黎碧勸飲春纖執本向人前欲避嫌禁不住心憐惜

賣花聲

相見罷凭闌並坐重關熏爐初徙鏡臺寬子石琢成蓮葉小  
教試麝丸 畫扇翠峰攢一面霜紈別來詩句幾曾閒雜體  
江淹三十首都寫伊看

紅娘子

袖薄吹香過髮重紫髯驕壓衆風流傾城色笑趁時梳裏慣  
新詩詠罷少人知一篇篇教和 別淚看頻墮密約何曾果  
七夕星河中秋院落上元燈火悔當時花月可憐宵鎮相逢  
閒坐

換巢鸞鳳

桐扣亭前記春花落盡纔返吟鞭鴨頭凝練浦鵝眼屑榆錢  
關期空約月初弦待來不來紅橋小船蓬山近又風引翠棹  
不見飛燕書乍展啞咽淚痕猶自芳牋添玉鏡妝臺青蓮  
硯匣定自沉吟千徧解道臨行更開封背人一縷香雲翦知  
他別後鳳釵攏鬢深淺

如夢令

記摘小園瓜李七夕年時花底駢女嫁癡牛嫁到良宵十四  
彈指彈指好事已成虛事

采桑子

五月六日  
攜來九子同心稷蒲酒猶濃夜帳輕容續命絲長鍼再縫  
須知後會渾無據難道相逢十二巫峯峽雨輕迴第四重

一葉落

淚眼注臨當去此時欲住已難住下樓復上樓樓頭風吹雨  
風吹雨草草離人語

無悶

兩夜

密雨垂絲細細晚風約盡浮萍池水乍一霎黃昏小門深閉  
作去弄新涼天氣怕早有井梧飄階砌正楚筠簟冷香篝簡  
點舊時鴛被無計纔獨眠更坐起恁說愁邊滋味翠蛾別  
久遠信莫致縱有夢魂能記尋不到長安三千里料此夜一  
點孤燈知他睡也不睡

點絳脣

萬里將行翦燈重伴西樓語遠書欲附細把郵籤數風雨  
江頭不許離人去離人去斷腸歸路秋草真娘墓

風蝶令

秋雨疎偏響秋蟲夜迸啼空牀取次薄衾攜未到酒醒時候  
已淒淒塞馬橫天遠江雲擁樹低一灣楊柳板橋西料得  
燈昏獨上小樓梯

鵲橋仙

青鸞有翼飛鴻無數消息何曾輕到瑤琴塵滿十三徽止記  
得思歸一調此時便去梁間燕子定笑畫眉人老天涯沉  
是少歸期又匹馬亂山殘照

玉闌干

玉闌干外秋蛩語一架豆花清露蘭湯浴罷納新涼攜纖手  
夜深爾汝綠牕人遠紗空護網暗塵蛛絲無數舊時梁燕  
也驚心一回來却又飛去

柳梢青

回雁書遲燒燈時候尚促歸期獸錦披拋鮫珠淚盡也忒相  
思彩雲天遠瑤姬便不管人間別離約指輕軀熏香小像  
都悔還伊

留春令

鍼樓殘燭鏡臺剩粉醉眠曾許長記羅幃夢回初響幾點催  
花雨別淚連絲繁主簿騰定情詩句一樣霜天月仍圓只  
不照凌波步

少年游

清溪一曲板橋斜楊柳暗藏鴉舊事巫山朝雲賦罷夢裏是  
生涯而今追憶曾游地無數斷腸塘上鴛鴦梁間燕子  
飛去入誰家

祝英臺近

紫簫停錦瑟。寂寞舊歌扇。萍葉空池。臥柳埽還倦。便令鳳紙頻書。芹泥長潤。招不到。別業秋燕。露華泣。猶剩插鬢金鈴。殘菊四三點。階面青苔不雨也。生偏縱餘一縷香塵。韞羅曾印。奈都被西風吹卷。

風入松

朝雲不改舊時顏。飛下屏山。巖城乍報三通鼓。何繇得遮夢重。還露葉猶聞響。屢風簾。莫礙垂簾。簪花小字。篋中看別思。迴環穿鍼。縱有他生。約悵迨迨。路斷銀灣。錦瑟空成。追憶玉簫定在人間。

慢卷綃

桃葉舟回。楓林客去。西渚波千疊。見十里橫塘。幾陣涼颼。獨上小樓。柔腸斷絕。春信鶯花。秋期河漢。繆是愁時。節悵碧海。青天夜色蒼涼。歸去明月。淒淒切切。相思苦。夢雨何曾歇。恁不似當年。絳脣含笑。而今。賸有啼痕。淚頰。洛浦川長。青谿路斷。曉露風燈。滅但寄語江淹。有个人兒。莫便輕別。

玉樓春

殘霞散盡魚天錦。臥柳門前萍葉浸。畫梁塵暝燕空歸。露井風多蛩未寢。悲秋楚客今逾甚。那有閒情拚夜飲。屏山疑睇已無存。何況玉釵金帶枕。

臨江仙

寒水籬根二尺。莫愁艇子能容。纖纖細步到房櫳。青蛾勾黛淺粉拂掠雲鬆。憶食憶眠。憶坐。好春長定。相逢侍兒。一一小名。重卷衣。孫秀秀。滅燭許冬冬。

又

昨日苦留今日住。來朝再住無因。畫樓欲下幾逡巡。殘燈三兩。燄別淚一雙人。料得離居多少恨。歸期數徧。冬春長愁不獨。兩眉。眉。口。中生石。關。腹。內。轉。車。輪。

又

白鷺飛邊舟一箇。繁迴幾曲芳洲。晚涼重過曝衣樓。籠燈迎竹外。搖櫓到沙頭。煙水空存。桃葉渡。依然蘭月如鉤。十年霜鬢不禁秋。可憐新蝶夢。猶戀舊蚊幃。

洞仙歌

書牀鏡檻。記相連斜榻。慣見修蛾遠山學。倩青腰授簡。素女開圖。纔凝盼。一綫靈犀先覺。新來窺宋玉。不用登牆。近在蛛絲畫屏角。見了乍驚。迴點履聲。頻分明。靚翠帷低。擺旋手揭流蘇。近前看。又何處。迷藏者。般難捉。

又

謝娘春曉。借貧家螺黛。須拗花枝與伊戴。傍妝臺。見了已慰相思。原不分雲母。船牕同載。叢祠燈火下。暗祝心期。眾裏分明。並儂拜。盡說比肩人。目送登爐香。漸粹晚風。羅帶信柔槽。啞啞撥魚衣。分燕尾。溪流赤欄橋外。

又

津亭回首望高城。天遠何況。城中玉人面。數郵籤萬里。嶺路千重行。不得懊惱。鷓鴣啼偏。鬱孤臺畔。水解送歸人。三板輕船。疾於箭。指點莫愁村。樹下門前。怪別後。雙蛾較淺。若不臨風。暗相思。肯猶把留題。舊時團扇。

又



仲冬二七算良期須果仲冬二七是良期秀若再沉吟甚時可況

重爐漸冷膠燭都灰難道又各自抱衾間坐 銀灣橋已就

冉冉行雲明月懷中半霄墮歸去忒忽軟語丁寧第一怕

鞦韆塵浥料消息青鸞定應知也莫說今番不曾真个唐玉

別離改月便慳慳成病鎮日相思夢難醒喚連船渡口晚飯

蘆中相見了不用藥爐丹鼎 雙銀蓮葉殘滿貯椒花同向

燈前醉司命呢枕未三更蘭夜如年奈猶憾亂鴉初景起折

贈黃梅鏡奩邊但流睇無言斷魂誰省東京夢華錄十二月二十四日

東風幾日覺春寒猶甚纖手偷攜笑誰禁對初三微月看到

團團鋪地水處處鞦韆羅涼浸 周郎三爵後顧曲無心爭忍

厭厭夜深飲只合並頭眠有限春宵切莫負煖香鴛錦最難

得相逢上元時且過了收燈放船由恁

佳期四五問黃昏來否說與低帷月明後怕重門不鎖仙犬

窺人愁未穩花影忽忽分手 雞缸三兩殘力薄春醪何事

卿卿便中酒翻喚養娘眠底事誰知燈一點尚懸紅豆恨

尺繩河隔三橋全不管黃姑夜深來又雞缸成密

城頭畫角報橫江艦舳催上扁舟五湖曲怪芻尼噪罷罇子

飛來重攜手也算天從人欲 紅牆開交輿轉入迴廊小小

繆紗拓金屋隨意楚臺雲抱玉嵌香冰雪淨素肌新浴便歸

觸簾旌侍兒醒只認是新涼拂檐蝙蝠

韶光最好甚眉峰長聚相勸乘船漾南浦盼海棠簪後插到

茶靡同夢裏又是棟花風雨 橋東芳草岸勝樂游原勾隊

爭看小蠻舞雀舫曳疎簾蛛網浮杯但日日鷓鴣吹度聽唱

徧青春鷺山溪待拆了歌臺放伊歸去

三竿日出愛調妝人近鳧藻重爐正香潤看櫻桃小注桂葉

輕描圖畫裏只少耳邊朱暈 金簪一寸短留結殷勤鑄就

偏名有誰認便與奪鬢鬢錦髻梳成笑猶是少年風韻正不

在相逢合歡頻許並坐雙行也都情分

花餅九日綴蠻王獅子圓菊金鈴鬢邊媚向閒房密約三五

須來也不用青雀先期飛至 恩深容易怨釋怨成歡濃笑

懷中露深意得个五湖船雉婦漁師算隨處可稱鄉里笑恁

若將伊借人看留市上金錢儘贏家計孟子注西施每入市人

隔年芳信要同衾元夕比及歸時小寒食悵鴨頭船返桃葉

江空端可惜誤了蘭期初七 易求無價寶惟有佳人絕世

傾城再難得薄命果生成小字親題認點點淚痕猶裏怪十

樣蠻牋舊曾貽祇一紙私書更無消息

蘋洲小櫂約兜娘相共豈意錢唐片帆送逢故人江上一路

看山寧料我過了惡溪靈洞 東甌城下泊孤嶼中流明月  
秋潮夜來涌此際最消凝苦憶西樓想簾底玉鈎親控含舊  
枕珊瑚更誰知有淚雨烘乾萬千愁夢

又

蕭郎歸也又燒燈時節白馬重嘶畫橋雪早青綾幃外含笑  
相迎花枝好繡上春衫誰禰 十三行小字寫與臨摹幾日  
看來便無別排悶偶題詩玉鏡臺前渾不省竊香人竊待和  
了封題寄還伊怕密驛沉浮見時低說

又

明湖碧浪枉輕帆尋徧咫尺仙源路非速詎杜蘭香去已隔  
多時又誰料佳約三年還踐 纈腰無一把飛入懷中明月  
重窺舊時面歸去怯孤眠鏡鵲晨開雲鬢掠小脣徐添偏走  
向儂前道勝常渾不似西窓夜來曾見

又

行舟已發又經句調笑不算忽忽別離了奈飛龍骨出東竹  
腸攢月額雨持比淚珠差少 羅囊鍼管就絡以朱繩淡墨  
疎花折枝裊中有錦牋書密囑歸期道莫忘翠樓煙杪枉姑  
負劉郎此重來戀小洞春香尚餘細草

又

崔徽風貌信十平分姚冶八尺吳綉問誰借悔丹青不學校  
粉調鉛呈花面輪與畫工傳寫 乘閒思挂壁分付裴池卷  
處香生一囊麝自化綵雲飛蟲網蝸涎又誰對芳容播啗儘  
沉水煙濃向伊熏覲萬一真真夜深來也

沉香熏  
小像

圓安替月開臉呈花唐  
人志館中語也李賀詩

鳳凰臺上憶吹簫 題未十靜志居琴趣後曹溶

燒燭鴻天惜花雞塞馬卿偏好傷春正翠鈿盈袖弱絮隨  
輪無限柔腸宛轉秋雨夜夢想朱脣抽銀管湘簾乍卷寶  
鴨橫陳 真真者番瘦也酒醒後新詞只索休頻待繡帆  
高挂遲日江濱齊列瑤箏檀板攜妙妓徐步香塵歸難驟  
寒宵坐來一對愁人

怨王孫 七夕

一水填却雙星如約乞巧誰憑想愁君莫知道駃女癡牛肯  
憐不 悠悠歲月辭家者孤眠且此夕何夕也碧梧小院風  
細露檻同凭昔年曾

憶少年

一鈎斜月一聲新雁一庭秋露黃花初放了小金鈴無數  
燕子已辭秋社去剩香沉舊時簾戶重陽將近也又滿城風  
雨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七

秀水 朱鼻尊 錫鬯

詞五

茶煙閣體物集上

柳色黃 對雨

岸側榆錢牆角棟花吹已將盡漸添綠葉陰濃轉覺晚來風  
緊絲絲縷縷界開密霧低煙暗催開藥紅尖潤怕鳳子衣單  
把柔黃都褪 休問鈿車駝馬縱約歸期料應難準最憶江  
南履萬滿街聲趁吳歌幾曲穩坐細浪魚天落帆笑指柴門  
近任踏破苔痕數小園新筍

渡江雲 欲雪

河冰遙度馬稜稜寒色望裏但疎蕪漸吟蛩已靜祇聽空林  
大筒啄飢烏魚鱗萬點斂雲英半响模糊却一似畫家米虎  
潑墨寫江圖 南湖恁時風景春到苔枝有紅梅樹樹儘容  
我青鞵岸淨白舫燈孤而今苦被浮榮縛擁殘氎不比蘭蘇  
拚醉也林頭酒價都無

聒龍謠 雪

密比花繁輕嫌絮重一半斜侵簾戶淡抹牆腰似月稜初吐  
纔飄墮凍雀聲中又壓倒早梅開處縱旗亭臘醖堪沽已迷  
却板橋路 颼風緊亂雲低見潑墨點點林鴉催暮一絲漁  
艇料今番歸去訝光寒入夜翻明漸灑急聽唳如雨問隔江  
桃葉桃根尚能來否

春風哀娜 游絲

倩東君着力繫住韶華穿小徑漾晴沙正陰雲籠日難尋野

馬輕颼染草細縮秋蛇燕蹴還低鶯銜忽溜惹却黃鬚無數  
花縱許悠揚度朱戶終愁人影隔燈紗 惆悵謝娘池閣相  
簾乍卷凝斜盼近拂蒼牙疎籬宵短牆遮微風別院好景誰  
家紅袖招時偏隨羅扇玉鞭墮處又逐香車休憎輕薄笑多  
情似我春心不定飛夢天涯

無夢令 飛花

魚浪飄香千點燕尾分煙一翦已自出牆東又被輕風吹轉  
輕風吹轉剛逗卷簾人面

步蟾宮 端溪觀米硯

蒼山暗束寒江轉問巖穴探時深淺不妨篝火夜連朝待割  
取谿雲一半 疎疎嫩葉青花遍比封却羊肝更軟看來只  
合寄情人已早有相思淚眼

掃花游 詠茶

棟花放了正穀雨初晴逼籬雲水曉山十里見春旗乍展綠  
槍未試立倦濃陰聽到吳歌偏起焙香氣裊一縷午煙人靜  
門閉 清話能有幾任舊友相尋素瓷頻遞悶懷盡矣況年  
來病酒夜闌須記活火新泉夢繞松風曲几暗燈裏隔牕紗  
小童斜倚

一枝春 江舟次臨流求筆筠管蘆管各一同查客賦之

海外青羊也中書偶被星查攜到明牕脫帽拍破麻姑纖爪  
黃蘆墨竹慣斜鏤一枝花裊持比似諸葛宣城樣變棗心翻  
巧 遙憐水雲孤島想銀光研紙留題多少小扇香奩愛染  
夕陽芳草層波萬里付吳下阿儂誰料端可惜老去章臺畫  
眉嬾了 筆帽製其一  
面活脫下上

瑞鶴仙 錢編修唐亭席上韻司馬相如私印

土花凝古繡見細紋卷髮冷光塗黝朱線覆冰刃愛千年未  
蝕幾絲紅籊燒春熟後料無心蟲魚刻鏤算除非賣賦金多  
書券恁時纔有 知否遙山描罷卓女風流定拈纖手摩抄  
已久挑短燭把看又論才華不是凌雲健筆可許尋常消受  
拼夜寒典了鶴裘肯教換酒

天香 龍涎香

泓下吟殘波中餓後珠宮不鎖癡睡沫卷盤渦腥垂尺木采  
入蜃船鮫市南蕃新譜和六一丹泥分製裏向羅囊未許攜  
歸金盃先試 炎天最饒涼思并華澆帛鋪澄水百沸瓊膏  
噓作半牕雲氣麝火温磨欲陷又折入犀帷裊難起螺甲重  
挑茶煙較細

又前題

擣就花房鏤成菓印勾摹七寶痕淺小鼎蟠螭沉灰撥獸銀  
葉中央徐點靈絳乍澆早搖曳雲魂一線壓住秦篝又起偏  
噓杏梁棲燕 客愁雨餘清簟潤涼波半衾新煖最憶玉牕  
人怯擘時曾見認得吳家心字話江漲橋南寄來速春夢羅  
囊賦情未倦 近其友寄以羅囊者文翻之云羅囊吳家心字香玉牕春夢羅囊

十二時 雲母燈

是何人碧山深處潛入仙廚私竊把石粉雲英堆積翦剪層  
層疊疊面面裝成稜稜作就細染紅牋貼正夜靜改席西  
園茶鳳吐珠曾否銅槃吹滅 閒更思梨花院落定自十分  
清絕宿鳥窺來飛蛾拂去不道成冰雪謾認他是燈分明一  
片冷月 也只消拋殘小扇玉面當前終怯怎得攜歸江南

樂事開向元宵節看翠者幾許屏風影中低說

點絳脣 鞦韆

香袂飄空為誰一笑穿花徑有時花頂羅幃織織並 飛去  
飛來不許驚鴻定重門靜粉牆深映留取春風影

前題

曲周王顯祚 湛求

青粉牆高是誰紅索中搖曳窄衫初試轉覺腰支細 冷  
笑江南不省春游戲層檐底畫裙窄地生怕風扶起

和韻

柳柳錢 瑛 又持

小院層闌下臨一道藤蕪徑柳梢花頂飛燕差堪並 嬾  
娜春風不放游絲定金鈴靜翠遮紅映忍露全身影

釵頭鳳 藏鈞

華筵半銀燈燦玉鈞纖手陳書案傳言快分曹待暗將心事  
把秋波賣在在在 番番換低低喚個儂翻被人偷算三杯  
外含嬌態不應輸與笑拈衣帶再再再

臨江仙 金指環

削就葱根待束挂將榴火齊炎殷勤搓粉為君拈愛他金小  
小曾近玉纖纖 數徧檀郎十指帶來第五猶嫌憑教麗句  
續香奩解時愁不斷約了悶翻添

踏莎行 銀

金重難勝翠勾如沐愛他也有同心目曉來尋慣枕函邊坐  
懷先縮香雲束 小鳳垂珠小魚銜玉離愁夜半挑殘燭玉  
郎消息斷紅牋背人潛把歸期卜

鵲橋仙 蕙

湖菱烏角渚蓮紅瓣不比幫兒還瘦拈來真是小舫船只合

借燈前行酒 春陽花底春泥陌上最好踏青時候假饒無  
意把人看又何用明金壓練

春樓月 吹笙

涼煙翠銀河激灑光垂地光垂地小樓一曲月華如水 排  
成鳳翅聲初遞聽殘鵝管君須記君須記風簾卷處那人雙

髻

沁園春 韻

鏡檻初開宜對粉題休籠紫綸記折花共劇蘭雲纔覆塗妝  
伊始翠鈿曾安慣疊纖羅微嫌短髮手裏紅絲著意刪犀梳  
斂護貂茸一翦閣住輕寒 日斜倚小門闌但端正窺人莫  
便還見障羞月扇低時半露吹愁梅瓣點處成斑素李看勻  
小蟬比並料是詩人想像閒蜂黃淺愛夕陽無限映取遙山

李白詩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射王建詩素花開西子面蕭  
風曉首蛾眉孔氏疏云小蟬也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

前題

錢芳標

憶折花時幾寸青絲髮覆初愛寶奩對影安黃恰正小  
鈿當面貼翠誰如解事春風多情梅瓣數點含章殿角虛  
山無限映夕陽一抹眇眇愁余 水晶簾底妝梳又怕熱  
蟬紗緜乍除道官看學畫量來休廣宿醒餘困感罷纔舒  
嬌女詩中碩人句裏費盡才情比擬渠殷勤祝舉玉纖加  
處默訴冰蟾

又 集

滴粉堆成黃點輕黏運斤可能見窺簾乍露斜侵短燭挑  
欲偏易近圓冰愛靦青梅慵填香棗扶下秋千喘未勝閒中  
坐試微噓素指暗驗鈎繩 荷風水檻長憑盼消息郎歸喚

定曾伴謝公游去聯吟或擁徐妃妝後半面須緝淚注低分  
汗融先拭紅袖遮來媚轉增凝神久想新停月脈旋抱飛蠅  
把小玉玉女帝以黃玉為誌天如素未在前上是真玉女也圓冰小鏡名前聚用石  
子事惟准了了子卯酉為一編刊庚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鈞倫傳真屬左右可以驗  
時婦人有疑  
時婦人有疑

又 耳

玉琢芳根麝月初初弦螺峰遠侵勝吳綉畫了微添朱暈秦璫  
繫却密釘神針粉拂頻沾香雲帶掠釵鳳珠垂冷不禁盤龍  
鏡映玉臺素手影後斜臨 小堂誰弄清琴通一線靈犀直  
到心慣春閒易倦偷黏角枕夢輕難續翻恨鶯吟細馬駛來  
埃風生處掩就綸巾未易尋羅幃底把無聲私語遞向更深

前題

錢芳標

阿母前頭影語微詞靈犀早通幾傳來芳信喜占晴鵲送  
來愁緒暗數秋蛩撇笛層樓賣花深巷閒處關心幼便聰  
纖瓊嫩倩香貂垂鬢護取尖風 附時密約喁喁怕侍女  
猜嫌未許從儘夢回山枕半輪欹仄妝成珠珥兩朶玲瓏  
髮髻纒梳鬢環欲吐姍月依稀翠霧籠重門鎖怪誰呼小  
字熱處微紅

又 集

文貝編成密鎖華池懸漿易雷愛蘭湯乍嗽含朱愈瑩玳犀  
難擬排玉選銛刺繡花勻縫衣結扣持截餘絲不用添芳津  
燕對青梅一點軟却慵拈 早鴉啼偏前檐悄叩罷潛將心  
事占見輕塵動處歌時定啟愁眉展後鷓鴣休嫌忍病先寒  
因嬌或噤佇想頰銜素指纖相思字漫沉吟鬢筆褪了毫尖

釋名曰曰下曰承紫針交經曰承紫名懸紫也醫家口  
造方有唐師英後排玉董司馬相如作賦把筆驚之似魚

又扇

紈質停勻比似陸郎何曾暫離被詞人賦就望中疑削畫工  
減盡染處恒垂籬弱纔過牆低乍及結伴還從影後窺綠紅  
索上秋千小立恰並花枝 蟾蜍領下訶黎翦雲葉玲瓏一  
半虧記量成尺六難增分寸飲過三爵易致斜鼓愛拍樽前  
頻扶倦裏細步惟應處處隨吟飛雲怕玉樓生粟拂袖遮伊  
海鹽陸東夷妻有容止夫婦相重寸步不離時號此有人浴神賦傷若別成書  
法美人無有淨雅事扇扇尺六寸面寸曉雲等語今樓東夷妻玉樓謂有也

又扇

勝母陀羅八萬四千非耶是耶效踟躇娘曲聯時宛轉胡騰  
兒舞旋了交加拍案霓裳張同鳳翅攘處拖環急鼓搥呼同  
坐把香肩微竦側倚琵琶 曲欄憑晚涼些添羅袖纔令一  
半遮更泥他沽酒卸金跳脫教伊展畫替玉鴉又待枕先舒  
將盟暗蓋宜印綢繆小字斜臨當別擣花房蜥蜴重繫紅紗  
首標脚經二臂四臂乃在八萬四千母陀羅經中補校校詩詞鼓搥理錦繡又  
屬聲初製劉初李商隱詩展面玉鴉又製臂則見左傳唐宮人選幸以綢繆字

又掌

小小瓊田煖玉無塵紋生細波慣先調粉澤兩邊齊傳未昏  
菱鏡一面頻磨鞞拓真纖指離偏遠水上前裙著意搓闌干  
拍惹鴛鴦驚起飛度風荷 樽前一握無多縱燕燕身輕舞  
則那任青紅碧綠授成綵縷裁縫貼研就香羅冷露三霄  
明珠幾顆除是仙人不讓他春來病把芳心捧罷百徧摩抄  
揚元各詞掌拓鞞兒漢雜事指去掌  
四寸李商隱詩山人掌上三霄露

又乳

隱約蘭胸菽發初勻脂凝暗香似羅羅翠葉新垂桐子盈盈  
紫的乍擘蓮房實小含泉花翻露蒂兩兩巫峰最斷腸添惆  
悵有纖桂一抹即是紅牆 偷將碧玉形相怪瓜字初分蓄  
意藏把朱欄倚處橫分半截瓊簫吹徹界住中央量取刀圭  
調成藥裏寧斷嬌兒不斷郎風流句讓屯田柳七曾賦酥娘  
漢雜事胸  
乳菽發

又膽

藥塢芝房一點中池生來易驚笑金釵卜就先能斷決犀株  
鎮後纔得和平樓響登難房空怯最三斗除非借酒傾芳名  
早喚狗兒吹笛伴取歌聲 沉憂何事牽情悄不覺人前太  
息輕怕殘燈枕外簾旌蝙蝠拂幽期夜半牖戶雞鳴愁韻寒  
回腸易碎長是心頭苦暗并天邊月縱團圓如鏡難照分明  
黃庭經注膽為中池素問膽主膽決李賀詩犀株防膽怯三斗  
借用管輅事元稹詩狗兒吹笛歸窠歌內經膽病者善太息

又腸

嫵嫵輕軀能有幾多容萬斛愁恨悲銜腹內相看脈脈事來  
心上一樣悠悠鳥道千盤轆轤雙綆又類車輪轉未休紫方  
寸穿錦梭暗擲弱縷中抽 柔情曲似江流怕易割秋山嬾  
上樓況三朝三暮巴後峽口一聲一斷杜宇枝頭百結將離  
九迴猶剩杯沃能勝酒力不樽前曲再休歌河滿淚落難收  
白居易詩能有幾多腸錦梭用後腸有竟錦絲穿語魚玄微詩難腸百結解無由  
李商隱詩回腸九迴後備有對回腸又白詩三杯自要沃中腸唐孟才人歌河滿子  
罪式宗命醫候之疾  
尚溫而腸已絕矣

又背

意遠態濃珠壓腰板冰肌最勻盼新月堂前殷勤匍伏秋千  
架上推遞逡巡見客遙來和羞却走翩若鷺鴻望未真踏青

去惹春游年少目送香塵 催歸潛理絢巾怕汗浹輕容拭  
更頻憶閒中指爪癢須爬慣宵分姊妹擁便情親每到噴時  
拋郎半枕難留紅一點眉堪憎甚縱千呼萬喚未肯迴身  
杜甫詩背後所有  
珠麗腰被穩稱身

又 膝

纖骨亭亭窮袴輕籠長裾半懸詞流黃織慣頻掀綜底小車  
容却每觸簾邊手抱無聊心慵易軟拜起須扶態更妍留仙  
皺見勝常道罷小立依然 試令蹈節歌筵翹一足長同沙  
鷺奉把春衣卸盡有時蔽錦寒余架處恨未添縣醉裏便姍  
嬌時嬾密隨意天斜坐數錢教郎坐放阿侯學步俯視齊眉  
曹植靜思賦行嬾密而妍詳  
古樂府十七生兒字阿侯

雙雙燕 別淚

問銀海水有多少層波斂愁飄怨含辛欲墮轉自把人凝盼  
露向長亭早晚定減了輕塵一半安排玉箸離筵伴我樽前  
腸斷 偷看夜來枕畔傍鏡影初乾袖痕重按心心上總  
是別情難慣縱遣絲垂縷綰穿不起南珠盈串裁得幾幅榴  
裙點點行行都滿

笛家 題趙子固畫水墨水仙

亡國春風故宮鉛水空餘芳草冷花開偏江南岸王孫老矣  
文采風流墨池筆墜淚痕都染帝子含顰洛靈微步宛在中  
洲半悵騷人未經佩徒藝楚英九畹 繚亂一叢寒碧生煙  
疎雨隨意鼓斜鵝絹蟬紗寄情悽惋尚想白石蘭亭遺事逸  
興千秋如見豈似吳興君家承旨蕃馬風塵滿縱自署水晶  
宮怕有鷗波難浣

金縷曲 水仙花禁用湘妃漢女洛神事

小草先春令問誰移香本南園罷栽幽徑定武紅瓷看最好  
銀蒜十囊齊迸簇薤葉萱芽相並幾點青螺攢秀石護冰苔  
一片涼沙淨喚仙子踏明鏡 詩家比喻閒重省未輸他卷  
弟梅兄暗香疎影風露人間渾不到晴日紙牕留映襯幾几  
畫屏斜整豔紫天紅昏夢裏料更番花信催難醒孤芳在伴  
清冷

又 前題

露雪明吟院慶青青秀葉低排獨呈花面玉潤金寒爭憐惜  
肯放風簾高捲把十二屏山遮斷不信江南芳草渡傍蓬根  
艾底尋常見魚天暝鷺翹偏 仙姿豈上閒釵便兜娘要  
插蘭雲未容輕翦縱被春纖偷掐了折送膽竝猶戀怕零落  
國香誰管憑仗王孫鈞水墨恣疎疎密密勾深淺須一幅好  
東絹

又 前題

何處無香草戀晴牕靈苗抽並粉蕤開早夢想西湖歸未遠  
日日緇塵烏帽對冷豔娉娉嫋嫋料得芳心應笑我把風前  
黃藕冠敝倒簪碧玉袂阿縞 萬花只向春陽鬧惹多情游  
絲牽住曳鈴催老便是秋林攢幾簇也有蝶銜蜂抱誰似此  
幽芬縹繞繡入羅裙嫌太淡配山茶一檢紅尤好還又怕被  
花惱

又 前題

物侯開春籥驗芳根頽簷曝後畫盆移却稚葉青回纔幾日  
又吐小蓮冰萼勝翠袖香藏珠絡雪虐風驚都過了倚南牕

晴景還如昨雖遲暮未寂寞 惜花不用圍簾幙任筵前山  
蕪舞罷幾曾吹落靜色孤光誰結伴除是早梅江閣比多少  
汀蘅洲葑楚澤行吟憔悴矣料遺忘偶爾騷人錯留共我歲  
寒約

滿江紅 西湖荷花

郭外垂楊直映到水仙祠屋愛十里花明鏡面岸沉沙腹幾  
陣涼颼翻葉白連盤驟雨跳珠綠是誰儂一道撥青蘋波紋  
蹙 紅衣褪開還續碧筒卷擎相促繞菱根荷帶冷香飛逐  
偏是風前蝴蝶住但無人處鴛鴦浴學生綃悔不學丹青描  
橫幅

綺羅香

康熙丁丑六月舍南池上紅蓮作並頭花賦

蕙草連葩蘭英並蒂慣在貧家盆甕年時蕙作同心花今夏又開並蒂 誰料  
今番雙頭水芝看涌交厄勸金巨羅深畫軸展玉丫又重笑  
莊窩半畝平池翻贏三十六陂種 谿亭容我小住那費桃  
根桃葉隔江迎送臥穩風前一任冷香吹夢愁遮了葉底難  
扶插不到花心齊動除非喚薛夜來過繡成鍼七孔

又前題

楊柳陰中菰蒲雨外一柄犀株通體並著花房宛似仙娥雙  
鬢算只有蜀苜同心祇認得嶧桐連理又爭如水珮風裳嫵  
然交影鏡香裏 約開渚蘋汀菱恣與纖鱗隊隊開紅游戲  
第一輕舟莫放采香人樣渾不管翠蝶衣翻生怕是綠雲風  
起問沙面頭白鴛鴦舊來曾見幾

題竹垞並頭蓮詞後

平洲沈岸登

紅玉雙擎漢香杯温風別費剪刀裁定知茅屋詞人在故

向亭陰作意開

朋戲雙調綺羅香比似蘆洲遠譜強有約重過聽按曲開  
紅一舸話斜陽

水龍吟 白蓮

綠雲十里吹香輕絛翦出機中素銀塘一曲亭亭何限露盤  
冰柱玉腕徐來青泥不動乍鳴柔櫓任沙鷗撲鹿雙飛不見  
又何況雙棲鷺 好手畫師難遇倩崔吳鼠鬚描取翠衿小  
鳥黃衣穉蝶蝶添成花譜雲母屏風水晶簾額冷光交處為秋  
容太淡嫣然開到小紅橋路宣和畫譜崔白有白蓮雙鵝圖吳元瑜有白蓮塘圖

臨江仙引

枯荷

三十六陂遠半竿日澹一面風敲畫橋靜采菱船也都歸幽  
期記紅袖滿碧筒勸舊侶全稀空留得伴愁人永夜聽雨柴  
扉 江妃亭亭翠蓋水珮零落無遺剩寒蘆折葦相映苔磯  
淒其看晨颼裏鴛鴦凍住了還飛漁翁笑且香包冷飯鍼補  
秋衣

又詠茄

隴上紫瓜好黛痕濃抹露實低懸趁朝日畦丁密灑冰泉漉  
邊看長蒂前帶纍纍綻葉底光圓筠籃滿餉白牛蕭寺赤馬吳  
船 筵前生疎蜀客犀箸催下茫然笑千龐萬粟許配芳鮮  
嬋娟愛輕繡染香衫色比似花妍閒無事寫家蔬添个小蝶  
新蟬芝田錄場帝改加于為昆崙紫瓜張文潛詩映葉乳茄濃綠抹黃山谷  
安強詩光圓頭腦作僧看張泮林茄  
子頌附于麗徐既有蝶蝶茄菜圖

惜紅衣 詠薑

插架葵邊分畦蔗後日光穿漏看倚鴉鉏冰泉淺沙溜香苗



暗斲正杜燕歸飛時候湖口紅掌白芽愛連船來又 厨娘  
纖手輕擘柔尖聽鳴小茶臼尊絲翠冷鹽豉配能不一樣蟹  
背魚鮓味勝蜜橙霜韭問凍糟酣未思勸故人新酒

同作

嘉善 魏 坤 禹平

瓜堰分區蔗田接岸一脰香滿障影疎疎筠簾織來短新  
芽茁後聽竹外乳鳩低喚哇畔紅到柔尖割霜根纔半  
腥風剪斷縷繪糝羹香橙也同薦寒糟配入芳氣襲冰盃  
悵自故人難致客裏暗銷吟管想合南幾稜雨浥病花秋  
晚

摸魚子 蕙

記湘湖舊曾游處鴨頭新漲初酸越娃短艇烏篷小鏡裏千  
絲縈髮柔櫓撥絆行帶荷錢一樣青難割波餘影末愛下拍  
春纖盛盆宛似戢戢小魚活 西泠水濯取凝脂齊脫白銀  
釵股同滑蜀薑楚鼓調應好不數非芽如蕨煙渚闊任吹老  
西風若个扁舟發鄉心未遏想別後三潭龜髯維紉冷浸幾  
秋月 本草春莖而未華者名雉莩  
九十月漸麁在泥中名龜莩

述仙引 水蓼花

斷續寒汀容與芳洲斜倚高岸移近山茨綠葵定得相伴愛  
冷紅開簇簇映米香人面有一種名字水禽偏好飛來無限  
垂釣休教絆過雨尤堪翫蘋葉蘋花鷗莎占取長一半試  
寫入千絲東絹勝寂寞幾點敗荷雪鴈

滿江紅 塞上詠草

絕塞淒清又誰把秋聲留住斜陽外寒沙搖漾亂山無主瑟  
瑟乍驚心欲碎茫茫不管愁如許伴西牕燈火坐黃昏蕭蕭

語 催一陣茅檐雨攪一片霜林杵為伊想偏了別離情緒  
酒渴二更人散後月明千里鴻飛處夢滄江添个釣魚船風  
吹去

醉春風 茶蘼

笑日紅偏嫩不雨青常潤卷簾一架小庭濃認認小摘休  
前黃鬢綠刺最撩人鬢 轉眼殘春盡生怕繁英褪一年花  
事此關心僅僅穀雨晴時牡丹開後這番風信

侍香金童 茉莉

暑雨初過密葉傳香遠忍纔露芳心先掐看攏髻鬆鬆簪一  
點便到黃昏卸時猶戀 怎得知午日珠江江上燕把牆角  
籬根齊翦結取畫船屏四面更有人兒兩鬢都滿

疎影 芭蕉

是誰種汝把綠天一片檐牙遮住欲折翻連乍卷還抽有得  
愁心如許秋來慣與羈人伴惹多少冷風淒雨那更堪一點  
疎燈繞砌暗蟲交訴 待把蛛絲拭却試今朝留與個人題  
句小院誰來依舊黃昏明月暫飛還去羅衾夢斷三更後又  
一葉一聲低語拚今番盡翦秋陰移種櫻桃花樹

臺城路 子

瓜田幾稜去區分後青青近依禾黍趣織聲邊牽牛花外慣  
滴籬根清露捎溝倚渚伴錦里先生小園秋暮野色柴門夕  
陽攜客斷畦語 圓荷滿陂勻翠晚來風葉響一樣疎雨白  
踏泥中紫收霜後便好開筵場圃然糠煨處聽呢呢空村夜  
闌兒女深盈模糊曉光聞櫛釜

柳梢青 西瓜

乞種邊庭極知風味勝似東陵虎掌黃斑瓠犀黑白蒲鴿葱  
青焦煙赤日人行盼岸柳陰陰短亭薛井寒漿蘆簾曲几  
閒拂秋蠅

天香 寫生冬瓜

宿點危東田移硯北墨池秋蒂新翦仙棗輸長土酥比淨隨  
意敲眠籬院寒泉溜處慣枕住沙痕一綫蒲鴿筐中乍卸蝸  
牛雨餘留篆小童抱時應顛壓冰厨短檐茅店問客齋期  
好配紫茄紅莧壚頭更見熬成餠伴七夕鍼樓果同薦轉憶  
鄉園疎蕪舊握危東禾都有冬瓜撰

一翦梅 盆梅聯句

定武瓷燒幾稜紅細斛香泥淺植春叢魏坤衝寒載入小車  
中三尺苔枝一翦霜風鼻尊盡圻梭毛裂紙筒影漸橫斜  
態轉玲瓏坤花邊鄉夢兩人同放鶴洲南聽雪亭亭東鼻尊

醉花間 題金曉珠水墨芙蓉

湘江水澧江水木末同姿媚露下冷花繁風裏柔枝脆玉  
臺勻染地意匠應憔悴硯滴井華新墨吮香脣醉

於中好 題蔡文羅珠算實雀圖

疎篁幾葉搖晴翠淺暈出斷霞魚尾旆時寒色空閣裏偶憶  
得瀟湘水更添凍雀黃昏睡問同夢梅花開未一枝已遂  
雙栖計任雪壓風扶起

好事近 題馬湘蘭畫蘭

一十二叢蘭意態看成千百淨洗陳丹暗粉露天然真色  
紅襟季布舊聞名画也動憐惜試易管夫人款有阿誰知得

清平樂 題水畫荷花

牽絲引蔓野外無人管纔見草簷花一半又早青青堆滿  
今年穀貴民飢村村刺盡榆皮合付田翁一飽全家婦子嘻  
嘻

點絳脣 敬業堂柱

金粟香濃一叢開徧圍樹小山題句不用傷遲暮大火  
初流露脚飛寒兔方花礎搗采仙杵合配糖霜譜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八

詞六

茶煙閣體物集下

一枝春

竹外橫斜一枝春最近曉寒牕戶翠禽軟語喚起石闌題句  
東風舊日曾飛上那人眉嫵幾閒却翦綵心情覓到小園深  
處 前村酒旗低舞試閒攜画榼重修簫譜黎雲淺駐未信  
夢魂無據玉鱗殘月襯香雪馬蹄歸路乘餘興更上吳船虎  
山橋去

疎影 黃梅花

橫斜滿院見蜂鬚亂疊鶯羽新翦冷綴苔枝疎影羅羅休令  
雀豹窺見天教漏泄春光早把多少芳心輕展最愁他金屋  
香寒長是曉風吹面 折向妝臺看取對將明鏡裏鴉額深  
淺澹月微籠板壁初昏留映謝娘詩卷難禁一曲山香舞膩  
蠟淚銅盤千點記夢中人在羅浮杏子單衫煙淡

東風第一枝 杏花

渡柳初眠官梅已褪又看春色如許水村山郭殘陽立馬亂  
紅無數仙人此住也憐取滿林香霧酒旗風搖曳黃昏開偏  
冷煙疎雨 休忘了曲江歸路試說與冶游伴侶最愁零落  
芹泥半教燕飛啄去賣花聲遠料深巷明朝何處倩個僕曉  
日新妝插向鬢雲斜吐

紅娘子 緋桃

露井繁英積香逕游絲織宿雨猶含煖波頻漾短牆愁隔記

少年尋到赤蘭橋得仙源消息 最恨東風急飄上春泥濕  
易掩重門難逢人面斷腸空憶便浣花牋紙染輕紅也無他  
顏色

殢人嬌 垂絲海棠

蠟蒂何長紅絲齊綰算風信梨花尚晚一番雨過一番春燬  
似卯酒人慵鬢釵橫亂 日炙逾明鶯銜不斷伴蝴蝶深枝  
眠慣須燒銀燭更浮金錢任桃李漫山有誰人看

綺羅香 玉蘭

紅木棉苞紫辛夷襟詎勝縞衣霜袂雪不封條但向花房凝  
綴露一簇碧牡丹芽少幾點翠梧桐子笑依然玉樹陳宮臙  
脂肯浣井中水 佳辰纔過上已說與米蘭人道休尋漆有  
第一瑤臺月姊交光相對便著雨轉覺瓏鬢長慣臨風未雁懽  
悴似搓酥滴粉張濃喚來深院裏 張繼宋南渡初甲佐充譽  
贈之詞有滴粉揉酥句

搗練子 再過暗園值玉蘭花放同蘇園耕客賦

高曝粉淺窪銀瓏總幾樹淨無塵勝屏風點染新 一別此  
五經春綺羅香憶按歌頻笑依然舊酒人

玉樓春 蝶

玉毬繡出今番早蝶翅蠡鬚迭迴抱一年一度雪成團半兩  
半晴春未老 者回上樹青後報合配靛紅香入腦枝頭能  
得幾人憐落地始知花亦好

洞仙歌 合昏

翠陰如幄綴青囊無數曾記開時未重午伴荷風榴火結實  
千房蠲慮處猶自朝朝暮暮 今昏花開久矣  
俗謂之日紅 滿庭香不散  
持比吳絲剪破同功蘭千縷愛微風敲側淡月惺忪酒初醒

夜深微雨便晨光  
朦朧小牕晴試護  
取同心不教輕吐

減蘭 夾竹桃聯句

石闌干曲試問是挑還是竹  
華尊鳳子來時捧土移  
根定武瓷魏坤 崔徐花朵布葉終須文典可  
華尊吹偏溫風長伴樽前一簇紅

樽前一簇紅

東風第一枝 白楊梅

馭鳥歌殘尊絲擷罷冰廚夏  
果須薦單枝壓地無塵繁陰滿圍如織  
涼柯新翦早水市筠籠傳偏閉隔江誰送輕帆鶴頂半山翻賤 便流蒿瓠犀詎軟便入手葱根不捺任教肌粟長生愁他翠盤頻轉玉容銷暑最憶是湘湖南畔怕餐來晚飯都忘莫被柁樓人見

明月權孤舟 柁

幾陣疎疎梅子雨也催得嫩黃如許  
笑逐金丸看攜素手猶帶曉來纖露 寒葉青青香樹樹記東谿舊曾游處日影堂陰雪晴花下長見那人窺戶

謝靈運詩柁成吳果于纖露白鳥別詩况對東谿野柁把酒臨流七清一郭食既畢

滿院清香惟柁夏則林樛

錦淙鳴行厨竹裏玉盤寒水初注未須雪藕黃瓜伴早釋人間煩暑名最古記轍迹東西魯叟曾書汝吳洲越渚傍折戟沙邊芳根蟠後幾濕戰場雨 房陵種三十六園佳樹也愁聲價輸與西施過此曾潛拍一縷纖痕留取小摘許慎莫被來禽偷眼銜將去薰風且住漫染就輕黃青青攜付乞巧小兒女

錦宗侍郎集開闢名手每類留爪痕博是西子曾拍

洞仙歌 檄檄

南枝青子架唐梯難翦試灑紅鹽褪都偏笑燕姬就酒歷口漿酸眉峰聚又早芳津頻蘸 河豚春正美荻筍萸蒿和就香羹儘人勸更憶夜闌時配取茗柯消殘醉滿傾壇蓋看懷核兒童真嬌凝愛插向蘭膏燭花齊 賦酉陽雜俎獨根樹東向枝口不繁樹岐不可辨綠但如其根下方寸許如蠶其中一夕子皆自落蘇子暗櫻櫻諸物紛請子落紅羅王元之詞北人將酸醃食之洗脾胃者皮核皆苦且澀歷口復難遺白樂天詩梁酸醃醃新嘉

五綵結同心 荔子  
繁紫星著樹綠葉垂枝撲帳火雲朝熱錦鳥餐難盡定銜到十二層城調舌是誰賭取羅囊紫看 騎飛塵相接晶盤瑩嫩紅輕孽纖指忽噤寒徹 炎天亂堆香雪且莫從卯酒乍醒人說光研吳綉薄瀟湘水風皺半痕裙褶冰肌綽約看誰似庶夢裏瑤妃無別記少年翠帷髣髴一點甘脣初齧

暗香 紅豆  
凝珠吹黍似早梅乍萼新桐初乳莫是珊瑚零落敲殘石家樹記得南中舊事金盞屐小鬢蠻女向兩岸樹底盈盈擗素手摘新雨 延佇碧雲暮林逗入茜裙欲尋無處唱歌歸去先向綠牕飼鸚鵡惆悵檀郎路遠待寄與相思猶阻燭影下開玉合背人暗數

滿庭芳 佛手柑和嚴菴友  
青豆開房白牛露地春浮一樣根蟠風簾乍卷芳氣訝燒蘭不比金仙十二承珠露倒瀉銅盤雙林底知他鹿女幾度踏花香 園官傳送處烏皮旋設兔棧初安勝甘蔗乳臭橄欖漿酸攜到六街三市津梁倦彈指霜寒鏤酥片餘香未減分

配小龍團

霜葉飛 詠柑同 魏萬平作

昔游曾記泥山路青林纔二三里枝頭行蟻拂還來正十分  
黃膩須不似甜桃醋李樽前別有閒風味見翠竹擎藍惹重  
露新霜指爪都著香氣 回憶上日春盤羅粉輕裏个个鎔  
蠟封蒂歸時笑遺細君看別殘燈紅蕊枉想像金坡舊事歲  
星今謫人間世判洞庭全家去偏插插陰恣攜懷裏韓彥直  
州四邑俱種柑而出泥山者推第一山如覆金其地延袤只二三里許出此則  
香味遠不遠絕今南方草木壯壘相象如博察蟻在其中并寒而實柑樹無  
則其實爲盡所傷黃山谷詠柑詩香著樽前指爪間隨書文希好食柑獨  
中摘黃柑即以蠟封其蒂藏之蘇詩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秦樓月 金豆

橘田秋吳儂摘處霜花浮霜花浮玉盤的歷偏惹閒愁 酒  
闌燭暗羅衾禱手香夜半潛相投潛相投十年舊事忽到心  
頭

減蘭 櫻

朱纈幾樹愛惜芳根移細雨鵲殼重紋作意秋涼已十分  
一年好景玉白金齋長記省有底酸漿搗處真憐透甲香

玉樓春 柳

柔條曾記春前種乍起三眠妍手弄煙初暮歷態真濃絮未  
顛狂絲尚重 依依別緒長亭共舊雨殘陽空目送一灣流  
水小紅橋留與斷腸人作去聲夢

減蘭 楊花

楊花無緒不管人愁高下舞筆架書籤纔拓牕紗處處黏  
東風語汝吹入謝家池閣去詠絮人間憑仗東風忽自前

疎影 秋柳和 李十九韻

西風馬首有哀蟬幾樹高下聲驟村外煙消水際沙寒斜陽

似戀亭埃絲絲縷縷紛堪數更髣髴葉初開候待月中疎影  
東西思共故人攜手 搖落江潭萬里繫船酒醒夜長笛京  
口讀曲歌殘曉露翻鴉蕭瑟白門非舊赤闌橋畔流雲遠遮  
不住短牆疎牖話六朝遺事淒涼張緒近來消瘦

原作

李良年

旗亭隴首正新霜乍點斜日風驟一片秋聲幾樹蕭疎驚  
心十里津埃行人欲折還教住為記得別離時候灑渭城  
朝雨如煙曾向畫橋分手 何處無情玉笛忍教一夜裏  
吹墮江口繫馬無人認取寒枝惟有晚鴉依舊相思最是  
鴛鴦渡應漸冷碧紗牕牖縱待得來歲春還只恐那人腰  
瘦

臨江仙 寒柳

縮得舊時離恨否風前一樣絲絲送人折盡夕陽時昏鴉餘  
幾點莫認早鶯兒 憔悴倡條渾不是菱花記取雙眉秋聲  
誰與寄相思章臺疎影在只剩兩三枝

蕭蕭雨 落葉

秋林紅未足怪酸風一片舞遙堤任高高下下蕭蕭撼策  
策悽悽岸背離根壓偏驚斷草蟲啼只有蒼涼月來照鴉棲  
却似游蹤不定謂當南反北旋又東西縱吟邊倚杖樽酒  
正堪攜然茶館故人來否怕空山舊徑一時迷颼颼響悵無  
眠夜聽到荒雞

玉女搖仙 白鷗

枕椰葉暗茉莉叢深舊是雙雙栖處玉羽初迴風毛誰鍛百  
偏對人猶怖悶把芳時度總無言不比聰明鸚鵡待移伴庭

前孔雀還怕金花翠尾須妒丹青頗難描黑白分明千絲萬  
縷 曾記謝家賦雪皓鶴爭鮮點綴瑤階瓊樹十二畫欄紅  
妝相見定自愁添着燠有得春多許也空掩風雨重重朱戶  
況遠客頻年嶺外秋來見月驀然回顧歸期誤今番索遣開  
籠去

八寶妝 謝孔雀

庭暗娑羅山明躑躅正值好春時候不用紅樓三十級合在  
迴廊疎牖朝來彈指阿誰妒殺芳心綠麤響處開難驟絕勝  
織成步障編他銅鈿 看場壓倒懸樞一迴舞旋更教人立  
屏後數項翠尾花如縷怎染出輕絢圖繡除非是邊鸞好手  
郁伊聲裏低丹味問餒眼蠻奴莫銷殘碧暗金否 孔雀舞將罷以舞者地鳴

花犯 鴛鴦

曲池塘天教付與雙棲夜深並綠蒲分映任夢裏隨波煙外  
交頸圓沙一片斜陽冷多應睡未醒看足了浣衣人去蜻蜓  
移釣艇 采蓮渡頭最愁他清歌纔起處鸞飛難定齊浴罷  
花潭下翠牽紅凝休綠却竹弓射鴨還自去空江千萬頃正  
好伴水亭風檻低垂羅袖影

臺城路 鴛鴦

謝池最愛鮮禽好當年東連曾賦些紫行絲邊水藻花外長見  
伊窺魚住乍翻淺渚訝拍拍隨波欲低還舉占得圓沙慣奉  
一足久延佇 采蓮舟漸近也笑紅裙按楫不教驚去秋岸  
偏明蘋風慣浴涼月鉞鉞絲羽曲江人渡指隱約秋潮望中  
生處纔挂魚罾又飛來別浦

月華清 王阮亭侍讀書齋詩山鶴侍讀詞有妾是桐花即是桐花鳳之句故六七及之  
白頰梳頭繡纓竹外輸他絲羽娟秀何處飛來料自苑桃宮  
柳縱不比么鳳桐花合賺得新詞消受紅豆拼分了鸚哥任  
伊閒咒 相見海棠初綻早落盡芙蓉雪梅香逗移入重簾  
伴取玉蝓金獸記點漆窠石春林費多少巧心妍手描就試  
開籠放爾戲後能否 宣和畫譜黃居家有海棠山鶴圖丘餘慶有芙蓉山鶴圖崔有戲後山鶴圖

江城子 黃雀

江鄉風物客中論傍籬根啓柴門翦翦西風紅稻倚斜曛長  
記張羅秋九月南馬嘯北陶村 充庖俊味我思存坐黃昏  
引清樽持比香橙蒸栗色難分凝想流匙真个滑全不數鴨  
餛飩

琵琶仙 秋日秦乾河上見雙白燕詠之

遠渚秋光乍疑是兩岸蘆花如叢剛得軟語輕迴差池轉堪  
戀思一縷紅絲繫住怕飛入掌中難見明月樓臺梨花院落  
曾否尋偏 問何事沙際飄零若西去潘郎鬢都變爭向水  
晶簾外對曉風初卷看書閣銀釵幾許留伴他傳粉人面借  
取玉女縫衣一雙并翦

東坡引 鴛鴦

回浴潭裏浴波圓明鏡蹴濃花淡柳西湖曲臨流看不足  
晴沙遠映淺水撲鹿鎮日夜鳴相續采蓮人去菰蒲綠一雙  
飛又宿一雙飛又宿  
長亭怨慢 鴈  
結多少悲秋儔侶特地年年北風吹度紫塞門孤金河月冷

恨誰訴迴汀枉渚也只戀江南住隨意落平沙巧排作參差  
箏柱 別浦慣驚移莫定應怯敗荷疎雨一繩雲杪看字字  
懸鉞垂露漸被斜無力低飄正目送碧羅天暮寫不了相思  
又蘸涼波飛去

滿庭芳

涼柳分黃飛絮較素持比溪絹尤妍白毛紅掌羣汎撥輕連  
只合呼他舒鴈無端是引頸噴船荷香下半醒半睡側眼小  
如錢 江天農務了柴荆開處頻數村前任殘陽曲岸水偃  
沙眠客至還堪對酒閒時節換取籠邊兒童問山陰舊事說  
與永和年五代趙才以爲鷺得名有詩寄  
下雖萬國錢之轉者曰鷺

邁陂塘

任方塘羣游孤泛愛他不染泥滓避人纔見驚飛去又早紛  
紛低墜堪妒是曾消受夜深每並鴛鴦翅竹弓漫試對黑白  
分明欄邊鬪罷芳草一茸翠 揚瀾好兩漿吳船小箭采蓮  
人弄煙水晚來笑把紅裙裏觸損冷花濃蕊歸也未正一色  
秋江灩灩波千里移來簾底鑄就小鐘熏屏惟深處長傍繡  
衾睡

水龍吟

觀洗象作  
涼波曉色城西路趁著熱風猶未引來舞隊依稀晉日黃門  
鼓吹垂鼻鱗困旋渦遠近欲沉還起看雲旗搖處更番催去  
偏會得蠻奴意 夾岸人家此際步踟躕紫駟難繫疎簾隱  
隱輕容小袖笑齊齊指赤日徐高黃塵又徧鈿車流水剩白  
頭宮監相攜柳下說前朝事

掃花遊

驛驛

白龍堆遠傍獨樹煙平草痕如翦臥沙最淺慣驚羅戎鹽紫  
髯都斂拂起鞭梢蛟隊安行愈緩夕陽晚料穩坐上頭人意  
先倦 江國知少見指背錦模糊柳陰高岸側峰半偃笑零  
丁帖子戴家傳遍記取形摸小玉羊脂新碾筆牀畔鎮紅箋  
不教風展漢載良失又零丁曰食不能  
當左右蓋似西域駝駝

木蘭花慢

孫郎真愛客分異味到寒庖尚矚騎童時鹿邊曾見照影驚  
跑弓鞞餓鴉叫處想風生耳後落飛鶴誰向原頭飲血一鞭  
歸騎橫梢 毛炮嫩滴瓷嬰漿乍洗析成者任滿薦辛盤板  
花頌罷荷葉堪包西郊雪晴人日擬重尋退谷半山坳笑學  
春前紅脯醉吟小閣松梢

雪獅兒 錢存勳舍人書詠編詞索和賦得三首  
吳鹽幾兩聘取狸奴浴蠶時候錦帶無痕擲絮堆絲生就詩  
人黃九也不惜買魚穿柳偏愛住戎葵石畔牡丹花後 午  
夢初迴時晝微雙睛乍豎困眠還又驚起藤蓆子母相持良  
久鸚哥來石惹幾度春閨停繡重簾逗便請爐邊又手吳伶以  
故陸務卿詩有裏迎得小狸奴之句錦帶類名見狀樓志黃庭堅乞編詩開道  
舞妓將數子買魚穿柳時李端送詩街囉毛色白勝酥柳葉堆絲亦不如  
又家家入雪白於燕更有銀鞍似關裝使請爐邊又手坐從教鼠子自挑梁何尊  
師有戎葵太湖石編國趙昌黃荃徐熙崔白俱有牡丹戲編圖易元吉有藤擊戲  
編圖又于母箱圖  
唐宋畫家多有之

又前題

勝酥入雪誰向人前不仁呼汝永日重階恒把子來潛數癡  
兒駢女且莫漫綵絲牽住一任却食魚捕雀顧蜂窺鼠 百  
尺紅牆能度阿檀郎謝媛春眠何處金縷鞋邊慣是雙瞳偏  
注玉人迴步須聽取殷勤分付空房暮但喚銜蟬休誤闕詞  
體

燕精兒篇序云貓不仁獸也路德尼孩兒詩貓子綠綠弄黃荊  
有食魚捕雀二圖郭乾祐有顧德福圖盧廷讓詩餓貓捕黃穴  
又前題

磨牙澤吻似虎分形眼黃須辨炎景方長試驗鼻端冷燠荷  
香叢暗撲不住螻蛄一點更尋向籬根紫芥石稜紅莧 醉  
了勒荷頻顫訝搔頭過耳水痕初洗消息郎歸休把玉鞭敲

斷平陵傳徧問蠶鏤金錢誰縮風吹轉蛟捷驚飛凌亂  
虎獨有耳大眼苗不相同其意澤吻磨牙無不曲盡百陽雜俎龜壽長令惟夏至日  
矮膝昂祐有尚香戲韻圖空有雙螭點點圖空元翰有紫芥戲韻圖何尊師有黃荊  
戲韻圖俱宜知西清未亦面史云黃全聖體韻圖何尊師有黃荊戲韻圖何尊師有黃荊  
劇客至陸游老學筆記馬鞭響響節節折又西陽雜俎云平陵城古謂國也城中有  
有錢飛若蟻蝶

原作 錢芳標  
花罷臥醒又閒趁十二欄邊一雙蝶舞繡倦空閣幾偏春  
纖親撫奔騰玉距亂蠅拂紅絲千縷試驗取雙瞳似線庭  
陰日午 好是蠶時早乳問當年果否共調鸚鵡八蜡迎  
來何處遠村巫鼓雲圖錦帶漫搗得張家遺譜燈明處合  
對金猊小炷

催雪 席上賦黃鼠  
張汝楨撰詞云飛博好貓有  
雲圖錦帶請名價值數金

倦擁凝冰寒禦百蕃多事拱人螿屑惹花豹騰山地猴臨穴  
五枝頓窮就掩趁快馬攜歸捎殘雪到肝驗膽油蒸糝附寸  
膏凝結 鏤切俊味別耐伴醉夜闌引杯稠疊更何用品鹽  
玉盤陳設一種低徊舊事想獨客三雲愁時節喚小伎並坐

教嘗聽唱塞垣風月 黃鼠產雲中劉輔雲雪鍊黃鼠穴起各有配匹  
所居之處也秋時香黍及草木之實以禦寒天氣晴和時出坐穴見人則  
拱前跪如揖狀即窺入穴惟畏地候地候形極小窺入其穴則咳嗽而出味  
極肥美元時曾賜玉食之盛宜官其處人不得擅取也西陽雜俎云黃鼠在  
活取則有深草琳琳如表以巨為標將軍油菜校尉花豹騰之小者專捕黃鼠

臺城路障

莽根化就初無力溫風便聞淒調藕葉侵塘槐花糝徑吟得  
井梧秋到一枝潛抱任吹過鄰牆餘音猶嫋幕地驚飛金梭  
為避粟留小 長堤翠陰十里冠縷都不見只喚遮了斷柳  
亭邊空山雨後秋裏幾番斜照昏黃暫怕讓手月啼蛩號寒  
迷鳥飲露方殘曉涼嘶任早 蟬無力故不食遊了蟬聲

又前題

蛻餘不作游仙夢炎天愛浮涼吹抱柳眠慵棲槐影合隨分  
小園堪寄綠陰滿地慣獨自悠颺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吟  
又聽別枝起 柴門亂喧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魚尾南陌  
離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際習蛛網檐牙筠竿  
樹底為佳鷺飛經桐移素指

前題

華亭 高層雲 二鮑

枕屏曉殢行雲夢却還被伊催斷苦調才終悽吟還續遞  
寫幾番幽怨柳塘聽倦愛竹院新涼數聲差緩曲奏迴風  
蕭蕭落葉玉階滿 愁聞最是旅客對前村幾樹顏頰  
岸嚶咽尤悲音長漸潏引起離情無限當年蜀棧和嶺畔  
啼鶻鄉心曾亂一片秋容淡雲凝望遠

前題

李良年

滿階榆莢過牆竹日長初掃三徑鳩婦呼殘燕雛飛後不  
許草堂人靜隔林遙聽恰吟侶參差綠陰遮定長記拋書  
聲聲如在最高嶺 柴關應詠來客亂喧晴葉底剩啄難  
省葵扇慵揮桃笙乍展午夢幾番催醒井梧秋冷漸移近  
朱闌有人閒凭一笑回身鏡中看鬢影

綺羅香 和宋牧仲別駕詠蟬



挾火難温侵星易墜留拂井梧檐樹傍牖依闌暗裏慣窺人  
住渾不辨鬚霧殘妝又何況鞭塵繼步際新涼團扇初閒輕  
羅撲付小兒女 歲稔深鎖院靜攜照相思錦字練囊縫取  
憑仗微風方便更教飛去逗屋角蛛網圓絲避葉心豆花斜  
雨恣意向月黑池塘夜闌高下舞

花心動 精製

舞拂波光齊上下早是薰風池館蟬翼還輕萬尾偏長記取  
孤黎曾喚釣絲愛向人前立見幾度欲飛猶緩花陰小伯勞  
穿過也能偷眼 點水移時款款乍紅鼻菱枝翠停荷管卷  
慢涼多傍檻晚晴影纖夕陽沙岸有時忽上玉搔頭全不怕  
佳人羅扇纖羽響一翦鬚雲撩亂

南鄉子

涼月澹影疎疎豆葉新黃架未除好似綠車鳴不住來又去  
秋燈慣伴愁人語

玉人歌

杭州玉泉寺池中心色魚凡十種內一種翠藍者最可愛與之  
輕漣白愛一種嫩陽暈藍拖碧練塘風煙蒼玉恣拋擲丹砂  
泉淺游朱鼠受盡人憐惜又爭如雨過天青者般顏色 濛濛  
上未歸客投香飯青精日斜與食蓮葉東西何事便深匿翠  
鱗六六空搖尾嬾遮閒消息但年年映取柳陰千尺 後開時請  
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  
破處者紫顏色作將來

探春慢

河豚  
曉日孤帆腥風一剪販鮮江市船小滌偏寒泉烹來深院不  
許纖塵舞到聽說西苑乳菴賓坐垂涎多少阿誰犀箸翻停  
莫是生年逢卯 閒把食經品第量雀鮓蟹膏輸與風調菽

筍將芽萼萼蒿未葉此際故園真好關鴨闌邊路猛記憶溪頭  
春早竹外桃花三枝兩枝開了

桂枝香

新霜晚渡見燃葦鴻天落潮魚步盡掩青篴縛急腥涎齋吐  
津門水市無人問聽軋軋小車鳴路攜來九陌不知還有酒  
徒開否 又何況鄉園秋暮任空江築舍斷沙名浦酥片金  
穰那管玉纖黏住橙陰菊外登高宴捉鮑陽糞邊儂侶年年  
長擘燭斜畫舫水涼朱戶 單卓鵬  
陽人

又前題

縹蕭截水見半漾湖波半撐湖背此際菱歌漸少滿膝香穗  
漁師菰飯新炊後任鼓斜欄頭船檣爬沙響處連江露白一  
燈紅細 便八跪雙替都利被寒蒲束縛及行無計試放閒  
塘聚岸描成秋意須愁解甲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  
聽偏聲聲宛似玉琴絲裏 係照有菱塘蟹圖傳賦蟹歸履霜標有  
驚行聲黃庭堅詩寒蒲束縛十六輩

前題

菱塘風老正亂葦蕭蕭采香船少露白星疎草舍煙青燈  
小溪邊月黑初肥候濕筠籠一天霜曉寒蒲縛就漁童未  
去酒人先到 看秫釀新篘熟早向松火山廚蜀薑親擣  
狼籍杯盤那計悲秋懷抱天津趙北東西路也盈車軟塵  
吹道沉吟鄉味汾湖一曲不如歸好

雙灘鵝

俊味鹽官稠疊一種小如瓜硤最愛蘭湯淨雪印酒欲醒時  
節 雲母乍分瓊屑玉楮刻成風葉拾取黏雙蝴蝶驚飛鬚  
影奇絕

湘江靜蛤蜊

獮殼深絨潭底並任吹殘老楓誰省房同蘆雉花輪石蚌占  
魚牀清冷網漉兩筠竿橄頭響青泥成餅西風古水斜陽野  
田尋啁雀更無影 甲卸初湯沸定一痕纖嫩黃逾淨不知  
許事相逢且食把膏脂都屏犯卯未醒時喚金釵小盤須釘  
幾番為爾勾留住了早春歸興

清波引 西施舌

越絲千縷誰暗趁落潮網住恁時看取一錢底須與悔逐扁  
舟去亂水飄零良苦自從歌罷吳宮聽不到小脣語 鳴薑  
薦祖此風味難得並數島煙江雨短蓬醉曾老荔子香辭樹  
一半勾留為汝試問舊日鴟夷比儂饒否

聒龍謠 龍轟

兩黑南溟煙黃北戶慣候潮痕昏曉倦羽飛來被濕沙黏了  
何嘗見蝸蚊塵生宛一似蛭蜺香抱待紅絲綴上釵頭又輸  
與緬蟲小 鮫入市蟄人船過十里五里酒人騰笑刀砧喚  
住璧珠娘纖爪算加恩簿子須添辨異味食經重草訝劉郎  
學秦龍時不曾捫到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詞七

蕃錦集

十六字令 春暮

愁 別後花時獨上樓 風吹雨 賀春肯為人留

南歌子 早秋 西湖

桂楫中流望 荷花鏡裏香 白無數紫鴛鴦 月嬋娟江

上月 拂羅裳 摘得新 碧桐風嫋嫋 月初生

歌有聲 朱絃繁復輕 碧桐風嫋嫋 月初生

娟花豔無人及 早傳名 長孫

桂殿秋 劉城客夜

月漉漉 雨微微 故鄉山水路依稀 近來欲睡兼難睡

劉正是 歸時底 不歸 寫練子 吳興感舊

春雨灑 馮酒檀欒 獨宿江城蠟炬殘 正是花時堪下淚

張更無人倚玉欄杆

無處覓 不須留 遲日園林悲昔游 惟有別時今

江南好 同周青士過沈山子村居

三春暮 看竹到貧家 高樹夕陽連古巷 小橋流水

接平沙 把酒話桑麻

三春暮 看竹到貧家 高樹夕陽連古巷 小橋流水

接平沙 把酒話桑麻

又曉起商氏園亭

更五點韓珠箔卷輕寒薛奇金谷風光依舊在白居易紅泥亭  
子赤闌干李迷路出花難宋之

又過柯翰周書屋

披礪戶盧照疎快頗宜人杜家醞滿餅書滿架白居易山花如  
繡草如茵許獨坐一園春盧照

又詠燕

銜泥燕韋應最在美人家蔣盡日聽彈無限曲元等閒飛  
上別枝花李一種逐風斜楊希

南鄉子 珠江春思

日隱輕霞王紅紅綠綠苑中花王何處更添詩境好司空聽  
春鳥詞飛去花枝猶裊裊韋應

又度覽社湖

柳拂浮橋韓青山隱隱水迢迢杜行盡江南數千里岑蓮風  
起李羅袖動香香不已楊太

又上谷觀伎

躡珠履楊舞羅衣李清歌實瑟自相依駱此夜不堪腸斷  
絕權燭滅李願歸去豈知還向月李

憶王孫 湯公牧斯文錫柯翰周飲酒肆

花南水北雨濛濛盧十里鶯啼綠映紅杜葉葉春衣楊柳風  
細出城東王笑入吳姬酒肆中李

又春游

清江一曲柳千條劉馬錫日出三竿春霧消同上苑梅香雪裏  
飄崔蕭蕭杜淶水斜通宛轉橋韓

又後游

平田渺渺獨傷春李嘉兩岸桃花夾去津王一種佳游事也  
均張草如茵李不見當時勸酒人唐

又歌席

嬌歌急管雜青絲李燭暗香殘坐不辭陸細雨春風花落  
時李暗相思白居若問旁人那得知崔

又探梅

一株斜映竹籬門薛礪戶芳煙接水村司空搖蕩春心似夢  
魂然水雲昏顏真靜愛寒香撲酒樽羅

又題沈武功雙鷄草堂

浴鳥飛鷺晚悠悠杜堤下連橋堤上樓劉紅蓼花疎水國  
秋杜鷓詞采蓮舟閻直到門前溪水建

又鏡湖秋思

越山重疊越溪斜羅竹浦風迴雁弄沙沈幾箇輕舟在若耶  
辭王摘蓮花王江月相隨直到家李

又濟南元夕

今年春色勝常年崔遙望笙歌隔水煙王何處風光不眼前  
表王月如弦李從未團圓直到圓王

江神子 題畫竹

萬條寒玉一溪煙李泛春泉孟映秋天任曾憶相妃廟裏雨  
中看白居史開對數竿心自足張滄海上白雲間楚

春光好 春恨

花嬋娟孟月嬋娟同早是傷春夢雨天韋思絲絲盧梁間  
燕子聞長歎李春將半劉舊事思量在眼前白一年

年上

長相思 歌席

歌淫淫賀管惜情上同花煖江城斜日陰沈情多酒不禁白居易  
為君吟李動君心上同雲母屏風燭影深李商銷魂沈在今

起錢

昭君怨 題畫

危石纒通鳥道劉長山色東西多少再皇甫石上幾年松顧碧

叢叢李斷岸沉魚釣芻陸龜霜葉無風自落盧月照一孤

舟五浩去悠悠韓

生查子 別思

楊柳映春江崔國露葉凝愁黛盧照獨立俯聞階韓離別人

誰在杜千里夢難尋溫庭恨極同填海融本是細腰人陸

數急芙蓉帶李商

楊柳枝 會稽春游

渠柳條長水而齊王燕銜泥草花潭竹喚傍幽蹊儲光草

萋萋李油壁車輕蘇小小羅向君笑李玉壺春酒正堪攜

若邪溪甫

玉蝴蝶 同沈覃九再登平山

秋雲不雨長陰盧積翠靄沉沉王繫馬又登臨朱風吹秋更

深周暗蛩生暮色無寒聲滿空林劉長沈約瘦情情李商

憑高獨苦吟莊

浣溪沙 同柯憲勉春望

煙柳風絲拂岸斜陶遠山終日送餘霞陸龜池新漲浴嬌

去入誰家張

又 西湖早春

雪帶東風洗畫屏許便教鶯語太丁寧杜看花多上水心亭

張 隔岸春雲邀翰墨高傍簷煙雨濕巖扃韋瓦甌斟酒暮

山青崔道 又 虎丘

高閣晴軒對一峯許泊舟微徑度深松耶士水天春暗暮雲

濃郭歌酒家家處處白居羅衫葉葉繡重重建一杯可

易得相逢白居 又 山塘夜泊

月挂西弓鵲鵲明陸龜春風倚權闌聞城李嘉酒旗歌扇正

相迎陶碧幌青燈風豔豔元紫槽紅撥夜丁丁許一更更

盡到三更杜荀 又 小孤山

四面無塵輟櫂過羅秋來江靜鏡新磨杜碧雲高髻綰婆娑

唐 深洞長松何所有王曉煙清露暗相和陸龜白銀盤裏

一青螺劉禹 又 天津道中

海燕西飛白日斜許津橋春水浸紅霞雍鴉鵲滿晴沙

南 樹色到京三百里高柳條垂岸一千家劉權聲煙裏

獨啞莊 又 夜泊無錫聞鄰舟歌者

雲鬢新梳薄似蟬白居江頭暫駐木蘭船張水寒煙澹落花

前謂用 五夜清歌敲玉樹唐一雙纖手語香絃李坐來

雖近遠於天吳融

又惜別

惜別愁窺玉女腮李商隱遙知不語淚雙雙權德輿綺羅分處下秋

江許暮雨自歸山悄悄李商隱殘燈無欲影幢幢元稹仍對昨

夜未開缸李商隱

又春閨

出意挑鬟一尺長段成式巧勾輕黛約殘妝施肩黃昏獨自立

重廊宗蠟照半籠金翡翠李商隱羅裙宜著繡鴛鴦韋不

因風起也聞香羅虬

又同前

十二層樓敞畫檐杜牧偶然樓上卷珠簾司空圖金爐檀炷冷慵

添劉小院迴廊春寂寂杜甫朱欄芳草綠纖纖劉年年三月

病懨懨韓偓

減蘭憶別

我行自北顧况薄暮欲歸仍佇立李建勳言告離衿宋一寸迴腸

百慮侵唐彦吁嗟萬里歐陽詹回首可憐歌舞地杜甫風雨蕭

蕭韓偓二十年前舊板橋劉錫

又駕鸞

荷塘倚扇李賀動處水紋開豔豔張籍五色氤氳陳子昂鏤羽雕毛

迴出羣皮日休浮湍戲渚蕭穎士看處便須終日住吳融折彼荷

花王勃相趁鳧雛入蔣牙杜甫

又落花

叢芳爛熳陳子昂庭影離離正堪翫儲光羲碧樹溟濛上官一片西

飛一片東王建絲纏露泣韓偓惟有春風最相惜楊巨源灞岸分

筵徐獨忡愁人到酒邊杜甫

又落葉

蕭其森矣蕭穎士客舍秋風今又起岑參千樹山家王起村映寒原

日已斜元稹客無所託李五夜颼颼枕前覺劉禹錫覺坐而

思愈不為愁人住少時論

采桑子秋夕度穆陵關

穆陵關上秋雲起元稹習習涼風蕭穎士於彼疎桐宋撼撼淒

淒葉葉同融平沙渺渺行人度劉長卿垂雨濛濛元稹此去何

從宋之一路寒山萬木中韓偓

菩薩蠻秋夕陪劉增美中丞飲治源亭子愛其山水

遙看一處攢雲樹王維秋花錦石誰能數杜甫犬吠水聲中李白回

流映似空盧照綠陰生畫靜李應亂竹開三徑孟郊未惜馬

蹄遙杜甫看余渡石橋宋

又

幽栖地僻經過少杜甫沙頭雨染斑斑草白居易隨意坐莓苔杜甫

清風松下來孟浩然鍊金歐冶子杜甫但有寒泉水王維臨眺獨

躊躇杜甫當看越絕書高適

又

數株門柳低衣桁岑參隔牖雲霧生衣上王維森木亂鳴蟬杜甫溪

風為颯然同吏人橋外少同處處聞啼鳥孟浩然何必武陵

源高適都無人世喧李白

又

山公醉後能騎馬李白銀鞍却覆香羅帕杜甫回首白雲多同依

依奈別何白居易可憐游賞地姚合寂寂深煙裏司空圖只想竹

林眠杜道遙不計年李

又題畫

柴門流水依然在胡更看絕頂煙霞外薛路盡有平沙于無  
村不是花張身心塵外遠崔蕭蕭散林亭晚一到且淹

留李自由中自由賈

又題徐式光山南讀書圖

每嗟塵世長多事羅終須揀取幽栖地陸只在此山中賈  
由來趣不同孟地寒松影夏張種竹文加翠甫遠遠出人

羣楨朝朝見白雲姚

卜算子夜過高漢思書屋

深柳讀書堂劉春暗水流花徑甫愛向沙頭把釣竿武蕩荷葉  
藏魚艇岑雜樹晚相迷甫煙鳥栖初定孟認得詩人在  
此間劉醉月頻中聖李

又泛舟橫塘

春恨幾徘徊楊無限青青草甫莫為輕陰便擬歸張輾轉  
傷懷抱孟野渡亂花飛司馬風暖聞啼鳥高多少樓臺  
煙雨中杜看竹誰家好劉長

又早春闌思

羅袖拂寒輕崔玉管朝朝弄張一樹寒梅白玉條張逐吹香  
微動吳明月坐來生顧在遠岫凝氛重楊樓上花枝  
笑獨眠劉好作鴛鴦夢李

巫山一段雲浪江道中

曉鷺棲危石蕭風榆落小錢張綠楊如髮兩如烟崔兩岸  
子規天張浦樹遙如侍張雲沙靜渺然甫落霞紅襯賈

人船莊風正一帆懸王

又題毛子霞小像

賦料揚雄敵杜詩傳謝朓清李凌雲筆札意縱橫甫到處有  
逢迎王老得滄洲趣劉歸來物外情周儼然天竺古  
先生王圖畫表冲盈孫

好事近飲蓮子湖

春氣滿林香王水泮寒塘始綠卓目送迴汀隱隱陸龜十  
餘竿野竹方衛娘清轉邊雲歌羅山月皎如燭韋若向  
陽臺薦枕王得明珠十斛李

柳含煙春游憶青士天自

船緩進易就花枝上別路青青柳發周千條金縷萬條絲  
劉馬復參差盧兩見梨花歸不得趙昨日老於前日白居  
不堪愁望更相思張落花時白居

清平樂春感

平陽花塢李寂寞春山路甫花亦不知春去處王黃鳥懸纈  
芳樹胡孤舟日暮行遲劉長花開花謝相思韓世事不同  
心事劉何年更是來期胡

又雨中夜度蕭山

淒其以栗蕭四望都無極劉煙葉蒙籠侵曉色白居不願  
石郎戴笠段十點五點殘螢子蘭有風有兩人行王借問  
山陰遠皇遙聞擊柝山城蘇

又玉泉山寺招僧青兼徐方處不至

津流竹樹張暗指人家去沈欲識桃花最多處獨孤百轉  
宮鶯繡羽史乘閒莫厭來重陸殿前殿後花紅王暹美

人子不見陳子昂抱琴好倚長松王維

又維揚春暮

春融豔豔韓愈燕外晴絲卷甫回首夕嵐山翠遠李紳芳草落花無限丘比來寒食佳期鮑防風臺水榭逶迤蘇軾楊子津頭月居易

下白居易遊人處處歸隨陳元

又同程穆倩孫無言泛舟紅橋

鷺和蝶到張南史秀發王孫草陳祐借問春風何處好杜牧乍逐東西傾倒張南史曲水竟日題詩杜牧爽槐陰柳色通遠羅維且願相留歡洽張籍欲去不去遲遲子蘭

又送李天生還關中

環山繞野白居易驛路飛泉灑王維還把玉鞭鞭白馬張籍取酒蝦

暮陵下謝良渭水處處流漸同登高望見昆池范登更愛終南灞上呂五陵共獵秦祠吳珣

秦樓月春思

風颺颺溫庭筠桃紅李白花參差蘇頌枝條鬱鬱上官淑景遲遲樂章青樓珠箔天之涯盧仝清風明月遙相思王勃重吁累歎王維識者其誰韓愈

更漏子京口晚望

秋風清李白秋色白李賀瓜步寒潮送客劉長卿望極浦王維度飛梁盧照吟詩秋葉黃甫幽蘭露李賀香楓樹皇甫冉吠犬鳴雞幾處同蒼翠晚劉長卿染羅衣李賀鳥還人亦稀李白

阮郎歸春閨

南園春色正相宜張謂蜂雄粉蝶雌李商水邊楊柳綠煙絲楊巨長條踈地垂沈佺草淺淺溫庭雨離離同花開花落時

湖

薛收將鳳紙寫相思李商雙蛾翠眉武平

河濱神大孤山神祠

川上晚蕭蕭張諤楚地連山寂寥李商女蘿山鬼語相邀李商青山暮暮朝朝劉長卿樵子眾師幾家住甫鴛鴦一處兩處文潮至尋陽回去張繼風淒淒子夜兩王維

又如女祠

山木女郎祠王維西路翩翩去時韓翃綵幡新翦綠楊絲韋槐花點散眾思陳元練帶平鋪吹不起李賀漠漠黃花覆水朱繡領任垂蓬鬢杜牧含情咫尺千里魚

又長水三姑廟

花下蝶微飄陳頤江草綠草迢迢杜牧一渠春水赤蘭橋溫庭空餘淚滴寒潮劉長卿野廟向江春寂寂李羣清川永路何極劉長卿望盡青山獨立盧綸紅桃處處春色魚

又兩度石湖

漠漠復霏霏李紳楊花暮雨霑衣劉長卿兩涼頻見鷺鷥飛鄭采蓮艇子撐歸皮日風翠暗來空覺潤溫庭鳥向平蕪遠近劉長卿綠倒紅飄欲盡陸龜傷心朝恨暮恨寶弘

風蝶令送別

北斗分征路徐夤南橋列祖筵徐知生憎柳絮白於縣杜甫明日行人已遠劉長卿騎連連王維詩憶傷心處甫杯銜欲別前韓愈好花爭奈夕陽天張惆悵青山淥水韓愈急回船李康賣花聲紅橋後游寄陳村翰周

雁窩小紅橋白居易惟以招邀蕭穎一渠春水柳千條白居易正是江南好風景杜甫煙月迢迢韓孤夢楚山遙許各自無聊

是江南好風景杜甫煙月迢迢韓孤夢楚山遙許各自無聊

是江南好風景杜甫煙月迢迢韓孤夢楚山遙許各自無聊

轉 玉人何處教吹簫杜牧客路不歸秋又晚張翥木落蕭蕭林

鷓鴣天燕臺送陳左源還吳

與客提壺上翠微杜甫蒨庭蕭瑟故人稀王之扁舟不獨如張

翰杜甫先達誰當薦陸機劉長卿相勸酒李賀速將歸王建重嗟筋

力故山連那堪回首長洲苑李嘉祐惟有年年秋鴈飛李

又 嶧山

天半羣山孤草亭杜甫下方雲雨上方晴馬戴笑拈霜管題詩句

元 開向春風倒酒罈張翥喜嘉客顏真展幽情上官紫迴

樹石罅中行方他鄉就我生春色杜甫此地纔應聚德星薛

又 鏡湖舟中

南國佳人字莫愁莊步搖金翠玉搔頭武元平鋪風簾尋琴

譜皮日醉折花枝作酒籌白居易日已暮耶大水平流白居易

亭亭新月照行舟張祜桃花臉薄難藏淚韓桐樹心孤易感秋

又 訪舊

一丈紅薔擁翠筠李商晚來林鳥語殷勤白居易松間明月長

如此宋之石上青苔思殺人類章臺柳韓鬱氛氲李濕雲

如夢兩如塵崔紅箋漫有千行字裴祇是相思秋復春李

河傳裴

花片張南深淺同半山晴皎落月殷勤早鶯賀楚歌吳語嬌

不成李多情劉長時時聽一聲白居易偶值門開暫相逐元

聲斷續盧過盡重重屋白居易臨高臺王重徘徊清酌來無

留君醉一杯戴

玉樓春簾內美人

江煙濕雨鮫綃軟李粉時交合歡扇李千回相見不分

明王建乍去乍來時近遠韋石家蠟燭何曾翦李五夜

漏聲催曉箭南不如眠去夢中看貞誰為含愁獨不見沈

又 燭下

兩滋苔蘚侵階綠李風動落花紅款款元愛君簾下唱歌人

白居易 初卷珠簾看不足權何當共翦西窗燭李美酒

一杯聲一曲李不知含淚怨何人張賁料得也應憐宋玉李

又 小樓

小樓深巷敲方響錢兩兩紅妝笑相向崔本來銀漢是紅牆

李商 欲上仙城無路上顧年光到處皆堪賞孫南陌東城

詎來往權更無消息到今朝劉秋思冬愁春悵望白

又 畫圖

劉郎已恨蓬山遠李金谷佳期重游衍王傾城消息隔

重簾李自恨身輕不如燕孟畫圖省識春風面杜比目

鴛鴦真可羨盧一生一代一雙人王相望相思不相見王

瑞鷓鴣春

尋春何事却悲涼王半掩朱門白日長莊已恨流鶯欺謝客

溫庭 不令仙犬吠劉郎唐女蘿力弱難逢地曹戲蝶飛高

始過牆合誰與王昌報消息李銀釵斜背解明璫裴

又 別思

春橋南望水溶溶莊半壁天台已萬重許心寄碧沉空婉孌

劉語來青鳥許從容曹更為後會知何地杜難道今生不

再逢韓最憶當時留識處溫桐花暗澹柳惺忪元



又感舊

謝家輕絮沈郎錢李商風景依稀似去年韋石瀨雲溪深寂韋寂韋綠牕紅淚冷涓涓李落花不語空辭樹白居易明月無情却上天逢還有些些惆悵事白居易而今重說恨絲絲韋

虞美人雲中送俞右吉之鄴下

來時萬里同為客文廣武原西北張看看北雁又南飛肩慎莫愁思顛顛損容輝王無端更渡桑乾水賈行路難如此杜蕭蕭羸馬正塵埃羅煙裏歌聲隱隱機入叢臺上官

南鄉子舊許

川闊遠天低戎垂柳陰中白馬嘶秦君過午橋回首望劉錫東西依舊煙籠十里隄韋北渚對芳蹊姚自在嬌鶯恰恰啼甫腸斷舊游從一別沈尋溪嚴不是花迷客自迷李

踏莎行中秋席上送吳孝廉南還

積水深沉盧平原廣潔張夕陽照箇新紅葉司空秋風滿樹鵲南飛韓不寒不暖看明月徐風月相知昭故人離別顧況世間惟有情難說同百壺那送酒如泉甫但須茗芋酬佳節杜

臨江仙客東 歐懷歸

何處春風吹曉幕顧蠻江豆寇連生韓故鄉七十五長亭杜欲尋芳草去孟不遣柳條青李自是不歸歸便得崔津頭日日人行皇可憐寒食與清明明落花相與恨皇江樹遠含情宋

又峽中望飛來寺

兩岸青山相對出李至深至淺清溪李寒猿啼鳥一時啼白居易泉聲咽危石王草色引長隄冉乘輿輕舟無近遠至人隨流水東西劉夜深臺殿月高低杜橋回忽不見參山木萬株齊劉

又寄題澹公丹霞精舍

蘭若去天三百尺岑參生涯一片青山顧朝看飛鳥暮飛還李愛茲山水趣閻還肯到人間張風景蒼蒼多少恨劉猿聲南接荆蠻楚樹深藤老竹迴環白居易何時一茅屋甫吾黨共追攀賈

又汾陽客感

無限塞鴻飛不度李太行山礙并州白居易白雲一片去悠悠張若飢鳥啼舊壘沈古木帶高秋劉永夜魚聲悲自語甫思鄉望月登樓魏離腸百結解無由魚詩題青玉案通淚滿黑貂裘李

又胡天峻移居審山寄之

新買雙溪定何似王條桑種杏何人皇園收芋栗未全貧甫水迴青嶂合孟山逼畫屏新李詩酒尚堪驅使在甫經過北里南鄰王性情懶慢好相親白居易遠尋留藥價甫小睡凭藤輪上

又懷歸寄周青士 綴天自

流落天涯誰見問韋一生判却歸休柳漁竿消日酒消愁宗高黍苗侵野徑盧竹樹繞春流張想得故園今夜月錢應先照西樓韋擎煙聞弄箇漁舟陸名山思徧往月作意共君游孫

南樓令

香夢媚紅滋徐彦微芳不自持張九陟秦臺上官俯盼喬枝  
同獨倚闌干正惆悵張三月盡草青時韓揮手碧雲期楊  
上獨倚闌干正惆悵張三月盡草青時韓揮手碧雲期楊  
空歌莫莫悲閻落花飛王遠近涼颼宋別恨最深何處寫李  
兩不見但相思李

又春愁

細草綠汀洲李嘉斜陽下小樓村一回來白居易使我生憂韓  
記得玉人春病後能生枕上起看頭扶此意重悠悠楊  
此情非自由顏笑春風白胡不為留韓欲寄相思千里月  
杜君不見曲如鈞齊

蝶戀花 春暮

滿眼流光隨日度元稹晨往東臯王花雜重重樹杜最是一年  
春好處韓王孫不耐如絲雨高欲訪桃源入溪路王昌臨  
水鳴琴宋不覺芳洲暮韓落日已將春色去李昌生憎燕子  
千般語王

又錢塘觀潮

楓浦客來煙未散許如訴如言羅漸落分行鴈李解道澄江  
淨如練李白風翻白浪花千片白居易細雨濕衣看不見劉長  
浩汗連絲張希地闊平沙岸杜信宿漁人還汎汎上富陽山  
底樟亭畔白居易

又閒適

帳裏爐香春夢曉韓雀噪荒村王花落知多少孟浩寂寞柴  
門人不到王橋邊日看芳草韓小舫一艘新造了白  
易有竹千竿上水葉分蓮沼高正行處便吟君莫笑韓一生

飲酒花前老

江海茫茫春欲徧劉長草細堪梳李野色寒來淺羅向晚因  
風一川滿韓蘭閨柳市芳塵斷王越女含情已無限  
羊士 杉篠萋萋蕭天畔登樓眼杜此夜斷腸人不見顧紗  
牕只有燈相伴悅

魚家傲 贈別

花面鴉頭十三四劉萬調箏夜坐燈光裏王行到階前知未  
睡無名揮玉指閻絃絃掩抑聲思白居易會得離人無  
限意韓杯傾別岸應須醉羅曾向五湖期范蠡莊幾千里盧  
如何遂得心中事劉

十拍子 同李武曾潘次耕蔡竹溝過玉泉山寺

上苑離離鶯度平前溪漠漠花生周溪畔數鷗閒不起文  
主馬上吟詩卷已成法振千山冰雪晴盧魚網平鋪行葉李  
板橋人渡泉聲顧行殿有基荒薺合許竹塢無塵水檻清李  
李商 偏傷速客情韓

天仙子 惜春

何許相逢綠楊路劉馬萬疊春波起南浦張碧雲芳草兩依  
依韓君莫訴無名相思苦勃况是青春日將暮李昨夜東  
風還入戶元燕子不歸花著雨韓今朝誰是拋花人李春  
已去建留不住李此地獨來空繞樹韓

又喬柱史壽詞

秋水纔深四五尺杜湖館條然無俗客裴夷種松皆老作龍  
麟王輪一隻白居易鶴一隻吳周步一池消半日林顏貌只

如三二十歲年來漸覺鬢黑鬢人間豈不是神仙劉熱毫

風入松韓別

楚腰纖細掌中輕杜出水舊知名李商數聲風笛離亭晚鄭

猶宛轉陸士久住雲駢樂獨坐天邊初月賈殷勤遠別深

情維維流年堪惜又堪驚叔秋水綠痕生源魂銷事去無

尋處李西陵下李蕭颯松聲略容惆悵空教夢見惟如何作

得雙成魚立

滿江紅春日懷歸

燕燕于巢顧卷翠幕李花張錦織潘芳菲節柳光風轉蕙樂

漏添遲日韓世事浮雲何足問王簾前春色應須惜參勸少

年李放意且狂歌翁承陳瑤席維春向晚劉禹日西夕李

閒從倚融吳長思憶韓只將琴作伴白居東西南北賈鄉信漸

稀人漸老譚流光易去歡難得鮑早歸來甫杜已是十年游喬

江南客潘

水調歌頭暮春山居

返景照疎雨李白層閣有餘清蘇浮雲卷露靄盧獨樹花發自

分明甫池北池南草綠王共握手而相顧徐遠近聽泉聲王

野果新成子岑山鳥自呼名宋之入寂寞盧全山塊盧照

水澄泓顧況有竿斯竹蕭類無數春筍滿林生甫酌酒會臨泉

水維求壽藤與蟠木元結扶汝醉初醒甫宛是野人也維無事

亦無營張九

又送孫無言歸黃山

溪水碧於草岑輕柵理還柳賀知故山南望何處李嘉三十

二蓮峰李懷宇宙以傷遠陳子送飛鳥以極目李長揖古人

風王駟意氣百年內賀遂心事一杯中高碧煙上沈佳觀

瀑布任舞蛟龍賀白雲千里萬里劉長日色冷青松王攀石

壁而無據盧點撫桂枝以凝想徐賢魚鳥去來逢李誰識巢

居子陳子但訶鹿皮翁甫杜

滿庭芳春暮入雲門山贈月公

逆筍穿溪成陰槐翳柳蕭韻年華近過清明韓高深葉暖賈

路入亂山行劉長天下只應我愛白居雲門寺甫薄地躬耕

維杏容與顧深林倚策取高興小蓬瀛崇吾師無一事李

松門石磴易日繡澀苔生李喜無多屋宇甫自足怡情上官

夜後邀陪明月元龕燈斂說成印火熒熒復希開中好鄭綠

樽翠杓夷陵何忍獨為醜王

歸田歎柯翰周見過村舍夜話即歸朝歌

寂寞江天雲霧裏甫破屋數間而已矣韓風光便是武陵春

方逍遙自有蒙莊子趙起來花滿地清清溪一道穿桃李

維闌前軒顧真田風拂拂李得酒且歡喜韓盤餐市遠無

兼味甫客到但知留一醉李濁醪醜飯任吾年杜憑君莫話

封侯事曹外物非本意顧世情付與東流水高通為君題參洞

天石扇李丘壑趣如此錢起

沁園春送曹子穎學士還南澳

草堂去來白居有橋有船同有蓴有魚蕭籊又不得朝謁白

易趣伴江海易孤縱心放志白居易丈室安居釋明月清風居

子繡林錦野秋水浮階溜決渠甫人來去劉長問家何所

有頌李吾亦無餘易夜歸讀古人書韓一日日白居鈔詩

付小胥杜任頭生白髮白居易物兮無累羅歌齊曲韻王道著

清虛范堯松桂為鄰上官煙霞問訊同聲利從來解破陸龜

鸕鷀李白儻有人送否王維每駐行車張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書一

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即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為古文辭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羣索居為過蓋切磨者寡則忘心乘之又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僕之將游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文曰其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懔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為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槩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

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僕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潛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絀釋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表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邪否邪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并示近製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 與查韜荒弟書

與韜荒別六月矣前行至長洲時曾寓書左右以古文辭相勗不審別後進德修業能直詣古人堂奧否文章之難古今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驅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蓋寡二子又未盡其蘊以死僕誠痛之比來京師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視者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況夫與古人方駕者哉既又自念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有靳已則自棄而厚望於人非大惑歟由是日取六經諸史及唐宋元明諸家之文讀之惘然若有所遺亡而恍乎其有得也雖未敢遽附乎作者其於二子之文蓋或庶幾焉及之所能憾者與韜荒相去四千里無從討論得失不知是非果有當於作者否也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韜荒方在壯年又樂於取友吾黨之士可語者不乏相觀而善

以底於成則惟韜荒是賴夫天之生才非必千里一賢百里一士恭布而星羅之蓋嘗聚於一境之內孔門四科遠者惟言子一人其餘類皆齊魯宋衛之士而廬陵南豐臨川近在數百里之內至者山蘇氏乃萃於一門韜荒在吾黨試與二三子相勉無倦士貴立志既立而業不成未之聞也然後各出其言務勿戾於聖賢而有裨世教使吾黨之文振起一境之內豈不盛哉其言之不忤恃韜荒之助我也

###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飢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爲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替之無相俛偃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爲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汗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爲教如此魏晉而下指詩爲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爲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爲詩也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

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強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今世之為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為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曲愈下辭未終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為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為述祖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為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僕自至大同未嘗為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謹錄雜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與念祖同舟而來中忽相失不禁悵悵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為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麟為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為南乎僕少時為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麟之體既而大悔以為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

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為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為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為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為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萬華恒岱之巔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為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悽悽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與顧寧人書

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翁山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之上僕之於文譬猶秋蟬俟蚤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爾夫人所尚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既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卷字音義之謬證以簡子采芩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轡諸篇凡零今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

有疑焉采本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需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爲蓮猶夫茄之爲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維宣戎有先靈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憐而非鄰矣夫鄰之與憐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聞足下將攜是書刻之淮上故以是聞於左右僕之言本無足採足下試因其言而詳繹焉亦未必無小補也

報汪荅文戶部書

鼻鼻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游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熱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執事不拒纒纒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其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爲喻鼻鼻受而讀之始而慚旣以感泣然不知涕洟之被面也古之葬者書賵於方書遺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爲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闡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

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辱論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曆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尚書子謚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爲圭臬其地閩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頰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蓋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恒人之情方益誦詆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邪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爲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鞫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泝澣洗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飢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狗人之指爲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

否邪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憐於心以為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為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泔泔洗焉爾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修之入聊分銖兩為卒歲之需傳天自己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為足下勉之而已

荅孫侍郎書

昨酒間以玉劍相示彘尊疑不能決歸而中夜輾轉思古經籍所載未之或聞疑古琰圭之屬因作釋圭一篇以獻先生不罪其妄賜之手教甚溫殆孔子有取狂簡之遺且報且悚欲默而不言慮無以荅循誘之盛心故敢復奏記於左右來教云圭下不應有一孔考鄭康成注周禮謂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賈公彥疏其義則云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着瑑而圭亦在六玉之中則其有孔不足異也來教又云元人大朝會陳玉斧於酒海前斧亦殷時物斧可玉則劍亦可玉夫彘尊之致辨非劍者以玉劍之未見於經也若玉斧則記有之矣明堂位曰朱干玉戚注以為戚斧也春秋傳曰鉞鉞鉅鬯詩曰干戈戚揚釋者以戚為斧以揚為鉞蓋其大小異名則元人所陳正記之所云玉戚是已彘尊不學狃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不敢遽定其有伏惟先生深思好古當世博物之君子無以

踰焉願更聞玉劍之義俾小子知所裁勿令釋圭之言貽笑於世斯幸甚矣

與越辰六書

七發廣陵之曲江即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狎節伍子之山通屬骨母之場注以為骨母胥母之譌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曹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塘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為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戴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也比見足下榜門書廣陵濤字流俗相沿無足怪特不宜誤自足下故以奉聞惟垂察

與魏善伯書

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為僕序集唐詞藁舉太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揚州不謂浙江徑返然古人相知有交深謀面之前者不在合并之速也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第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多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於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音靜之韻集是已此外此周研張諒



段弘王該李繁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三四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為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為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間毛晃之增韻出廣韻久而漸廢蓋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并為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存特劉氏之韻爾顧目為沈氏書加以詬誡其母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為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思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思歸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為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於韻之本位豪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於此取古詩書篇什悉以己意紊之或見而恚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可不可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爾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或家狄道或家河東或家頓丘或家臨沂或家臨淄或家沛類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至正韻成樂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為馱古蠻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為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報

願附譚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恒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為不足介意也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觀夫昏者乎娶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于買妾有賈百金者若欲落管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為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別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磬諸以魚飼狸以肉餵犬于兄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為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一

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或家狄道或家河東或家頓丘或家臨沂或家臨淄或家沛類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至正韻成樂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為馱古蠻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為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報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書二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彝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懷懍懍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老一也或為之志或為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與獻王於廟存之則為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

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厥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彘頰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行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颯頰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訛謬彝尊不敏鹿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庫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日者上書蠶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斂闕闕相見有啐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謂以虛受人矣彝尊嘿而不陳何以荅閣下之慰誨乃復破墨伸紙載布腹心冀閣下垂采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農唐之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黃盅危於幅呂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於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錄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方上於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

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曆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二六七然地志具存著於錄者尚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

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閱之書凡可資採獲者俾各疏所有捆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為一目或倣漢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為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尋於以采摭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遼金史索綯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錄正史而外雜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藁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藁宜速此則尋尊之所不識也昔于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為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為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為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為

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劬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林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林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為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汭陳基胡翰貝瓊高啓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為期啜止同館諸君勿遠呈藁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為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當更此呈一藁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糶雜揉故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况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改圖焉倣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彙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藁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違尋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為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却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橐廢為庶人是冬齊王榑有罪名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為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陞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警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罪之中縛之一二獵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為而謂智慮絕人之燕王為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寔遣之姜清祕史据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曰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為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為帝曰吾異日渡江即入京見吾親比為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

闔宮自焚中使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未有不為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尋尊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為異而乃誣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為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為帝祝髮既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啓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即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為景先者持鐵棒啓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邪荅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為一族戮之此則三家邨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峰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為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迨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邨夫子不知九族尚輕三族為最酷而造為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

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頫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爲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縉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執泰子澄至闕同磔于市所勝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閔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遺戍者又二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餉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曆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點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傳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據傳聞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噓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澤州公解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爲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昇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慙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茹瑞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爲致身錄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駁之矣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者以革除

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爲實以僞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

###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閣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彙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尊尊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實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爲麓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歧塗黜寓軒輕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舉尊前書所云體例不

必浴醵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僇味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再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未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為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行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語笑無間唯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曆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為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為匪人懷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為敵久而假官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為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為偽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

勝道者已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尚書事請冊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冊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為側目其後冊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冊立東宮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閭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纖悉具錄獨于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秉為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平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羣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裨官驕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閣下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長編成於李燾其言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故國史官文書而外家錄野紀靡不鉤索質驗旁互而參審焉無妨眾說並陳草創討論而會於一今則止據十七年

郎報綴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夫秦之體例矣家錄野紀雖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詮次而後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又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化封疆將帥率以愛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煥之死錢龍錫之獲罪負天下之至冤而黨人恨不食其肉非

親

太宗實錄何由知計出於反間乎蓋以本朝檔子合之崇禎邸報遠不相蒙是必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至於甲申寇難朝野相傳謂懿安皇后不死然

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啓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莊烈愍皇帝之謚定自本朝而野紀紛紜或書思宗烈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端皇帝宜以後定之謚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殉難諸臣俱經錫謚應特書於傳後而內官從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俊其實則王承恩

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徵矣又蕭田王公家彥以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難見聞者無異辭乃順治九年

章皇帝軫念殉國諸臣特命禮部錫謚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禮者獨遺王公不與謚豈非闕典也與側聞順治二三年各省巡撫題報崇禎間死事諸臣方之野紀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閣下奚不請於朝暫假

文皇帝

章皇帝兩朝實錄亟令史館監生謄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

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補也不然以宜書者不書是編出覽者將謂識大識小無一具焉可不深慮也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三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書三

山東巡撫張公書

彝尊聞之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周公孔子是已孔穎達曰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蓋古之語道統者必兼周公孔子東漢永平二年命辟雍郡縣學並祀周公孔子唐武德二年亦詔國子學並立周公孔子廟至永徽中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逮顯慶二年依羣臣議以周公配享武王始專祀孔子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謚孔子曰文宣王謚周公曰文憲王追崇之典並垂國史夫堯舜禹湯之道自周公傳之文武之德周公成之詩書禮樂易自周公制作而續述之有周公繼往開來於前斯孔子集大成於後皆功在萬世者也孔子之裔自漢以後或為大夫或為君或為侯或為公其支子為五經博士或知仙源曲阜縣事代有顯爵獨周公子孫唐高祖雖博求其後究未爵以官祥符幸魯僅一表其門閭而已彝尊昔謁孔林望見周公廟在曲阜縣治東北三里詢其子孫猶聚族而居蓋自伯禽少子魚封于東野有田一成因以為氏其譜牒有東野志世次可考及伏謁廟下豐草不除檐棟悉壞惟垣牆尚蔽行路而已因言之巡撫劉公芳璣請立博士公即屬彝尊代為作奏將聞於朝矣吏言前巡撫周公有德曾請而不允劉公不為奪也會柯給事書疏請以方孝孺從祀孔子之庶為部臣駁詰幕客以此阻公公乃不果彝尊至今有餘憾

焉伏觀孔氏弟子顏曾仲孟皆立五經博士下至宋儒二程

子朱子亦皆有博士世襲而先聖周公反不得下同於有宋

諸儒於義有未安者茲遇翠華東巡褒崇先聖之日執事

試以上請度無不允擇東野氏之宗子授以五經博士世

襲其爵以奉祀周公俾千載之下大書特書曰立周公後為

五經博士自康熙二十三年始百王未行之典自執事請之

皇上允而行之豈非不朽盛事哉然端愚之見竊慮復有阻

執事者魯經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執事曩居言路知無二不言

天下之大勇無過執事故敢以是言進惟留意焉

是年夏在張公廟中公得書即草奏置行策中乘間欲上而東野氏裔沛鄉迎駕直前

天語甚溫公謂殊慰宜出自上達焚其筆男昆田謹識

與胡解元書

秋試得足下卷時文爾而不苟如是信足下能道古者比相

見有恂其容有藹其言益喜心賞之不謬既退足下遇僕熟

客於塗告以僕對門下士不當呼兄又足下自稱門生而僕

不應以是致疑僕過矣從乎俗也昔者孔子於其徒曰歲曰

由曰求曰雍曰回曰柴曰賜曰偃曰赤曰商曰須曰參曰師

曰子曰棖皆直呼其名至孟子則不然樂正子高子公都子

萬章公孫丑陳代彭更第稱曰子孔孟相去僅百年爾而習

俗之移人已若是雖聖賢不得而反古也至若門生弟子之

稱蓋有別矣歐陽子曰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

人論語為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

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



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佃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生弟子之別也僕年少日見師於弟子無稱兄者習俗之移人僅三十年事爾僕未嘗不愾歎其非而不能力行古之道甚慚於足下因次所聞聊以解嘲亦以見僕之匪得已也

報徐敬可處士書

辱示春秋地名考採擇羣書援據精確嘗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徐得之之記未寓於目足下書成可以無憾矣以僕蒙滯安能有所是正惟於名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名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名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名公爲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爲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駁正之者也至足下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考之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名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惟因記有封黃帝後于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于薊又封名公彙于燕燕之子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名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強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

之後封于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名公于薊之二說者僕益疑之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既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後亦黃帝之後於袞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名薊與北燕本一而已足下以爲然乎否乎惟再示之

荅胡司臬書

讀執事之文其辭闕以達其體變而不窮邇來教悽悽抑何其語之謙也古文之學不講久矣近時欲以此自鳴者或摹倣司馬氏之形模或拾歐陽子之餘唾或局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輒高自位置標榜以爲大家然終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詆謀隨之矣僕之於文不先立格惟行己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恒自笑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於後耳雖然僕之爲此非名是務也實也其於文也非作僞也誠也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爲唐法乎唐不失爲宋於理誠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而柳子厚論文亦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王禹偁曰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季塗曰經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僞而歸於有用執事誠欲以古名家則取法者莫若經焉爾矣經之爲教不一六藝異科衆說之鄂大道之管得其

機神而闡明之則為秦為漢為六朝為唐宋為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至於體製必極其潔於題必擇其正每見南宋而後士人文集往往多頌德政上壽之言覽之令人作惡此固執事之所不屑為而僕恐有踴執事為之者冀執事力為淘汰斯谷園之編足以不朽矣

荅閻徵君書

曩在都亭與足下遇卒然問僕以闕里之名所始僕無以對也蓋不自知汗之流於背矣茲得手緘以四書釋地一編見寄發函讀之其詮石門謂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者是抑何詳且複也繼以闕里一條謂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僕竊疑之記亡友顧寧人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郭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為地也未必密通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為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關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見曰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為

誤矣夫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關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寧人肇域志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去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關里字也傳有之矣審問之明辨之僕非敢與足下辨也夫亦審問之足下而已惟鑒察

義也自識

荅蕭山毛檢討書

日者王百朋秀才過梅會里語及書今古文本未既行慮其未晰乃遺以書中及魏博士高堂隆所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朝一十五字證重華以上九字不始於大航頭鄙見思移此文置在璿璣玉衡之前為舜典之首然不敢自信即屬秀才質之左右隨接足下書疊疊數百言援孟子史記前後漢晉書謂堯典當至四海過密八音而止自此而下則為舜典足下之言是也僕已悔前言之失矣來書亦云姚方輿本二十八字不始於大航頭第謂魏王肅注古文尚書晉范甯注古文舜典俱有其文則僕以為不然當梅蹟奏上孔傳時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今文堯典從慎徵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其後范甯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故正義曰舜典亡甯甯為解時已不得焉又曰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徵已下為舜典之初其云補以王范之注者蓋言慎徵已下之注也是時方輿之書未上此二十八字王范安得有其文而注之矧王范所注本皆今文也乎足下摺釋文序錄信二十八字

出之王注然陸氏言方輿所上止十二字其餘一十六字乃曰或此下更有云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其辭若有深疑焉使濬深哲知等訓果出之王注則亦何必施以聊字及無施也字足下截而取之恐非釋文致疑之初義矣陸氏序錄於書傳以孔氏爲正惟舜典一篇用王肅本二十八字之訓無一錄者明非肅注也然則今學官所頒大航頭二十八字注者爲誰吾意開皇後得方輿本爰取其所造孔傳實之其餘仍用肅注想當然矣由今論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自不必復濟南生之舊當如足下之說以月正元日爲舜典之初與其冠以方輿之文不若取信高堂隆之議蓋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近於有心作僞而濬哲已下方輿不以奏上殆未必盡出其書故構昧之見擬以隆一十五字冠之篇首雖建皇二字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於四岳以下則授政之大端也敢再質於講席僕見近時攻古文尚書者一足下力爲孔傳辯冤愛惜古人已至若因梅賾之冤而并欲白方輿之冤則天下皆冤民而辯之不勝其辯矣僕非好爲難駁也朋友相規於分則爾昔者陳君舉嘗撰毛詩解詁以朱元晦集傳去序爲非元晦移書求其說荅云公近與陸子靜辯無極矣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某未敢注詩不過爲門弟子講說今已毀棄之蓋不欲滋其辯耳或謂君舉善全朋友之道然責善之義謂何足下行年八十矣僕今亦七十有四舉一時尚乃錐鹽穀紛爭子母之利而頽然二老翁獨以經義相考證即鄙言未合度足下必一笑置之斷不效朱陸之踴躍聚訟也

寄禮部韓尚書書

行宮側獲侍履約先生把袂慙慙素尊尊著作鼻尊自知情味見棄清時老而阨窮兼又喪子無以遣日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做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絕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必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而以通說終焉易書二經已經刊就餘以乏力中輟近又輯明詩綜百卷亦就其半此外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錄雜草創而未成也所擬詩古文義取辭足以達未嘗有模範於胷中而後下筆聊以自娛而已是以海內月旦凡名家大家要不得與其列乃先生當代宗匠忽焉賞及之此昔人所云得一人知己可以無憾者也緣已刻未刻藁未免太多慮不足以傳遠尚須削繁剔繆存其十五然後繕錄上呈記室當以秋冬爲期泰山孤生之竹嶧陽半死之桐一遇賞音妄思千古惟先生是賴矣儻賜以大序感德不朽無錫朱襄贊皇襄在都下見其集唐三十律歎爲工絕今歲入霍山纂易草一編見示其立說皆本漢以前書不墮陳圖南邵堯夫窠臼聞先生近注易贊皇適入都謹令其叩講席歸沐之暇試進而討論其言頗妮妮可聽也不宣

荅刑部王尚書論明詩書

兩誦來書論及明詩之流派發蒙振滯總時運之盛衰備風雅之正變語語解頤至云選家通病往往嚴於古人而寬於近世詳於東南而略於西北輒當紳書草佩力矯其弊惟是

自淮以北私集之流傳江左者久而日希賴中立王孫之海岳靈秀集李伯承少卿之明雋趙微生副使之梁園風雅專錄北音然統計之北祇十三而南有十七終莫得而均也明自萬曆後作者散而無紀嘗孰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當嘉靖七子後朝野附和萬舌同聲隆慶鉅公稍變而歸於和雅定陵初禩北有于無垢馮用韞于念東公孝與暨季木先生南有歐楨伯黎惟敬李伯遠區用孺徐惟和鄭允升歸季思謝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羣即先文恪公不以詩名而諸體悉合竊謂正嘉而後於斯為盛又若高景逸之恬雅大類柴桑且人倫規矩乃錢氏既為株殺止推松圓一老似非公論矣故藝尊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意在補列朝選本之闕漏若啓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士亦當力為表揚之非寬於近代也郵便奉報摭言吳越備史玉壺清話三書附上諸嗣宣不備

與修太守書

伏聞執事下車首崇學校將有事于釋奠先期演習樂舞生教以執籥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弟子穎宮行禮有秩其序有肅其容鄉之父老謂五十年來所未覩僕偶滯吳下未克預觀其盛至于鳩工修治自當為邦人倡雖窶且貧不敢辭也竊念學有鄉賢祠本乎鄉先生沒而祭社之典茲傾圮已久及今不葺將化汙萊祠中主漸剝蝕理宜更作僕考之載記有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則許叔重鄭康成也有謂禮理重則立主士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則徐邈及清河王懌也主之制雖不載于經然

衛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舊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伊川程氏定為主式作主以栗趺四寸以象四時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乃邇者入祠多係封君贈公其子孫富貴利達不循舊章取材舍粟以喬木為之高或三五尺餘塗以金泥巍然坐先正之上非禮已甚度新鬼有所不安神其安于是乎伏惟執事既事修葺宜集其子姓諭以尺度之不可違令彼更造與先民一式斯禮行于鄉不僭不濫祭社之典可永無憾矣希執事垂聽焉

寄查德尹編修書

比得書知校勘全唐詩業已開局近聞足下先取杜少陵作審其字義異同去箋釋之紛綸而歸于一是甚善然有道焉蒙竊聞諸昔者吾友富平李天生之論矣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蒙聞是言尚未深信退與李十九武曾共宿京師逆旅挑燈擁被互誦少陵七律中惟八首與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鄭駙馬宅宴洞中云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盃

碧瑤瑤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入已入風磴靈雲端自是秦樓  
 壓鄭谷入時聞雜佩聲珊珊入疊用三入聲字其一江村云清  
 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  
 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入榉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  
 惟藥物入微軀此外復何求疊用二入聲字其一秋興云昆  
 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入石鯨  
 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入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  
 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疊用二入聲字其一江上值水  
 云為人性癖耽佳句去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  
去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去故著浮查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謝手入今渠述作與同游疊用三去聲字其一題  
 鄭縣亭子云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  
 臨大路去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去花底山蜂  
 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轉傷神疊用二去聲字  
 其一至日遣興云去歲茲辰奉御林五更三點入鵝行欲知  
 趨走傷心地去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去有時  
 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疊用二去  
 聲字其一卜居云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  
 出郭少塵事去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去一雙瀉  
 鴻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去須向山陰入小舟疊用三去聲  
 字其一秋盡云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近在少城隈籬邊老  
 却陶潛菊入江上徒逢素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入劔門猶  
 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入懷抱何時得好開疊用三入  
 聲字此八詩者識於懷不忘久而親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

華證之則過江麓作出江底江不當言麓作底良是多病句  
 作賴有故人分祿米夜月作月夜漫興作漫興大路作大道  
 語笑作笑語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  
 八詩無一犯者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文第三句不  
 應用蠍字作苦炎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文第七句  
 不應用府字作登臨費者是也循此說以勘五言雖長律百  
 韻諸本字義之異可審擇而正之第恐聞之時人必有訕其  
 無關重輕者然此義昔賢所未發出天生之獨見善不可沒  
 也足下能聽信否乎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一

周易義海撮要序

自漢以來說經者惟易義最多隋經籍志六十九部唐志增  
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三部今之存者十之一二而  
已唐賁州李氏合三十五家易說題曰集解南北朝以前遺  
文墜簡藉以得見指歸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集鄭康成以  
下至王介甫易說百家擇取專明人事者編成百卷曰周易  
義海至紹興中江都李衡彙彙凡十卷而附以雜論補房氏之闕略  
發三家目為義海撮要凡十卷而附以雜論補房氏之闕略  
焉其擇之也必精義海失傳而是編傳後之學者所樂得而  
講習也彥平宣和末入辟雍乾道中官秘書修撰尋除侍御  
史改起居郎以言事去國退居崑山聚書講學世目為樂菴  
先生者也

周易輯聞序

周易輯聞六卷宋趙汝楫撰取雜卦反對之義上下二篇各  
一十有八卦每六卦析為一卷附文言於乾坤釋象之後而  
繫辭說卦諸傳皆闕焉余既抄而藏諸笥序之曰易之為教  
本窮理盡性之言自周官掌之太卜筮人而泰以其卜筮之  
書未燔迄於漢孟喜京房焦贛之徒多藉以考驗災異而已  
鄭康成主象數王輔嗣主名理言數者或失之巫言理者或  
失之繫住往得其偏曲而未窮其奧隲焉考之隋經籍志說  
易凡六十九部唐四庫書目益之凡八十八部至宋增至二

百一十三部而是書未與焉可謂詳矣迨後家守程朱之書  
未暇廣究諸家之說久之本義單行并程氏傳亦輟不復觀  
況凡有小異朱子之說為制舉所不取則見者非僅不觀將  
唾而遠之惟恐子弟之入於目此自隋迄宋諸家之撰述日  
至於放失無存也是書晰理而兼詳夫象數援据精洽足以  
益學者之神智萬曆中周藩宗正灌甫曾雕刻行之顧流傳  
者寡惜世無有重刻之者汝楫為資政殿大學士天水郡公  
善湘之子商恭靖王元份七世孫善湘以儒生破李全身歷  
戎馬乃能注意經學六易藁而授之子汝楫不以世祿自矜  
遠游閒服玩之習惟遺編是輯又歸其善於親益以徵宋時  
經術之盛化俗之厚而灌甫亟刻其書雖流傳已少是書實  
藉以無失皆宗室之賢宜附著之以告後之君子讀是書者

易璇璣序

宋之南渡君臣多講易義高宗召荆門朱震論易殿中稱旨  
除祠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賜以告詞數及否泰之義右相  
張浚入朝亦書否泰二卦賜焉于時浚及宰相李綱李光沈  
該皆著易傳而林儵李授之劉翔郭伸王義朝都潔彭與王  
大寶吳適宋大明均以易義經進或令秘書看詳或令有司  
給札或與堂除或補上州文學獨環溪吳氏上易璇璣三卷  
其言易自彖求之卦次求之象次求之文作論二十七篇文  
辭簡奧間以韻語行之類古錄占卓爾成一家言以書犯廟  
諱賞獨不及嗟夫朝之一命再命奚足為儒者重輕而得之  
不得有命焉此嚴夫子董相所以有哀時命文士不遇賦也  
吳氏諱沆字德遠崇仁布衣其沒也鄉人祀諸郡縣學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一十三卷各冠以序吳人俞琰玉吾吏所著也更于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不仕自号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真逸其書草創于至元甲申斷手于至大辛亥用力勤矣世之言圖書者謂馬毛之旋龜文之圻獨叟之持論以尚書顧命文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此易家之異聞也

合訂大易集義釋言序

孔子學易韋編漆書至于滅絕者三乃不以其教其子而與門弟子雅言惟詩書執禮然三經無統論之文獨易有十翼則聖人之注意存焉矣自歐陽永叔謂十翼之說不知起于何人于是學者不能無疑今世所傳程正叔易傳張子厚易說均舍大傳不講而正叔之言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又曰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晁子止則云子厚易解甚略繫辭差詳是張程二子咸篤信大傳者也吾友納蘭侍衛容若以韶年登甲科未與館選有感消息盈虛之理讀易渌水亭中聚易義百家插架于温陵曾氏種粹言隆山陳氏友文集傳精義一十八家之說有取焉合而訂之成八十卷擇焉精語焉詳庶幾哉有大醇而無小疵也乎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嘉其志許鏤板布諸通邑大都用示學者乍發雕而容若溘焉逝矣昔王輔嗣注易每取舊解所悟者多深斥陰陽災異小數曲學專明人事論者謂其獨冠古今出荀劉馬鄭之上

顧官止尚書郎年僅二十四而天說經者恒惜之容若清才逸辨兼工風騷樂府書法即其會粹二書不專言理變占象數並收補大傳訓注之闕雖老儒亦遜焉豈意短命而終讀其書不禁蘭摧而蕙歎也

徐氏四易序

聖人則圖書以作易作易之後不必因圖而易始見也新安朱子著易本義取河洛先後天諸圖冠諸卷首今之學者僉謂舍圖書無以言易矣考先儒之論多以九為圖十為書獨西山蔡氏從而反易之以為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九也蔡氏之說稱本邵氏然邵氏之言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奇為圓而偶為方矣同州王氏臨邛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為圖十為書此邵氏之學也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是亦以九為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橫渠張子曰陽極於九陰終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即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氏之學也朱子報郭冲晦書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有一矣猶主九為河圖後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說迨作啓蒙又詳述其初說而曰安知書之不可為圖圖之不可為書是雖信之而未篤矣處士徐善敬可氏著四易一曰天易二曰義易三曰商易四曰周易凡三十卷其於圖書博采諸家之論而一本乎邵氏程子張子及朱子之初說謂反之則四象五行之位皆若枘鑿之不可合從其舊則不惟位與數各當因

以推夫三易改演之原洪範大衍律歷運氣太一奇門之所  
自出靡不犁然有據焉乃或疑其與朱子晚年之說不協夫  
圖之可為書書之可為圖朱子既言之矣徐氏特因朱子之  
說而發揮之爾亦何悖於朱子哉於是同里朱彝尊為之序

東萊呂氏書說序

東萊呂先生伯恭受學於三山林少穎少穎又東萊呂居仁  
之弟子也少穎所著尚書集解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其孫石鼓書院山長畊稱坊本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  
中皆有之訛以傳訛訪之故家先得宇文氏拾遺一卷後得  
建安余氏所鏤新板又得葉學錄所藏寫本再三參校自詡  
成完書矣而伯恭書說先之秦誓費誓自流以泝其源上至  
洛誥而止殆以補林說之所未及爾門人宗學教授從政郎  
時瀾不知師之微意乃取而增修之非伯恭之本懷矣趙希  
弁讀書附志稱是書六卷康熙壬戌予抄自無錫秦氏凡十  
卷與馬氏經籍考同宋史志藝文云三十五卷蓋弁門人增  
修之書合著於錄也序以藏之笥

雪山王氏詩總聞序

雪山王氏詩總聞二十卷每章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  
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為總聞  
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于四始之首自漢以來說詩者率依  
小序莫之敢違廢序言詩實自王氏始既而朱子集傳出盡  
刪詩序蓋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旨而暢所欲言後之儒者咸  
宗之獨王氏之書晦而未顯其自謂謂研精覃思幾三十年  
而吳興陳日強稱其自成一家能寤寐詩人之意于千載上

要之雖近穿鑿而可以解人頤者亦多也王氏名質字景文  
汶陽人紹興庚辰進士召試館職不就歷樞密院編修官出  
通判荆南府不行奉祠山居有集四十卷

聶氏三禮圖序

六經有圖三禮尤不可少鄭康成阮譔梁正夏侯伏朗之書  
吾不得而見之矣博采諸圖成書者洛陽聶崇義也當周顯  
德中崇義以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與國子祭酒汝陰尹拙  
同察其論祭玉援引周禮正文拙無以難迫宋建隆初考正  
三禮圖表上于朝時拙已遷太子詹事被詔集儒學之士重  
加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書成拜紫綬犀帶白  
金繒帛之賜頒其書于學官繪圖宣聖殿後北軒之壁至道  
初舊壁崩剝命易以版改作論堂之上咸平中車駕幸學親  
覽觀焉斯亦儒者稽古之榮矣乃有賈安宅等言其未見古  
器出于臆度而陳用之撰太常禮書陸農師撰禮象皆以正  
聶氏之失而補其闕遺有詔毀論堂畫壁然竇學士儼序稱  
其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要終體  
本正末能事盡焉則非出于臆度者也永嘉陳伯廣跋卷尾  
云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猶愈于求諸野  
乎斯言得之

丘氏周禮定本序

考工記可補冬官之闕乎曰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為之若  
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  
師屨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  
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蓋工顧可



充司空之官乎典絲則頌絲矣掌皮則頌皮革矣彙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是則凍絲者工也而頌絲外內者考工者也函鮑鞞韋裘者工也以式法頌皮革者考工者也刮摩攻木以爲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工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爲司空之官非矣新昌黃氏皮作周禮說置考工記不解至臨川俞氏廷椿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同安丘氏暢其旨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著爲周禮定本昔人皆言冬官闕一篇蓋讀此而宛如全書馬繇漢迄唐說經者義雖紛綸往往存其疑而不改逮宋元諸君子生千載之後一旦釐正文若朱子之孝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雜卦傳吳氏之禮記以及俞氏丘氏之周禮皆自信而不惑後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數君子之學識苟好奇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誣殆亦難乎免矣丘氏名葵字吉甫隱居海嶼自號釣磯翁蓋宋人而不仕於元者書成時年八十餘可謂老而篤學者也

讀禮通考序

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新辨難若杜預衛瓘素津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行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爲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宜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

者寡於凶事少與昔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崐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葺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揅采之博而擇之精考据之詳而執之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直史館自初喪及啓殯禮無纖鉅

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人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

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華尊因勸公并修吉軍實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華尊風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全書綱要公發凡舉例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

陸氏春秋三書序

唐丹陽主簿趙州啖助考春秋三傳短長撰集傳復攝綱條爲統例助卒其子異哀錄遺彙於是門人洋州刺史河東趙匡損益之而給事中陸淳師事匡纂會其文爲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撰集注春秋二十卷微旨三卷辨疑七卷集注自元已亡而纂例及辨疑微旨三書延祐中從集賢學士曲出之請鈔板江西行省魏晉以前說春秋者創通大義而巳有所未通則沒而不說又或自亂其義自杜元凱以例釋左氏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別爲五體以尋經傳之微旨言

春秋者宗之然猶略而未該至三子書出例乃大備庶乎絲麻冠履之不吝其有功於春秋甚大淳為韋執誼所援得侍講東宮柳子厚因執弟子禮歸安未臨序是書謂子厚文章宗匠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為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以此推陸氏之學要之子厚之師陸氏特出於黨人一時附和正未足以是為輕重也然唐人所尚者詩賦往往未暇究明經義陸氏獨能傳習其師說通聖人之書於後世其賢有過人者當其時蔡廣成以易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蒞以禮強家以論語皆自名其學以顯於時今其書俱不傳惟三子書僅存錢唐龔主事衡圖刻而傳之功不在曲出下矣

春秋權衡序

孔子之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好惡一出於平而已非若後世史臣有所激於中借史以洩其忿也顧說春秋者往往未得聖人之意煩其例苛致其文予者十一誅譏者十九夫有所攘也蓋有尊也有所貶也蓋有褒也今欲尊周而動若王室之非禮欲誅亂臣賊子而先責賢者備亡不越竟即責以弑君不嘗藥則罪以弑父是聖人惡惡之辭長而善善之辭反短比之申不害衛鞅韓非而有甚焉者矣我故於說春秋者義無多取見有刻深之文戾乎孔子之旨未嘗不疾首張目焉及得宋劉仲原父春秋權衡讀之凡三傳有害於義者旁引曲證必權其輕重而別其非是以待讀者之自悟可謂善學春秋者也原三家之傳雖或未得其平由於尊聖人之過求聖人之心不得遂紛綸同異者有之要其所主皆一

百四十年之事若胡安國之傳出言無不純理無不正然其文則孔子之文其事則類指南渡君臣得失斯蓋因述以寓作者矣近乃舍三傳而列之學官久之取士者并舍經而專主乎傳是何異學易者之僅知操錢而卜也嗚呼三傳胡氏孰贏孰縮經與傳之孰輕孰重安得起仲原父立而相其平準也與

春秋意林序

往子與高念祖同舟至天津念祖書篋中攜劉仲原父春秋權衡意林凡一十九卷宋刻甚工時歲在甲辰七月暑未退揮汗讀之舟中未暇抄錄也既而念祖留京師二書為有力者所得予在大同聞之頗以為憾越五年潁州劉考功公猷相遇濟南揖罷亟語予以獲權衡為喜問以意林則無之又五年求之清苑陳參議祺公遂以權衡抄本貽予復從宛平孫侍郎耳伯所抄得意林然後二書悉為吾有原父在當日聲譽與廬陵歐陽子相上下暨弟貢父並以經術聞其說春秋尤長二書之外有春秋傳一十五卷子獲之書賈舟中又有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惜乎不能盡得也予感是書自舟中讀後幾不復遇求之十年乃始得焉而予之為客不自知其已老矣南還之日念祖無恙尚期共讀之兼以二書聞之考功亦足以豪己乎甲寅十一月書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涪陵崔子方彥直自稱西疇居士嘗與蘇黃諸君子游知滁州日曾子開曾為作記刻石醉翁亭側其說春秋有經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友請下湖州取所著春秋傳

儲秘書者于是其孫若上之于朝今其解不可得見惟本例獨存序之曰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衆劉寔也曰謚例何休也曰釋例顏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僧也曰總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哲王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寧也曰門例王鑑王埈也曰地例余嘉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序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彥直之論謂聖人之書編年以為體舉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月日時例之亦一家之言云

春秋地名考序

九丘之書逸矣伯禹伯益之所名夷堅之所志周公之所錄其者在六經者莫若禹貢詩春秋言禹貢者則有若摯虞之畿服經孟先之圖程大昌之論易攸之廣紀言詩者則有若范處義王應麟之地理考言春秋者則有若京相璠之土地名楊浞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外如嚴彭祖之圖專紀盟會則

圍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羅泌專紀國名則郡縣之失載者又多矣然則說春秋者必兼包乎郡國土地之目而後可無憾焉試迹其地名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經傳者顧其文蔑以為味紀以為杞滑以為郎榿以為扞偃以為纓崇以為柳鐵以為粟以為陸渾為賁渾以厭慙為屈銀以臯誦為浩油以稷祥為侵羊若是者不可悉數也邾也謂之邾婁賈也謂之賈澤皆婁也謂之叢安甫也謂之牽沙也謂之沙澤一邾也或以為成或以謂盛一邾也或以為犂或以謂麗一孟也或以為霍或以為零一統也或以為郭或以為鄆一艾也或以為鄆或以為蒿狸脈謂之狸軫或又曰蜃也蚡泉謂之潰泉或又曰賁也邾丘謂之犀丘或又曰菑丘又曰師丘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滋異同繁省之不一而況乎百世之下壤地之離合名號之廢置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刊落叢謬不其難哉地名考一十四卷吾鄉徐處士善所輯予受而讀之愛其考迹疆理多所釐正簡矣而能周博矣而有要無異聚米畫地振衣而挈其領也原春秋之作孔子既取百二十國寶書筆削之而又述職方以輔春秋之不及則學乎春秋非惟義疏序例大夫之辭公子之譜皆宜究圖而土地之名補方志之疏舛尤其要焉者若經之有緯書之有正必有攝也予老矣恒媿經義無所發明序其書竊比北宮司馬諸子獲附見於春秋之傳焉

五經異序

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鄉里尊之曰先生親之曰父師王者養之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悼史授數而論說之若傳

記所稱老彭老聃皆殷周之國老而遲任周任之言殆即傳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韋固博士江翁胡毋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耄教授弟子蓋聖人之道莫備乎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眾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夫博學而詳說之也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學不倦集漢以來諸儒五經序義分爲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事中餘杭嚴公鏤板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爲序予惟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爲述也當萬曆中周藩宗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卷至黃河水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事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秘閣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學未能發明五經之蘊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學無媿於古之致仕者以爲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博史且及其采輯所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匪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勤學下士相等事三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授經圖序

六經大義至宋儒昌明之而始無遺憾學者守爲章程宜也不知絕續之際漢儒爲難當日春書既焚往聖遺言漸滅殆盡幸而去古未遠間得之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然而僅矣迄學者代興遐搜博考或一人集衆是或數人成

一經要其授受各有師承非若後人以意見爲予奪也劉歆遺書博士謂孝宣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不憚並設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言哉斯言夾漈鄭氏乃云秦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於是有指斥漢儒跡其同異紛紜爲議訶所自起豈知前型未墜盡信非也槩疑之亦非也六經之義如江河日月無所不該解之者惟其不肯於經斯已爾而又何同焉夾漈之言過矣授經諸圖見於章氏考索明西亭宗正復加釐定并采諸儒言行列爲小傳由是師友淵源燦如指掌自漢以後晨星相望專家雖不逮漢儒而亦多有鑽承惜其未暇補入然傳注義疏序解辨問諸條犁然各具於圖之左方覽者因目以求其書則得矣是集黃徵君俞邵藏有善本龔主事衡圖刊之白下世之師心黨同薄前賢爲不足法者庶幾知所返也然則漢儒洵有功於六經而爲功於漢儒者二子又將與西亭並傳也夫

重刊玉篇序

小學之重於古久矣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吏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自凡將元尚滂喜諸篇均失其傳而爰歷博學爲閭里書師所合入之倉頡篇中許慎據以撰說文解字古本部分自一至亥者是已顧氏玉篇本諸許氏稍有升降損益迨唐上元之末處士孫強稍增多其字既而釋慧力撰象文道士趙利正撰解疑至宋陳彭年吳銳丘雍輩又重修之於是廣益者衆而玉篇非顧氏之舊矣予寓居吳下借得宋槧上元本於汲古閣張子籲三請開雕焉黎棗之材尺幅之度

臨撫讎校之勤不舍晨暮并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手鑑諸書推源析流旁稽曲證逾年而後成書爰屬子序其本末以予思之學奚小大之殊哉毋亦論其終始焉可也講習文字於始窮理盡性官治民察要其終未有不識字而能通天地人之故者宋儒持論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小學由是說文王篇皆置不問今之免園冊子專考稽於梅氏字彙張氏正字通所立部屬分其所不當分其所必不可合而小學放絕焉是豈形聲文字之末與推而至於天地人之故或窒礙而不能通是學者之所深憂也孫氏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復上元之舊而古之小學存焉矣

重刊廣韻序

聲韻之學盛於六代周顛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約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而長孫納言為之箋注者也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紊焉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并為一百七韻於是合殷于文合隱于吻合歌于問盡垂唐人官韻好異者又惑于藻羅門書取華嚴字母三十有六顯倒倫次逮洪武正韻出唇齒之不分清濁之莫辨雖以天子之尊行之不遠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曩崑山顧處士爽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鏤板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消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頗失作者之旨吳下張上舍顛三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錄本證以臧書家所傳抄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抑何其用力之勤

與嗟夫韻學之不講久矣近有嶺外辛男子偽撰沈約之書以眩于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廣韻僅存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序之俾海內之言韻者必以是書為準

合刻集韻類篇序

六藝其五曰書書有六體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聲成文謂之音保氏以書教國子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六體形聲獨多左右上下內外審其形而聲從焉國史六書著錄次于經典唐宋小學恒與太學並設分教弟子紹興中猶然淳熙以後更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為小學徽國文公別舉書一編頒諸學官功名之士習四子書鹿通一經足以應舉開口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朝士取其辭為諸生法式古文奇字安所用之昌黎韓子有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江都李氏亦云人讀書須是識字其亦不得已而言之也與今夫聲音文字之學講之正非易易已五方之民風土各異發于聲不能無偏輕土多利重土多濁北人詆南為缺舌南人詆北為荒倉北人不識盱眙南人不識藍屋此限于方隅者也楚騷之音殊于風雅漢魏之音異于屈宋此易于時代者也書文既同而音之不一者統歸于一斯聲音文字必相輔以行而義始備也

聖天子文軌之盛包海內外野無遺賢終始典學香廚中簿之藏分授詞臣編纂會粹而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奉

命編壽全唐詩歷五年所較舊本廣益三百餘篇錄諸棗木用呈

乙覽復念詩之醇疵一本乎韻韻之乖合原于六書既錄玉篇廣韻又求集韻類篇善本雖勘雕印以行學詩者得而誦習之既免四羊三豕之失而音無奪倫紐分吟域注相引證庶乎取諸左右逢源矣夫

字鑑序

元至治間長洲李世英伯英受其父梅軒處士之旨以六書假借難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異者正其字畫溯其原委緝類韻一書凡三十卷其從子文仲復緝字鑑五卷仍依韻編之子抄自古林曹氏嗟夫字學之不講久矣舉凡說文玉篇佩觿類篇諸書俱束之高閣習舉子業者專以梅氏之字彙張氏之正字通奉為免冊冊飲流而忘其源齊其末而不揣夫本乖謬有難單舉也已李氏之學遠引說文證以後代諸家之說其亦所謂元元本本者與遵金元字雜以國書字體轉益茫昧其詩詞落韻有出于二百六部之外者茲編所道者古信可傳也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

萬氏歷代史表序

易編年為紀傳古史之法倣矣其遺意猶存者吾於表有取焉表或年經而國緯或國經而年緯或主地或主時或主世系事微不著者錄而見之劉知幾曰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載看而相排使讀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乃又訕其煩費無用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豈篤論乎班固而後表多闕焉不作伏无忌黃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之百官表作矣而不傳表希之之漢表熊方之後漢表李燾之歷代宰相年表補前人之闕矣而未備成學之人欲覽其要不得未嘗勿憾焉鄞人萬斯同字季整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攬萬里於尺寸之內羅百世於方冊之間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覽者有快於心庶幾成學之助而無煩費無用之失者與昔之論史者每以漢書古今人表為非然韓祐續之猶見收於唐志矧季整所編皆歷代正史所必不可闕者用以鏡當世之得失雖附諸史並頒之學官奚不可也

五代史記注序

歐陽子五代史其初約尹師魯分撰既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實取其材蓋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歸于要然司天職方二考之外舉凡禮樂

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略焉勿書即通鑑所載者史反闕之毋乃太簡也乎簡則必俟後人之注徐無黨家數語於大義何補焉必若劉昭之釋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而後頒諸學官學者不可廢也子年三十即有志注是書引同里鍾廣漢爲助廣漢力任抄撮羣書凡六載攷證十得四五俄而卒于都城逆旅檢其中箱遺棄不復有也子從雲中轉客汾晉歷燕齊所經荒山廢縣殘碑破冢必摩抄其文響拓之攷其與史同異又薛氏舊史雖佚其文多采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兼之十國分裂識大識小有入自分編晉成書可與劉裴鼎足通籍以後討論明史是編置之笥中歸田視之則大半爲壁魚穴鼠所齧無完紙矣撫躬自悼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梅蒙作靈之歲過徐學使章仲花谿別業方有事具注此書盡取傳是樓遺書博稽之補宋槧之闕文附三臣于死事踰五年而書成夫以子排纂五十年未就者徐君五年成之周見洽聞無有剽義信乎才力之攸殊相去什佰千萬也今而後五代之文獻庶其可徵矣夫歲在屠維赤奮若月在則余壬寅朔 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序時年八十一

### 元史類編序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春秋編年史之祖也自夏陽司馬氏易編年爲紀傳扶風班氏繼之藏書著錄自以正史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學陳壽范曄沈約蕭子顯魏收暨歐陽修新五代史記出於一人之手者也司馬談子遷班彪子固女昭姚察子思廉李德林子百藥李

大師子延壽成於一家之學者也自唐之太宗詔廷臣一十七人以何法盛臧榮緒等一十八家晉史再加撰次稱制官臨之既成題曰御撰自是國史遂成官書元之修宋遼金三史也集引弓持矢之人俾司南董之職書之漫無體要理固然矣明修元史先後三十史官類皆宿儒才彥且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宜其述作高於今古乃并三史之不若無他聲名文物之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嗚呼稱良史者不其難哉元史類編者詹事府少詹事邵先生所論次也先生之高祖諱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建言獲罪暇著弘簡錄一編自唐迄宋以遼金附載之於元未遑及也先生乃循其例續之去舊史之重複鄙俚博徵信於載籍以爲元之不足者文也入制詰于帝紀采著作于儒林補以熊禾等十六人傳而於文苑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悉加甄錄至于忠臣義士廣益良多惟十三志不存然分載于紀傳闕者以補晦者以明凡四十有二卷先生是書足以傳之不朽矣要之國史成於官局者未若一家之專先生用高曾之規矩損益三十史官之辭傳以華采益信一家之學非官局所能逮也先生名遠平字呂璜別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歷戶部郎出視江西學政升光祿寺少卿以制科改授侍讀進學士充 日講官知 起居注遷今官家居天子南巡 御書蓬觀字以 賜乃自號蓬觀子秀水朱彝尊序

### 天發神讖碑文考序

祥符周雪客僑居江寧之汝南灣去黌宮甚邇歲在戊午三

月偕子誦尊經閣下觀吳天發神識碑石三段文字艱晦不可讀逾三年子以典鄉試再至江寧雪客語子合三段之石審其斷處聯貫讀之文義既從字亦可以意辨乃先列其文按揭載記作天發神識碑文考一卷是碑相傳為皇象書其文指為華嚴所作蓋本張勃吳錄而許萬建康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因之以嚴普為東觀令而碑後有蘭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嚴為東觀令時犯顏數諫號稱直臣又其免官在天冊元年嚴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復藉符瑞取媚然則碑之所云蘭臺東觀令別是一人未可遽信為嚴之文矣文曰天璽元年黍黍當作黍其下蓋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運諸黍政王莽候鈺文曰重五十黍斤咸書七為黍而吳興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世有黍與是碑先後建立則為七月無疑爾碑自元祐中轉運副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圃當時宜多拓本顧不見收於歐陽趙氏之錄石之斷為三歷八百年而移移又五百年無人能聯貫讀之者自雪客始其勤學好古洵人之所難能而物之顯晦殆亦各有其時焉

杜氏編珠補序

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編珠四卷新舊唐書志經籍藝文無之至宋始著於錄其書流傳特罕故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均未之載而唐宋元羣書亦鮮有引之者是書子獲之中簿手抄以歸惜闕其半今詹事府詹事錢唐高君按其目補之先是刑部尚書崐山徐公既序之以行而詹事復屬子為序子惟類書始南北朝當時文尚駢儷

學者爭以洽聞周見相高如朱澹遠有語麗又有語對徐僧權有編略顧其書皆不傳論者遂以修文殿御覽為古今類書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善堂所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於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子嘗入閩訪陳後人已不復可得則類家當首公瞻是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為創獲也獨怪史稱隋禁七緯發使四出凡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而杜氏經進之書仍取括地象通卦驗援神契元命苞及尚書中候之文考永興虞氏書抄成於隋秘書省之北堂亦采及諸緯然則史固有不足盡信者與或當日所焚不過王明鏡閉房金椎等記而非繫界之炎火斯乃乾鑿度禮含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公瞻為臺卿之兄子父曰開州刺史蕤而膠州刺史弼者其祖也有子之松官起居舍人見隋書又有同心芙蓉詩載續玉臺新詠尚書序謂無表著故具書之

顏魯公石柱記釋序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文刻於金石者編為十五卷則石柱記存焉孫莘老守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餘通記其一也所載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六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而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爾余友鄭元慶正畦既輯府志成書又別釋石柱記一卷以行考證詳核廣見博聞洵不刊之書也墨妙亭之建蘇子瞻為作記而蔣燦書之一時詩人寄題踵至今其遺石以府治卑濕用填淤泥夫峴山之碑一沉江底尚冀



其深谷爲陵亭中諸碑未淪於水使有賢太守發而復樹之何難與莘老並傳又安見石柱之不可再觀乎

### 道傳錄序

宋元以來言道學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學源于二程子先二程子言學者爲周子於是論者尊之謂直接孟子是爲道統之正毋論漢唐諸儒不得在其列也即七十子親受學于孔子者亦不與焉故凡著書言道統者輒斷自周子始飲流或忘其源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嘗未憚于中也且夫聖人之道著在六經是豈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爲先務視六經可緩以言詩易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書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時矣然杜其聰明見者無仁智之殊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莫有溫故知新之義不能無傲焉顧科舉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率鳴鼓百面攻之又或弟子不善守其師說流入于釋老往往舍弟子不問盡歸其惡於師又不原其行已立朝濟世之大業必欲污之以爲快豈持論之平乎華亭張恒北山子中表弟也壯歲好游歷蘇門求孫徵君鍾元遺書謁取詹事逸菴于嵩陽訪李中孚王無異二徵君子關內質疑辨惑久之著道傳錄若干卷始伏羲畫卦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微言將絕特書七十子之名暨孟氏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漁洛關閩諸儒迄于元明人各錄其遺訓采其醇而去其疵審夫同而斥其異所重者品不徇乎名所存者神不泥其迹足以見吾道之大公而迥異夫要譽於熱官者之所爲矣北山近

移家林屋儲書萬卷不汲汲于榮利蓋學焉而有守者至於錄周子而舍太極圖說錄邵氏而不過信皇極經世書尤見卓識子故序之有罪我者不復辨也

### 張氏定歷玉衡序

定歷玉衡者何新滕張簡菴氏歷書也歷無定也星有凌犯掩合勾已月有朏側匿日有盈縮歲有差然數主于革而理存乎故求其故則百世可知千歲之日至可致理與數皆有定也其云玉衡何玉衡者正天之器也周官正歲年序事掌之太史馮相氏觀妖祥辨吉凶則係章氏昝祿司之故歷代之史律歷天文五行各有其志自漢哀平之後緯候雜出於是歷術妖占混而爲一稽歷序者自謂前知受命之符爲世主所忌七緯旣焚遂致私習天文有禁逮宋太平興國中詔天下知星者詣京師至者百餘人或誅或配海島由是言星占者絕朝之大夫士并諱歷法不學矣古之人龍見而雩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戒寒日北陸而藏冰莫不有候繁星之麗天武夫憚人以及束芻抱衾之女子皆能晰其形象今也居軫蓋之中三垣列宿躔次之不分天位淹速之莫辨未通乎天地人而自名曰儒其亦小人儒也已簡菴氏恥之博綜歷法五十有六家正古今歷術之謬四十有四成書一十八卷旣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矣始稽之吳江王寅旭氏繼又往證之宣城梅定九氏凡西洋之言溺于數之中出于理之外傲人以所不知者弗受其惑焉班孟堅曰歷譜者聖人知命之術蓋昧者視爲器數之學明者知爲性命之原自昔習天文有禁而言歷者無禁也是書傳足以伸儒者之氣折泰西之

口而王氏梅氏為不孤矣簡菴名雅敬王氏名錫闡梅氏名文鼎皆有歷書

葬經廣義序

堪輿風水之說儒者多辨其非解之者曰霜降而鍾鳴山崩而鍾應木華於春粟芽於室氣機之感有然世之君子存其言而莫之廢也蓋孝子之葬其親非直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為之測量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魂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古之葬者家人營之墓大夫掌之相與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將葬筮人執贛以告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既井椁矣卜人共楚煇雉龜以告曰考降無有近悔夫其致慎如是迨其後周禮既廢家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既不學專以榮利動人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土濂水漬從而遷之其悔焉者久矣嗚呼為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魂魄得安雖未必與福于子孫庶葬焉而可以勿悔也記曰古之人何為而死其親乎夫魂魄既安邇者數十年遠者百年雖至累世之後其澤已斬其骨已枯而子孫之富貴利達者必推之祖宗兆域之陰此誠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之義也則其言庸可廢乎葬經者相傳為郭景純所作傳世既久葬師欲秘其術慮人之共曉也遂以偽亂真故為熒惑其文俾讀者難定其指歸同里吳子周瑾有憂之由是集諸家之說旁證曲据為廣義三卷其說祇以避禍不計求福庶無戾乎儒者之言既成將謀鏤刻行之子因樂為之序夫以葬師之所

欲秘者布諸通邑大都凡為人子可一覽而得其測量候驗之法兆基考降始以無惑終以勿悔信夫言之不可廢世之居喪未葬者雖與喪禮並讀焉奚不可也

地理徑序

古之葬者兆基井椁稽其疑于筮人卜人已爾其後堪輿之說興惟葬師是信於是五音九星八山六秀三寶之說青黃紫黑之囊銅玉之函一寸之金一粒之粟紛紛同異轉相師授又欲秘其術每移易其文以眩人之神智其說愈多其言愈晦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者之言可矣晉之郭璞唐之呂才宋之蔡發明之劉基其言則儒者之言也吾惟儒者之言是信斯可以勿眩矣乎錢唐林遇岐宗試有司不利乃旁究堪輿家言心有所得本郭氏蔡氏之說而發明之著論若干篇目曰地理徑徑也者引人于步道直而可以共由者也世儒曲謹之論恒以葬書為不足憑子曩者心亦疑之迨客游燕齊雲朔之間遇地震者三其來也有氣其去也有聲山冢之或崩或否河流之或涸或涌有一震而止者有累月不止者然後悟地之有脈而撼龍撥沙放水之說為不可廢也岐宗之書顯而勿晦正而無詭庶幾無戾儒者之言此予之所深取爾

感應篇集注序

浮屠老氏之學雖戾于儒者之言至其自修之勤則一也釋氏有因果之說道家亦有感應之篇然福善禍淫之原易書詩著之詳矣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本閔子馬之詞吉凶之報如影隨形同孔安國尚書傳若其自省之嚴涕泣不敢

北向夜起不敢裸露以爲明神居焉懼或殛之庶幾合乎君子慎獨之旨矣夫鬼神之爲德莫備乎聖人之言自二氏之說興而言鬼者歸之釋氏言神者歸之老氏小人之爲不善其畏人之心恒不勝其畏神鬼之心故以易書詩喻之彼謂迂闊而莫之信易以二氏之說無不悚然共聽非真窮其義而樂其言無他信生于所畏也因其畏與信而導之則爲力也易君子之於佛老惡其無用于世苟有以善天下之權無戾乎儒者之旨則未嘗無取焉求其同歸于善而已宛平劉先生宣人俾工刻感應篇集注以行先生儒者也其道德文章悉本聖人之訓獨勤勤斯編示人夫亦謂老氏之徒其自修之功猶嚴且慎若是爲君子儒者宜何如焉是則先生用意之微予遂不揆禿昧而序之也

葛氏印譜序

印信不始於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於秦也迄於漢夫人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雜以象犀碑礪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或以鐘鼎古文施之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姦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即王公將帥所館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記

輒摩挲鈎畫以之定往哲之偽真世固有朝廷馭爵之權反有時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然不得其人往往味六書之義混大小二篆爲一易爲識者所訛笑其或徒攻乎石藝雖至不能傳之永久則稽古者又無取焉嗚呼私印之重得其人之難若是此子見葛氏之譜凡攻乎堅者益工深合夫秦漢之法獨有會於心而序之也葛氏名起字振千一字南廬松江華亭人

丁氏印譜序

琚戈鈎帶鼎彝壺尊敦卣鬲甗之銘鏗鐘甬磬鈺鐸鈇用之款識巧者或僞爲以眩世至古印之傳於今則作僞者意慮所不及爲之亦終不似蓋其繁簡相參布置不奢神存樸實之外斯好古之士尚焉宋則晁克一王球顏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則吾丘衍趙孟頫各著有譜錄惜乎志經籍者略而勿道也刑部江西司主事丁君介祉工篆篆集古小大官私印蓋以時人所刻其材則玉五色金三品象之牙犀兕之角碑礪瑪瑙水精琥珀青田稷下里之石饒建之瓷其紐則有素有稟有瓦有亭有龜有螭有兔有象駝師子辟邪其文有朱有白有籀有隸悉羅而致之歐陽子稱物常聚於所好不信然歟今之摹印者不明六書之源至以蟲魚科斗之文雜之大小篆由其所見者寡宜爲有識所騰笑也君博通六書名其居曰夢篆嗜乎古不遺乎今並垂焉以爲法式觀是譜者既可識古今升降之故而所擇之精又以信君之善學已

韞光樓印譜序

竹垞主人謫官居燕在再六年厭灰埃之蓬勃而棘馬之喧  
 闐殘暑退矣秋風冷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之巔或告  
 之曰西山之西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宅子何為入其  
 域乎其嶺鬱律其谷哈呀寒莫寒乎白瀑峻莫峻乎青華牛  
 鬪于潭虎嘯于坡奇狎野于青鶴紅鴉蒙豬之箭寇雉之圍  
 一夫入山能不懼邪主人於是彷徨彳亍自晦及朝馬釋其  
 銜車柅其軸鄰有許子實夫暨胡君翔羽並過主人出韞光  
 樓印譜泥用丹砂石以花乳秦章漢壘靡法不有主人觀之  
 喜而亡愠笑而至矧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  
 佩黃神越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  
 莫近吾將以子一卷之書載諸棧車南涉蘆菰北躡軍都臥  
 以為枕行以為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月初  
 吉書以為序乃裹糗糧出郡門去

江村銷夏錄序

昔之善讀書者匪直晰其文義音釋而已其於簡策之尺寸  
 必詳焉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  
 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服虔傳春秋稱古文篆  
 書一簡八字而說書者謂每行一十三字括蒼鮑氏以之定  
 正武成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範子嘗至太學摩抄石鼓文  
 驗其行數据以駁成都楊氏之作偽因是而思漢儒訂詁之  
 學有未可盡非者爾評書畫者眾矣廣川董氏病其冗長其  
 餘又嫌太略宣和書畫僅譜其人及所藏之目南渡館閣之  
 儲於金銅玉石悉識其尺寸而於書畫無之蓋昔人心思或  
 有未及必俟後賢而始大備也錢唐高詹事退居柘湖撰江

村銷夏錄三卷於古人書畫真蹟為卷為軸為箋為絹必謹  
 識其尺度廣狹斷續及印記之多寡跋尾之先後而間以己  
 意折衷甄綜之評書畫者至此而大備焉今之作偽者未嘗  
 不做尺度為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記移真者附于偽而以偽  
 者雜于真自詹事之書出稍損益之不可雖有大駟鉅狡伎  
 將安施哉詹事彙在 內庭久 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歷  
 歷猶能記憶而不著於錄或疑不言溫樹之義然宋之米友  
 仁元之柯敬仲皆嘗奉詔言題書畫每言之不敢詳此詹事  
 第於退居之暇先以江村所見錄之書成於康熙三十二年  
 六月故以銷夏名編子以是年九月作序印行之頃實藉以  
 為負暄之助焉

日下舊聞序

今之京師范鎮以為地博大以爽塏繩直砥平梁襄則謂北  
 倚山險南壓區夏王業根本京都之選首粵自軒轅氏邑於  
 涿鹿之阿周以薊封其後北燕都之慕容燕又都之迨至遼  
 曰南京金曰中都元曰大都明曰北京  
 皇朝因之以統萬國宮殿井邑之繁麗倉廩府庫之充實詩  
 所云四方之極者也考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之西金展  
 其南元拓其東北洎徐武寧定北平毀故都城縮而小之以  
 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露諸寺皆限於城外則其所毀不獨  
 光熙安貞二門而已及嘉靖築新城之數寺者復圍於郭內  
 而梁園以左南極於魏村東至於神木之廠則又曩郊外之  
 地也若夫元之宮闕以地度之當在今安定門北明初即南  
 城故宮以建燕邸而非因大都之舊蓋宮室城市基凡數易

至琳宮梵舍之建置沿其舊者十一更額者十九故老淪亡遺書散佚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而尋矣畢專謫居無事捃拾載籍及金石遺文會粹之分一十三門曰星土曰世紀曰形勝曰宮室曰城市曰郊坰曰京畿曰僑治曰邊障曰戶版曰風俗曰物產曰雜綴而以石鼓考終焉合四十有二卷刑部尚書崑山徐公見之謂其可傳乃捐貲俾錄木計草創於丙寅之夏錄成於丁卯之秋開雕於冬迄戊辰九月而竣中間滲漏隨覽隨悔復命兒子見田以剩義補其闕遺附於各卷之末所抄羣書凡千四百餘種慮觀者莫究其始必分注於下非以侈撫采之博也昔衛正叔嘗纂禮記集說矣其言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為己出而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畢專不敏竊取正叔之義至旁及稗官小說百家二氏之書或有未足盡信者世之君子毋以擇焉不精罪我斯幸矣

曝書亭著錄序

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游嶺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櫝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曩所儲書則并積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尚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束修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抄于史館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

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顧其間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予觀其大略者也子見田亦能讀之朽柚之屢空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恒徹于戶外蠹字之魚銜薑之鼠漫畫之鳥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娛吾老焉嗚呼今吾子夭死矣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珍之或土苴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于錄錄凡八卷分八門焉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康熙三十八年涂月竹垞老人序

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

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黼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甌文昭年相差次首著錄門下又與葉正則定文二公出任文昭奉母揚躬耕南雁蕩山君舉謂其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續史家之緒論撰不休正則美其有賢母教以篇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釣孤耘蟹浦蟹村蓋遜世之士也所著紀年備遺百卷正則作序謂其本通鑑稽古錄而以呂雉王莽曹丕武曩朱温皆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駁之說斯長于識者已今之存者特三國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八卷目錄四卷開禧丁卯錦溪吳奐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文昭母楊年八十有六而終實教之筆削見正則挽詩此彤管所當特書者而府縣志不書于是乎書

熊氏後漢書年表序

范氏後漢書無志梁劉昭序司馬彪續漢書八志注之無表  
宋熊方補之方之經進表略曰明父象豕之原乃可學易識  
風雅頌之旨始與言詩總之必有宗主之各有體惜東京之  
再造痛信史之未成范曄之志雖精俄垂素志劉昭之業未  
廣不及表年懼偽閔之不分嗟正朔之無統譬為山而或虧  
一簣效煉石而欲補高天人異志同世殊事合求義例于班  
固不減前篇較興廢于西京豈慚後作史冊既詳綱目漢功  
益更昭明臣謹集補後漢年表十卷隨表投進十卷者同姓  
王侯表二異姓諸侯表六百官表分上下各二列銜稱右迪  
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表外無有序狀蓋思陵朝所進也  
予嘗憾南北國子監本范史于本紀後雜以司馬氏八志觀  
者不察誤以為即范氏史每著書引證輒指為後漢志云云  
是何異以李丙張甲之性情寄王乙趙丁之軀體乎故嘗持  
論謂宜雕范史于前而以司馬志附其後并以熊氏年表附  
之庶成一代完書世之學者且以吾言為迂闊而莫之行也

長安志圖序

宋敏求撰長安志舊有圖勒之碑呂待制大防跋其尾秦人  
取以附錄于志謂之長安故圖其後亡之夫欲周知郡縣廣  
輪之數晰其離合莫圖若矣周公宅洛俾來以圖其建官也  
掌以司險職方氏而大司徒實總之漢高入關鄴侯先收圖  
籍東京乃設司空輿地圖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時苑  
園榭黃圖以著其目晉之洛城隋之諸州咸有圖經又統撰  
區宇圖地馬融之言曰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王制東西兩遙

一近南北兩近一遠蓋舍圖無以準其數也元至正初東明  
李好文官陝西行臺侍御史補繪二十有二分為三卷於是  
神皋京輦城郭市井溝渠屈曲面勢一一可以指識讀敏求  
之志者必合是編並觀而古人之迹庶幾得其十九也已好  
文字惟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預修宋遼金史又撰太常集  
禮端本堂經訓大寶龜鑑元史有傳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五

序三

重刊白香山詩集序

詩家好名末有過於唐白傳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續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為之序復為之記既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戚於年歲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祿奉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恒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咏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錄迄于今紕繆轉甚子友汪君西亭氏憂之既定其卷次正其僣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鏤板以行子聞嘗熟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辨非討淮蔡時事驗之陳譜亦同于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予乃勸君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劬作為年譜而不編年疎略抵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朱文公文鈔序

陳同甫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嘗誦其書

而悲之嗟夫言固可以若是哉及觀新安朱夫子之文其上孝宗封事感奮激烈殆有過于同甫之所云者世之人重夫子以道不以文覽其文者或以質直病之不知夫子之文原本乎道其闢二氏崇經術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惟不得已而為文斯天下之至文矣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而曰賁非君子之所樂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其夫子之文之謂與夫子集凡百卷生徒問答八十卷別錄十卷大約論學之書為多而子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若干篇蓋非為學者入德之資俾後之論文者不以質直病焉而觀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其不為夫子言之亦可信已

梁谿遺彙序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千巖詩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夫稱為誠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猶出其下蓋為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鉸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翰林檢討西堂先生向自梁谿徙吳實文簡裔孫慮公之詩文平傳于世乃抄撮其僅存者為二卷鏤板行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為之序子因撫其大略書之簡端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千巖咏梅絕句有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

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崛洵足與文簡公梁谿一曲小橋東之作並傳者也

信天巢遺粟序

瀛鄭之間有水禽焉其一漫畫掠魚鰕啄沙草不休其一信天緣凝立水際魚過則食之無魚亦不易地之二禽者其得飽恒均也宋處士菊礪高先生嘗以信天巢名其居先生高尚不仕以詩聞于時卒葬之葛嶺今翰林侍讀學士正公實先生裔孫求遺詩于宗祠所存無幾繼借得宋本則臨安府陳解元書籍舖刊行者凡百餘篇合以他書所采鏤諸粟木當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于臨安茶寮酒市多所題咏于是書坊取南渡後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刊為江湖集至寶慶初李知孝為言官見之彈事于是劉克莊潛夫敖陶孫器之趙師秀紫芝曾極景建周文璞晉山一時同獲罪而刊詩陳起亦不免焉今宋本先生詩殆即江湖集中之一而陳解元者起也方諸君子游咏先生虎視其間迨夫獲罪則超然議論之外今其事且五百年諸君子之詩或傳或否求其斷楮零墨不可得惟先生丘墓獨存宗祠不改又有賢子孫顯于朝俾詩篇復著于世然則先生其有隱德而致此者邪誦其詩可以感矣

十家宮詞序

宮詞不著錄于隋唐經籍唐宋藝文志惟陳氏書錄解題有三家宮詞三卷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宋丞相王珪作也又五家宮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宋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秘閣周彥質及王珪之子仲修五人詩各百首馬

氏通考取焉上元倪檢討闇公得十家宮詞于肆中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絕句一卷蓋猶是宋時雕本子見而亟錄其副會山東布政司參議胡君茨村以轉運至潞河屬其復銀諸木鏤未竟而闇公沒于官其仲子亦天求宋本不再得藉胡君之力而是書以存誠厚幸也鄙陽洪叔稱宮詞古無有至唐人始為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宮壺之情即謂之宮詞也奚而不可然則雞鳴齊之宮詞也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君子偕老載馳碩人竹竿河廣邶鄘衛之宮詞也下而秦之壽人漢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樂凡此其宮詞所自始乎闇公嘗言之矣花蕊春女之思也可以怨王建而下詞人之賦也可以觀至道君以天子自為之風人之旨遠矣可謂善言詩者也闇公沒已二年胡君持母喪還京師鏤板歸于子所乃序其本末而印行之

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一卷嘗熟吳氏抄白本休寧汪氏購之長興藏書家子愛而亟錄之攜至京師宜興蔣京少好倚聲為長短句讀之賞激不已遂鏤板以傳按集中作者唐玉潛氏以攢宮改殯義聲著聞周公謹氏寓居西吳自稱弁陽老人而武林遺事題曰泗水潛夫者研北雜志謂即公謹仇仁近氏詩載月泉吟社中張叔夏氏詞序謂鄭所南氏作王聖與氏先叔夏卒叔夏為題集繹其詞殆嘗仕宋為翰林其餘雖無行事可考大率皆宋末隱君子也誦其詞可以觀志意所存雖有山林友朋之娛而身世之感別有凄然言外者其驂人橋頌之遺音乎度諸君子在當日唱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



以志歲月惜今皆逸矣幸而是編僅存不為蟬蝨鼠齧經四百年藉二子之功復流播於世詞章之傳蓋亦有數焉

白蘭谷天籟集序

明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甫居第三雖次東籬小山之下而喻之鳴搏九霄其矜許也至矣予少時避兵練浦村舍無書覽金元院本心賞仁甫秋夜梧桐兩劇以為出關鄭之上及纂唐宋元樂章為詞綜一編憾未得仁甫之作意世無復有儲藏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楊秀才希洛千里造予袖中出蘭谷天籟集則仁甫之詞也前有王尚書子勉序述仁甫家世本末頗詳始知仁甫名樸又字太素為樞判寓齋之子後有洪武中助教江陰孫大雅序及安丘教諭松江曹安替予因考元人諸集則匪獨遺山元氏與樞判袷契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往來贈送之詩蓋寓齋子三人仁甫仲氏也其伯叔則誠甫敬甫敬甫官江西理問雪樓送其之官有思君還讀寓齋詩之句此亦敬甫昆友之父執矣白氏于明初由姑孰徙六安希洛得之于其裔孫某將鋟木以行屬予正其誤乃析為二卷序其端

放膽詩序

言志之謂詩永言之謂歌未有長言不足而能使人咏歎蹈舞之不倦者此吾友青壇吳御史放膽集所由編也膽也者六腑之精是曰中池萬慮之斷決胥此出焉人有恒言心欲大膽欲小唯詩不然風有七月東山雅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有載芣芣良邦言之長者籥章掌之以逆寒暑以祈年

以樂田畷以息老物漢則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陌上桑為秦羅敷作韋孟父子諷諫自劾之篇蔡琰悲憤之章其辭不厭其多皆放膽為之者也六朝代降志微滌濫之音作而發揚蹈厲之志寡矣唐人取士拘以格律至李杜韓三家始極其變由是劉又李賀盧全馬異輩從而馳騁極乎天而蟠乎地又之言曰詩膽大如天殆信然邪其不及宋何也則青壇不欲誤天下後世之學詩者也今夫膽勇怯之不齊執者毛焦虧者爪乾竭者髮枯薄者易驚病者善太息蓋雖欲放而不能善醫者何以治之犀株也火鈴也沃以三斗之酒也俾觀是集焉可矣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鼻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盃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窑所製至或下勞儻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椀棊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為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于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盃爭視之萬曆窯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于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恒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

年且半百歷游燕魯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  
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  
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  
輯平生故人詩存沒蕪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  
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  
見謂為無足異茲諷咏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  
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為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  
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  
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盜怨者邪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  
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  
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鬪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  
爾

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霞集海內詞人投贈之作題曰清風集刻之太原  
其友秀水朱彝尊序之曰自采風廢于太師詩之為教世儒  
鄙為小技輟置不錄故魏晉而降傳者率多學士大夫從游  
應詔之作至窮閭漏屋之士蓋千百而存其十一焉其或藉  
友朋之蒐輯往往得附見于世若今所傳篋中諸集是已五  
常之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者皆命之自天一定而不可  
強獨朋友之交取之在我達時利達既可致攬環結綬之好  
即不遇于時偃蹇失志而擔簦戴笠賣漿鼓刀擊筑之徒意  
氣相洽反或過焉蓋自少壯以至頽老自鄰比鄉曲以達天  
壤山林朝市恣其所求而不為之限故言天下之至樂莫朋  
友若也雖然人之聚散無常死生契闊有非吾意之所期者

頰弁之詩既見君子方當悅懌之時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  
見而申伯之入謝仲山甫之徂齊則得吉甫之詩以為榮信  
夫嘉會之不可數得而同心之言尤古人所重也予寄跡草  
野高堂違魚菽之歡兄弟有鶴鴿之痛入門則婦子交謫不  
休舉四者之樂無一得焉惟是奔走道路通都廣邑山阻水  
涯獲從賢豪長者之後琴歌酒坐記憶平生相知贈酬之作  
略與子霞相等而比年以來零落過半追思往事恍若夢寐  
求其斷楮遺墨或邈不可得然後知子霞是編為不可廢也  
子霞長予更一十七年自閩粵江楚以達于晉其舊游之感  
宜有甚于予者聞子之言得毋有愴然不能自己者乎

明詩綜序

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宮壘宗潢遠而蕃  
服旁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諸謠諠入選者三  
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  
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訖死封疆之臣亡國  
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于錄焉析為百卷  
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  
故矣

高太常蒿菴遺藁序

建文壬午靖難師入自金川門文學博士方先生孝孺以下  
死者不可勝記吾鄉之殉國者有若程先生本立姚先生瑄  
楊先生任而太常少卿高先生遜志潔身去其官走永嘉山  
中是秋窮餓以死其門人翰林侍書同里蔣先生競斂而葬  
之芙蓉峰北野史所載盛庸兵敗自經者誤也予嘗游永嘉

登華壇青嶂諸山遙望所謂芙蓉峰者丰容窈窕出沒林表思遂攬龍湫雁宕之勝并求先生之墓拜焉而寒蕪秋兔山蹊盡塞訪之堯夫樵豎而不可得矣嗚呼遜國之際蓋難言之當方先生杖屨經入見文皇謂曰此朕家事其然哉殆于易姓則有間矣人臣之義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當日舊君尚存援兵未解事變猶不可測至姚善王璉之師不克舉天下事始大定矣此先生拊心嘔血不欲久存也若先生者其不失古人臣之義歟先生所著有辛丑集今佚不傳其十世孫佑紀收輯其詩文為舊菴遺藁一卷鏤板傳之屬序于子者以予考先生本末獨詳異夫世之捃摭失真者也

### 遜志齋文鈔序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自昔帝王廢興之際志節之士與事功之臣所操各殊彼見殺身成仁之難往往高談受命之符借人主刑賞之權以怵天下後世明已之全軀出于不獲已蓋舊史之文多有失其實者當文皇帝靖難師入寧海方公首以縲絰見悲憤激烈寧斷其舌赤其族不肯少屈史氏猶誣其叩頭以乞餘生況其他哉而傳者又載公有十族奈何之言由是文皇弃其門人故友戮之死者凡八百餘人自古忠臣被禍之慘未有甚于公者然嘗考公少以文見知于宋文憲公王文忠公及鄭貞孝先生故文憲之子仲珩忠文之子孟緝仲縉貞孝之子叔度皆與公文莫逆而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俱受學于公公既死朝廷嚴文字之禁而鄭氏所縉凡四五冊餘皆叔豐補完之公之文卒賴以傳然則諸君子或為公

友或在公之門當日咸不及于難吾是以知合門人故友為十族之說亦傳之者過也宣德以還文字之禁漸弛公文始顯行于世其閱深博大駁駁乎馳逐昌黎者山之間至其談理之文淵懿醇正雖淳熙諸儒不是過予嘗以為文行如公宜從祀孔子之庭而萬曆初詔復建文年號其時在廷之臣無有以是請于上者可歎也嗚呼革除之事傳失其真不可盡信者多矣若刑賞錄所載茅大芳妻死命之飼犬王言若是又豈臣子所當道哉此則孟子之所不取也

### 王文成公文鈔序

由孔子而前為之君師者聖人繼起由孔子而後逾千載無有焉豈千載之人無一可入聖人之域者哉則儒者之過也夫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孟氏以為君子不由至論聖人則以百世之師歸之蓋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其餘為清為任為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後世儒者之論務求其全世無孔子千載無一聖人焉宜也荀卿揚雄吾吾無論矣唐之韓愈明聖人之學于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譽之不已以為守道不篤致有大顛往來之書自昔言虛無清淨者宗老氏言神仙者首長弘而孔子或問以禮或問以樂彼潮州之書果足為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而有講聖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紛不置舉同室之人日事爭鬪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盛矣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議者或肆詆諆謂近于禪學夫弃

去人倫事物之常而謂之學者禪也使禪之學能發于事業又何病乎禪也邪因輯其文之尤者若干篇以示同好

喬御史讀書劄記序

先太傅文恪公克天啓二年會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人得人最盛寶應喬公與焉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兵後築室柘溪之陽田衣山履不入城府年八十有雙白鶴降于庭東南隱居之彥咸賦詩記其事叔子中書舍人曰萊字子靜與尊尊定交京師世好彌篤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公歸彝尊送之宣武門右期以南還時一謁公比子歸再游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逝既而中書君同官江都汪君季角攜公讀書劄記二卷述中書君之言屬爲序彝尊不敢辭竊嘗汎觀今昔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際問之則曰吾將行吾道也迨既致通顯初未有兼善天下之效卒之或并不能獨善其身蓋枉己未有直人者必患得患失之心盡去出處進退毅然不苟然後可以言學也公之學一主乎敬而又審夫進退出處其立論藹然不事詆訶排擊遇紛綸同異之辨微折其非顯歸于正由其養之有素而出之有本故能遯世無悶老而益勤惟其獨善斯可兼善天下後世者與彝尊總角時公奉命巡按浙江既入境屬吏伏謁道左公首問先太傅第宅所在吏以鍾秀坊對旌蓋闌于藉袞之橋公自巷左舍車徒行百步入自門升階肅衣冠拜祠下復坦步出巷之右乃登車鼓吹導以行鄉之父老至今能道之則是公之平生蓋無時不敬非至暮年講學始然也汪君聞之瞿然曰是宜并書之可以愧弟子之不敬其先師者

黃先生遺文序

君子之學一于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事而事無可疑察乎幾微禍福之萌信諸進退出處死生之際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死蓋雖圭璧折于前而不顧刀鋸鼎鑊懲于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之孟氏以爲枉己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浙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是豈肯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者故曰可以止則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揚雄之徒每援聖人以自文其過其進也不以禮其祿也非其道幾微禍福之不明進退出處死生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于中宜所守之易奪矣嘉定黃先生諱淳耀字龜生別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搜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彝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據經史博而不誣所謂修辭立其誠者非與于是先生之沒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親其容而聆其聲欵信夫有道之言之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宜其于入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是尤恒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于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于明死靖難則有若方公孝孺死閩禍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即宋儒有未

遠焉而元輔以兵戈傲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

天愚山人詩集序

詩以言志誦其詩可以知其志矣顧有幽憂隱痛不能自明漫託之風雲月露美人芳草以遣其無聊則既非志之所存而工拙亦在文字之外後之人欲想見其為人得其公篇短韻相與傳而實之洵乎誦其詩未必論其世也定海謝先生以崇禎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出漳浦黃公之門歷南安府推官明運既移伏處海滌寄情詩酒者垂二十年一歌一咏大抵皆排愁遣日之作非如世之詩人句鍛字鍊以求工者也嗚呼先生以有用之材不竟其志遭逢國難君臣師友之痛怒焉自傷不敢以告人于是陶情翰墨雜畔行吟觀其自序以為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應世其亦可悲也已從來易姓之際孤臣節士不見載于朝野史者何可勝數其偶然著述或隱姓名或僅書甲子如今所傳亡宋遺民天地間集月泉吟社谷音之類是已是不必其詞之工以為重沉先生之詩聯篇累卷有不傳于後乎鄞縣萬先生履安亦丙子榜鄉貢進士甲申後與先生偕隱分授其子經史詩筆之富不減先生聞其孫開雕有日將與先生並傳庶幾比于謝翱吳渭杜本所錄可以觀矣先生諱泰宗字時望自号天愚山人

王築夫白田集序

文章之敝患在亟見其才亟見其才者其學有未克也善文者足以達其辭而已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惟克實而後光輝

乃見義之至則辭無不工彼意在求工而後為之誠之立雖屢變其體以眩于人吾見其偽焉耳矣夫太嘗之樂不在悅耳聽之者恐臥然以秦之圍丘方丘則天神土亦可得而致若夫跳丸嫺索掉險竿諠鼓笛一時視聽鮮不惑焉試之再三則索然意盡無他出之也偽斯其聲缺易滅也長安王築夫學古文四十年立言淳質若惟恐其辭之工者由是與時迥老而益窮其言曰今之為古文者偽而已子惟去其偽焉工拙非所計也嗟乎文章之道豈有外于是哉如築夫者可謂有才而不亟于自見也矣吾故序之以見其聲優雜之際猶有能道古者

屠東蒙詩集序

子友周貧青士以布衣稱詩樂于取友故老遺民交相酬和下至裘篋子弟沙彌道童皆願從之游每入市語笑詼嘲衣袖牽拂人或訕其道廣然中心好之者祇十數人而屠處士東蒙其一也東蒙少補學士官弟子兵後棄去躬耕于郊野自食其力口不言貧漢魏塘之交有寺曰白蓮其東偏曰橘鶴樓暇則鼓柁曳杖以登青士恒與期又方外大燈亦能作韻語三人往來靡間飯冬春烹菽乳大燈年老而聾則相對畫紙詩成撫掌或留連信宿不去既而青士客死准北東蒙愴况不自釋未幾以疾卒又數年大燈亦死大燈嗣法天界詩當附語錄中青士詩最繁富身後不盡存有子岐抄撮成集刊之福州東蒙二子悉治農務其甥胡典為之鏤板行焉而屬其友徐令堅仲請子作序五返而益勤子雖未交東蒙然聞之青士其于行也不疾時其于辭也必拔俗蓋音合乎天

賴而義本乎國風者已曩者會稽楊廩夫錢唐錢思復華亭陸宅之三高士者太守林五善合葬之于山東麓今三人之葬不同而詩則同傳于世後之論世者覽予之文庶幾有考也夫東蒙諱廷楫大燈字同岑

九歌章堂詩集序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詩亡也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記曰詩言其志也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王迹熄而列國之風不陳于太師矣詩之所由亡不因民志之日以亂歟騷也者繼詩而言志者也彼其疾世俗則曰寧溘死以流亡哀南夷之莫知下女可詒則曰及少康之未家恐高辛之先我其思也近于淫其怨誹也幾于怒而劉安司馬遷謂其志潔其行廉其稱物芳蕪國風小雅之義可以爭光日月是豈僅稱其文字之工哉亦推其志焉爾矣予友屈翁山為三閭大夫之裔其所為詩多愴怛之言嚙然自拔于塵壒之表蓋自二十年來頽冤沉菀至逃于佛老之門復自悔而歸于儒辭鄉土跡塞上走馬射生縱博飲酒其儻莫不羈往往為世俗所嘲笑者予以為皆合乎三閭之志者也嗟夫三閭悼楚之將亡不欲自同於混濁其歷九州去故都登高望遠游仙思美人之辭僅寄之空言而翁山自荆楚吳越燕齊秦晉之鄉遺墟廢壘靡不孳涕過之其憔悴枯槁宜有甚焉者也然三閭當日方歎恨國人之莫知今海內之士無不知有翁山者則所遇又各有幸不幸焉嗚呼難言矣翁山歸自雁門將築室南海之濱題曰九歌章堂而先以名其詩集予與翁山相遇南海嗣是往來吳越十年之間凡所與詩歌酒讌者今已零

落殆盡至竄于國殤山鬼之林散奔原楚翁山弔以幽渺悽戾之音髣髴乎九歌之旨世徒歎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憫也予故序之以告後之君子誦翁山之詩者當推其志焉

荇谿詩集序

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學為詩既而徒練浦之南再徙梅會里見當代詩家傳習景陵鍾氏譚氏之學心竊非之以為直亡國之音爾客或勸讀楊伯謙高廷禮李于鱗選本諷其音若琴瑟之專一未見其全美焉于是荇谿處士投徒里之西與之論詩則上取蕭統徐陵所錄旁及于左克明郭茂倩之書故其長歌短咏音節靡不合古因日相酬和所作漸多東南隱君子翕然稱吾里同調之盛而予舟車南北突不暇黔于游歷之地覽觀風尚往往情為所移一變而為騷誦再變而為闌塞之音三變而吳儂相雜四變而為應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訖未成一家言處士亦嘗遠游能不為風氣所移獨循其舊格以和平之響奏于羣音繁會之日信夫有君子之守也已今之效蘇黃楊陸之體者見荇谿詩且置之不顧然而不可廢也風氣之變易無異四序之迭運五子之推遷宋元之音消歇勢必復以六代三唐人為歸則荇谿一編正將來之所取式者也處士初名永謀字天自更名泳字于野又号潛初居荇谿上近亦移家梅會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四

王禮部詩序

彝尊幼而學詩竊願望見作者之林甲申以後屏居田野不求自見于當世顧思得海內善詩之家其辭之工可以出入風雅必傳于後無疑者而與之游庶幾或附之以傳焉蓋自十餘年來南浮滇桂東達汶濟西北極于汾晉雲朔之間其所交類皆幽憂失志之士誦其歌詩往往憤時嫉俗多離騷變雅之體則其辭雖工世莫或傳焉其達而仕者又多困于判牘未暇就必傳之業間或肆志風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為標榜不復商榷于布衣之賤信夫傳者之難其人而欲附之以傳者又難也今年秋遇新城王先生貽上于京師與子論詩人流別其言悉合示以贈予一章蓋交深于把臂之前而情洽于布衣之好先生之于詩洵乎其辭之工矣爰出壬寅以後所作雕刻行之而屬予為序予惟四始之義言之一國為風言之天下為雅方先生成進士而官揚州也其于秋柳寄情之篇香險唱和之集與夫歲暮懷人之作吟咏情性一皆風人之遺今入為禮部頻年以來行邁之光華山川之游歷兄弟之急難而不失其愛朋友之宴樂而勞之以言非所謂出乎風而入乎雅者與然則先生之詩其必傳于後無疑而予之欲附以傳者不可謂無其人矣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夫鳴鳥既遷于喬木而必下呼其友先生之交游滿天下顧獨有取予之一言是亦小雅之義也

錢舍人詩序

緣情以為詩詩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非蘊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長言之不見其多約言之不見其不足情之摯者詩未有不工者也後之稱詩者或漫無所感于中取古人之聲律字句而規仿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則又務離乎古人以自鳴其異均之為詩未有無情之言可以傳後者也惟本乎自得者其詩乃可傳焉蓋古人多矣吾辭之工者未有不合乎古人非先求合古人而後工也中書舍人華亭錢君芳標字葆勳于學無不博尤工于詩集平居所作鏤板以行而屬予為序予反覆誦之其辭雅以醇其志廉以潔其言情也綺麗而不佻信夫情之摯而一本乎自得者歟華亭自陳先生子龍倡為華縟之體海內稱為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為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若君者庶其可傳于後矣為之序豈惟以質之君將俟後之覽君詩者亦或有取于予言云爾

程職方詩集序

詩三百五篇自周名而下作者名氏多不傳見于序者衛之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蘇公家父寺人孟子率皆憂讒刺時之言而和平之音恒寡仍叔之于周史克之于魯僅有頌美其君之辭而未言其志故詩之盛無若尹吉甫彼其人既有文武之才而又樂于取友韓侯申伯召伯仲山甫張仲咸與同志來歸有飲御之權出祖有贈行之作人得其言以為重已亦不讓其美讀高雝民之卒章君子未謂其言之夸也

職方郎中海程君周量好為歌詩與予定交嶺表中間聚散一十五年每一相見輒出其新詩累百蓋凡名公卿庶寮下至布衣劍屨之士留京師者飲食燕游贈送靡不有詩益以懷友感舊之篇歲既久編為海日堂集若干卷其音和以舒其志廉以達覽君詩者咸歎其辭之工而不覺其多殆詩所云其風肆好者已南海多騷雅之士其尤傑出者處士屈大均翁山陳恭尹元孝其進退出處不同而君皆與交莫逆三君子者其詩並傳于後無疑吾因是憾張仲之無文而笑吉甫之寡和也

葉指揮詩序

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諸侯之附庸不與然得列于詩者自二南豳及王風外僅十有一國而已夫以邶鄘曹檜之微不遺輜軒之采況疆域之大焉者乎彼其國人豈無感于心而宣于言永歌嗟歎以賦其事然皆置而不陳何也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殆或所操類鄰國之音所沿者前人體製則言不由中膠固而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斯則可以無取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三百有五其信矣夫自後變而為騷為樂府為五言為七言為六言為律為絕句降而為詞為北曲為南曲作之者恒慮其同則變變而其體已窮則不得不復趨于古譬之冶金者必異其齊改煎而不耗斯其為器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故正考父奚斯之頌不同乎周景差宋玉之辭不同乎屈平孟郊劉叉盧仝李賀詩不必盡學退之張晁秦黃詞不必盡師蘇氏此其人皆以雷同勦說為恥視其

力之所變莫肯附和不知者斤斤操葭黍圭臬以繩其非是欲其派出于一毋乃謬論歟三十年來海內談詩者每過于規仿古人又或隨聲逐影趨當世之好于是己之性情汨焉不出惟吾里之詩影響雖合取而繹之則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論者不斥其異不為風會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惜夫工之者類多山澤憔悴之士不汲汲于名譽或不能盡傳又或傳之不遠則一人之言無以風天下歲在丙辰遇葉君井叔于京師誦其詩清而婉麗而不靡戾削而無刻劃之迹至于友朋山水之好流連唱歎而不已庶幾發乎情止于禮義可以化下而風上者與君前知登封縣事入為西城兵馬司指揮與尚書郎以下善詩者九人合刻其集以行比而觀之若金錫之各異其齊不同夫琴瑟之專一可謂善變古人者矣君雖家于楚實予里人也乃為序之以質當世論詩之君子

丁武選詩集序

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籥黍之無爽當是時吳有北郭十子粵有南園五先生名譽實相頡頏其後吳中之詩屢變而閩粵獨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詩猶循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曹能始與景陵二子游唱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蓋依然土風也三十年來海內譚詩者知嫉景陵邪說顧仍取法于廷禮比復厭唐人之規幅爭以宋為師夫惟博觀漢魏六代之詩然後可以言唐學唐人而具體然後可以言宋彼目不覩全唐人之詩輒隨警附影未知正而先言變高詡宋人詆唐



爲不足師必曰離之始工吾未信其持論之平也武選郎中  
晉江丁君雁水分司通惠之河暇彙其所作爲閩山集讀其  
詩直者不佞綺者不靡約言之而可思長言之而可歌斯善  
學唐人者矣今夫離支之爲樹相其柯葉無以大異于凡木  
也當其薰風被朱實垂問其種以百數雖下者亦可敵四方  
之珍果焉況夫凝冰挂綠種之尤美者乎顧吳越誇以楊梅  
燕齊誇以頻婆之果閩粵之知味者將笑而不應則以中有  
所得自不遷于所好也君之于詩既自得之假有操宋人之  
流派欲君盡變其土風吾知君有所不屑已

### 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冷水莫得其真而衆水皆  
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屋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  
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沲演漾  
門戶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爲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凌  
厲叫躑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處士嚴蓀友生  
于其鄉以工詩聞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爲  
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  
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  
矣蓀友間予言欲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爲我序之曰子之以  
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于地也下則  
湧而爲濫上則懸而爲沃仄者沈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  
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  
神物恍惚忽水豈有意爲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  
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

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  
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  
者爲醴濁者爲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  
投以茗餅別其上下折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  
陸羽者而後知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  
其有意也夫

### 方編修錦官集序

自一命吏至三九之列之官上計持使節宣 詔命告祠名  
山大川置郵乘傳必計道里之數立嚴程限之雖有巖壑文  
酒之樂不遑燕嬉少或濡滯則慮風雨水潦冰雪之阻詩所  
云每懷靡及者也惟三年一省試主司畢事而返不立程限  
歸時所經歷巖壑之勝友朋文酒之會偶一留連勝咏而聞  
者不以爲非蓋

聖主尚文故遇使者特優然其人或專于文而不好爲詩又  
其地平行無可喜愕以形之歌咏則雖有作不能多多亦不  
能傳之遠獨蜀之爲地當井絡之分由陸而往則歷幽并冀  
雍梁浮舟以返則又越荆逾揚度徐兗青而北州十有二未  
歷者營豫爾若四瀆皆經焉其可見之詩者多矣遂安方君  
渭仁以宰輔之孫早成進士既而用薦 召試入翰林歲在  
癸亥四川既定 詔補省試于是君奉

命逆往歸而雕刻其詩爲錦官集二卷凡山川之阨塞風土  
之同異友朋之離合撫今弔古悉見于詩君之詩既多信可  
傳于遠者也曩時濟南王先生貽上主考入蜀哀其詩爲蜀  
道集屬子序之而子不果也今君之詩蓋將與王先生並傳

其或不同者非詩派之流別也一在蜀未亂之先一在亂定之後覽觀土風感慨異焉後之讀詩者兼可以考其時矣

王學士西征草序

華亭王學士瑁湖主陝西試事榜既放攬咸陽之勝浴乎温泉躋太華巔出潼關渡河而北往還賦詩五十首乃甄綜闡墨以行鏤詩板以示同好其言曰文章無盡境譬之登山然其入必有徑雖懸崖絕壁亦必有磴道可尋縵縵可挽苟力不足以相赴非困則躓矣華嶽不知幾千仞游者必極于三峰而後已善夫學士之論文也惟詩亦然學詩者以唐人為徑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唐之有杜甫其猶九達之達乎外是而高岑王孟若李若韋若元白劉柳則如崇期劇駭可以交復而岐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賀之詭也盧仝劉叉馬異之怪也斯縵縵而登險者也正者極于杜奇者極于韓此躋夫三峰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爾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為文詼笑嬉褻以為尚斯為不善變矣顧今之言詩或效之何與夫登山者亦各有所樂矣援琴而彈坐石而嘯荷篠而行吟其為音不同皆足以移人之情使雜以屠沽闐闐之聲熏以糟漿之氣游者將掩耳蒙袂疾走焉舍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惡在其善言詩也學士西征之作春容和雅一以唐為師而無隻字流于鄙俚詼笑嬉褻之習蓋示我以周行而充其力必欲極乎三峰而後已者也

錢學士詩序

華亭之為縣舊隸秀州其後雖析為江浙然相去僅百里士

大夫仕于朝者每合二姓之好先王母徐安人為太師文貞公孫先母唐孺人為禮部尚書文恪公孫故子家內外兄弟甥舅多華亭士族于童時先母歸寧輒隨行者累月比還所操皆其土音恒為伯叔母姑姊妹所笑迨先王母先母既逝文貞文恪之後遭亂式微子亦負不自振聞問絕思為兒女結婚姻于母氏之黨以仍通往還顧未能果也錢君金甫字越江與子同被薦同官翰林子以入直 內廷護謫君由編修累遷至侍講學士然敝裘羸馬未嘗謁權倖門惟與鄉黨故人數為文酒之會詞山曲海魚經蟹志靡所不談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君輒恚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避之獨對予懼洽無間申之以婚姻余既罷官將歸君日載酒款曲兼旬然後別蓋君雖貧能急人之憂君之師有卒于官者君盡以奉錢治喪紀俄而其鄰人失火延及師舍君率力士負棺出火燎其鬚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出關君亟稱貸拮据兩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客或累卒于都亭外君犯暑疾馳抵廬溝視其斂或陷于獄當辟君屢率私錢力援之事得解其篤于師友若是故其為詩纏綿悱惻不失溫柔敦厚之遺其為文條達無規仿凌駕之迹自其少日為王光承珣右吳騏日千兩高士所稱道而君之叔父芳標葆粉亦樂與酬和焉子旣旋里是夏君以疾殞京師冬孤子長涵扶喪歸踰年子始哭君于黃浦之東高橋里荒溝古水莫有田父可問途者叩其門有雞犬無僮僕見其孤問其所有僅木棉花地一頃不足輸井稅為悽然久之尋出君保素堂集若干卷請子序因述君行槩俾後之論世者知君之為人

叢碧山房詩序

翰林院檢討任丘龐君善古今詩歲在戊午

天子思得文學之士擢辭備顧問俾廷臣各舉所知次年春試詩賦于體仁閣下君用是得受官又六年復試詩賦于保和殿君所作不合意當改調于是君閒居集平生詩為叢碧山房彙凡若干卷誦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之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任丘在畿南九

十九淀之水匯于縣境陂塘遠近芰荷葭葦蒲柳之利比于吳越舟檣之往來魚鳥之出沒山房領其要焉君歸乎吾將訪君子是漁榔釣車相與賦詩酬和附茲集之末後世或有好之者文章之傳不繫乎名位之通顯也

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

唐學士寓直無定所駕在大內則置院于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于金明門召對浴堂則又移院于金鑾殿宋起居注侍立亦無定位或于御座後或于御座前或在殿東南采殿之上而朝會或不與焉迄于元明或設或廢僅存虛名而已今

天子復立起居注兼充日講官凡視朝聽政郊祀燕飲靡弗趨侍至瀛臺避暑則侍立雙金螭畔去黼座尤近士之預是選亦榮矣昔之居是官者每侈陳盛事以垂掌故又不若形之篇咏其感于人心者深也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無錫嚴君藕漁賦瀛臺侍直七言絕句詩二十首流傳都下其投假牒歸也鏤板以示同好俾尊尊序之曰詩不云乎有

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又曰藹藹

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誦其詩者千載而下若或見名康公之樂易焉瀛臺猶古之卷阿也藕漁君子也絕句言之不多也其音可遂歌也人謂藕漁遭逢盛際為侍從升儲端不應遽去然朝多吉士媚于天子有人則藕漁之去固無不可也詩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時尊尊忝為同官越二年被劾序詩之歲月則尊尊謫官之後是年冬十二月也

徐電發南州集序

吳江徐君鉞電發以詩名江表者三十年游屐所至名流必與酬和其蒞莊樂府流播朝鮮有題詩于卷後者歲在己未天子召試文學之士于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同日官翰林纂修明史于是電發雙予偕入史館又儼舍同居既而兩人相繼罷官予年衰老頗耽著書廢吟咏而電發方肆力于詩古文辭積若干卷刊成一集美哉篇章之工且富也古稱三不朽者立德尚矣至功與言或不能兼有利達之士不皆開濟之才而一致通顯遇談經術者輒薄之曰書生書生云爾充其意視文章為無用之物謂富貴足以驕人當其生時獲乎上者不盡信于朋友其沒也已以為功者人且罪之其所立者安在迨百年之久公論出焉初不以爵祿之崇卑厚薄定人之賢不肖故夫士之不朽立功者倚乎人立言者在己可以審所務也已明之初名修元史者先後三十人其

仕而達者或不能舉其鄉里官闕蓋有斷簡零墨無存者而汪克寬趙汭諸儒其詩文經義流傳至今果其孰失而孰得與電發之所作九州之表四海之外尚有賞音者況夫百世

曝書亭集 卷三十七

而下豈無好之者哉序其編他日之論世者亦必有慨于予矣

禹峰文集序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雜四時五色之位彰施之一  
漆謂之練再漆謂之積三漆謂之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而  
後顏采備具觀乎人文分陰分陽剛柔迭用其功用固有次  
序矣以言乎天地大文則不然雲之起于山川也無定形也  
秦之行人也周之輪也宋之車也魯之馬也衛之犬也趙之  
牛也魏之鼠也韓之布也齊之絳衣也蜀之倉困也無心而  
象焉者也水之趨于壑也無定勢也正出而為濫縣出而為  
沃仄出而為汎尾出而為瀆小波淪大波瀾直波湮無心而  
異焉者也夫惟無心成文辭必已出革勦說雷同之弊宣以  
天地自然之音洵斯文之英絕者矣彭公禹峰先世自臨江  
徙南陽之鄧州州人目曰樓子彭家公既成進士釋褐知陽  
曲縣事紬于不知已貽友人書輒引唐之李衛公宋之張益  
州明之王威寧新建交相期許卒自副其志持節撫黔陽功  
高不賞投老東園易登陴探甲之身吟風嘯月所撰樂府不  
盡摸倣前人而自暢其指趣至于五七言近體合乎興觀羣  
怨之旨所謂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必盡無者也公自  
序詩文凡三鏤版一失于澤潞九仙臺再失于靖州今年冬  
公仲子始搏直上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視學浙  
江試事既畢取笥中存稟合刻之手澤存焉不因卷帙之繁  
而所識後學輕議刪定庶幾哉山則嵩陽王屋水則江漢也

重錄袁司直詩集序

宋自汴京南渡學詩者多以黃魯直為師呂居仁集二十五  
人之作目曰江西詩派攷其官闈門世不盡學詩魯直之門  
亦不盡江西人也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  
繼蕭東夫起者姜堯章其尤也餘子多見錄于江湖集蓋終  
宋之世詩集流傳于今惟江西最盛云竹齋袁先生為真希  
元魏華父之友而仕宦不達一官司直以終其詩不作硬語  
清疎韶亮異乎魯直流派顧世未見其全裔孫始鏤板行  
之于因慨詩派諸人之作當年布諸通邑大都今遺集存者  
惟陳无已韓子蒼洪玉父饒德操晁以道謝幼槃及居仁七  
家而已身後之名顯者或晦司直感之名山者晦久而明雖  
顯晦有時亦係乎子孫之賢能表其幽光潛德也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七

夫

序五

石園集序

今禮部尚書吉水李公輯其先公兵部左侍郎梅公先生之詩文鏤版行世乃遺書尋尊序之曰周之詩采諸國史獨南風不著于錄毋亦輜軒所未至與迨王迹既熄羣雅不作願屈宋唐景騷入于焉代興詩雖亡而騷實繼之未見南風之不及于北也江西非楚之分壤乎自晉以降代有作者至宋淳翁黃氏厥格詩近體之平孰務去陳言力盤硬語于是呂居仁輩演為詩派同調二十五人斯云盛矣元則虞楊范揭率皆豫章之彥及洪武初此邦隱居之士猶標元音遺響一編于時仕于朝者則有金谿危公素進賢朱公夢炎泰和劉公松新城黃公肅咸以經國之餘研心風雅以視吳中四傑粵五先生閩十才子殆方駕而駁駁先路焉隆萬以後楚人倡為詭異噍殺之音見者多惑其說然西江不盡變也以予所聞梅公先生典銓法久有清通之才明白之鑒既歷卿寺右有左宜發乎文章雍容典雅斤守其矩矱詩則力追正始溫柔敦厚出之不窮且與郡主朱夫人琴瑟靜好門內唱隨所傳石園隨草附著于錄者是已考詩派二十五人如王立之夏均父皆為宗室女然二子仕皆不達兼未聞有閨房酬和之樂則公之所遇為獨豐有非前賢所敢望者若夫詩文之工且多傳之遠且著則後之君子共見之非末學一言所能贊也先生以天啓壬戌釋褐出先太傅文恪公之門

尚書公又彝尊史館前輩通門相洽久而靡間先生集刊成不請之在 廷元老而遠屬序于歸田之野人亦以徵世好之不同流俗也已

尚書魏公刻集序

刑部尚書蔚州魏公之官京師也與子居對門歲在壬戌子自江南還公衣朝衣過子拜于荅拜公乃言曰江南鄉試為關節賄賂所汨久矣茲得子澄清之吾非拜子也慶朝使之得人也子聞公言再拜公荅拜今其事十年矣回憶猶如昨日公既還里其平生奏議詩文流傳都下者予合抄為一集感公有知己之言也序之曰古大臣正色立朝必有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其暇也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三百篇箴有庭燎規有汙水誨有鶴鳴詩之與奏蓋相表裏有詩以持其志有奏以敷其言二者不偏廢也公自竹埤梧掖踐柏臺升獨坐佐考堂掌邦禁巡歷日畿其所陳奏一話一言罔不欲致君子堯舜而大公無我之心朝野所共見也今觀集中諸疏凡修德典學之序化民善俗之方繩愆糾繆陳善納誨屏浮侈振綱紀惜名器別忠邪所以格君心恤民隱切于政者靡不具焉其于詩吟咏性情悉本自然與世之極貌窮力雕繪字句相去遠矣魏氏世多直臣其尤著者漢則高平侯相唐則鄭公徵宋則秦公了翁其封事見史傳其諫錄進經惟其詩文奏議傳誦海內以公方之殆異世而同軌者與子思子不云乎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惟公有焉自公去而士林之毀譽莫有定論矣序公之集庶幾百世之下知予不見棄于君子實有厚幸焉

王先生言遠詩序

鼻嘗聞古之說詩者矣其言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謂之詩又曰詩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詩性之符也蓋必情動乎中不容已于言而後作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操持其心性所得而莫或同焉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棅之說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為四以初盛為正始正音目日晚為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為心其于吾心性何與焉至謂唐以後事不必使唐以後書不必讀則惑人之甚者矣韓退之有云惟古于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辭非己出未有不流為剽賊者若王先生言遠庶幾辭必己出者與先生世居長水之南梅會里少與從兄翊介人以詩倡和既而登劉子壯榜進士出知廣州府遷廣西左江道按察副使歷川北道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江西右布政使持母喪歸服除補山西右布政使凡山川風土廢興治亂之跡友朋離合之感皆見于詩不傍古人不下古手不為格律聲調所縛類發乎心性所得而絕剽賊之患蓋卓然可傳者也先生沒後季子某合其平生諸集彙刻以傳于是同里朱彝尊為之序

話山集序

東漢士尚風節尋起黨錮之禍范蔚宗破史例立傳讀史者傷之矣明自顧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朝士景從魏璫既敗薦紳相與激揚而鬻堂才彥倡為復社應之轉相慕襲

阮大鍼居白下南國諸生顧梟等一百四十人具揭攻之吾鄉之士有八而平湖陸先生話山名在復社顧不與焉迨甲申六月納中衫于學使葉開門掃軌矣久之以歲貢生謁選知汶川縣事非先生意所存也先生沒後叔子某刊其詩文以傳而屬子作序予思復社諸君子攻大鍼時歲在戊寅子甫十齡爾聞先君之論謂治小人不宜過激所見與先生略同不數年而大鍼秉政欲盡殺異己者由是金壇周鑑死于市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士柱等逮捕下獄幾不免而先生不為危言叢論免挂黨議謂明且哲者非與今其事六十年矣此百四十人者或殺身以成仁或隱居以求志惜無好事者仿蔚宗為之立傳而先生有子克揚其親之美子也序先生之集追憶少日事書之庶幾後之君子觀此可以論世焉

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詩自蘇李以後班傳張蔡曹王陳阮應繆以及潘張左束劉郭顏謝何范徐庾之倫甄綜者必並舉迨唐以後聯辭比譬益難悉數屈平之言曰兩美其必有合不信然歟上海葉先生蒼巖丹徒李先生梅崖咸以翰苑出為監司其遇同而所歷之地不同也詩皆源本唐人而各臻其妙詩之工則同而旨格不盡同也兩先生登朝先後其出也會合之時蓋少然有所作雖遠在千里必貽書相質期于毫髮無憾斯已為時既久乃各出所製合而鏤板行之且屬彝尊序之竊嘗論詩也者發乎聲成文而被之樂者也樂之為方其歌也必有繼其音也必有比其倡也必有歎其為用也異文而合愛于其異則埴篴瑟簫一器也有雅頌之別及其合則堂上之樂均

于笙堂下之樂依于磬惟不出于專一而後論倫無患焉觀于兩先生之詩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善民心感人易俗若八風從律而迭相為經也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嚶以為奇俚鄙以為正譬之于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彝尊之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未臻古人之域誦兩先生之集庶幾合乎古之作者矣夫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高者硯而下者肆薄者甄而厚者石必去其疵而音聲始可合焉兩先生之詩固無不工宜其合之而聲律悉均也若其鼓鞞擊拊之節屈伸綴兆之容陰陽數度齊量之辨審音之君子或不加矇眊之專焉是則彝尊之序竊比于矇眊之言樂云爾

### 高舍人詩序

詩之為教其義風賦比興雅頌其旨興觀羣怨其辭嘉美規誨戒刺其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效至于動天地感鬼神惟蘊諸心也正斯百物盪于外而不遷發為歌咏無趨數教辟燕盪之音故誦詩者必先論其人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凡可受詩人之目者類皆溫柔敦厚而不愚者也詩三千篇孔子存其三百匪僅取其辭之工而已蓋必審論其人故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自周台而下詩人之見于序者莫非君子疎遠及譚之大夫賤至寺人孟子好惡一出于正其存者若是則所刪者非以其辭之未工去之殆考其人而

去其詩者多也迨至陳靈以後是非之不公濬于視聽觀民風者于其所不當陳者陳之防邪之訓無聞誣善之人日眾作為詩篇豈盡無工于古者特其人有可疵則惟有棄而勿錄焉爾此刪詩作春秋其義歸于一也舍人高君工詩詞未嘗蹈襲古人發諸性情而諧于律呂俾誦之者志意得廣焉合乎記之所云溫柔敦厚而不愚者已

### 胡參議轉漕雜詩序

自德州浮衛水而北經津門達通潞川原潔紆若往而復陸無林巒亭館之勝渚無菰艾菱藕之植篙工楫師日邪許于左右雖善吟咏者至是無有不廢焉此轉漕者歲至而曩昔之留題傳于今者蓋寡也山東布政司參議山陰胡君以今年春轉運入潞寄示途中雜詩一卷屬予序焉夫通才實難士大夫敏于事者舉凡刑名判牘無足累其心至于持籌握粟或坐困其神智君能于舟航喧集之會觴咏不輟誦其詩風格流麗洵有人所難幾者昔唐盛時韋堅為轉運使作歌詞十闕百人鳴鼓吹笛和之眾艘以次集望春樓下蓋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理固然也君子是役勿亟勿徐轉粟達之天庾又有餘閒肆友朋文酒之樂匪直其詩可采亦足規君政事之優已

### 朱人遠西山詩序

自居庸折而南連峰出沒者百數以其在都城右合名之曰西山游者或徒或騎各隨所適故歷境往往不同能文之士輒為賦詩記事蓋非以銜其才而山水之勝足以移人情者言之不能已也去年春予與同里李武曾吳江潘次耕上海

蔡竹濤游是山樂之留四日得賦詩銘記四十餘首遂題名于壁既而予客揚州武曾入于黔次耕竹濤相繼游晉未幾竹濤客死交城比再至京師讀王郎中貽上及其兄考功子辰西山記游集觀子題壁因賦詩見懷于時貽上使蜀考功去官向之同游死喪睽隔既不得見即後子游若兩王君者風流雲散于四方回憶壁間題字日遠沒于沙塵石溜漸不可辨識游人且視為陳迹予亦不自知衰老之相尋也已海寧朱人遠以歲之八月游西山命予序所作詩其歷境先後不同而詩之工則與向時同游三子無以別也人遠善游嘗自漢江沂荆門入蜀往還數萬里猿猴之所棲蠻獠之宅山川險塞靡不登覽其視茲山無異部婁而長言咏歎之不置豈非山水之情有獨深者歟序其詩告以往事俾思吾鄙會合之難且使兩王君暨潘李聞之知予與人遠暫時相聚之樂也

王鶴尹詩序

古今門才之盛莫過王氏唐重門第而王氏入相者一十三人明重資格而王氏之中甲科者一千六百四十有六人雖然此世俗之所謂盛未足為王氏夸也惟其姓名列于作者之林而克媿羣雅若司空昶子渾從子沉渾子濟從孫述述子坦之坦之子愷忱孫度又若丞相導子洽從子羲之洽子珣珣子弘暹首珉子謚羲之子徽之肅之弘子錫錫子僧達僧達子融弘弟子微遠遠子僧祐墨首子僧綽僧綽子儉儉子暕族孫筠皆累世有集著錄于國史於戲斯為盛矣沈約有言開闢以來未有爵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

其信矣乎太倉王君鶴尹為文肅公曾孫諸昆羣從多以制舉業取科第致位通顯而君獨澹然于榮利好為山水游詩瓢酒榼肆志娛行與海內名流繼和間倚聲度曲識者比之東籬小山無忤也今年春郵所作松巢集屬予序之子受而諷誦愛其境生象外意在言表淵然若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由其才之多故長言之而不能已也太倉才士之藪曩時王元美兄弟以詩名奔走海內標榜同調有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目文肅公登第在元美後而元美以兄事之與敬美埒呼為二友方公在儲端元美寄詩則云委蛇談經術竹素良所欣以祭酒歸則云兩都新賦誰堪續燕飲花下則云文酒竟成吾黨事蓋以著作相期初不以名位為公重至綠山先生秀才時元美進之四十子之列而曰太原人中龍有子汗必血趾政藝苑場歎爾電同掣其矜許也至矣百年之久向之先後所謂五子四十子者往往家學凌替獨文肅公後任者盈 朝多托文墨之職詩篇流播庶幾復觀烏衣雀銜之盛而君以不仕官好之也篤為之也專宜其詩之獨多且工矣筠常論家門謂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考筠所撰文章以一官為一集然官階之遷擢有數惟山水之歷覽無窮君好游筋力尚強健試取平生所歷各為一集當有過于筠之所撰者孰謂今人之不及于古也

太守佟公述德詩序

嘉興在吳越号開元府更為秀州者百餘年宋慶元中卒升為府以地則海環其東南具區浸其西北受苕霅諸水分注



百川陸有蠶桑麻麥杭稻之利水有菱藕魚蟹之租行者乘船戶外居者織機絞宵中蓋終歲咸動而忘其勞也鄉之大夫士好讀書雖三家之邨必儲經籍恥爲胥吏罕習武事其俗少陰狡訟者始躁而終柔有辜恩而不滋怨毒故易與爲治今也不然游民薄夫農胥吏榮于大夫士武人雜之于衿比丘尼多于蠶織婦僑居者奪土著之利僕計其主女對其夫婚姻非其耦且也奇贏之利不逮吳閫十之二三而畝稅幾與相埒冠婚喪祭燕享效其靡麗惟恐不及民負而奢苟非課農桑以足本富崇學校以明禮教將見風俗日敝而莫之救已以言爲治之要不其難哉潘陽佟公來守斯土化民以誠不亟亟于市德而在宇下者帖然如赤子之依慈父母焉會上丁釋奠于庠公親詣廟下齋宿五鼓旣畢衣朝衣正冠束帶樂備升階執爵奉帛于先師而教授錢唐屠君率弟子駿奔囊事裸酒割牲祇肅肅數十年所未覩也而又進諸生童子試之拔其尤者資以奉錢蠶月舍于郊勸民織農月造于野勸民耕勤者勞以酒脯公之重民事也至矣夫農桑者國之本計本計修而佐以魚鹽麻果則民可使富學校者士習所出士習端而下及百工商賈則俗可使移奢示之以儉儉示之以禮然則公之爲政其知所先務者與於是輿人之頌公者連章累牘屠君會粹其詩成若干卷鏤板傳之請予爲序予聞古之爲治者歷三年而政成惟仲尼有以自信謂期月而可然其用魯魯人鷺誦之至云投之無戾若是其不易也公下車甫九月爾而邦人之述德者千舌一口言者心之聲此非可以力致者也詩言之矣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序以爲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也良二千石共治天下者也公其始基之矣由是而政教日明則邦家之光由是而言之不足長言之則德音不已將太平之基上以贊天子之治自我公始予舊史氏也願操邦國之志特書之

張君詩序

昔之采風者不遺邨鄙曹檜而吳楚大邦不見錄于輶軒之使後百六十年屈宋唐景楚風代興若夫吳以延州來季子之知樂子言子之文學宜其有詩而無詩豈非山川清淑之氣以時而發後先固不可強邪漢之五噫晉之吳聲十曲迨宋而益以新歌三十六當時至爲之語曰江南音一唱直千金蓋非列國之所能擬矣汴宋南渡蓮社之集江湖之編傳誦于士林其後顧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吳人之作至于北郭十友中吳四傑以能詩雄視一世降而徐迪功顏頊于何李四皇甫藉甚七子之前海內之言詩者于吳獨盛焉曩予少壯時獲交聖野葉氏長孺米氏孝章金氏寧人顧氏禎起徐氏鶴容陳氏無殊俞氏茂倫顧氏恒與往還酬和而張君善詩予未及知君旣沒而嗣子某將刻其遺詩屬予作序予誦之終卷溫柔敦厚孝友之風溢于言表觀其唱和知爲無殊茂倫之友宜其詩之風格相似也韓退之有言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今諸子之作或傳或不傳而君有子克鶴其父遺藁庶幾流播日廣又安知不有顧瑛偶桓徐庸其人合諸君子之作甄綜行之則予之所厚望也已

陳叟詩集序

詩以言志者也中有欲言縱吾意言之連章累牘而不厭其  
 多無可言則經年踰月置勿作焉也可詩三百有五為嘉為  
 美為規為刺為誨為戒皆出乎人心有不容已于言者言之  
 非有強之者而後言也後世君臣燕游輒命賦詩記事于心  
 本無欲言但迫于制詔為之故其辭多近于強勉若學士大  
 夫用之贈酬錢送則以代儀物而已甚至以之置科目取士  
 限之以韻其所言者初未嘗出乎中心所欲而又衡得失于  
 中冀逢迎人之所好以是而稱之曰詩未見其可矣故夫作  
 詩者必先纏繇悱惻于中然後寄之吟咏以宣其心志言之  
 工可以示同好垂來世即有未工亦足為怡悅性情之助不  
 以人之愛惡而移不因人之驅使而出則學士大夫或不若  
 布衣之自適游覽之頃縱吾意之所如而言之不倦此詠歌  
 之樂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未已也錢唐陳叟游于燕  
 集舟行所作詩多至百首誦其辭莫不有欣然自得之趣不  
 為風格所限蓋言發乎中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其視世之  
 驅使而出者遠矣予故序之而語以古詩人之旨若此

馮君詩序

吾于詩而無取乎人之言派也呂伯恭曰詩者人之性情而  
 已吾言其性情人乃引以為流派善詩者不樂居也温李之  
 作派流為西崑試取楊劉諸詩誦之未見其畢肖于温李也  
 黃陳之作派流為江西試取三洪二謝二林諸詩誦之未見  
 其悉合于黃陳也譬諸水然河出乎崑崙崑崙虛本白也所渠并  
 千七百一川斯黃矣泉源于馬邑本清也流而為秦乾躍為  
 盧胸斯濁矣瀑懸乎盧山之北本直也道雙石經三峽迤邐

入于宮亭之湖斯曲矣派之不同乎源非可瓜區而芋疇之  
 也桐鄉馮君好為詩直抒己意見世之言派者輒笑之查田  
 查浦昆弟吾鄉之善詩者也稱君詩不置予因取而誦之問  
 其所學曰吾何學吾特言吾性情焉爾噫君其可與言詩也  
 已桐鄉為縣雖小其山有父史其壤有千金之圩清江貝廷  
 臣之所居西溪鮑仲孚會稽楊廉夫之所游衍往往見于題  
 咏三十年來音塵歇矣君起而嗣之不惑于流派之說進而  
 不已必有過于前賢之製述者君縱不言派焉知來者之不  
 以君為派吾老矣尚思見之

高戶部詩序

詩也者非夫人而能為之者也或失則愚矣或失則辟矣難  
 為之不工也有溺志者矣有姦聲感人者矣有狄成滌濫之  
 音作者矣雖工不傳也語其難則有終身為之不合者語其  
 易或偶為之而輒工焉予年二十始學為詩起居飲食夢寐  
 惟詩是務六經諸史百氏之說惟詩材是資席研之所施友  
 朋之所講習未嘗須臾去詩也高君子修恒與予酬和君不  
 以詩名心知其工者予焉而已及君成進士出知內鄉縣事  
 遷知安州所宰皆敵越之地吏牘實煩竊意君無暇為詩矣  
 迨入官戶部新城王先生阮亭為侍郎見君所賦詩亟稱之  
 君既卒于官其子進士君大立檢遺笥得若干首歸里鏤之  
 于板屬予為序昔建昌包宏父嘗序戴石屏之詩矣其言曰  
 詩王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詩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詩  
 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若君之詩寔兼有其長人或疑君  
 不數作詩怪其驟為之輒工而不知君之于詩學之也專用

力也久宜其爲王先生所稱世固有一二人言之足信于天下後世者賞音不在多也大立將入都攜君刻集以行試更質之王先生庶幾以予言弗戾于宏父之序石屏矣

沈明府不羈集序

吾言吾志之謂詩言之工足以伸吾志言之不工亦不失吾志之所存乃旁有人焉必欲進之古人之域曰詩有格也有式也于是別世代之升降權聲律之高下分體製之正變範圍之勿使逸出矩矱繩尺之外于古人則合矣是豈吾言志之初心哉且詩亦何常格之有幽之詩不同乎二南鄭衛之詩不同乎唐魏周頌簡而魯頌繁大雅多樂而小雅多怨亦各言其志焉而已唐以賦詩取士作者期見收于有司若射之志于穀故于詩有格有式有例有密旨有秘術有主客之圖無異揣摩押闔之學今也不然仕乎朝者麀颺盛際歸乎田者歌咏太平既無得失之患存于中而何格式之限此吳江沈明府不羈集之所由作也君壯年舉進士出宰西陲不屑治簿書折腰屈膝于大吏遂引歸所居背郭漁村蟹舍相望子嘗過焉白花紅蓼水及于讀書之牀而君吟咏不輟久之輯其前後詩彙屬子序而傳之同好君之詩好盤硬語恥蹈摹仿之跡時而縱橫時而淵奧一暢其志之所欲言今海內之士方以南宋楊范陸諸人爲師流入纖縟滑利之習君獨以澀體孤行其間雖衆非之而不顧可謂有志者也

劉德章詩序

宛平劉德章年未三十以廕仕上林苑監丞坐事繫獄既而得免徙家易水之上南浮江沔轉客燕齊間德章幼能詩然

性嗜飲酒結賓客爲之未工也既以罪廢遂肆力于是好排硬語不爲格律所縛欲成一家之言可謂有志者也以德章之才誰之不如試以事奚而不可乃甫入仕遽顛蹶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且夫懷才而不得單試見棄于時宜發之于詩其聲應以厲其辭怨而怒今觀德章所作聲足樂而不流又足論而不息蓋合乎雅頌之旨德章年方剛學日以進必有更道于今者孟郊之詩曰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夫德章既不屑爲惡詩殆無意于得官也已

王考功遺集序

詩自刪後亡其辭六篇惜也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其二也既又思之子之獲侍庭闈定省之文晨羞夕膳之節豐嗇雖殊承志則一斯其言爲人之所同二詩雖亡其義可以意得若夫色養有違斯境以人殊由是陟咥則嗟其遠汝墳則迫于近鵠羽悲于下四牡諗于上北山思養四月思祭已爲人世可矜之事至于親亡不得見則天下之慘莫甚于是此家我之痛以爲不如死之久也當其已返于家而家思益甚故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此其時尚貪食息以自全哉乃或泥毀瘠而病君子勿爲之說以繩當世之執親喪者嗟乎使蓼莪之孝子作詩之後而死則孔子必不以減性非之而仍錄其詩可信也新城王先生子底以吏部考功郎中被謫喜溢頰面將歸養其親而母夫人逝先生擗踊而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歸血漬于繆幕之上夜不解經蟻蝨盡生蓋未練而卒于是鄉人私謚之曰節孝先生既沒四年其弟戶部君阮亭輯其所遺詩文編爲若干卷屬

彝尊序之先生詩空明超遠初誦之若淺易諷詠數過而百愈深其文條暢字蔚羽翼經傳蓋言出乎肺腑而辭無雕繪至告母文三篇哀動頑豔尤卓然可傳無疑也彝尊以貧故游四方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望廬而逆旅繩屨要經僕僕于遠道而靡所止息彝尊之不孝是豈足以序先生之文哉惟是行役而喪其親所遭之慘則與先生同之有感於我作詩者之義乃因戶部君所請論次之如此

鍾廣漢遺詩序

秀水朱彝尊序其亡友鍾淵映廣漢之詩曰嗚呼廣漢之亡才者釋所忌不才者夫所怨而予心之悲不自知其泫然流涕之無已也廣漢在吾黨年最少所爲詩文橫絕時人其論駁援據古昔雖老儒鉅公莫能難居恒遇人勝已者執禮法甚恭至不如己者或相對終日不與語以是鄉曲之士嫉之如讎然如予者去廣漢不及遠甚而與之交十年未見其倨祇見其恭也自予歸自永嘉廣漢已病猶力購文史晝夜編纂期予共注五代史記既而予游大同轉客太原廣漢遺予書數百言謂五代之主其三皆起晉陽最後劉旻三世固守其地思覽其廢墟考其遺跡未幾游京師出居庸之關病復作比予至自京師則廣漢沒已三月其歸喪且旬餘矣廣漢喪既歸其平生與廣漢無忤者先刻其詩以行予留京師與譚七舍人兄舟石復集其古今詩得二卷較之先刻者去取略異蓋其存者未必皆其稱意之作而是集則卓然可傳雖已者怨者見之亦從而稱善也嗚呼後有作者取廣漢之詩誦之其和平醇雅可想見其爲人益以信予言之足悲也已

序六

錢教諭忘憂草序

有升斗之祿足以餬口衣有逢掖出有車入有官舍束修之敬有弟子無法令束濕之苦而有詩書講習之樂故今之仕者惟司教一官可以適其志焉然月奉既薄或以之儻舍坐客無艷弟子載贄者少則并日而食蓋或不給不給則憂憂則其來無方不可斷絕雖欲忘之勿能也是有道焉吾惟獲吾中心之所求則情為吾移不為境奪衡門之君子亦至貧矣其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飢至于可樂則天下安有不足之境歟西安縣儒學教諭海鹽錢君之官六年儻舍以居不以苛禮責問業之弟子饒饒不繼而君充然自得時百卉于庭種松于盆暇輒賦詩畫松石久而所作日多遂出以示同好名之曰忘憂草屬予序之子每見今之富貴利達者位愈高祿愈豐則其憂貧也愈甚無他心不游道德之林則中無真樂外誘撓之其長戚戚焉宜已錢君居下位不以厄窮自憫而吟咏自適其詩無鏤肝鉅腎之苦一暢其所欲言俾誦之者欣然會于心不知憂之何以釋而況乎作詩者哉

憶雪樓詩集序

寶坻王君煥子千耽詩嗜山水嘗游田盤之山琳宮梵舍題句殆徧顧不以示人是以都下言詩者或未之及也獨青州趙中允秋谷識之秋谷于人少許可其于詩尤不輕以譽人者也既而由刑部郎出知惠州府事至則攬羅浮泉源之勝

追和蘇學士諸詩于是梁古士芝五屈處士翁山陳處士元孝交相評論三君子者嶺南詩人之冠其持議或不同而美君之詩無以異則君詩之工可信已君示予憶雪樓詩若干卷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體製靡所不合予每怪世之稱詩者習乎唐則謂唐以後書不必讀習乎宋則謂唐人不足師一心專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善詩者暢吾意所欲言為之不已必有出于古人意慮之表者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為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君子蔬果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游惟氓是恤而又篤于朋友居者思其來來者留之不去懷舊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溫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于政而政舉施之于民而民樂其愷悌也君屬予為序予之言初無異于秋谷及嶺外三君子之言也而原君之所以工則予有獨信者爾

張趾肇詩序

婁縣張趾肇別十年矣挈舟小長蘆請業于予誦其詩猶操唐人之音不蹈宋元鹿屬軟熟之習可謂煥羣雅之長者也曩趾肇留國門當日鉅公延攬後進好引浮薄之士而趾肇獨恥于謁其不遇固宜今復躡屨而北眾方拾蘇黃楊陸之餘唾而去其菁華或見以為工趾肇仍循唐人之風格毋乃齟齬而難入手雖然學宋元詩于今日無異琴瑟之專一或為聽者厭棄文之高下吾自得之吾言之工安知不有賞音其人者李習之有言人之窮達所遇各有時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趾肇行乎今戶部尚書澤州陳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詩未嘗不操唐音者試以質之當必有

所遇矣

成周卜詩集序

吾子畿輔友雞澤殷伯子岳為伯子之論曰詩言夫志也自唐人之取士而格而律抽黃儷白專尚比偶之工言志之有微矣故伯子于詩不作近體尤不喜作七言近體人怪之不顧也子覽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逮蘇子瞻陸務觀楊廷秀多以斯體見長至郝天挺之鼓吹許中麗之光岳英華專收七律餘皆舍而不錄其後瞿佑朱紹胡琰之徒踵其故智各事采獲古風漸衰宜詩教之日下矣予近錄明三百年詩閱集不下四千部集中凡古風多者其詩必工開卷即七言律者其詩必下蓋以此自信并以信伯子之言雖矯枉而得其正焉大名成子文昭字周卜相遇虎丘風度之雍容辭氣之和雅望而知為王謝崔盧之子姓酒間論詩以不善七律自慙予索其詩誦之則斯體未嘗不工特不好焉爾夫人心之動音起而聲應之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要以為言志之助自四聲既盡而律詩之韻止取其一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久而邦國天下悉用之焉而又唱酬之作必次韻以見才所言者志而所尚者韻其于義也何居成子曰然斯則文昭助先生張目者也四月維夏成子告歸遂述之以當詩序

南湖居士詩序

今之詩家大半厭唐人而趨于宋元矣或謂文不如宋詩不如元赤城許廷慎非之以為宋詩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見也大都宋人務離唐人以為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為法

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合者豈能悉合乎武陵胡子好學博聞其為詩不專師一家用已法神明之兼綜乎天寶元和長慶諸體下及蘇梅黃陳范陸虞揚離之而愈合可謂能得師者也若其長篇諸語便便以一氣長矣而不覺其冗多矣而益見其遺胡于年未三十充之以學不已何難與屈宋唐景嗣響吾知審音者罷歌北風而歌南風矣

小方壺存彙序

休寧汪晉賢氏徙居梧桐鄉營碧巢當吟窩築華及之堂以燕兄弟賓客建棗杆樓以藏典籍其曰小方壺者郡城東角里之書屋也晉賢少工韻語吾友周布衣青士好論詩每切劇同學文字為人所憎晉賢特虛已下之不以為忤繼又交沈秀才山子均延之賓坐雞鳴風雨不輟其音海內名士聞聲相求舟車接于達道晉賢出編紵訂僑札之分時名籍甚二子既逝晉賢仕為桂林通判調太平遷知鄭州事未赴居母憂服除謁遊人不果銓歸取平生古今體詩裏為一十八卷題曰存彙問序于予予思古來友朋酬和之樂無如元人安陽許氏則有主塘欽乃集崑山顧氏則有玉山名勝雅集二編吳縣徐氏則有金蘭集上虞魏氏則有敦文集浦江鄭氏則有麟谿集流播至今然仲瑛雅集之外歲編已詩目曰玉山璞十止傳抄一二而已豈若晉賢先後所賦裏而為一汰其沙礫采其菁華丁敬禮有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杜子美亦云論文笑自知又云得失寸心知晉賢既得之于心審擇焉足以自信斯可信于天下也夫

顧俠君嗽荔集序

入聞者語以游武夷躡荔支必曰諾及沂漸江而上多取道于漁梁發舟南浦放溜達乎無諸之城去武夷也遠荔園開以小暑或不能俟其得遂志者寡也予嘗入聞者再一狎楫于江郎山北一自鉛山湖口登陸度分水之關柅車崇安則去武夷三十里而近小舫一艘一日而臻九曲乃信宿冲祐之宮謁徽國公祠登天游觀衆山羅列其下若秉圭芴然雲霞之明晦水木之參章觀乎此勝絕矣既至福州適逢荔支熟時故人知予之好之也率從楓亭郵致又身詣西禪寺樹下堆盤恣餐按舊譜品其高下此二樂者恒識之于心口不能宣也今年春長洲顧孝廉俠君將游乎閩來別予往還四月出道中所作詩百有餘首其材也博其志也專如絃在桐拊之而益永如金在冶約之而彌堅予爲刪五之一勸其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今夫名山之目洞天福地神仙所治本于道書以武夷之勝屈居第一十六恐不能無謬意者山取其深而九曲易盡與然游人免步石梁之滑手援鐵鎖之勞三十六峰津可以速山游之易莫或過焉誦孝廉詩繼之游者必擊汰而爭前矣集不以武夷名而曰嗽荔者紀時也

鵲華山人詩集序

匠氏營國必先庀其材匪直椅桐梓漆松柏而已雖癭腫魁癩勾曲之木亦莫廢焉第相其宜以爲之用取材之貴夫博也予少而學詩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良以精稍不中繩墨則屏而遠之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弃必借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間作小詩慢詞日課其傳寫坐是爲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

悔也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瀏覽恒資以爲詩材于是綠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惟自喻于心焉雖華山人善詩其鈔書之癖頗與予同官舍之暇席溷咸爲鈔書之所山人自歛再徙而在寧波天一閣藏書具在故所鈔書比予更富其取材也愈博宜其詩之雅以醇閱而不肆合宋元來作者之長仍無戾于漢魏六朝三唐人之作也今之言詩者目不闕曹劉之牆足不履潘左陶謝之國顧厭棄唐人以爲平熟下取蘇黃楊陸之體制而又遺其神明獨拾藩澤此猶杭人之結屋伐荻蘆以爲苑編竹以爲籥削板以爲防見者幸其成之速且易一旦燎以火其不化爲煙塵土礫者罕矣予故論詩必以取材博者爲尚而山人吾臭味也遂書以爲序

劉介子詩集序

邛郫鄭陳曹檜之風比于大國而吳獨無詩言游在孔門以文學著顧未有篇什傳者一延州來季子觀六代之樂能審其音曲暢其旨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咏歎之遂爲千古說詩之祖信夫善詩者莫吳人若也今夫言志之謂詩持其志之謂詩故士必先尚其志而後可與言詩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麇厲嚙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駁辟者其志喬由是被之于聲高者硯而下者肆跛者散而險者斂侈者侈而弁者鬱斯未可以道古也南渡以後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元季高季迪徐幼文爲楊廉夫後進而不惑其褻譏斯善于詩者矣劉君石齡字介子孝子之子以高才不試于有司銷聲割跡恒以吟咏自娛多師以爲師能及

情以和其志顧世之以聞譽標榜者不及焉然吳雖多才莫或先之者也子家吳中四姓之一先世自吳移秀水以吳會分地紀考之縣在辟塞之東初非越境洪武造邦亦嘗附于直隸而先太傅為長洲何氏贅塔遺宅近臨頓里門西向臨河有隙地曰朱衙場吳中故老猶識其處比年僑寓白蓮花溼五載酷愛洞庭消夏灣山水之勝風俗之厚思攜家以老介于將薄游曷歸乎來卜鄰于是仿松陵之唱和彼襲美楚產得附甫里以傳矧子族望本自吳者乎度介于之不吾棄也已

胡永叔詩序

世之論者恒言尼父刪詩不錄吳楚吳則無聞若楚于二南錄南有喬木而江漢存于大雅不可云楚無詩也迨王迹熄列國之詩盡亡惟楚有材屈宋唐景交作是詩之後亡者莫如楚矣自明萬曆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翁山降而揚陸其辭與志未大有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空疎淺薄詭譎是尚便于新學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讀書識字斯害有不可言者已于時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閩有蔡敬夫爭相效尤變而益下無惑乎世之言詩者以楚相誠矣有人焉生乎楚而不為楚俗所移吾友黃岡杜子皇是也于皇僑居白下者也今楚風既漸返而淳又永叔昆友移家無錫所食者西神之禾所飲者慧泉之水相往還酬和者率吳越大夫卿士宜其詩之不類于楚遺派也雖然學詩者當進于古師三百篇庶近于漢師魏晉乃幾于唐末有師宋元而翻合乎羣雅者譬彼汎舟然汧洄者

不若汧游之便必欲逆流以上吾知鼓柁之匪易矣書以為序

汪司城詩序

曩因周布衣青士友汪君晉賢既又識君哲昆周士令弟季青季青方年少結交皆老蒼品厲風雅氣足奪人嗣是海內稱詩者相與訂攬環結珮之好子留京師不相見久比歸而季青通籍除北城兵馬司指揮塵沙之蓬勃于謁之奔忙判牘之繁冗對簿詰察者率粟果之惡少年黥面之逃丁探丸之寇尤意其無暇作詩人矣而吟咏愈多既而坐吏議歸則道途之作益多且工其過吳江盛澤詩云夜燈千匹練秋雨半湖菱匪僅聞宋元之變與直欲造唐人之堂而躋其載者也昔襄陽孟六杜子美稱其清詩句句盡堪傳而王士源為作傳獨賞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一聯任華傾倒李白則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是詩之絕唱正不在多惟賞音者舉其一二而全集之堪傳作者可無忤矣今之詩家不事博覽專以宋楊陸為師庸熟之語令人作惡季青昆友各聚書萬卷分貯于樓季青擅韓杜韻語以為詩材方正奇奇各得其所宜其詩之日進于格也已

李上舍瓦缶集序

同里李上舍泰川出其吟藁問序于小長蘆釣魚師魚師曰子之以瓦缶名集也何所取諸荅曰淮南子有言窮鄙之社叩盆拊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家取以喻其奔陋云爾魚師曰謙矣子之自喻也八音之用唯土獨寡伊昔氏之鼓堯民之壤樂方失傳周官之所展墳焉而已大者謂之謠外無聞



焉若夫击見于易見于詩見于爾雅王肅云是下民質素之器許慎詮之則云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蓋匪樂之器而有樂之用焉然坎其擊缶宛丘之道載之陳風匪僅秦人鼓之風又云值其驚翻則不獨以之節歌而兼可會舞者已逸詩不云乎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今上舍之詩麗者不挑高者不抗古詩多于近體五言道于七言是誠能道古者其風肆好非大雅之材與嘗謂詩人之病在亟于見好亟于見好或反形其醜焉上舍務以漢魏六代三唐為師勿墮宋人流派優游涵泳日進不已譬之于缶髯鬣薛暴之畢除音聲乃出中乎律呂試奏之驚翻之側與雅樂奚殊哉

王崇安詩序

予求友于關中先後得五人焉富平李因篤子德三原孫枝蔚豹人涇陽李念茲岷華陰王弘撰無異郃陽王又旦幼華五人者其詩歌平險或殊然予與論議未嘗不合也子德高視流輩獨兄事予每過輒坐主人下嘗用十六蒸十七登韻賦長律四百言贈予及同入史館亟上書陳情請歸養其母子餞之慈仁寺揮涕而別二十年來五人相繼摧折而予之同調日以孤矣今年冬知崇安縣事郃陽王侯琴伯以槐蔭堂集東寄發函伸紙誦之格詩近體各有其長當夫冥搜而出泠然以風颯然以雨及其既霽春陽秋月明媚于千花百草之間由其與會之高遠不專工字句之末故五人所應有者有之所應無者無之也子德曩語予曰吾秦周之舊也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非產于周者乎降而秦

風于車郵侈車馬侍御之好于駟鐵有田狩園囿之樂于小戎無衣美甲兵矛戟之備若似乎成周之遺俗一變而為無道之秦不知蕪葭白露之三章其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纏綿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為夏聲焉悉乎哉子德之善言詩也侯集中之作其原率準五人尤能暢子德之旨今宰山水之邑畫簾多暇有橋有池娉施以咏把酒而書且也去十六洞天一舍而近升天游之觀雲物之怪奇峰巒之向背巖泉谷鳥之鳴夏其取材也不窮以絕勝之地畢收之吟卷之中將見脊高之格日進而不止毋謂秦無人俟其代興矣夫

棟亭詩序

杜子美言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詩橫空盤硬語安帖力排冪而白傅期于老嫗都解張子厚云致心平易始知詩陸務觀云詩到無人愛處工羣賢之論若枘鑿之不相入者然其義兩是亦就體製分殊爾今之詩家空疎淺薄皆由嚴儀卿詩有別才匪關學一語啓之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通政司使棟亭曹公吟囊體必生澀語必斬新蓋欲扶破藩籬直開古人窾奧當其稱意不顧時人之大怪也公于學博綜練習掌故胸中具有武庫瀏覽全唐詩派多師以為師宜其日進不已譬諸詞駟驥騄郭棣丁櫟騰山超澗馳騁既熟下而縱送劇駮之區其樂有不可喻者已

和駕鵞湖權歌序

吾鄉舊事吳會分地紀既軼不傳而張元成志今亦不可復覩予于甲寅之歲倚櫛遺聞作駕鵞湖權歌百首示同里諸

子屬而和者僅中表兄譚舟石一人而已舟石取材皆子所未及道故新城王少詹最稱之回思往事又十二年矣魏塘曹次典相遇京師復徧和予韻事不必異而辭則必工假令功名之士讀之猶深故鄉山水之慕矧子之侘傺無聊者乎昔張堯同成嘉禾百詠不聞有和者予之詩既有舟石和于前又有次典繼其後安見今人之不古若也次典其鏗諸木試以質少詹可哉

椽村詩序

詩猶夫射也棲鵠于侯有參有干狸以為步龍首蛇文以為楅雖為物不同其志于中則一爾彼其楛三而挾一支左而詘右此夫人而能之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三耦八算負侯而唱獲射之必有節也武夫之赴赴有終身射而不知節者矣或留焉或揚焉或出於方焉善射者則異是燕角之弧朔蓬之矢法拾并夾必選其良此猶詩家之取材也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參均而九和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鈔絲三耶漆三魁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比設羽設刃此猶詩家之鍊句也鵠有遠近有高下則審之在我而已今之言詩者多主于宋黃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編范致能吾見其弱九僧四靈吾見其拘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劉潛夫方巨山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太盡此皆不成乎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也乎吾家椽村弟善古今詩其取材必良其鍊句必極精緻陳言務去而夕秀啓焉譬諸射者持弓矢審固動而不括必志于發詩所云終日射侯而不出正者矣椽村

東浦詩鈔序

貽書索子序書至是日適觀射于市之南遂取以為喻朱氏望在沛其後避地丹陽望又在吳居張顧陸三姓之上其于楚則荆門襄陽零陵郴安陸聚族居者多以名位顯悔人家潛江以文學著鄉里貢入國子監視取功名甚易及留京師五年凡三舉鄉會試開院日朱氏無一人中式者以悔人之才亦淪落不過考五行家言若蕭氏之宅經郭氏之墓闔五姓各有禁忌當其不利悔人文雖工無益也夫士不遇于時則思見稱于後世悔人舍帖括而專工于詩宜矣詩之為教與時文異必其不雷同于眾人而後可傳悔人之詩其初誦之或鬱轆而不舒徐而繹之則溫厚悱惻皆合乎古人之槩獲使浮薄之氣不得接焉以是新城王先生貽上稱之邵陽王君幼華又稱之宜陽楊公退菴商丘宋公牧仲又稱之然則悔人于詩不若時文之蹭蹬不必竅之後世已為群公之所許又何慮其不傳也乎詩言之矣豈無他人不如此同姓悔人歸乎東浦之堂愈肆力于古則其詩當更進于是庶幾論門才者吾以潛江為望焉

騰笑集序

竹垞主人少無宦情耕長水之南年五十矣

天子下詔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有薦于朝台試體仁閣下

天子擢居一等除翰林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故事翰林非進士及第與改庶吉士者不居是職而主人以布衣通籍洵異數矣越二年

天子增置日講記注官則主人亦與焉是秋出典江南省試

拜命之日屏客不見將渡江誓于神入闈矢言益厲聞者以為

怪迂公事畢地主問遺輒以分故舊攜其妻入京帥無家具

僅載書兩大簾而已盜劫其居發所藏止餐錢二千白金不

及一鎰也明年正月

天子召入南書房賜宅景山之北黃瓦門東南居一年名

挂彈事吏議當落職

天子宥之左謫其官復僦宅宣武門外遣其妻歸獨處一室

庭有藤二本檉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于是

酒人稍稍來游或有過而問業者爰出通籍以來所作鏤示

同好其曰騰笑集者取諸孔稚圭北山移文之語也噫主人

以詩文流傳湖海四十年一旦致身清美入侍禁近賦命

誠非薄矣卒齟齬于時人方齒冷宜其焚棄筆硯勿復為顧

仍為之不已則笑之者亦不已也項平父有言世之人無貴

賤皆畏人笑獨滑稽者不畏人笑非獨不畏且甚欲之然則

主人所為毋乃近于滑稽也乎時康熙二十有五年歲在壬

兆攝提格月在終病丁巳拙竹垞主人朱彝尊自序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

宋院判詞序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三百里而近車徒之擊互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白露臺瓦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勾隊于照碧堂上蓋流風雖遠遺響宜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若燕函秦盛夫人而能之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為曲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去其一按以大晟之律呂不能無誤生于足土者又必游覽四方交友之往來審音于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理藩院判宋君牧仲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衮衮不倦至為長短句虛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繙古人體製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不觀夫函乎必先為容乃以制革權其上下旅衣之始可無虧至于廬摩錮矣又置而搖之使其無蝟多諸牆以眡其橈之均橫而搖之以眡其勁蓋專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園工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善矣君之詞殆類是與

陳緯雲紅鹽詞序

宜興陳其年詩餘妙絕天下今之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也其弟緯雲繼之撰紅鹽詞三卷含宮咀商駁乎小絃大絃迭奏而不失其倫噫盛矣其年與子別二十年往來梁宋間嘗再至京師一過長水謂當相見矣竟不值而緯雲留滯京師久予至輒相見極譚燕贈酬之樂因得詢其年近時情狀

三人者坎珂畧相似也方子與其年定交日子未解作詞其  
年亦未以詞鳴不數年而烏絲詞出遲之又久子所作亦漸  
多然世無好之者獨其年兄弟稱善人情愛其所近大抵然  
矣詞雖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為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  
曲倚之于聲其辭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  
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  
情焉耳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其于京師風土  
人物之勝咸載集中而子餬口四方多與筭人酒徒相狎情  
見乎詞後之覽者且以為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塵垢栖栖  
北風雨雪之間其羈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

黑蝶齋詩餘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翥盧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  
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二體基之後得  
其門者寡矣其惟吾友沈覃九乎覃九鮮交游故無先達之  
譽又所作詞不多人或見其一二輒忽之然其黑蝶齋詞一  
卷可謂學姜氏而得其神明者矣白石詞凡五卷世已無傳  
傳者惟中興絕妙詞選所錄僅數十首耳今覃九年方壯為  
之日久其篇章必數倍于姜氏盡出以示人人未有不好之  
者序其端竊自喜屬和之有人并以見子賞音之獨早也

蔣京少梧月詞序

宜興山有小蘭大蘭碧雲氣雲之峰白鶴之洞澤有荊陽罽  
畫百瀆之水茶橋酒幔與朱藤翠竹交映陶旋之器走他縣  
自昔遠驚之流咸思栖伏杜牧之留營水榭蘇子瞻思種橘三  
百本買田以居豈非林麓之勝有發人吟味性情者與

家長水四望無山濫泉飛瀑之音不入于耳近宅田磽確遇  
歲早輒不登比年客白下思入茅山為道士著書以老願未  
果翻策柴車入京師風塵蓬勃懷山水之樂蓋有夢寐不能  
釋者吾友陳其年偕里人蔣京少訪子僧舍其年別久出其  
詞多至三千餘而京少所刻梧月詞凡二百四十餘闕穠而  
不靡直而不俚婉曲而不晦庶幾可嗣古人之逸響京少年  
甫二十耳為之不已必至于三千無疑也當牧之子瞻時不  
聞陽羨有賓朋之娛猶思卜築于是假令遇才若二子者唱  
酬和答于其間則其移家之謀更不俟終日焉可信也京少  
歸為我度百畝之田陰崖可植藤竹陽坡可以種橘開門山  
可望浴溪舟可挈游可以烹鰓可以閤茶有銚而羹有勺三  
絃之箏雙鬢之伎相與按四聲二十八調于酒邊花外京少  
其許我乎河水待泮放溜而南姑置茅山道士勿為已

紫雲詞序

詞者詩之餘然其流既分不可復合有以樂章語入詩者人  
交訕之矣雖然良醫之主藥藏金石草木燥濕寒熱之宜采  
營各別而後處方合散不亂其部要其術則一而已自唐以  
後工詩者每兼工于詞宋之元老若韓范司馬理學若朱仲  
晦真希元亦皆為之由是樂章卷帙幾與詩爭富昌黎子曰  
權偷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于詞或不  
然大都權偷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詩際  
兵戈倣擾流離瑣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  
咏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晉江丁君雁水以按  
察司僉事分巡賴南道構鑿園于官廨且于層波之閣八景

之臺攜賓客倚聲酬和所成歡雲詞流播南北蓋兼宋元人之長將與詩並傳無疑已贛州控百粵三楚七閩之隘曩時兵戈未息士之棲于山澤者見之吟卷每多幽憂悽戾之音海內言詩者稱焉今則兵戈盡偃又得君撫循而煦育之誦其樂章有歌咏太平之樂孰謂詞之可偏廢與于是其友朱彝尊審定焉而書其言以為序

### 柯寓匏振雅堂詞序

宋元詩人無不兼工樂章者明之初亦然自李獻吉論詩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使學者篤信其說見宋人詩集輒屏置不觀詩既屏置詞亦在所勿道焦氏編經籍志其于二氏百家搜采勿遺獨樂章不見錄宜作者之日寥寥矣崇禎之季江左漸有工之者吾鄉魏塘諸子和之前輩曹學士子顧維視其間守其派者無異豫章詩人之宗涪翁也柯子寓匏學士館甥其于詞蓋幼而習焉既而助予編次宋元人之詞又同周布衣青士博采詞人體製探其源流為樂章考索一書其用心也勤其倚聲也敏其于詩也兼工而日進于作者殆習伏衆神而臻于巧者與往歲在戊午寓匏兄弟與予同以薦留京師明年二月以父喪去又二年訪予江南遇于燕子磯又二年至京師每見輒出其詞彙久而盈卷乃雕刻行之今之工于詞者大都昔曾與學士游讀寓匏詞當有以山林微雲女壻見目者然而寓匏之詞之派之工不必盡合乎學士蓋由取材于宋元之人者多也

### 孟彥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為多錢唐之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

遠秀州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臯東陽之黃機四明之吳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煥倚聲于前王沂孫輩繼和于後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製作也自元以後詞人之賦合乎古者蓋寡三十年來作者奮起浙之西家嫻而戶習顧漸江以東鮮好之者會稽孟彥林訪予京師出所著浣花詞凡五百餘闕其好之也篤其為之也勤宜其多且工也詞雖小道為之亦有術矣去花菴草堂之陳言不為所役俾滓穢滌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綺靡矣而不戾乎情鏤珠矣而不傷夫氣夫然後足與古人方駕焉彥林歸矣為之不輟其辭必愈工他日相見當更序之

### 魚計莊詞序

曩子與同里李十九武曾論詞于京師之南泉僧舍謂小今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武曾深然予言是時僧舍所作頗多錢唐龔衡園遂以吾兩人所著刻入浙西六家詞夫浙之詞豈得以六家限哉十年以來其年容若畧園相繼奄逝同調日寡偶一間作亦不能如向者之專且勤矣休寧戴生銜僑居長水從予游其為詞務去陳言謝朝華而啓夕秀蓋兼夫南北宋而擅場者也在昔鄞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窗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為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

### 水村琴趣序

凝土以為器有虞氏尚之矣至周而陶旋有工曰甗曰盆曰

既曰高曰庾曰蓋中縣中膊辨及髻髻薛暴之微宜其廢鼎鼎以利其用然必歷千年而柴汝官哥定始行焉刊石以為碑夏后氏先之矣至周而岐陽有鼓至漢而鴻都有經宜其推石而鐫之木然必俟張參書壁之後又久而鏤板方興焉其于文也亦然南風之詩五子之歌此長短句之所由昉也漢鏡歌郊祀之章其體尚質迨晉宋齊梁江南采菱諸調去填詞一間爾詩不即變為詞殆時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予嘗持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錫山顧典籍不以為然也魏塘魏孝廉獨信子說頻與予唱和詞成掩其名示人見者或疑予所作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為一書不復倚聲按譜而孝廉好之不倦所填詞日多里之人疲于傳寫乃刊行之水村者孝廉之居因以爲字元趙子昂氏嘗爲錢處士以水墨寫爲圖者也琴趣者取諸涪翁詞集名也夫詞自宋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排之以硬語每與調乖竄之以新腔難與譜合至于崇禎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特工如孝廉者不可多得然則孝廉之詞力追南渡作者雖由其才亦遇其時夫然而後工也孝廉將爲頌表之游豆蔻之花枕椰之樹蕉耶扶荔之果青雞白鵝孔雀翠之鳥蝴蝶之蘭凡以資琴趣材者一惟孝廉驅使之子老矣君歸尚思歌以侑酒

羣雅集序

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辭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遺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初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

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器有八十四調仁宗于禁中度曲時則有若柳永徽宗以大晟名樂時則有若周邦彥曹組辛次膺方侯雅言皆明于宮調無相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呂而姜夔審音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二十八調多至千餘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有歌頭有促拍有攤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調有增減字有偷聲惟因劉昂所編宴樂新書失傳而八十四調圖譜不見于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篳譜矣姚江樓上舍儼若工于詞曩留京師輯詞譜一書業開雕榻行既而悔之告于予曰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歷世久遠聲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過度既不得盡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淺深初不係文字之多寡顧世之作譜者類從歸字謄錄累寸積及于鶯啼序而止中有調名則一而字之長短分殊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論宮調之可知者敘于前餘以時代先後爲次序斯世運之升降可以觀焉予曰百哉子之言詞乎上舍請易書名予名之曰羣雅集蓋昔賢論詞必出于雅正是故曾慥錄雅詞鮑陽居士輯復雅也譜既成以段安節樂府雜錄王灼碧雞漫志及宋元高麗諸史所載調存詞佚者具載之并以張炎沈伯時樂府指迷冠于卷首學者觀此何異過涉大水之獲舟梁焉是爲序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錄序

翰林院侍講錢唐高君以康熙二十一年春扈從天子東巡告成功于

三陵歸成日錄二卷其友朱彝尊受而讀之作而曰古者君出史載筆士載言蓋必有文學之臣從周之蒐于岐陽也時則有若史籀爲之詩漢之狩于方岳也時則有若班固有若崔駰有若馬融爲之頌不惟是也昔惟叔之寶禹鼎銘曰唯叔從王南征叔邦父之簠銘曰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凡獲與扈從者至銘之彝器以永厥世期以鋪揚盛美于無窮自古然矣君侍 禁蘭久親見

聖天子命將四出誅鋏不庭授方略于萬里之外宵衣晚膳不自暇逸君亦未嘗息偃休沐一旦弛威弧戟天戈疆宇悉定辰旂星罕有事 山陵從容豹尾之後賡 天章峇顧問惟君日侍左右君之遇榮矣雖然瀚山海而北極乎松花之江荒塗深淖車漁而馬瘡羽林材武之士蓋有不勝疲乏者君以一書生執鞭勒日夜隨侍 帳殿不少後又以餘力拜賜賦詠考山川之阨塞覽戰爭之迹訪金源宮闕所在證以舊史至殘碑斷碣靡不摩挲讀之非有倍萬人之才者能之乎

劉氏族譜序

天子命君侍從允爲得人君之所記方之古銘詩可無忤矣姓以別生分類也顧後世乃反合之合之自漢賜婁敬項伯爲劉氏始自漢以後帝王將相惟劉氏爲獨多斯緣附者日衆而譜系益繁其最著者七房彭城尉氏臨淮南陽廣平丹陽南華而北魏凌江將軍之後由襄平徙河南者不與焉譜劉氏者有漢氏帝王譜宋譜餘若幾若晏若輿若沉若復禮各著有宗譜雖不盡傳隋唐以前所重者門望大率皆遠引

往牒尊之爲祖源遠則支易分族繁則難合于九族則忽之于所不可知者強附而親之惑已遼陽劉氏其先傳自大保秉忠之後至正未有諱顯者仕爲通州安撫司副使洪武中授都指揮僉事封明威將軍子世襲其子通以軍功進指揮使封懷遠將軍賜鐵券免三死作鎮開原世居東寧衛惜木城十一傳而徙大興裔孫某忼慨有志行述其先人之訓撰族譜上下卷自明威將軍始譜系墳墓灼然可信京師士大夫見者莫不嘉歎蓋本支近斯宗族易敦家誠約斯子孫可守某之爲是書豈惟傳之于家殆吾黨所宜效法者也

姚氏族譜序

吾鄉族望在宋有呂氏錢氏朱氏沈氏魯氏衛氏常氏焦氏莫氏婁氏終宋之世以科名顯以家法傳莫若聞人氏聞人氏族譜一冊先君購而藏之約二百翻朝之誥勅家之詩文略備其遠裔請借錄匿不肯還是書遂失見于至元嘉禾志者僅登科一十二人而已姚氏在吾鄉有諱倬者登大觀三年賈安宅榜進士明之初曰瑄以尚書中洪武庚午舉人仕爲監察御史死建文之難曰綬以書回詩知名于時曰弘謨仕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其弟弘謹精音律撰樂府統宗所稱青蓮居士者也餘若文若俊若鸞若汝舟若體信皆中甲科若文通若鳳若篚若若若皆中乙科然其家世或顯或隱未詳其流派萬曆初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善長公登先文恪公榜進士由行人改御史巡視長蘆鹽課按山東河南迴翔京尹卿士歷今官年七十餘致政歸九十一而終是時諸姚半消歇而公之族日

大公之孫澣北若乃撰有家乘刊行又五十年其子姓愈繁  
 衍于是公從孫樹我士復為纂輯成書而屬予為序憶予八  
 齡時猶及見公公時尚健步履居樂善好施病者給以藥寒  
 者給以衣死者給以棺槨今所傳葉竹堂醫方皆公手自抄  
 又嘗注律以律文簡而易晦乃用小字釋其下順治初頒行  
 大清律寔依公所注本也先文恪公賜第日嘉興同榜九人  
 姚氏與吾家獨敦世好兩姓互為婚姻而我士又子友婿也  
 方子避兵練浦我士寔與予共學其為人愿而謹不苟訾笑  
 克持其家教三子讀書又經理先世墓田以供祭祀而又奠  
 繫世族墳墓別昭穆賢者表其德不肖者沒其名俾墮者忠  
 厚惟惻之念油然而生庶幾為法于鄉黨比于宋聞人氏也  
 已

雲氏族譜序

氏族之紊古病其分而今病其合一范也虞夏殷周異焉一  
 柱也香吳焮殊焉在下者得以私意紛更而上之人復以好  
 惡變易宜其若焚絲之難理而卒易辨者則以官有簿狀選  
 舉者可攷也家有譜系婚姻者有別也自簿狀既廢附勢者  
 以異派為同宗而亡國之喬詭姓氏以遠禍每擇其最著者  
 彼夫張王劉李趙氏族半天下豈果其枝葉獨蕃與蓋混而  
 合者眾矣此其譜系之傳多不可盡信惟姓之希者通譜亦  
 鮮其人序而為譜足以徵信于世然或生長廣邑大都往往  
 舍己趨附去魚而為鄭去胡而為令狐稽之又難也雲氏之  
 族有三其一出縉雲氏而悉雲宥連魏孝文帝皆改從雲文  
 昌之雲祖元行省參政從龍其子總管海居于菟灣累世譜

系可攷裔孫生負其集以為譜致書萬里請為序嗚呼氏族  
 之紊久矣以唐之盛撰述衣冠房從齒序者不下數十家而  
 國姓迄無定論元和姓纂作自林寶而不知己姓所由來若  
 是其難也某生海外僻左之鄉乃能攷据姓源所自有條而  
 不紊其可徵信矣夫

李氏族譜序

李氏望隴西其次趙郡隴西之系與唐本支日蕃定著房三  
 十有九而趙郡亦有南東西三祖之別定著六房族最大出  
 張王劉趙之上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徧中州其言大  
 而非夸者邪梅會李氏其先有千四提舉者元至正中自江  
 陰州徙嘉興六世之後始有仕宦登甲乙科者相繼位雖不  
 大顯而一門羣從多有詩筆流傳至吾友武曾才名為

天子所知徵詣闕下歸與兄繩遠斯年弟符分虎譚藝一時  
 言詩者稱三李焉既而取科名登仕版者踵接李氏之門才  
 且日盛僉謂不可無譜于是斯年討論芟綜之支分派別于  
 得姓之根源族數之遠近爵位之崇卑墳墓之阡原宗庶之  
 繼嗣妻妾之外氏適女之出處莫不一一詳書之凡七卷古  
 者睦族之道必先修譜以聯之是以有小史以真繫世有族  
 師以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惟宗族之序明夫然故不善者  
 同惡而無所比善者同好而無所蔽使之相保相愛各安本  
 俗咸期于德行道藝之歸此百世之計也今之治家者惟生  
 產是營其于睦族之典或棄而不省譜牒之不明長幼尊卑  
 乖其分至相凌相詬儕于路人先王維世持民之道衰矣夫  
 天下之俗固非一家之所能變然易稱一正家而國定使有



家者咸克明其譜牒禮文之相糾酒食之相洽有無之相通  
毋挾富而轢其貧毋先疏而後其親庶幾可以收族人之心  
長保其室家而不乖乎先王以族教安之義矣若李氏之譜  
有倫有要有條不紊後之君子其可以取則者歟

### 商丘宋氏家乘序

夾際鄭樵志氏族以國為氏者二百三十有三宋之先殷王  
元子名列三恪詩所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者也其都商丘  
本陶唐火正閼伯之墟是曰大辰之墟厥後望在西河廣平  
燉煌扶風利人而商丘之族遠古之三墳尚存服先疇守極  
樞至今猶保閼伯之故土姓源之遠莫之與京以視過江之  
王謝素蕭吳之朱張顧陸山東之王崔盧鄭關西之韋裴柳  
薛楊杜皆其後焉者矣譜系之學源于世本由晉以降或撰  
家傳或擬家紀或撰世傳或撰序訓或撰家世編用揚其先  
世之德善功烈斯則孝子慈孫之用心補邦國之志所未備  
俾先正之舊典時式長以不墜別親疎族墳墓序婚姻一書  
成而衆善備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填撫大江左右一  
十七年國奢示之以儉事煩行之以簡月要歲會久而案無  
留牘

天子嘉公清德倚毗日隆公精白一心益以澹泊自持公府  
無事恒與賓客參考典籍揚扆雅審定圖書又有餘力擬  
家乘若干卷子受而觀之不書遠祖而書近代先王言而後  
國史終以文翰其述莊敏文康二公遺行辭簡而事詳合乎  
古傳紀之體維宋氏門丁日盛公之諸公子一官侍從一列  
藩屏一登賢書諸孫咸自奮功名之路公族之蕃衍何福不

除繼自今論宋氏之望不于西河廣平而在商丘斯其為微  
子世家百世不遷之宗也夫

### 具區徐氏族譜序

徐氏之望十有北祖焉有南祖焉居兵洞庭之西山者背纒  
紉之峰臨銷夏之灣巖可以耕澤可以漁楓林橘田牆屋相  
望自元泰定間國子正字澄生子圻官平江學正愛山水之  
勝因卜居焉久而析為東西二房或移家湖州或居賞孰或  
徙沔陽華容湘潭要皆祖正字明宣德二年府學生善始撰  
家譜陳尚書山為作序其後諸生諒欲重緝之未果也上舍  
惇復從子學今年三月朔以赤馬船載子渡太湖登角頭于  
時梨花盛開迤邐二十里如積雪下上以緋桃綠之偕行者  
歎殊絕既而橫船于灣投上舍之故居村民散處或八九家  
或五六家或四三家庶人在官者無有也質庫固利者無有  
也垂白之叟未嘗至訟庭少年不諳博塞之戲歌板之音女  
子足不踰門樞其風俗淳朴乃與府治相反而徐氏一門羣  
從布衣紉履見客恂然處士三級出其所撰族譜有要有  
倫可徵可信其或一本而分支出鄉而死徙寧略不詳洵慎  
之至矣子家距洞庭祗百有餘里風便一日可達顧年逾七  
十始津逮焉信夫勝游之難也今海宇太平人皆懷其故土  
然游人過此未有不生避地之想者矧子覽觀四方習俗之  
靡日甚念風土清嘉莫茲山若安得從徐氏結比鄰以終老  
即寄居廡下所忻慕焉書以序其端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八

送湯潛菴先生巡撫江南序

統百城之吏而表率之畫圻廣則聞見難以悉周然則曷以勸曷以懲曷以化民成俗此其道不外察吏而已大江之南職四民之業者十僅得五而游民居其半焉安歌便舞揄衣甘食山遨而水嬉經過者指為繁華佳麗之地不知四民敝劫有糠粃不充者逋賦之日增寇宄之竊發有司不自救其過何能善其俗顧察吏者束于今申舉其合格者不必盡賢賢者又不得舉或賢而當劾者有焉故曩之為督撫者舉措一不當民心渙而不能驟合若是其難哉使居是職者却賂遺謝賓客躬親判牘正己以率其屬斯亦可矣然賢士大夫忠告之不聞小民疾苦之未悉不得不以耳目寄之屬吏夫以士民之所陳或有未足盡信者矧屬吏之愛憎乎以此守官可也將以勸懲其下化民成俗則必有道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睢州湯先生以講幄侍從受知

天子特簡巡撫江南先生之學最醇而不事異同之辨先生之節最清而不為斬絕之行信義之有根而德之有源者已吾知先生為政遇下以仁則賂遺必不至接賢士大夫以禮而廣其詢謀則賓客不必謝刑平其冤者而歸于簡也害去其甚者而不用亟也夫條教不煩則移俗也易察吏有術則民心舉安吾特言其麓者若先生之學蓋挹之而不窮施之而各有當也于其行規以言先生其何以處我

送周郎中還琴山序

山陰周君官郎署十年七閩之亂奉天子詔冒鋒鏑行萬里執詞不屈拘別館卒不辱命而還持父喪除服補官京師人或訐大臣子壻辭連君君不置辨遂挂吏議落職將歸朝之大夫士靡不歎息各賦詩贈行惜其平生不苟訾笑而以言獲譴也古昔賢人見逐能文之士或代寫其心志所欲言被之聲詩樂府所傳放歌行是也三代人才之盛莫過周宣王時內則號文公樊仲山甫張仲尹吉甫外則申伯韓侯蹇父召虎方叔皇父程伯休父一賢人去國若無所損益而詩人之賦白駒一曰以永今朝再曰以永今夕當其未去思縈維其駒食以芣藿而不惜及其既去則冀其賁然來思冀其來而不得則曰無金玉爾音其縈思之切若是其纏綿也君今歸乎琴山之麓江可以釣林可以游窟山宅水之樓依竹之堂可以寄傲殆詩之所云逸豫者非歟雖然君年纔五十齒髮未衰

天子知君久終且見用必不滯于空谷宜諸朝士文望其來匪止效放歌以代寫君之心志而已

送汪檢討使琉球序

古之儒者誦詩執禮非徒學為仕達邦國之政而已必以使于四方不能專對為慮故皇皇者華四牡所以勞使臣之詩于鄉飲酒則歌焉于燕飲則歌焉君以此勗其臣父兄以此教其子弟惟不辱君命始謂之士而君將有大問則與卿圖事擇其可使者既謀其人然後命之戒宰夫官具問所宜費夕幣乃行其或聘而誤主君勿親饗食以媿厲之蓋使臣之

重若是然則使絕域者得與可為將相同科夫豈過哉康熙二十有一年春有 詔命公卿擇廷臣之可使琉球者眾以翰林院檢討江都汪君對

天子曰俞命既下君詔 闕上言七事其一謂邇者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天子復集公卿議于廷終允君所請秋八月

親灑宸翰縑囊鈿函俾君齎以往蓋嘗稽之宋端拱咸平祥符之際其于西夏高麗交趾咸出御書賜焉是役也

天子命使必咨于廷君請于朝必言所宜齎者可謂合乎古而從其宜矣吾聞琉球自隋始通道至唐無聞載諸宋元史者略焉不詳明之初析而為三其後山南北復合于中山為一其所以分合之故中土之士多不能言之君史官也職

修明史記宜考其本末歸上諸史館是則吾黨私心屬望于君者雖然馳驅而咨諏詢度其亦使者所有事歟于其別序以送之且作歌以道行邁之光華焉歌曰

君之選子彤庭鶴斯立子鸞斯停迺上言子七事帝心用嘉子特可其四

宸藻兮秀霄虎臥兮龍跳受書兮北闕載壇子東郊八駟子道左搖三旌兮婀娜白澤袍兮猩猩郵籤便子娛親截江流子踰浙誕登爐兮閩越仰瞻兮天星無分野子可經旁睇兮

三老指一髮子彭湖島島之樹子青青鳥了帥子紛來迎小大子奉酒跪雙膝兮搓兩手陳寶章兮殿中祝

皇帝兮萬壽神靈子天妃騰蛟蝶子黃衣微颺兮七日景南至兮送君歸數歸年子甲子春載陽兮來止

帝益眷子信臣被新渥兮今始

送張檢討還郁洲山序

郁洲在東海中相傳山自蒼梧徙此上多炎方草木仙士石室存焉崔琰述初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翰林院檢討山陽張君以上疏謫官歸將徙宅于洲之上行有日矣惜君之去者咸賦詩為別或謂翰林非言事之官郁洲非可居之地君所為近于好異君之言曰郁洲者吾先子考功恒思卜築于是而未果也吾居焉以成先子之志云爾朱彝尊曰子嘗好游道出淮陰者數矣其初過之植柳盈隄水下于隄三尺再過之則隄與水平又過之則水汎濫隄上聚土以為防久之如堵牆焉背郭之氓面牆而市不知牆外之皆水也城居者不知潮流之高于雉堞也子經過惴惴焉去之惟恐不速噫淮堰之築千年矣其幸而不潰者天也微君之言固將勸君徙宅焉詩有之矣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夫郁洲非淮海之樂土歟抑聞之家之始造也匪特營祭器養器而已其度幽宅也無有後艱則可郁洲之山後扁前扁延廣八百里可度幽宅者不少也樂哉斯丘考功先生所欲葬焉夫水潦而改葬者古也去危而即安者人情也申之以忠告者朋友之道也君曰然吾還當聚族而謀諸遂書以為序

送梅人宰石泉詩序

吾宗梅人負拔俗之才十試有司不遇以貢士謁選得龍南之石泉縣由會通河越黃河清淮溯江以上八千里而遙道瓜步力不能具舟楫遂訪故人于吳又不值則大困然不以介意琴歌酒讌吟咏自得吳中舊交樂其曠達也爭賦詩贈

行而予為之序思夫士君子得百里之地宰之亦視其才何如耳豈悉限于地哉考唐制別縣為六曰望曰赤曰畿曰上中下迨乎明驗身言書判亦以上中下分授初仕者今則比而同之文選郎置簽于筒聽人掣之天安門外似出乎至公矣然文人才命恒兩相妨石泉荒遠之地宜為悔人所掣也雖然今之所謂善地者鄉曲之近物產之美賦額之多戶口之庶置郵之便如是而已究之鄉曲近則應接煩物產美則徵求眾賦額多則簿書積戶口庶則獄訟滋置郵便則折腰屈膝僕僕伺候于道左以有用之歲月徒結上官之權民未受吾惠而書生之意氣盡矣石泉之為縣事簡而俗淳民吾子也士吾門生也山水吾朋友也布可以衣藥可以服食何安之所治趙蕤李白杜甫之所游有著書覽古之娛而無凍餒之患安見集于枯者之不勝夫苑邪今

天子留心民事一命之吏有薦于 朝輒移試繁劇之地海人廣交游豈無薦其名者予翻為悔人慮之不若安居石泉之為愉快也

贈顧銘序

寫真之肖者自閩中曾鯨外吾得四人焉錢唐謝彬華亭沈韶山陰徐易海鹽張遠往予盡識之今此四人者皆已老矣昔唐之丹青首曹將軍霸杜甫贈之詩有曰必逢佳士亦寫真其老也于戈漂泊至尋常行路之人皆貌之夫豈得已哉鄉人顧子蕪師乎謝氏沈氏挾藝以游于京師與予相遇于天津為予寫影惟肖由吾鄉至天津舟車之程濼紆三千里自吳楚齊魯以達于燕其間相遇之人何限而顧子獨肯貌

予其不以尋常行路之人視予可知也今海內畫手類師曾氏向之所游四人者學曾氏而有得焉者也方其未得若有所膠于中而不釋及其既得于心若飛鳥之過目其形之去我愈疾而神愈全矣蓋吾之所聞于四人者如此顧子試由吾說而繹焉其何必不如曾鯨氏哉

贈筆工錢叟序

硯得一可以一生墨得一可以一歲故惟筆工為難吾嘗誦黃魯直之言而是之不惟爾也羽陽銅雀香姜之瓦先吾數千歲陶之墨之壽亦百年為之者不期同時足為吾用至于筆其人必與吾書法相習緩急肥瘠先入其意中然後拔穎斬幹縱吾腕之所如而無憾故必熟識其人而後可工之擇豪匪一羊鼠之鬚山雞雀雉豐狐虎僕猩猩蚺蛇狸獼鸚鵡馬鹿之毛各呈其能自宣城諸葛氏以散卓得名蘇子瞻亟稱之而弋陽李展舒城張真嘉陽嚴永錢唐程奕歷陽柳材廣陵吳政吳說以及侍其瑛張通郎奇吳無至徐偃張耕老之徒往往因蘇黃諸君子之言垂名于後洵夫一技之善有深入人心而不可沒焉者已歸安近多筆工錢叟所製羊毛筆最為得法予識叟且二十年每出游輒橐置叟筆百餘自隨恒恐其盡持以作字蘊藉之妙不知有筆在吾手中而法度生焉至易以西北人及他工所為則心不相謀豪與手拒為筆所役不勝憊劣之苦無他拔穎斬幹之失其宜其人又不與吾書法相習故也若叟庶幾可進乎古筆工之列矣昔子瞻還自海外用諸葛氏筆至于驚歎以為北歸喜事又言往還中吳說以筆工獨耐久予之贈叟以言豈惟歎其一技之

善殆亦猶蘇子之于說也夫  
贈汪叟序

湯武周公之大聖人也而嵇康非之薄之韓愈之文至矣而劉昫訕之天下以爲賢一鄉之人曰否聽者從而疑之矣同調以爲工異乎己者以爲拙昧者從而信之矣是則毀譽之至無定者末世之文行也因思藝事之微有一定而不可泯者宜莫如弈方其勝敗決乎前某也一品某也二三品較然論定有非毀譽之所能移既極其誦則其人雖吾所惡但可詬及其人終不得詬其藝之未至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故夫弈雖小數亦有可學者焉然藝之至者恒僅專心于是未暇究文章道德之業則士君子雖與游未嘗不厭薄之噫使其言行之際一如學弈者之心而審其得失焉不可因其人而益重其藝乎歛人汪叟善弈者第一品觀其貌睥然可觀察其言諛然可聽所爲小詩詳雅而中律出其寫真畫卷當世之鉅公才士莫不嘉獎若出一口將不特以藝重者歟予嘗疾世之僞爲君子而勸說以爲文者思力反之于古而毀者之中予雖好予者不能奪也輒悼平生知己未若叟所遇之多復自笑不能學進乎弈徒以無定之毀譽聽之習俗愛憎之口而已題其卷遂因所感以告之

黃徵君壽序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黎洲黃先生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游弟子數百人歲在己巳八月先生縣弧之辰年八十矣其子百家游學京師請予文歸爲先生壽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予童穉

時即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陵即阼先生誦闕訟冤手鐵椎許顯純又堪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復父讎也既而偕兩弟讀書譚藝合名士袷契轉徙兵戈倣擾之中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冤之日除惡難于拔山迨忠賢雖偃而其黨散處四方泊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餘年以來始消歇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強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臚臘率子姓奉祀目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于國史先生之心足以自慰于介壽日宜浮一大砲者也予之出有愧於先生顧性好聚書傳鈔不輟則與先生有資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百家其述予言冀先生之不我拒也

劉高士壽序

於越古多志節之士逮宋之季高尚其事者益多篁墩程氏撰宋遺民錄書其什一而已以予所聞唐珏王潛而外如王沂孫聖與王易簡理得練恕可行之皆是也明之初王冕元章楊維禎廉夫張憲思廉咸蜚遐離俗志不可奪外若劉藻之子績績子師邵羅紘之子周周子頊則世有隱德尤所難已甲申而後越中隱君子屢指難數最高者二人余寶應若水劉舍人伯繩一耕于山一棲于市不與世接熱官就見之者遁入牀帷中披其帷則從後出兩君行誼略同而劉君爲念臺先生子先生就義之後閉戶輯其遺書孜孜不倦憶庚子冬予偕南昌王猷定訪之戢山下入其門無門焉者升其堂階卽不除堂之左列先生順天府尹時頭踏垂蘇半脫毯

穆然尚存主人前楫年未艾顏色枯槁問先生遺書出三禮草彙見示明年再訪之不復得見矣當天啓中逆奄用事流毒縉紳餘姚白安黃公被逮念臺先生送之行臨別訂婚姻之約時兩家各未有孫也既而劉君得子是爲惕菴高士黃徵君大冲得女爲高士之配黃孺人高士繼前人之志絕意功名肆力于詩古文攷次祖父所撰禮書以世儒偏用小戴記廢大戴記不錄此非通論乃附入焉博采諸家之說折衷歸于至當輯成正集一十四卷分集四卷而兩世未就之書得傳晚又作吾屯子微言內外二編闡明性理經術之旨于是高士年七十矣予交徵君子主一言高士有子戡香力學有文行因延以誨穉孫恒述過庭時家誠戡香雖貧乎能盡潔白之養卒已涂月歸壽其親由是東南名士咸歌詩介雅而予爲之序

朱翁六十壽序

愚聞之矣古有養老之禮無獻壽之文當其時若生子書于閭史閭獻諸州州獻諸伯伯命藏諸州府閭胥歲時數其衆寡辨其施舍以年則五六七八九十之異其制以孤則梧柳桑棘棗之異其用以杖則家鄉國朝之異其地以豆則三四五六之異其儀鄉有耆老州有司鮮不知之而養之于學謀于賓介輔以俛相以司正告于先生君子瑟何之工俎授之弟子樂以南陔白華華黍歌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以由庚崇丘由儀不可謂非獻壽之詞矣夫惟接之以仁制之以道敬其父而子悅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盡尊讓之節故無事家燕以夸其鄉曲也後世禮廢名不書于閭史蓋不尚于

有司異帳宿肉告存賜秩就見之典不行爲人子者欲壽其親將以致洗腆之歡乃謀于鄉之大夫士乞言以祝純嘏不失告于先生君子之義亦猶行古之禮也夫宗人某世居休寧之倫堂遷吳江之盛澤性淳厚有德量好義重然諾輕施子不以辭章自見教其子逢源敦尚古學俾問業于予里多粟果少年禁勿往來茸菰陽書院以祠徽國文公俾肄業祠中四方名士至則設館授餐無倦色家儲祕笈古琴法書名畫以供清鑒而又訓其子曰人生世上寸陰可惜豈可晷刻偷安邪蓋翁雖隱于市而敦崇古道有篤行君子之風其治家具有條理不察察于細務睦嫻任恤恒苦不及所謂一國之善士非與朱氏之先源于小邾子其後望在沛亦在吳既而丹陽錢唐義陽永城太康各以望著自文公崛起新安于是茶院一支獨盛翁系出茶院後實發源之宗子也子家自盛澤三家村徙居秀水翁之居吾先世之梧棗存焉逢源請予爲文壽其親雖不敢附先生君子之列然詩言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然則知翁者莫子若也以子言進一觴可乎

孫逸人壽序

萬鍾之養三簋之祿兼珍之饌啜粟飲水之歡子之娛其親者不同要以潔白爲尚笙雅所以奏白華之詩也民有四終身不去父母之側者惟農則然通物而爲商牽車牛而服賈晨昏定省先後扶持之節子職不能無違至于士生而孤矢以射四方十齡即就外傳既長負笈從師擔簦戴笠以求友惟夫所游有方所習有業本乎詩禮之訓克兼乎古今小大之學堅磨之而不磷膩行之而不染束修之入可以代耕廣

譽之間勝于僖爵游也足以揚親之名居也足以樂親之志則洗腆用酒稱觥上壽此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向平慄然而悟吾因之益信也已菊人孫翁居吳之干將里以孝友稱教其子上舍起範博通九經六書結僑札之契偏南北館穀所入悉以奉親所云潔白之養非與今年十月屆攬揆之辰上舍方歸自濠上其戚懿咸奉觴于翁夫十月穫稻正春酒介翁壽之期而翁身其康彊顏貌如三四十頌所云令德壽愷者也人或惜上舍之才壯而未遇莫顯其親是非克知上舍之心者方幸其身爲父母之身或游或處爵祿之不歷要會之不及朋友兄弟之具邇有歌有詩有酬有酢吾知海內封君必有聞而致羨于翁者書以爲序

顧叟壽序

古之躋堂介壽不於誕日於元辰故王公上壽之歌曰百福四象初萬壽三元始又曰四氣新元旦萬壽初今朝凡臣之祝其君賓朋之燕交友多以歲之始行之崧高之美申甫止及其地生民之稱后稷不書其時閔宮之頌魯亦然獨三閭大夫有曰攝提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舉攬揆初度以示人世之讀騷者莫不識其閔史之辰焉中吳顧叟幼如古長而摩掌古人書畫別其僞真晚益臻于神妙由是海內卿大夫士交重之延之上賓席舟車絡繹于道比于周公謹陸友仁叟之甥陸生從子游每過潭上園居輒與叟遇閒登其堂書一牀畫一幅藝花數本肅客而坐酒旨且多膳精而腆其容藹藹其言諄諄不及人過失有問必以直對長者也陸生語予叟年七十里人將賦詩介壽請予序之問其初度則元

日也因思昔賢之嗜奇古者莫如屈子其言曰幼余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觀其帶長鉞冠切雲被明月珮寶璐食玉英要勿徇世俗所好至其自信則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澹無爲而自得與泰初而爲鄰則其養生也固有道矣叟善善而不攻人之惡方諸屈子攸殊然善不外來名不虛作則叟之行已有焉若夫玉色脫顏精醇粹而始壯則後先一揆也桐弧旣懸盤有生菜酒有屠酥自孫而子自甥而舅介雅徵歌叟其可以陶然一醉也夫

胡母楊太君八十壽序

胡母楊太君年十七而嫁嫁踰十年而寡育三歲孤視其婚訓之義方以母道兼父道持門戶者且六十年年八十矣鄉黨賦詩書諸屏請子作序子邑人也邑有賢母爲之祝嘏而不善乎古者閭必有史斯一鄉之善人知所勸而女子之德亦必有女史紀之詩言彤管有輝是已周南一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名南一十四篇言女德者九申人之女蔡人之妻周南大夫之室息君之夫人黎莊夫人衛莊姜之傅母其詩得媿羣雅至于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美壺行者不少惟易亦然恒之六五也觀之六二也家人之彖也皆以言乎其貞也蓋正家之道必自內始明乎內者家自齊家也者天下之則也天下之定繫于一家之正一家之正必自女始此謂家人利女貞也且夫天之報施爲善者不必皆福爲不善者不必皆禍往往有出于儒生論議之表者獨貞節之婦定有賢子孫之報斯理也稽諸史冊蓋千古不爽焉今太君有子遂潔白之養設悅之辰子拜于前孫拜于後濟濟邦

族稱兇于堂太君亦榮矣哉回憶新寡之日懷抱綉子小兒  
蒿著以為簪藜莧以為食篝燈竈竈之上恒夜作理軫車唯  
自喻其苦而不以告人者願太君子若孫之無忘之也歲之  
九月籬菊方舒有者有藪有黍有稌十酒十棹兩壺兩翰壽  
觴舉綵衣趨太君顏色長敷愉吾操亦管于是書

叔母賀太君八十壽序

歲強圍赤奮若暢月甲午叔母賀太君設斝于闈于是年八  
十矣吾宗人獻壽者百餘有觥有壺有爵有觚或臚或踞溢  
于庭除第十五弟彞政初

命授內閣中書舍人垂魚繡鸚偕其婦拜于前孫曾孫外孫  
離孫歸孫拜于後閭鄙戚懿莫不為太君榮從子彞尊進曰  
女有四行吾叔母克全之女有七誡十二訓吾叔母克副之  
叔母生長富貴幼隨父孝延公偏歷濟南建南左江嶺北諸  
官舍不以父鍾愛而女職有關及嫁侍君舅君姑于京邸從  
祖母趙淑人以命婦屢朝后宮母賜食懷歸必先及叔母  
不以姑鍾愛而婦道有關也既年二十四而寡旋遭亂從祖  
尚書公舊第燬于火避兵深村亂定乃依兄公山樓以居樓  
東廊廡數楹內治嚴肅乳媪寵婢之聲弗達于外三徙而就  
舊第之基築小屋以栖荻簾紙閣未嘗出視門戶吳越之俗  
佞佛比丘尼特多恒出入閨闈尤好與孀者交結叔母獨峻  
拒之曰此輩一與往還內言必出于梱矣以是庭無尼氏之  
跡居恒被服雖華盛日不好珠翠之飾其後產日落練衣布  
裳盥浣必潔館費或不能繼處之怡然蓋自十五弟八齡教  
之讀書通賓客食餼廩歌鹿鳴數十年如一日迨十五弟歷

試禮部未第思奉檄以娛老親叔母輒以書誡曰慎毋以貨  
進其甘貧守約有士君子所難幾者吾家太傅文恪公以宰  
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尚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曰吾  
甚慙于叔父斯浙西言清德者必數朱氏彞尊通籍將二十  
稔恒產祇及太傅之半而十五弟雖登仕版亦無負郭之田  
叔母甘貧如飴有自得之色由其持久之道恒存乎敬順舉  
凡紛華榮麗靡足以攫其心宜其視菽水過于肥甘也夫人  
生難得者壽而叔母八十如五六十時康彞善飯諸孫裙屐  
繞膝前居雖陋尚書之井巷猶守而勿失且有學使者題扁  
以旌焉甥既稱叔母其可以驟然而進一觴矣是為序

蔣母沈太君七十壽序

吾讀易而悟家人之義矣易之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也嚴也者正家之要然為人父而過于嚴教不行繼以怒  
則母不得不濟之以慈母一于慈將曲庇子之過使其父罔  
聞知父有省察且力為子諱至于夫妻反目而子反懟其父  
矣故父道寧慈而母道不可不嚴惟其嚴而後能正位乎內  
家人之所以利女貞也每見寡婦之子長多克家由其母克  
兼義方之訓嚴與慈交相濟焉魏塘沈太君者蔣處士正言  
繼室正言風流儒雅樂于取友所居蓮谿在縣治之北後移  
家郡南門之外水周其堂敦槃縞紵之交往還者數太君孝  
養其姑為酒食饌賓客下逮僮僕得饜飴先是舅瞻雲公崇  
禎初以蘇松兵備副使家居有子六人女一十四人及太君來  
主中饋兄公女妹外內無間言既而以寡婦持門戶孱弱之  
軀咀藥物綜理庶務力課二子誦詩讀書飯以糲糲之餐



衣以寬博之褐目不覩嬉戲之具耳不聞鯨哇之音長而業成稱士林領袖太君之於妻道母道靡不當矣今年夏屆太君設悅之辰於是太君年七十比少壯時精神日益強健鄰里鄉黨姻亞之戚咸思獻壽階堂而徵序於余余族父東溪先生太君女公夫也側聞太君之苦節久矣回思正言存日其治家不尚嚴厲寧遠兄弟樂父之慈而太君克以嚴教其子有嗚嗚之吉而無譴語之吝閑有家而家正效非小矣詩曰彤管有煒若太君者洵足昭我管彤者與敬獻一觴以為壽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鋈

跋一

李氏周易集解跋

唐著作郎資州李鼎祚集子夏以來易說三十二家又引張氏倫朱氏仰之蔡氏景君三家注及乾鑿度合三十六家題曰周易集解自序稱一十卷斯為完書晁氏志惜其失七卷蓋誤信新唐書藝文志目錄也或以其書宗康成排輔嗣然繹其序有云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是未嘗全排輔嗣論者未之察爾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獲之亟以開雕近則流播者多海鹽胡氏嘗熟有秦鼻仲子陵韋彤韋滌春秋有啖助趙匡陸淳論語有強蒙獨未及鼎祚唯宋史禮志追贈贊皇子而元四明秦桧集謂資州有鼎祚讀書臺今未審故迹尚存焉否也

書周易本義後

朱子易本義析為十二卷以存漢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附錄一書乃強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明初無用以取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者專主本義漸置程傳不講于是鄉貢進士吳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削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次序此何說哉洽至于今科舉試題文象並發其亦恃乎朱子之旨矣子初求原書不得今觀此本附東萊呂氏音訓末有

朱子後序是為完書宜亟開雕頌諸學官第恐下士見之翻大笑爾

書林氏周易經傳集解後

福清林黃中余華唐與政兩人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為朱子所糾舉動不慎遂自絕于君子蘇平仲為與政鄉曲後學雖咸稱其經術然與政之遺書無一存者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四月經進付秘書省有勅褒美謂其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粹編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觀其書卷帙繁重傳抄者難崑山徐尚書原一為其弟子納蘭容若彙刻經解黃中是書業開雕矣客或語尚書曰黃中獲罪朱子若刊其書是亦朱子之罪人矣乃答以斯之當日朱子既有違言門人多言黃中文字可毀然黃中逝後勉齋黃氏為文祭之其略曰嗟哉吾公受天動氣為時直臣玩裁經之文象究筆削于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于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為文公高弟而推許黃中若是殆記所云憎而知其美者與

龍氏易集傳跋

周易集傳十八卷元湖廣儒學提舉龍仁夫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學者稱麟洲先生經文主朱子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為古筮辭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錄之以羽翼經初非枘作今書止存八卷爾通志堂集經解以闕書未開雕寫以藏

諸翁

王氏大易緝說跋

大易緝說十卷元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邗州王申子弢卿撰康熙庚申借無錫秦氏本錄而藏之書其末曰易十二篇為費氏所系經傳之移易圖書之異同紛綸乖合王氏之說雪樓程氏草廬吳氏或賞其平正穩當或以為確然粲然成一家之言者也易于秦火後獨完似無可議而歐陽永叔王景山疑及繫辭張芸叟疑爻辭竊以為非是若夫李邦直朱新仲疑序卦傳弢卿亦然斯先得吾心者矣

跋魯齋王氏書疑

魯齋王氏書疑九卷宋史藝文志著于錄按漢儒于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為經傳又取孝經考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于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于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庄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臯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歎其用心之巧然亦知者之過也

尚書纂言跋

草廬先生今文尚書纂言四卷嘉靖中長興顧少保應祥官雲南布政使鏤板以傳萬里遺書海鹽鄭端簡公以草廬序文尚權端簡為疏其是非識之簡端其來書猶置卷中未及

報也公以尚書義名家然夙疑古文非孔壁書與草廬意合  
特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核其實二十九篇此則公本諸司馬  
班氏之說爾草廬心非古文所云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  
考四卷而外不聞別有所撰殆出于權辭其後梅鶯鄭瑗郝  
敬羅敦仁諸家紛紛辨駁學者終莫之信是則草廬之識高  
矣

### 書傳會選跋

書傳會選六卷明孝陵命儒臣考正九峰蔡氏集傳成書稽  
今所存實錄紀載不詳按其本末自洪武十年春帝與翰林  
應奉傳藻典籍黃隣考功監丞郭傳論及天體左旋日月五  
星右旋隣傳咸主蔡氏之說帝乃作七曜天體循環論諭之  
二十四年冬禮部右侍郎張智奉命同學士劉三吾等會議  
改定蔡傳二十七年夏四月詔徵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監  
博士錢宰等二十七人既至開局翰林院命三吾總其事朝  
士借入書局者國子祭酒胡季安左右贊善門克新王俊華  
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清戴德彝  
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次年春正月書成以予所傳聞  
若是實錄書法凡著書開局必具書纂修官姓名以垂後世  
而明祖實錄其初修自建文即位之初領其事者太常少卿  
高遜志會都御史程本立等假是編在則開國之政治必粲  
然可觀迨永樂中再修三修要不外楊士奇一手所改削避  
禍益巧逢君愈工而是非之心無復存焉矣迹其于考正書  
傳諸儒僅先期書徵召姓名若朝士入選者槩從削去原其  
故則許盧景戴四公先後咸死于難去之惟恐不盡遂并入

局之朝士悉削之也嗚呼為之君者革除建文四年之事置  
天下于無何有之鄉而其臣乃并洪武三十一年之治迹變  
易其白黑撓亂其濁清實錄既沒其實由是志詹事府大學  
者題名多所闕遺文獻不足伊誰之咎與若夫胡廣等修五  
經四書大全專攘宋元人成書以欺其主顧高皇帝攷正之  
書傳反不采擇以頒諸學官廣等不足責然洪武君臣之用  
心固讀書論世者所深取也

### 讀武成篇書後

名詔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名詔三月丙午朏越三  
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  
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  
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  
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  
庚戌律以名詔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  
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 讀蔡仲之命篇書後

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  
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  
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  
父此諸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  
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  
王乃祖若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 跋王氏詩疑

詩疑二卷一作詩辨說亦魯齋王氏書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幽也有幽詩有幽雅有幽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于風猶風之不可雜于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為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跋毛詩李氏句解

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淳熙而後說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之書彙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勦說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賈舟中原序失去稽諸索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考其官闕門世惜也

豐氏魯詩世學跋

豐氏坊魯詩世學三十六卷列偽子貢詩傳于前而更小雅為小正大雅為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為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策隸體偽為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為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于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迺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蒿坎坎伐輪子作

欲欲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蔭此外素衣朱薄作緇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閭妻中葺之言作中甯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觀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于定之方中為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于東門之墀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為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已之作偽未能取信于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世其自序略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于學官史稱魯最為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于魯最為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雖歎之以為刺康王而作固已異于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駟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為周南名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于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于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為坊偽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秘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為所惑也

讀詩書後

吾讀幽詩于東山之四章見作者之深思焉詩以美周公何難鋪揚其出師之盛奏凱之容顧懷懷及于室家兒女子之思若是乎言之近于襲者何與蓋師不以律往往恣其淫掠而在行間者室家之思反緩室家之思既緩則其婦子自分身為夫之所棄置不復切于懷思即歸矣而男女之相悅其情終未必摯若東山之歸士當其勿士行枚可謂暇矣而獨宿甘在車下迨三年之久初無子女動其心比及還而男女始有及時之樂則師行之秋毫無犯可信已然則大夫之作是詩其思深其情婉而至洵善于美周公者也

吳氏周禮經傳跋

草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伯尚補之今世所傳三禮考注非公書蓋晏壁所為也康熙丁丑五月西吳書賈以抄本周禮經傳十卷求售紙墨其舊題曰吳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予考注疑是其孫伯尚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之文不審為誰所撰也

錢氏冬官補亡跋

冬官補亡三卷錢氏所撰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錢氏据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巧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

者矣軼初名士馨字穉拙平湖人

跋陸氏儀禮釋文

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入于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雋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于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素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素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為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既于儀禮全書注載素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于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當以陸氏序錄為正也

儀禮逸經跋

臨川草廬吳氏所輯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也奔喪也公冠也諸侯遷廟也諸侯釁廟也中雷也禘于大廟也王居明堂也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士義元時太學雖有刊本而流傳者少楊東里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後乃得之傳聞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忤旨去官建文初起知太平府事曾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或云是永樂間事成都楊用修上元焦弱侯惜當日廟堂諸公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本爾故八經十傳適合其數彼時東里諸公知為草廬書

無足表章者竊笑經生之少見多怪也

讀聘禮書後

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蓋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為之賓介者亦得私面私覲于君卿大夫其于幣宰書之宰夫具之史展之于玉賈人啓之宰執之使者受之張旆于竟迎者士郊勞者大夫賈人拭圭有司展幣覲用束錦賄用束紡無不以告諸人者近世諱賂之名相問者惟恐人知有聞則法吏必按以法豈今之禁令固有善于古者與夫無事而不相問此有事之所以載寶而求也嗚呼聘禮之廢苞苴所由行乎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本無甚踏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石經月令跋

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羣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月令自漢以來篇居第五本在王制之後唐明皇乃命李林甫等刊定冠諸四十九篇之首既亂其篇次又增益其文每月節分中氣當不韋作呂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有弄麀杖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也至十月中氣分小雪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為一候以閉塞而成冬為一候更屬可笑洽及宋元

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尚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為之作俑已

呂氏春秋集解跋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第六云東萊先生所著長沙陳邕和父為之序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為東萊公而居仁為右丞子學山谷為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為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為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即居仁所撰惟因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未能釋爾同里徐亭從子學春秋書以示之

嚴氏春秋傳注跋

春秋傳注三十六卷烏程縣學生嚴啓隆爾泰撰爾泰名注復社甲申後道跡自稱巔軫子始為是書示生徒以胡氏為非不敢盡糾其繆錢尚書受之勸其改作乃復點竄舊彙成之釋其辭庶幾針膏肓而起廢疾矣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書時年八十

六經輿論跋

世傳六經輿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漁仲嘗上書曰十年為經百之學以其所得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  
者作書考作書辨論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  
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  
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輿論曾未之及則  
非漁仲所著審矣

石藥爾雅跋

唐元和中西蜀人梅彪撰石藥爾雅醫方以藥石並稱爾雅  
止釋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隱名而顯著之也自序言衆  
石異名象爾雅辭句凡六篇勒爲一卷而白雲齋道藏目錄  
作二卷疑後人附益之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諸  
經部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二

大唐開元禮跋

開元禮序例三卷古禮七十五卷賓禮二卷軍禮十卷嘉禮  
四十卷凶禮二十卷合一百五十卷草創討論諸臣則徐堅  
李銳賈登張垣施敬本陸善經洪孝昌也于時王舍人岳請  
刪禮記舊文益以今事集賢學士張說上言禮記不刊之書  
不可改易宜取貞觀顯慶禮書折衷異同以爲唐禮久而論  
定者蕭學士萬王舍人仲丘也迹其降凶禮于五禮之末蓋  
貞觀已然至顯慶成書出于許敬宗李義甫之手削去國恤  
一篇開元儒臣終不能釐正以復舊典可惜已攷是書既頒  
尋以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遂爲士子出身  
捷徑究之登榜者無多何歟韓退之嘗苦儀禮難讀而熟開  
元禮文更難也周益公序曰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  
家有盛舉即是書而可行然則是書而存雖百世率由焉奚  
不可之有

政和五禮新儀跋

宋之初仍沿唐制用開元禮取士禮器則準聶崇義圖繪于  
論堂之上既而開寶有通禮景祐有太常新禮嘉祐有太常  
因革禮先後不無損益議者或謂其書繁簡失中不合古制  
蘇明允之言曰今特編集故事使後世無忘焉爾非曰制爲  
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至崇寧二年有詔令講議司官詳求  
歷代禮樂沿革修典訓以貽永世大觀初元乃設議禮局以

知樞密院事鄭居中刑部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強淵明等一十四人主之疑義許具劄子上請祐陵壘賜御筆指揮親定冠禮十卷蓋閱七載而成書于是鑄九鼎于汴京勒豐碑于河朔將謂禮樂與天地同流曾幾何時而金源百萬之師盟于城下徙之冰天雪窖中自古亡國之君所遭慘酷未有甚于帝者觀于是書稽古之勤自非庸主所能斷決然則帝之亡天實亡之後之君子當念舊章之不可忘無拘成敗之迹以論世從而詬之庶乎其可已

書大明集禮卷後

明太祖草昧之際徵羣儒修禮樂書實錄繫之洪武二年八月以予考之乃吳元年六月事也梁寅孟敬有贈徐一夔大章序云吳元年丁未歲詔徵至都大章亦見徵是時上方置三局一律局二禮局三誥局予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又撰張翼翔南梓字記云君以明經舉于鄉今天子將即大位寅與君同受詔稽古禮文其云將即位者洪武戊申之前也又上陶學士凱書云六月八日伏奉中書省劄付以王命之重郡府督迫之嚴即日就道亦指吳元年事此親于其身編纂禮書者其言斷不誣矣實錄第載吳元年八月徵江西儒士劉子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病辭各賜帛遣還則于亦以吳元年被徵也且劉宗弼者承直之字丞直于吳元年十月官國子司業不應又同遺逸之士至洪武二年就徵也是則禮局開設本丁未歲逮己酉楊維禎續至修飾潤色之庚戌九月書成命名大明集禮其本末如是實錄經永樂初兩次改修漸失其實爾是編五十卷萬曆中先太傅文恪公以禮

部右侍郎掌本部尚書事拜定陵之賜簡端有內府圖書先公亦以私印識卷尾兵火之後予家賜書之存僅此而已

鄭世子樂律全書跋

律呂精義內外編各十卷正論四卷樂律算學新說各一卷此外圖譜一十三部又審定諸家樂書八部合名之曰樂律全書鄭恭王厚烷世子載堉所撰也恭王于嘉靖二十七年建言時政獲罪降為庶人發高牆禁錮世子席蓐門外具橐館者二十載莊皇帝踐位初赦過復爵由是世子以孝稱又高延陵子臧之節讓國于兄尤人所難能也恭王雅善言樂世子又何文定塘外孫學有元本按律審音察及銖黍歷辨劉歆何安李照范鎮陳暘蔡元定之失近代若李文利李文察劉濂張致諸家皆駁其非河間獻王之後言禮樂者莫有過焉者也

書花間集後

花間集十卷蜀衛尉少卿趙弘祚編作者凡一十七人蜀之士大夫外有仕石晉者有仕南唐南漢者方兵戈倣擾之會道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以境外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見當日文網之疎矣坊板謄字最多至不能句讀此舊刻稍善爰藏之而書其後

書尊前集後

尊前集二卷不著編次人姓氏萬曆十年嘉興顧梧芳鑱板以行僉以謂顧氏書也康熙辛酉冬予留吳下有持吳文定公手抄本告售書法精楷卷首識以私印書肆索直三十金取顧氏本勘之詞人之先後樂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始知是



集爲宋初人編輯較之花間集音調不相遠也既還其書因識于顧氏本後

### 樂府雅詞跋

吳興陳伯玉書錄解題載曾端伯所編樂府雅詞十二卷拾遺二卷子從藏書家徧訪之未獲也既而抄自上元焦氏則僅上中下三卷及拾遺二卷而已繹其自序稱三十有四家合三卷詞人止有此數信爲足本無疑卷首冠以調笑絕句云是九重傳出此大晟樂之遺音矣轉踏之義碧雞漫志所未詳九張機詞僅見于此而高麗史樂志文宗二十七年十一月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傳九張機用弟子十人則其節度猶具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道宮薄媚西子詞排徧之後有入破虛催袞徧催拍歇拍煞然其音義不傳拾遺則以調編次第巖兒雞澤殷伯巖曲周王湛求永年申和孟隨叔言作長短句必曰雅詞蓋詞以雅爲尚得是編草堂詩餘可廢矣

### 跋典雅詞

典雅詞不知凡幾十冊予未通籍時得一冊于慈仁寺集賢典羅紋惟書法潦草蓋宋日胥吏所抄南渡以後諸公詞也後予分纂一統志崑山徐尚書請予朝權發明文淵閣書用資考證大學士令中書舍人六員編所存書目中亦有典雅詞一冊予亟借抄其副以原書還庫始知是編爲中祕所儲也既而工部郎靈壽傅君以家藏抄本詞四冊貽予則尺度題牋與予曩所購無異攷正統中文淵閣書目止著諸家詞三十九冊而無典雅之名疑即是書著錄者未之詳爾予

所得不及十之二然合離聚散之故可以感已

### 書絕妙好詞後

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顧流布者少從虞山錢氏抄得嘉善柯孝廉南陔重鈔之作者百三十有二人第七卷仇仁近詞殘闕目亦無存可惜也公謹自有賡洲漁笛譜其詞足與陳衡仲王聖與張叔夏方駕

### 書沈氏古今詞譜後

吳江沈光祿伯英審音律罷官歸撰嘯餘譜歌南曲者奉爲圭臬鄉人目曰詞隱先生論者惜其未譜詩餘康熙丁亥春過徐檢討豐草亭見有古今詞譜二十卷檢討思付開雕予借歸讎勘始而信既而不能無疑焉夫四聲二十八調言樂章者所共知也宮聲七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商聲七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林鐘商曰越調羽聲七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角聲七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惟變徵不見收按其序固不可紊也沈氏譜首黃鐘乃不分宮羽存正宮道宮而去高宮由是生于黃鐘者混矣存大石去高大石由是生于太簇者闕矣于南呂者混且闕矣至于角聲生于應鐘則全略之吾未得其解也若夫宮調未詳者凡二百七十餘闕沈氏衷爲一卷

附于末徵諸宋史樂志帝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教坊奏  
 傾杯樂百官飲奏三臺蓋傾杯樂惟林鐘商無之三臺有十  
 三調此諸曲所以不同也至若破陣子正宮也朝中措黃鐘  
 宮也小重山雙調也萬年歡杏園春菩薩蠻中呂也石州慢  
 越調也六州歌頭大石調也太平時小石調也此當分注于  
 諸調者也又如正宮有破陣樂雙調有拋毬樂不專林鐘商  
 也大石調有清平樂不專越調也歇指調有洞仙歌不專中  
 呂仙呂調也中呂調有瑞鷓鴣不專般涉調也仙呂調有齊  
 天樂不專正宮也有彩雲歸不專中呂調也林鐘商有風入  
 松不專雙調也此百世之下尤難臆斷者也檢討工于詞所  
 輯詞苑叢譚流布已久試取詞譜更正之母使四聲二十八  
 調之序焚絲不治然後出而鑲板傳于世不亦可乎遂書卷  
 後歸之

回溪史韻跋

回溪錢諷字正初吾鄉人也所撰史韻四十九卷子嘗見宋  
 時鈔本于京師僅存七冊嫌其殘闕未之錄也歸田之後始  
 大悔之從琴川毛氏長洲何氏訪其所藏合之才十七卷亟  
 寫而存之笥宋人兔園冊類摘雙字編四聲以便簡閱回溪  
 獨采成語有多至三四句者未嘗割裂原文信著書之良法  
 矣天下之寶離者會有合時安知後來所求不適用此十七  
 卷邪

禮部韻略釋疑跋

韻書自陸法言孫愐後經丁度等審定韻略禮部以之頒行  
 惟其略也故孫諤毛晃黃啟宗黃積厚張貴謨等代有廣益

景定間廬陵進士歐陽德隆輯釋疑五卷以便場屋之士隋  
 唐以來之分部未嘗紊也契丹僧行均撰龍龕手鑑三卷本  
 之華嚴三十六字母蒲傳正帥浙西首刊是書而鄭樵六書  
 略以為聲經音緯韻學始備由是韓道昭之五音集韻黃公  
 紹之韻會舉要東冠以公洽冠以夾而淳祐中劉淵又并二  
 百六部為一百七部舉隋唐以來之分部舍先民之章程顛  
 倒其倫次羣變而入浮屠氏之學可乎不可乎是編猶未改  
 韻書分部之舊訓必有徵字必有紐何嘗不精且密學者守  
 之以當圭臬作為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  
 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  
 不兩能者已萬曆中重編內閣書目云是編嘉熙間四明余  
 天柱曾雕于嘉禾郡齋

書韻府羣玉後

杜工部集有漫與五言絕句九首又七言云老去詩篇渾漫  
 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渾漫與者言即景口占率意而作也其  
 後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諸公皆襲用之押入上聲語韻姜  
 堯章蟋蟀詞云幽詩漫與笑離落呼燈世間兒女段復之詞  
 云詩句一春渾漫與紛紛紅紫俱塵土陰時夫輯韻府羣玉  
 亦采入語字韻中蓋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  
 作漫興七首安謂學杜者先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而  
 其弟子吳復從而傳會之注云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  
 作也漫興之為言蓋即眼前之景以為漫成之辭其言語似  
 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難學者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  
 遂盡改杜集之舊易與為興矣時夫韻府學者每笑其舛陋

然猶識字乃知勤于學者雖免園冊子正未可廢爾

### 汗簡跋

汗簡六卷略敘目錄一卷周宗正丞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鳥跡科斗畢具其書目多後世罕見忠恕別撰佩觿宋史藝文志並著于錄佩觿有雕本而是編無之子偶得舊抄一冊愛其奇古又一依說文始一終亥次序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尾錢唐汪主事立名堅請致雕遂錄諸東木鳴呼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為兔園冊問奇字者歸焉可為盛冷目張也予也僑吳五載力贊毛上舍辰刊說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鉉之說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疑必有好事之君子鏤板行之者庶幾學者免為俗學所惑也夫

### 類篇跋

類篇十四卷卷分上中下凡四十二卷附目錄三卷于後先是丁學士度奉詔修集韻奉乞委修韻官別為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于是王檢討洙胡學士宿掌光祿禹錫張大理次立范學士鎮司馬學士光先後排纂成書草創于寶元二年十一月至治平四年十二月上之朝洵非易也自秦丞相斯作倉頡篇七章漢閭里書師合中車府令高爰歷太史令敬博學并為一篇揚雄班固順續之杜林注之永元間汝南許慎說文解字行分別部居凡十四篇始于一終于亥由是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徐鉉作繫傳咸發明說文之旨治平中類

篇書出推源析流而輕重淺深清濁之變迭用旁求猶不改倉頡篇部居之舊先民之規矩略存焉後此而始一終文之序莫有講習者矣書成于范氏而進于司馬氏篇首冠以序係眉山蘇轍之文為范學士作

### 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

淳化閣帖十卷摹自王著等筆迹詆之謂決磔鈎剔更無前人意然當時珍惜特甚藏板御書院惟大臣進登二府者賜以一本耳所謂官法帖是也歐陽永叔時板已被焚稱善本為難得況後此又數百年乎夾雪本舊藏顧大理家後歸蔣氏宛平劉大夫知鎮江府日購得之其公子攜之濟上歲在庚戌觀焉中多闕文補以文氏唐氏所藏本皆遠遜原帖其以夾雪名者蠹食其墨以素紙裝之若六花之散于几席也蓋自棗材既裂後遂標以銀鋌世多以此驗其偽真是本裂處以木補之殆在銀鋌未標之先賜本之僅存于今者矣法帖之傳于世各有源流可考而吳中黠工每割裂跋尾圖書以眩人耳目雖善鑿者或致疑焉若是帖之見蝕于蠹其文宛轉糾纏字畫無損巧過漏痕釵股龜魚蟲鳥柳蘼之篆即至點者不能仿其萬一宜有力者所共寶也觀于是而知古人未可輕詆永叔謂其難得是誠知言

### 題江都王氏家藏閣帖

閣帖棗木傳刻易失其真而世寶之吾鄉天籟閣藏有初搨足本題以千金後經亂失去以予所見函山劉氏夾雪本已闕三卷補以別紙退谷孫氏則僅存二卷而已是本首尾完好獲觀銀鋌未標時生面宜為鶴臯主人員賞也

石刻鋪敘跋

石刻鋪敘二卷宋建昌曾宏父撰卷末有後序書字季卿其  
欽孟蜀九經及思陵御書石經本末特詳又南渡以後秘閣  
帖亦詮訂有序按宏父本名惇紹興十三年以右朝散郎知  
台州府事其以字稱者避光宗諱也臨安書肆陳思輯寶刻  
叢編援据頗廣顧不及是編予從射瀆就堂上人抄而藏之  
不啻象犀珠玉之外網得珊瑚木難然

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子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  
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搨絳帖二冊  
光采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煙至今攪我心也堯章于  
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為法書法書又廢唯存  
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為多故于是編條疏而  
考證之一一別其偽真察及苗疑其餘若續書譜契帖偏旁  
考保母摹觀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  
為優抑絳帖摹自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  
卷蔡芑釋文并說一卷元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  
惜哉

隸續跋

隸續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合經堂  
所藏僅七卷而已近客吳關訪得琴川毛氏舊抄本雖殘闕  
過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一十七翻末有乾道三年弟邁  
後序釋其辭尚有隸韻隸圖而今不得見矣又淳熙六年添  
差通判紹興軍府事喻良能亦有跋尾稱隸釋二十七卷隸

續十卷既墨于版復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則當時刊本亦止  
一十九卷將毋餘二卷為隸韻隸圖邪要之闕文難以復完  
合依婁氏漢隸字源目錄次序取陳氏寶刻叢編所有補之  
庶幾十得其四五矣

書蘭亭續考後

蘭亭續考二卷錢唐俞松續桑世昌考而著錄也卷中載稿  
李沈虞卿跋跋五考之宋史無傳至元嘉禾志第書沈揆梁  
克家榜進士注云侍從顧不書其字金史交聘表大定二十  
九年閏五月宋遣沈揆韓侂胄來賀登位又不書其官今觀  
五跋其一云上即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  
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後三年來守吳郡裝為一卷所云  
上即大位者光宗也按中興館閣續錄題名揆字虞卿嘉興  
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淳熙十年七月以祕書少監兼國史院  
編修官十一年十一月進祕書監十四年五月為祕閣修撰  
江東運副紹熙四年以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而正  
德姑蘇志守令表揆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任  
四年二月除司農卿合虞卿跋及諸書勘之虞卿之歷官本  
末略具矣續考又載魯長卿氏藏有蘭亭會妙卷伊孫之茂  
字伯秀別字雪村跋其尾稱兒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坐膝上  
觀此今已七十年不覺感愴按周益公必大撰朝請大夫海  
鹽魯嘗墓碑伯秀得附書名跋言龍舒府君者大夫長子承  
讓郎通判舒州可簡也虞卿好古魯氏會妙卷後亦歸之此  
伯秀有感愴之言要之兩公跋語皆條暢不類童道輩之晦  
澀詩所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非與吾鄉張元成嘉

禾志不傳至元所修失之太簡其後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鈞  
排纂舊聞日就放失文獻無徵尚論者徒深浩歎而已因覽  
俞氏書有感識于卷末

寶刻叢編跋

宋史藝文志載宋敏求有寶刻叢章三十卷拾遺三十卷度  
南渡後已失傳臨安書肆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  
中條理金石文跋藉其會粹卷中隸續諸條予嘗取以補原  
書二十一卷之闕當南渡之後君臣無意復讎編地志者若  
祝穆王象之潘自牧之徒河淮以北陷蕃州郡志不復載思  
獨博采九域圖經所遺一一識之其識高于朝士一等矣

盛熙明法書考跋

法書考八卷元盛熙明撰虞揭歐陽三鉅公序之熙明龜茲  
人家豫章嘗游四明著補陀洛迦山考詩言滄洲到處即為  
家是已以近臣薦備宿衛為夏官屬斯編創于至順二年進  
于元統二年其文約其旨該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

跋名蹟錄

崑山朱珪精于篆刻一時碑版多出其摹勒因取平生所刻  
文字一一志之曰名蹟錄凡六卷附以贈言一卷其第五卷  
載盧熊所撰遷善先生郭君墓志銘郭君名翼字義仲善七  
言近體詩人號郭五十六虞山錢尚書列朝詩集入之明人  
之列且云洪武初徵授學官度不能有所自見怏怏而卒不  
知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七月熊志可據其為訓導仕于元  
也尚書以史學自負絳雲樓之火人咸惜其國史遭燬由郭  
君本末推之則考證失真又多主門戶之見假令書就未必

稱信史爾

行齋印譜跋

漢官私印俱用撥蠟鑄其後象犀碑礪瑪瑙取材愈廣至王  
元章始易以花乳石于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產皆入龍君  
琢矣吾宗衍齋自漢以來搜羅其博而審取其尤者作譜五  
冊以視復齋齋堂所收不啻一粟之比千圉也衍齋好古孜  
孜如不及繼此必倍蓰于是衰年可假當再跋之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三

書周髀後

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于錄商高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注又注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注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李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為一卷其餘悉合為一矣高之言曰筮以寫天青黑為表丹黃為裏而陳子之告榮方曰天象蓋笠地法覆槃主蓋天之說者也隋唐志均書趙嬰注而今本卷首題趙君卿字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疑唐以前有趙嬰之注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注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注矣鸞北周司隸校尉淳風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祕書省鈞考算經文字

靈臺秘苑跋

靈臺秘苑本北周明帝詔太史中大夫新野庾季才叔奕撰書成凡一百二十卷隋志一百十五卷今止存十五卷本目錄後有編修官司天監于大吉中官正權判司天監丁洵同看詳官奉議郎輕車都尉歐陽發看詳官翰林學士承議郎提舉司天監公事上騎都尉劇縣開國男王安禮姓名蓋宋自太平興國而後私習天文者有厲禁天文推測之術不欲

使民知之季才完書必多奧義諸人奉勅芟削而僅摘其一若作酒醴去其漿而糟醅在矣

乙巳占跋

乙巳占七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撰唐志作十二卷陳氏書錄解題作十卷則子家所藏非完書矣星野之說以在天二十八宿分十二次在地十二辰配十二國由是九州各有分星言天者尚之而是書兼引詩推度災咎鄒等十三國各有天宿又引洛書凡禹貢諸山以岍為角以岐為亢以荆山為氏壺口為房雷首為心太岳為尾砥柱為箕析城為斗王屋為牛太行為須女恒山為虛碣石為危西傾為室朱圉為壁烏鼠為奎太華為婁熊耳為胃外方為昴桐柏為畢陪尾為觜蟠冢為參荆山為井內方為鬼大別為柳岷山為星衡山為張九江為翼敷淺原為軫其義不見于歷代國史天文志亦足以廣異聞書以示門弟子

天文鬼料竅跋

言天文者有鬼料竅一冊繪昏旦中星為圖述躔次于後相其書名有類乎誌緯而無瑰異怪奇之說昔者巫咸以黃燕紀星甘德以黑燕紀星石申以赤燕紀星參差莫準得此約而能該不難羅二十八宿于心胃矣

書宋寶祐會天曆後

右宋寶祐四年會天曆保章正荆執禮譚玉靈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曆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是歲在丙辰元日立春田家諺云百年罕遇者也按會天曆初名顯天淳祐十二年太府寺丞張湜祕書省檢閱林光世同師

堯王等推算略見于宋史律歷志既而寶祐改元定名曰會天於是尤學士焞被命作序原授時之典歲頒曆于萬國鑄板印行莫可數計然歲既更無復存焉者馬氏經籍志載金人大明曆正以其不易得也是本為崑山徐閣老公肅甫所藏予假之編修道積錄其副按南渡以後自統元至會天曆名凡七改惟會天史稱闕其法試錄丙辰一歲推之曆家可付測而得其故已

### 太平寰宇記跋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目錄二卷宋朝奉郎太常博士樂史撰康熙癸亥抄自濟南王祭酒池北書庫闕七十餘卷後二年復借崑山徐學士傳是樓本繕寫補之尚闕河南道第四卷江南西道第十一至十七卷聞黃岡王少詹購得上元焦氏所藏足本及詢之則卷數殘闕同焉是編稽之國史多有不合殆取諸裨官小譌者居多不若九域志輿地記之簡而有要也

### 宋本輿地廣記跋

止友仁和吳志伊以經史教授鄉里東修所入就市閱書善價購而藏之歐陽忞輿地廣記其一也志伊既卒于官書多散失是書偶歸予插架顧闕首二卷徐尚書總裁一統志請權發文淵閣故書以資考驗是編首二卷存焉予亟傳寫遂成完書重是亡友物不輕假人每一展讀尚如手新觸也忞為廬陵族孫書成于政和中先之以禹貢九州而秦而漢而三國而晉而唐而五代首舉其大綱序之曰以今之州縣而求于漢則為郡以漢之郡縣而求于三代則為州三代之九

州散而為漢之六十餘郡漢之六十餘郡分而為今之三百餘州雖其間或離或合不可討究而吾胸中蓋已了然矣故其沿革有條有理勝于樂史太平寰宇記實多後此志輿地者中原不入職方殘山剩水僅述偏安州郡至于元始修大一統志而其書罕傳益以徵是編之當寶惜也

### 桂林風土記跋

桂林風土記唐光化二年融州刺史莫休符撰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祇存一卷閩謝在杭小草齋所錄舊藏徐惟起家卷尾稱獲諸錢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抄傳雖非足本中載張固盧順之張叢元晦路單韋瓊歐陽隴李渤諸人詩采唐音者均未著于錄洽聞之君子亟當發其幽光者也

### 續錦里耆舊傳跋

子年來思注歐陽子五代史記求野史于蜀若毛文錫前蜀記事二卷董淳後蜀記事三卷李昊蜀書二十卷張彰錦里耆舊傳一卷俱佚不傳僅存者張唐英蜀檮杌十卷今止二卷若勾延慶續錦里耆舊傳三卷恐亦非完書也延慶字昌裔成都人官應靈縣令書成于開寶二年起咸通九年迄乾德三年一名成都理亂記卷中載李昊降表及從降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亦略載之可以資采獲者惜太常博士張約序已亡之矣

### 書夢華錄後

東京夢華錄十卷幽蘭居士孟元老撰紹興丁卯自為之序琴川毛氏曾刊入津逮秘書然失去淳熙丁未浚儀趙師俠介之後序是編為弘治癸亥雕本亞中大夫汴人賈宗仲原

兼有跋尾蓋周藩儀賓也

書成都文類後

安吉索說友起巖中木待問榜進士除秘書丞歷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四川安撫制度使兼知成都軍府事輯漢以下迄宋淳熙蜀人詩文釐為五十卷目曰成都文類書成于慶元五年自為之序分門十一頗為詳整楊文憲公慎全蜀藝文志所由本也自楊氏志行而素氏之文類皮之高閣矣予從海鹽陳氏得刊本重裝而藏之說友官于蜀後入為吏部尚書嘉泰二年八月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參知政事九月罷相見宰輔編年錄

書熙寧長安志後

韋述東西京記世無完書宋敏求本之撰河南長安二志世稱其該洽長安志舊有雕本字畫麗惡斯編借錄于汪編修文升善本也惜乎河南志不復可得為之憮然金風亭長彝尊識

跋元豐九域志

九域志十卷元豐中丹陽王存正仲被旨與曾肇李德芻共撰曩見宋槧本于崑山徐氏失四京第一卷次卷亦多闕文特府州軍監縣均有古跡一門蓋民間流行之書而此則經進本也故晁公武讀書後志有新舊九域志之目其進表上陳文直筆核洵不媿乎其言者宋槧字小而密斯則格紙軒朗便於老眼覽觀極為可喜抄而插諸架德芻別有元豐郡國志三十卷圖三卷載宋藝文志小長蘆八十一老人彝尊手識

淳熙三山志跋

閩中多藏書家康熙壬子過福州訪梁丞相三山志無有也後三十年觀武進莊氏書目有之借觀不可得又六年而崑山徐學使章仲以白金一鎰購之予遂假歸錄焉書凡四十二卷丞相自為之序志閩地者晉有陶夔唐有林諲宋有林世程諸書均佚是編亦罕流傳以三山士大夫未著錄者一旦有之足以豪矣特其體例附山川於寺觀之末未免失倫然十國之事可徵信者多有出于黃氏八閩通志王氏閩大紀何氏閩書之外學者所當博稽也

書新安志後

古文至南宋日趨于冗長獨羅鄂州小集所存無多極其醇雅所撰新安志簡而有要望墩程氏取其材作文獻志此地志之最善者予年八十始抄得是書每勸新安富家開雕終鮮應者甚矣今人之不好古也

景定建康志跋

建康志五十卷宋景定中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武寧周應合撰歲在戊午春予留白下亡友周雪客語子曾觀是書闕本訪之三十年未得也今年秋九月過曹通政子清真州使院則插架存焉亟借歸錄之應合淳祐間舉進士嘗為實錄院修撰官以上章劾賈似道謫通判饒州自号溪園先生康熙丁亥十一月竹垞七十九翁彝尊書

咸淳臨安志跋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權戶部尚書知臨安軍府事縉雲



縣開國男處州潛說友君高貴正府志增蓋舊間凡一百卷  
子從海鹽胡氏嘗熟毛氏先後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抄一  
十三卷其七卷終闕焉宋人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長  
安梁叔子之志三山范致能之志吳郡施武子之志會稽羅  
端良之志新安陳壽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簡惟潛氏此志  
獨詳合以吳越備史中興館閣錄續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  
夢梁錄大滌洞天志庶幾文獻足徵惜後之作通志者目未  
覩此以致舊聞放失可歎也夫

夢梁錄跋

曩從古林曹氏借抄夢梁錄係楊禮部南峰節文止得十卷  
後留京師聞棠村梁氏有足本其卷倍之亟錄而藏諸荀歲  
辛巳寓居昭慶僧樓取而卒讀之嫌其用筆拖沓不知所裁  
未若泗水潛夫武林舊事之簡而有要也雖然自曾端伯編  
類說朱藏一編紺珠集陶九成編說郛皆千百而取一說部  
之完書存焉者寡矣因替徐舍人鏤板于吳下小長蘆彝尊  
書

至元嘉禾志跋

嘉禾志三十有二卷至元中經歷單慶延郡博士徐碩纂輯  
成書序之者郡人郭晦唐天麟也嘉禾之有志肇自宋淳熙  
間郡守張元成延聞人伯紀修之既而岳珂來守郡復延鄉  
先輩關棻表卿續修因珂改調中輟僅存五卷是書蓋踵棻  
舊本而增益之者棻分門二十五碩廣之凡四十三而官師  
治蹟經籍目錄俱闕焉又吳越錢氏建國曾改秀州為開元  
府乃是編不載未免失之踈略然所采碑碣題詠居全書之

半舊章藉以考證足快于心矣頃他無表見晦舉宋淳祐十  
年方逢辰榜進士天麟字景仁寶祐四年文天祥榜第四甲  
進士自稱納軒叟居嘉禾軒

寰宇通志跋

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景泰中奉勅擬總裁五人文淵閣  
大學士泰和陳循東閣大學士揚州高穀東鹿王文翰林院  
學士泰和蕭鎡左春坊大學士淳安商輅纂修四十有二人  
左春坊大學士安福彭時右春坊大學士吉水劉儼翰林侍  
講學士上元倪謙秀水呂原左春坊左諭德莆田林文司經  
局洗馬永新劉定之安福李紹右春坊右中允莆田柯潛翰  
林院修撰杞縣孫賢左春坊左贊善長寧周洪謨右春坊右  
贊善華亭錢溥左司直郎省州萬安香河李泰翰林院編修  
蘭縣黃諫長洲陳鑑博野劉吉壽光劉瑯□□曹恩仁和王  
獻盧龍劉宣錢塘童綠檢討曹縣李本□□馬昇巴縣江朝  
宗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順天趙昂庶吉士瓊山丘濬盧  
氏耿裕安福彭華劉鈞涿州牛綸滄州孟勳仁和何琮潛山  
吳禎興化嚴淦泰和尹直番禺陳政順天甯珍馮定上元金  
紳壽光黃甄餘姚夏時長壽王寬書成以景泰七年五月具  
表進景陵親序之鏤板內府頒示中外先是洪武三年命儒  
士魏俊民黃箎劉儼丁鳳鄭思克鄭權六人編類大明志書  
迨二十八年復命廷臣修飾刊行此通志之權輿也裕陵復  
辟以其書汎濫勅儒臣約為一統志天順五年帝亦為之序  
自一統志頒行而通志不復流布民間儲藏者寡矣總裁纂  
修諸員雖得附書于邨戾王紀獨曹恩馬昇二人香山黃才

伯翰林記題名遺之因具書姓氏冀洽聞之君子補書其籍  
賈焉

跋虎丘詩集

虎丘詩集一卷明初吳人王賓所錄吾鄉項氏萬卷樓藏書也集中載郝經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呂敏詩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曾朴詩云閭閻冢上見新城無復行人載酒行考其歲在至正丁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為周南老故其詩云白髮趨公役驅馳上虎丘又云四壘新城繞澗劍池池上碧崔魏而柳貫詩亦云半山青處作崇墉其後志吳地者多未之及由是虎丘築城吳人鮮有知之者已予嘗步山後見遺址尚存特未悉山南何以為界大都鶴澗以南即城外地也又山本晉司徒王珣宅隋時舍利記珣宅有琴臺釋道宣載于廣弘明集而府縣志俱遺之古蹟之蕪沒者蓋已多矣賓字仲光經字仲誼敏字志學朴字彥魯南老字正道貫字道傳

正德重修金山寺志跋

葬師言禍福多本于郭景純之葬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同者所云龍穴沙水向背如杓鑿詭語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祇百二十凶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于詭奇沈啓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者可以發深省矣日本中心叟墓前無地拜兒孫一語亦足發笑詩載廬陵胡經用甫金山志志成于正德辛巳文待詔徵仲序之

書土官底簿後

土官底簿二冊未詳撰人姓氏海鹽鄭氏藏書也按禹貢三百里蠻書旅獒局官禮職方氏載記明堂位稱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曰伋曰玃曰獠曰獯曰種各有大姓為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官吏立宣慰招討安撫長官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隸驗封後以其半隸武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有術雖間有不靖旋即削平滅澤露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私集以雅以南味任侏離明之聲教遠矣子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補前史所未有毛檢討大可是予言撰蠻司合志因以是編資其采擇焉

安南志略跋

安南志略二十卷國人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慶州黎前景高撰序之者十有一人廣平程鉅夫魏郡元明善安陽許有壬廬陵龍仁夫歐陽原功與焉前亦自為之序漢自設交州日南九真三郡歷代沿革不同前參攷史傳能詳其山川風土人物及書命之往復軍旅之出入篇章之酬和一悉之蓋自內附後閑居漢陽得以優游著述宜為諸公合辭贊美也則于泰定中游廬山著游記三卷惜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天曆中修經世大典大學士何榮曾以志略上進詔付書局乃作安南錄一卷附入今經世大典已無存予從海鹽鄭氏抄是書恨謄字太多彖三虎六疑難盡釋安得更求

善本是正之

越嶠書跋

越嶠書二十卷宜山李文鳳廷儀撰安南自元黎削輯志略後又百餘年建置沿革廢興之由未有成書紀載文鳳特為詮次有倫有要外史邦國之志斯稱善矣序言其國主有二名正名以祀天地神祇偽名以通中國示邦人以不臣文鳳因具書之或訝其君臣之黠雖然人可欺乎適足形其至愚而已文鳳中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

書高麗史後

高麗史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傳五十卷目錄二卷合計一百三十九卷國人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等三十二人編纂以明景泰二年八月表進并鑄板行于國觀其體例有條不紊王氏一代之文獻有足徵者卷中樂志歌辭率本宋裕陵所賜大晟府樂譜若輿服志載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開剃忠烈王四年二月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開剃十六年九月百官始著笠朝謁此元史所不載至若庚申君遁走沙漠之後君臣事迹不得而詳高麗間猶通使稱爲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謚曰惠宗即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号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甫非告紀年天元辛禡遣永寧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謚爲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藉其史略存事迹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

又

靖難君臣改修明太祖實錄因方孝孺而其父克勤循吏也乃沒其實黃觀景清書傳會選而削其名且誣方先生叩頭乞哀觀于鄭麟趾高麗史夢周圖李成桂不克爲芳遠所殺芳遠猶知贈官易名麟趾等亦直書其事是篡竊之芳遠賢于長陵而下國之史官勝于揚士奇輩多矣可歎也夫

書海東諸國紀後

屬國惟高麗有史有通鑑有史略其次則安南國人有志略若日本之東鑑即吾妻鏡鳥言侏離辭不能達往往時友鍾廣漢撰歷代建元考自生民以來迄于明外極重譯凡有僭号靡不書之既獲東鑑喜劇著之于錄然東鑑止紀其國八十七年事中間闕漏尚多予晚得朝鮮人申叔舟海東諸國紀雖非完書而此邦君長授受改元由周至于明初珠連繩貫因取以補廣漢遺書至其分壤之廣八道六十六州若聚米于前山川在目比于張洪薛俊俟繼高李言恭鄭若曾所述尤瞭如指掌矣叔舟字汎翁仕朝鮮官至議政封高靈君書成于成化七年十二月

跋吾妻鏡

吾妻鏡五十二卷亦名東鑑撰人姓氏未詳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則鑄版之歲也編中所載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庚子訖龜山院天皇文永三年七月凡八十有七年歲月日陰晴必書餘紀將軍執權次第及會射之節其文義鬱鬱又點倭訓于旁釋之不易而國之大事反略之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外藩惟高麗人著述

往往流入中土若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紀以及東國通鑑史略諸書多可攷證日本職貢不修故其君長授受次第自奮然所紀外相傳頗有異同臨淮侯李言恭擬日本考紀其國書土俗頗詳而國王世傳未明晰合是編以勘海東諸國紀則不若叔舟之得其要矣康熙甲辰獲觀是書于郭東高氏之稽古堂後四十二年乃歸插架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慶長十年者明萬曆三十二年寬永三年者明天啓四年也

跋洪遵翰苑羣書

翰苑初入供事吏手持張閣老位詞林典故翰苑須知二編以見卷中引書五品不遜之語覽者以為笑端予既為史官思別撰一書自分職以來訖于明崇禎之季恒囊書入直曉夜抄撮積一十四冊擬刪其重複補其闕遺題曰瀛洲道古錄會遭院長彈事未果會粹成書然歸田後每扁舟近游未嘗不攜之藤笈也晚得孫逢吉職官分紀陳騫中興館閣錄續錄元王士點元祕書志頗快于心近又得洪遵翰苑羣書足本于是詞臣之典故略備惜乎老矣目眊耳聾無能甄綜歎有願之不吾遂也爰記憶所錄書目授之門弟子溧陽黃夢麟海寧查昇楊中訥高郵吳世壽婁縣姚弘緒長洲汪士鏞武進錢名世寶應喬崇烈侯有志者輯成之康熙丙戌陽月竹垞老人書

崇文書目跋

崇文總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獲歸田之後聞四明范氏天一閣有藏本以語黃岡張學使按部之日傳抄奇予

展卷讀之祇有其目當日之敘釋無一存焉樂平馬氏經籍考述鄭漁仲之言以排比諸儒每書之下必出新意著說懋其文繁無用然則是書因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序釋也書籍自劉略荀簿王志阮錄以來不僅條其篇目而已必稍述作者之旨以詔後學故贊七略者或美其剖判藝文或稱其略序洪烈其後殷淳則有序錄李肇則有釋題必如是而大綱鹿舉若盡去之是猶存虎豹之鞬與羊犬何別歟唐志十九家宋志六十八部今存者幾希賴有是書學者獲觀典籍之舊觀歐陽子集收總目敘釋一卷餘則馬氏志間引之辭不費而每書之本末具見法至善矣漁仲徒恃已長不為下學後覺之地此謂君子一言以為不知者也

跋中興館閣錄續錄

中興館閣錄十卷分九門一沿革二省舍三儲藏四修纂五撰述六故實七官聯八廩祿九職掌淳熙四年秋祕書監天台陳騫叔進所撰序之者丹稜李燾心父也續錄亦十卷則嘉定三年館閣重行編次後人次第補錄迄于咸淳者二錄予抄自上元焦氏惜非完書然官聯尚存以之續洪氏羣書下及王氏商氏之祕書志黃氏之翰林記先正入官之倫序庶可紀述無憂文獻之不足徵矣

書元祕書監志後

元祕書監志十一卷著作郎東平王士點繼志著作佐郎曹州商企翁繼伯同撰所載詔旨公移多用國書文以是流傳者罕然一代之典故存焉卷中題名有張應珍以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由從事郎歷祕書監丞大德八年六月遷祕書少

監九年十月乃更姓名曰吳鄴而吉安府志稱鄴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闕里吉思嘗從之質疑刊其書于平陽路志遂附之宋遺民之列不知其仕于元革命之初士之出處殊塗不可以紊有是編足以證府志之誤矣

### 文淵閣書目跋

文淵閣書目編自正統六年六月著錄者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鼎也其目不詳擬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觀者漫無考稽此牽率之甚者已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秘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于軍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輦送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從平陽經籍所于京師且括江西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明永樂間勅翰林院凡南內所儲書各取一部于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百積送北京又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皆儲之文淵閣內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合宋金元之所儲而匯于一縹緗之富古未有也攷唐宋元藏書皆極其慎重獻書有齎儲書有庫勘書有人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秘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賁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主陳氏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諸家秘省所藏土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

迨萬曆乙巳輔臣諭內閣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校理遺籍惟地志僅存亦皆嘉隆後書初非舊本經典散失寥寥無幾萱等稱述作者之百較正統書目大為過之惜已無足觀徒為有識者歎惜而已

### 跋重編內閣書目

內閣重編書目八卷萬曆三十三年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奉內閣諭令校理能傳等稍疏諸書大略合乎晁氏陳氏之旨今以正統六年目錄對勘四部之書十亡其九惟地志差詳然宋元圖經舊本並不登載著于錄者悉成弘以後所編是則內閣藏書至萬曆年已不可問重編之目殆取諸刑部行人司所儲錄之以塞責爾嗚呼設一典籍掌十萬冊之書立法苟且已甚以楊士奇之得君且奉詔編書目可以言而不言其罪尚可逭哉

### 南京太常寺志跋

翼海寧談遷孺木館于膠州高閣老弘圖邸舍閣老導之借故冊府書縱觀因成國權一部掇其遺為棗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為高麗碩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泰晉二王皆李淑妃產也聞者爭以為駭史局初設彝尊嘗以是質諸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仍實錄之舊今觀天啓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書孝陵殿宇中設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祇碩妃一人事足徵信然則實錄出于史臣之曲筆不足從也漢之文帝自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于義何傷而奉天靖難記每載長陵上闕下書及宣諭臣民曰朕太祖

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考妣必並舉壺漿欲掩而迹反露矣志凡四十卷嘉善沈若霖編

書馮尚書元颺題首善書院詩後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所貢土物時先文恪公以禮部侍郎掌本部尚書事疏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所謂大西洋其真偽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行李中有神仙骨夫既稱神仙自能神舉安得遺骨比韓愈所云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乞速勒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支節眩惑愚民疏進不報迨天啓初元鄒忠介馮恭定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時雜坊為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詆為偽學是歲毀先聖栗主燔經籍于堂中踣其碑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中推步之法證大統曆之差徐宮保光啓篤信之借書院作曆局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書院廢而逆祠建矣誦馮公詩足當詩史

跋綏寇紀略

梅村吳先生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方輯綏寇紀略以三字標其目蓋倣蘇鷄杜陽編何光遠鑑誠錄也一曰澠池渡二曰車箱困三曰真寧恨四曰朱陽潰五曰黑水擒六曰穀房變七曰開縣敗八曰汴渠墊九曰通城擊十曰鹽亭誅十一曰九江哀十二曰虞淵沉于時先生將著書以老矣越歲有迫之出山者遂補國子祭酒非其志也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沉中下二卷未付棗木傳刻

高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論忌諱盡上史館于是先生足本出于抄入百六叢書歸田之歲為友人借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估購之恍如目接先生之譽歎也綏寇之本末言人人殊先生聞之於朝雖不比見者之親切終勝草野傳聞庶幾可資國史之采擇者與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四

跋四

胡氏皇王大紀跋

孔子序書斷自堯典始屈平之言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而  
譙周蘇轍撰古史梁武帝撰通史胡衛撰通史緣起羅泌撰  
路史言之不盡出于雅馴兼不盡傳惟五峰胡氏所述皇王  
大紀八十卷自盤古氏迄周赧王舉二千餘歲事廣撫史傳  
以經義貫通之庶幾擇之精而語之詳矣近鄒平馬驥撰釋  
史疑其未見是編而體例頗相似正可並存不廢云胡氏名  
宏字仁仲文定公安國季子嘗謁楊中立于汴京從侯師聖  
子荆門故學有原委書成于紹興辛酉紹定間奉朝命索是  
書漕使曾為鏤版子所儲者明萬曆辛亥重雕本也

書錢氏補漢兵志後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  
十九萬三千不為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  
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曆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于  
元豐稍為裁減尚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  
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  
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  
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  
冗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  
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低頭拱手高談性  
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

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  
山下自号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錄不  
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  
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板于淮南漕解子所抄者虞山錢曾  
藏本也

跋後漢書

范氏後漢書初無表志第有十帝紀八十列傳而已故梁剡  
令劉昭注續漢志序曰范曄良史誠誇眾氏序或未周志遂  
全關劉知幾曰其十志未成而死葉適云遠固相踵作書志  
至范曄廢不復著陳振孫云曄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注乃  
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相傳宋孫宣公夔判國子監校勘  
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氏書中然昭序有云借舊志注  
以補之則不自夔始矣流傳日久讀史者直以為范氏之書  
吁可怪也續漢書已亡八志賴入范書得存今宜別為分卷  
附紀傳之後兼以熊氏表附之則有條不紊一代之史大備  
惜乎未有好事者為此舉也

吳氏兩漢刊誤補遺跋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題曰河南吳仁傑撰前有曾絳序後有  
林瀛疏章丘李氏藏書也歲在丙寅亡兒昆田客濟南借得  
之抄以奉予按唐以前讀兩漢書者第有集解音義而已其  
後李善作辨惑顏游著決疑見于新書藝文志至于宋作刊  
誤者四家張泌余靖劉攽其一亡其名氏矣劉氏之書因宋  
仁宗讀後漢書見劉田字皆作懇于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  
刊正之攽為學官遂刊其誤宋志劉氏書凡四卷趙希弁讀

書附志云止二卷西漢東漢各一卷當得其實今吳氏是編本以補劉氏之遺而文多于劉足以徵其博洽也已仁傑字斗南別号蠹隱居士本昆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而然登淳熙進士歷官國子學錄所著樂舞新書鹽石新論及絳序所稱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者多不傳予所見者古周易論易圖說離騷草木蟲魚疏及此書焉爾

書元趙居信蜀漢本末後

明乎陳壽不忘蜀漢之本心而後可更作蜀漢之史若信都趙氏蜀漢本末一書其持論謂壽進曹魏于正統抑昭烈為借國視之與孫權同科是于三國志未嘗察其長短測其用意之深徒因綱目書法而作者也試取壽之書法一一表出之則不予魏以正統昭烈非借國蜀與孫權殊科灼然見矣

唐六典跋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稱賀按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旨修是書帝手寫白麻紙六條曰理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今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張說知院以委徐堅堅思之經歲規制莫定蕭嵩知院又引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仿周禮六官之制沿革並入注中勅所云法以周官作為唐典是已其後九齡知院事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集賢注記稱二十六年奏草上考新舊唐書九齡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尋謫荊州是進書之日九齡久已去官矣程泰之撰雅錄謂書成于九齡為相之日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

七年其說良是今本卷首直冠林甫之名若與九齡無預後學所當考正去小人之銜名而特書文獻所上可也

書孫氏唐史論斷後

唐史論斷三卷宋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改用編年法著唐記七十五卷沒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者山蘇氏南豐曾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鏐板南劍州端平間復鑄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數而不苛非若尹氏胡氏通鑑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

唐會要跋

唐會要一百卷宋建隆二年宰相王溥撰進其書本于蘇冕冕弟弁共纂四十卷楊紹復等續之溥集兩家書廣為百卷卷中恒存蘇氏駁議太祖稱其詞簡而禮備詔藏史閣今雕本罕有予購之四十年近始借抄嘗熟錢氏寫本惜乎第七卷至第九卷失去雜以他書第十卷亦有錯雜文字九十二卷闕第二翻以後九十三九十四二卷全闕安得收藏家有善本借抄成完書姑識此以俟

五代會要跋

五代會要三十卷亦建隆初王溥所進子抄自古林曹氏康熙甲戌春復從商丘宋氏借觀江西舊抄本勘對無異編中闕紙數翻兩本亦同也五代之亂干戈倏擾其君臣易置若傳舍然未暇修其禮樂政刑然當日累朝咸有實錄可采而歐陽子作史僅成司天職方二考其餘槩置之微是書典章



制度無足徵矣

莆田陳氏九朝編年備要跋

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均丞相俊卿之從孫也前有建安真德秀長樂鄭性之知漳州林忠及均自序四篇凡例一卷端平初有上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得初品官編年自司馬公通鑑成書即綱目改裁未見其當今所傳陳樞王宗沐薛應旂所輯書類皆謬誤疎略以子觀平甫是書簡而有要可謂盡善矣而陳振孫訕之謂其去取無法詳略失中未免責人已甚矣康熙乙丑觀耿都尉正公插架書發函讀之不忍釋手都尉遂以贈子報以仇實父畫山水越二十一年丙戌夏曝書于亭前追憶舊事識之末簡

省山彭氏太平治迹統類跋

太平治迹統類四十卷省山彭百川叔融撰予抄自上元焦文端公家卷帙次第為裝釘者所亂備書人不知勘正別用格紙抄錄以致接處文理不屬欲校定甚難然是書儲藏者寡存之苟冀與博聞者審定之

宋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跋

中興紀事本末七十六卷學士院經進始建炎元年五月至紹興二十年十二月南渡君臣時政詳于徐夢莘三朝北盟遺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茲編紀載有出二書之外者可以資攷證也所載岳鄂王獄具秦檜言飛丁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須有韓蘄王爭曰相公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惟徐自明宰輔編年錄同之今羣書皆作莫須有

恐未若二書之得其實也

中興通鑑跋

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通直郎國史院編修官劉時舉編史嵩之喪父以右相起復時舉為京學生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宗學生趙子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爭之是亦慷慨之士也觀者嫌其太略然以視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斯條理過之矣

書李氏續通鑑長編後

名州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長編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隆興元年知榮州充以建隆迄開寶年事一十七卷進乾道四年官禮部郎乃以整齊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跡共一百八卷進淳熙九年知瀘州又以治平後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進淳熙九年知遂寧府重別寫呈并舉要目錄計一千六十三卷進今僅存者太祖至英宗朝一百七十五卷而已若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乾道中祇降祕書省依通鑑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板遂失傳宋儒史學以文簡為第一蓋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書成猶有非之者獨文簡免于譏駁張敬夫比之霜松雪柏生死文字間葉正則謂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要非過論也治平以後藉有長編紀事本末存略見大旨然見之者罕矣陳氏極王氏宗沐薛氏應旂目不覩是書輒續通鑑行世柯氏維驥王氏維儉之改修宋史亦然此猶夏蟲不可語以冰松柏之鼠不可語以堂密之有美

樞者也

書宋史張浚傳後

徐秀才善敬可一日語予曰周公謹小人哉張魏公朱子所  
父事何可毀也予曰三代直道之遺也宋之南渡將帥有人  
可以戰可以守自寄閩外之權于浚喪師動數十萬元氣重  
傷譬諸屠夫不能復起矣浚于李綱趙鼎輩則劾之于汪伯  
彥秦檜等則薦之尚得云好惡之公平至曲端之誅與檜之  
殺岳飛何以異而讀史者務曲筆以文致端有可死之罪不  
過因浚有子講學浚死徽國公為之作狀天下後世遂信而  
不疑爾表中郎宿朱仙鎮詩云祠前簫鼓賽如雲立石爭鏤  
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江進之讀魏公  
傳詩云子聖焉能蓋父凶曲端冤與岳飛同何人為立將軍  
廟也把烏金鑄魏公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書柯氏宋史新編後

宋遼金元四史惟金史差善其餘潦草牽率豈金匱石室之  
所宜儲柯氏擬新編會宋遼金三史為一以宋為正統遼金  
附焉升瀛國公益衛二王于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  
名以明倫列道學于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載而成書可  
謂有志之士矣先是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  
史質皆略焉不詳至柯氏而體稍備其後臨川湯顯祖義仍  
祥符王維儉損仲吉水劉同升孝則咸有事改修湯劉曩尚  
未定損仲宋史記沉于汴水子從吳興潘氏鈔得僅存然三  
史取材紀傳則有曾鞏王偁杜大圭彭百川葉隆禮宇文懋  
昭編年則有李燾楊仲良陳均歐陽守道禮樂則有賈崇義

歐陽修司馬光陳祥道陳暘陸佃鄭居中張曄職官則有孫  
逢吉陳騃徐自明許月卿輿地則有樂史王存歐陽忞松安  
禮王象之祝穆潘自牧志外國則有徐兢著錄則有王堯臣  
晁公武鄭樵趙希弁陳振孫類事則有徐夢莘孟元老李心  
傳葉紹翁呂中馬端臨趙秉善述文則有趙汝愚呂祖謙諸  
書具在以予淺學亦曾過讀其他宋金元人文集約存六百  
家郡縣山水志以及野史說部又不下五百家及今修改文  
獻尚猶可徵予嘗欲據諸書考其是非同異後定一書惜乎  
老矣未能也

姜氏秘史跋

王莽之問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于史燕  
王取天下于兄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之五年毋  
亦太忍也乎紀遜國事者不啻百家大約惑于齊東野人之  
語尤甚者從亡遺筆致身錄也弋陽姜清撰秘史稽之故牒  
以證其非幸書成于致身錄未出之前顧猶信程濟為有其  
人則亦非信史矣福藩稱制無一善政可紀惟追贈壬午殉  
難諸臣贈官錫謚差快人意第易名多至十人未免失  
之太濫然程濟史仲彬不及焉其勝于刊勝國逸書者多也  
竊怪吾鄉姚御史瑄坐姦黨籍產載于文皇實錄而諸書無  
紀其姓名者又高太常遜志棄官遁永嘉山中窮餓而卒比  
于林右出處未詳者有間右有謚而太常無之是亦闕典也  
已清字源甫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考功司郎中歷尚寶  
少卿

孝宗大紀書後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允禮部尚書南充陳公于陞之請修國史閣臣議開局聚書分纂于是崇仁吳公道南立正史議志之類二十有二傳之類二十有六吳公領修河渠志而先太傅文恪公分撰孝宗大紀皆附之家集中錄陳公逝其書未果成也古之國史恒以本朝之人述當代之事故文獻足徵光武帝紀定于永平武德貞觀國史成于顯慶宋于兩朝三朝五朝七朝四朝先後撰述榻前論議斯時政有紀柱下見聞斯起居有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然後一代之典則備焉明則第有實錄寶訓而已建文革除景泰附錄何以成一代之典章善夫吳公之言曰曾南面者當知史不可滅之義曾北面者當思名必先正之文是惠代二宗帝紀不可不特書也矣康熙己未史局既開以先公大紀送館幸存其副未幾雕本付搨書手不戒于火因書以付昆

田

### 明史提綱跋

明史開局監修總裁諸公以建文帝本紀書法下問余以官中火帝崩對同官徐勝力固爭當從遜國羣書具述其事遂任編纂紀成諸公終未以為然也遜國羣書可信者絕少十九皆作偽無稽尤可怪者從亡隨筆之程濟致身錄之史仲彬欺人欺天莫此其矣歸田後得洧川范氏明史提綱四十三卷書成于萬曆戊申夏自洪武迄隆慶其書惠宗削遜國二字之非可謂具良史之識者守己中萬曆甲戌進士仕至陝西布政司參議所著書尚有春秋傳二十五卷以證胡傳之訛史刪二十八卷以糾綱目之失惜乎未之見也

### 書兩朝從信錄後

喜宗實錄成藏皇史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內閣見天啓四年紀事毀已尤甚遂去其籍無完書論世者頗以兩朝從信錄是徵斯編為秀水諸生沈國元所纂乃二年春會試天下士哲皇帝以首科特簡二輔臣為總裁官隨州何公宗彥先太傅文恪公也國元舍鄉先達不書書顧秉謙果足以傳信乎

###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五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鈔

跋五

商祖丁爵銘跋

右爵一銘二字曰祖丁在右柱外薛紹彭曰祖丁者商十四君祖辛之子也內有文作弓形中包六字不可辨識山陽張弘曰此商之酒器蓋射者必繼以飲詩言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是也爵今存昭家昭字力臣精六書貧而嗜古賓至繞席皆尊彝數卣之屬昔歐陽子撰集古錄藉劉仲原父楊南仲諸子釋文自力臣歿後雖有奇字為余釋其文者寡矣

商父己敦銘跋

父己敦一上圓下方崇一尺五寸脣廣四尺底二尺八寸腹受五升舟五尺四寸其文雲雷其耳饜饜銘二字在腹蓋商器也商人尚質作祭器以薦祖考猶以父稱故鼎有父甲父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尊有父乙父丁父己父癸彝有父甲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自有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爵有父乙父丁父戊父己父庚父壬父癸觚有父乙父庚觶有父己父辛斝有父丁甗有父乙父己甬有父己盃有父丁父癸舉有父己父辛盤有父辛匝有父癸然則敦以父己名固其宜已不惟是也有以祖名者尊之祖丁祖戊卣之祖乙祖丁祖庚祖辛爵之祖丙祖丁觚之祖丁甗之祖己匝之祖戊是也有以母名者卣與鬲之母乙是也他如世母辛兄丁兄癸婦庚子乙女乙孫己名得通于下銘辭不若罔人之煩取足以紀行次而已歲在上章執徐春觀于王公子

士駿書齋椎拓而還裝界于冊

宋拓鐘鼎款識跋

宋紹興中秦相當國其子熺伯陽居賜第十九年日治書畫碑刻是冊殆其所集如楚公鐘師旦鼎皆一德格天閣中物也餘或得之畢少董或得之朱希真或得之曾大中蓋希真晚為伯陽客而少董時視眈眈權場因摹款識十五種標以青箋末書良史拜呈以納伯陽至今裝池冊內秦氏既敗冊歸王厚之每款鈐以復丞珍玩厚之私印且為釋文疏其藏弄之所後轉入趙子昂家子昂復用大雅印鈐兼書薛氏攷證于後于時錢德平柯敬仲王叔明陳惟寅均有賞鑒私印隆慶六年項子京獲之尋歸倦圃曹先生康熙戊申先生出示予予愛玩不忍釋手先生屬予跋之未果也辛酉冬予留吳下先生寓書及冊復命予跋予仍不果改歲乃封完寄焉先生既逝所收書畫多散失久之是冊竟歸于予藏篋中十載宗人寒中嗜古見而愛玩之猶予之曩日也因以畀之每歎書畫金石文銘心絕品恒納諸炙手可熱之人若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物之尤者悉歸焉然千人所指其亡也可立而待曾不若山林寂寞之鄉儲藏可久則予託之寒中庶其守而勿失也夫冊中所拓鐘七鼎二十有一飲二爵六鬲四卣九敦四簠一甗二壺二刀一槃二鐙一尺一漢器一中有繁次新手跋及書林義叟公輔諸圖記

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穆倚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

識者七字吏部為長歌述之其弟禮部胎上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其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不顯數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情定為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勲在王室者既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召虎韓侯文侯錫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盃盃器敦自為然舉凡鋒矛刀劍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為段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為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中莫之寶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挲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寸其耳三寸禮部語子云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

右周司成頌寶尊壺注以酒容一斛項腹均有銘按其文一百五十字可辨識者維三年五月既死魄甲戌王在周康郎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號冊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成賜汝玄衣烏帶赤芾朱黃鑿旂鑿勒用事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用休用

作朕皇考龔叔寶尊壺用追孝蘄吉康頌其萬年眉壽天子今終子子孫孫寶用此其大略也攷周轍未東王宮名著于載紀者不聞有康邵官惟邢敦載呂大臨考古圖有王在周邵官之文薛尚功釋邵作昭蓋惑于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西王母來賓昭官之故呂氏定作邵今斯銘文甚顯其為邵無疑叔舉曰康有鄭官之朝冠以康者或康王所築未可定爾太室者明堂中央之室書言王入太室裸是已司成分職不載于周官戴記文王世子篇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侍坐者遠近聞三席北海鄭氏以為即周官司徒之屬師氏而新安王氏駁其非謂世子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故名蓋大司樂也二說均可通要之周官有是名矣銘稱皇考龔叔邢敦稱皇考龔伯二器疑出于同時尊壺今藏錢唐王太僕益朋家識者比于邵之大鼎燕之重器

周延陵季子劍銘跋

康熙九年冬十有二月偕嘉興李良年吳江潘耒上海蔡湘過退谷孫先生蟄室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有半重九鈔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韋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劍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先生命四人聯句詠之詩成摹銘文于前俾書聯句于後裝界為冊藏之硯山書屋

南海廟二銅鼓圖跋

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鄭綱出鎮時高州守林霽得之峒戶以獻綱納諸廟面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蟇等紋旁設兩耳通體色微青雜以丹砂

癡其光可鑑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州灘水湧出色純綠雜以鸚鵡斑審視之隱隱若八卦畫每歲二月上壬土人擊以樂神民間有疾禱于廟亦擊之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聲用籥章以土鞀人以木革以冒之不聞范金也迨伏波將軍平交趾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為鼓流傳三川百粵頗多嶺南一道廣州有塘欽州有村博白有潭萬州靈山文昌有嶺取以名其地傳聞鼓初成懸于廣庭宰牲置酒子女舞會出金銀釵叩之納諸主者目曰都老有讎怨相攻則鳴鼓集眾俄頃烏合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其直易牛千頭苗民得此雄視一方要其制無若南海廟中之大者至于金鐸和鼓亦名鐸于掌之鼓人見于春秋內外傳先銅鼓有之鄭康成謂圓如碓頭大上小下乃宋聶崇義繪三禮圖誤懸以龍林狀若杯孟而宣和博古圖一十九器不繪繩索以龍馬虎雌龜魚栖鳳山花鎮之仰若井口是皆以下為上矣南齊始興王鑑鎮益州什邡人段祖獲鐸于以獻史稱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甯色黑如漆其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鐸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其釋器差詳竊思作鐸本以和鼓度其形亦略似第鼓穹其腰而鐸削其下鼓蒙兩面而鐸去其底銅鼓初鑄必取二器折衷之蜀人所以名鐸于鼓云爾鼓無銘乃俾畫手縮為圖書其後

漢尚方鑑銘跋

處士鍾嶽立獲古鏡于新滕市之西以百錢購之田父土蝕其半命工刮摩之晶光澄澈處士出以相示挂諸壁若矜月

之燭霄漢也驗其背銘辭曰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鏡省文作竟蓋漢尚方鑑也漢官關有尚方掖門官制設尚方令丞待詔職屬少府主作禁器物掌上手工作以宦者為之蔡倫之造紙及秘劍是已自武帝好神仙宣帝亦信方士所製隋侯劍寶玉寶璧寶鼎皆尚方為之既而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張敞上言請斥遠方士尚方待詔皆罷然則鏡銘殆出方士作也宣和博古圖載漢鑑一百有三尚方鑑居其四銘辭損益各殊古人制器不屑雷同若此處士曰有是哉既摹其銘遂裝于冊

書漢鏡銘

金有時而燠惟鏡巨室小家均有之故自漢以來制器間有存者衍生所藏是鏡蓋漢時物也其銘作韻語曰樂無事日有喜宜酒食豈非知止不殆之君子為之乎

跋新莽錢范文

易龜貝為泉布師尚父立其法退而行之齊周官則泉府掌之景王分小大二品權其子母為利溥矣然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利固孔子所罕言也新莽閭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既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鐘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夫錢范竊疑排纂譜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歲在丁亥夏觀于衍益上舍小葫蘆山書屋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偏體青綠詩家所云活碧庶幾近之上舍得之石門呂編修葆中

案頭古銅器雖多當以此居第一矣

跋甘羅城小錢文

右錢薄而且小文止一字不可辨識下穿一小孔相傳淮口有土阜土人目為甘羅城淮流變遷遺跡莫考有掘得此錢者名之曰甘羅錢殆鵝眼縱環榆莢荇葉之類此之謂么錢幼錢也

景雲觀鐘銘跋

景雲觀在修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鐘銘睿宗景雲二年所撰并書字體與順陵碑文略似猶有八分遺意間雜篆法姿態橫出妙品也由唐以來歷年既久當時古蹟高臺已傾曲池已平殘碑斷碣僅存千百之一而睿宗之書獨留至今無恙鐘虞不移亦事之希有者也

咸寧縣唐治金五佛像銘贊跋

唐自太宗崇奉釋教凡索戰之地軫念國殤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弘濟寺破宋先生于呂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破王世充于印山立昭覺寺破竇建德于汜水立等慈寺破劉黑闥于洛州立昭福寺征高麗還于幽州立憫忠寺猶日悼兵士死戰而為之薦福不失發政施仁之一端迨武后竊位橫征苛索增建佛寺匪一當是時勅春官尚書王攸寧充檢校大使使于白司馬坂治金為像都下嚮風煉金銅成佛身者益多矣今咸寧縣尚存五軀皆長安中所鑄軀必有銘有贊作銘者三人韋均李承嗣姚元景作贊者二人高廷貴蕭元睿吾鄉曹侍郎潔躬遺人椎拓合裝界成一冊惜未經跋尾像設本末不得其詳惟姚元景銘乃為光宅

坊光宅寺造像而作攷唐會要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采掘石得舍利萬粒因立為寺元景元之弟也任至潭州刺史見宰相世系表

吳大安寺鐵香鑪題名跋

曹生曰瑚好集金石文字從上元燈市購得鐵香鑪識十紙以示余文稱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巳丑鑄此香鑪收買鐵尺錢打造計重二萬二千斤大安寺大殿上為國王吳主府尊今公十方萬姓永充供養證因僧智玄鑄鑪匠丘師立所云國王吳主者唐亡十二年吳猶不改天祐年号至揚行密次子隆演乃始建元第四子溥錡御文明殿即帝位國人猶稱曰王而以主代帝也府尊令公者太和三年以中書令徐知誥為金陵尹也十國之主率多佞佛楊氏所有二十九州住住鑄金刊石若昇之興化院江之開福院安國寺均有鐘鐘有銘見于王象之碑目若大安有寺金陵梵刹志不載然銘既有拓本則茲器尚存無疑題名百人中有一娘段二娘雷三娘魏四娘張五娘孫六娘金七娘戴十三娘丘六十娘雜之都勾當工人姓名中畫字天斜丁口無別夫為國以禮務使男女各正其位故授受不親不雜坐不交爵不同巾櫛梳栢言不出相所以坊民開其可踰乎竊圖之主教民無術失禮制之防混冠衣于巾幘而民不知恥君子以為國非其國矣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

能舉其目矣當日嘗于宮中治烏金為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都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攷羅平偈号王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即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于取材者已鄉人蔣爾齡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友周青士所目擊曾以語予及予歸田則爾齡青士皆逝詢之寺僧堅不肯承真跡不復可觀遂書其事附錄晉仙之詩真此瓦未樂好古之君子或一遇焉附錄周文璞方采集詩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塔塔我疑此塔非受記時龍天帝釋應憫恨形模遠自流沙至歸出今更精級錢王劍土歸京師山落都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天封圻關島還聽兩浙不聞笳鼓聲歸來佛子作護持大師尚父高僧言一枝傳到白生生今但有能詩聲同他方外歸師兄陳詩塔塔作佛傳同喫地爐山芋嗚呼禮塔猶未異蘆葦低飛山雨濕

溪州銅柱記跋

右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為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弘卓作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于世即好古如翟趙曾洪諸家亦未之著錄也予年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鑑編年敘事反詳于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既而予從雲中轉客太原訪沙陀北漢故蹟殘碑斷碣靡不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攷證不幸客死于燕遺棄盡失從此子無相助者興轉闌散矣

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郵致其錄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弘臯止名曰臯彭士愁易以士然其子師杲易以師嵩劉勅本靜江軍指揮使不書其官未免太略亦且失實斯當以記為正也

續題溪州銅柱記後

溪州銅柱記卷還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吳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檢視曩時跋尾于弘臯本未未之詳乃命裝潢手作冊綴舊題于前續書其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希萼其庶兄弘臯主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為都尉下且與九溪蠻通好若不得立勢將引蠻軍為亂幸熟思之弘臯不從少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合九洞溪蠻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縹希廣于郊外而支解弘臯此事歐陽子亦略而不書溪州靜邊都向化立誓狀具于天福五年正月記撰于是年五月柱鑄于七月字鑄于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整今所

廣州光孝寺鐵塔記跋

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于劉鋹者也謂羣臣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張又範銅為己像并肖諸子列于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于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若晉祠鐵



人鑄自宋建中靖國年則其又在胸突出難以摹搨蓋款識不同變前人之舊矣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歲在壬申重游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飯子光孝寺南漢之興王寺也寺僧守主客詣劉銀所鑄鐵塔所在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為一記之不詳元孝語子南漢主劉龔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穴中有雞鳴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帛臣盧應奉勅撰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云云子方注五代史衰年健忘遂牽連書于前冊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龔為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異聞也

跋晉祠鐵人冑前字

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冑前有字紀鎔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牽率字亦麓醜無足取者倦圖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大醫院銅人脮穴圖拓本跋

京師太醫院三皇廟脮穴圖傳是宋天聖年鑄舊有石刻針

灸經仁宗御書其額靖康之亂自汗輦入金或謂安撫使王楫使宋以進于元者世祖命阿尼哥新之至元二年銅人象成周身脮穴脈絡悉具注以水關竅畢達明裕陵命工重修製序載實錄萬曆初先少保官太醫院使復時加洗濯馬言明堂鍼灸自黃帝始其後膏肓孔穴側偃流注三部五藏十二經失之毫釐悔且無及學醫者試搨是圖挂于壁晨夕省視之亦仁術之一端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六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page.

曝書亭集卷四十七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六

書岢嶲山銘後

古今雜體書勢章續述之凡五十六種祇云夏禹作鐘鼎書不言有岢嶲銘然見于吳越春秋南嶽記湘中記南岳總勝集劉夢得寄呂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嶽廟兼賦岢嶲山詩上言岢嶲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騫飄鳳泊拏虎螭下言事嚴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綠樹後孫悲是韓子僅得之道人之口而銘文仍未之見也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于祝融峰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或有之是銘考古家率以為偽祇因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著于錄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石鼓文跋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雜鐘鼎款識未遠其為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字文周所刻誠僞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錄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愜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

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眾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眾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口驚句驚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驚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雷兩上古文苑有漣漣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為白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釋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畧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攷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黎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為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癡抵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苦薛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為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謫苔蘚滿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

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為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攷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 跋漢五鳳二年甄字

右漢五鳳二年甄一凶嵌曲阜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埽埴之歲月後有金高德齋題跋西京陶旅之式存于今者惟此爾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宮衛令邯君千秋之宅甄亦作篆書其餘載于洪氏所紀者有永平八年甄一建初三年汝伯寧甄一七年曹叔文甄一元和三年謝君墓甄一永初元年景師甄一其文皆隸書也或云萬歲舍大利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吉或云大吉陽宜侯王蓋東京人尚識緯民間造宅墓爭作吉祥之語與西京不侔矣

### 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

黃岡張編修視學兩浙按部於越拓會稽山禹穴窆石題字見寄請予審定其文予考窆石之制不載于聶崇義三禮圖惟周官冢人之職及窆共喪之空器及窆執斧以泣鄭康成以為下棺豐碑之屬圖經禹葬于會稽取石為窆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于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以為漢刻殆不誣矣石崇五尺在今禹廟東南小阜覆之以草相傳千夫不能撼及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乃拔陷地纒扶寸爾土人塗之以漆仍立故

處載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趙氏金石錄目曰窆石銘誤也噫穀林之陽蒼梧之野已無陳迹可求而岫嶺有碑啓母廟有關會稽有窆石益以徵神禹明德之遠也夫康熙己卯夏日書

###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右開母廟石闕銘存書三十二行漢避景帝諱改啓為開史記啓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尚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呂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子猗實始作為南音列女傳美其孺子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為熊塗山氏化為石石破生啓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闕立于安帝延光二年地志云是頽川守朱寵造其制累石而成兩觀雙植中不為門亦有石方數尺上琢樓屋覆蓋如佛寺經幢然武緩宗為兄造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狀顧啓母廟暨少室神道末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隸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子友葉并叔宰登封拓以見遺因疏本末于冊尾

### 漢戚伯著碑跋

右漢戚伯著碑宋嘉祐中宿州浚汴獲之泥沙中是本紙墨皆古色為退谷孫侍郎收藏殆即初獲碑時所拓也鄱陽洪氏謂其字畫古怪偏旁增減有不可辨者審視之良然同觀者曲周王顯祚湛求永年申涵光 and 孟嘉與譚吉璵舟石

###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築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

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聞于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毓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為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謾百石卒史為百戶吏卒我聞在昔有釋戰國策音義者更難口作雞尸貽笑藝苑以百石為百戶是雞尸之類也

漢武梁祠碑跋

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唐氏前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馬章後有襄文公順之暨其子鶴徵私印漢自趙岐營壽藏圖晏平仲羊舌叔譽東里子產延州來季子四象紀之史冊此外如朱浮魯恭李剛魯峻董蒲范皮諸祠墓畫象刻石者匪一惟梁祠人物最多洪适隸續具摹其形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凡一百六十有二人今是冊存者僅帝王十人孝子四人而已由黃帝至舜圖皆服冕禹手操掘地之器冠頂銳而下甲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觀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禁以人為車故象坐二人肩背隸續所摹失其真矣每幅上下四旁有小字分書題識姓名或間作韻語趙明誠稱其字畫遒勁史繩祖謂其筆法精穩可為楷式觀者但覺墨光可鑑元氣渾淪謂為唐本當不虛也

漢桐柏廟碑跋

右漢桐柏廟碑購之江都市上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鄴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考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下闕一字斯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爾其曰春秋宗榮碑作宗奉災異告變作告朔而靈祇下碑闕報祐二字中云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集古錄闕其文郭君殆即苞也獨怪歐陽氏謂其文字斷續而是碑甚完好疑為後人重摹然流傳于世罕矣

漢叟壽碑跋

右漢南陽處士叟壽碑歐陽氏趙氏洪氏均著于錄其曰玄儒先生者國人之私謚也易名之典禮官主之太常博士議之廷臣得以駁正之其後但請于朝不考德行惟爵得謚失制謚之本矣至于私謚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謚惠黔婁之謚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交易名不盡加以上謚玄儒先生其一也是冊為中吳齊女門額氏所藏雖非足本而古意淋漓于楮墨之表予先後見漢碑約三十種老年復觀此幸矣

衡方碑跋

右漢步兵校尉衡方碑在今汶上縣文述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錄載浚儀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為氏則各有所本也碑以椎拓者少故文從字順可讀康熙乙巳秋九月樵李曹溶潔躬太原傅山青圭長水朱彝尊錫鬯

同觀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右漢淳于長夏承仲亮碑在今廣平府宋元祐間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崇禎癸未予年十五隨第六叔父子蕃觀同里卜氏所藏猶是宋時拓本今為土人重摹失其真矣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廷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錄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為碑雖殘闕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勅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尚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為震都少卿穆遂謂擬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觀此如親故人又絕類郃陽令曹全筆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百哉言也

漢析里橋郟閣頌跋

右漢武都太守李翁析里橋郟閣頌碑立于建寧五年同時有甌池五瑞碑五瑞者黃龍白鹿連理木嘉禾甘露及承露人各圖其象篆厓刻之今無存矣洪氏隸釋稱從史字漢德作頌故吏字子長書之書法太醜疑為後人改刊

漢冀州從事張君碑跋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石今不存予所見者宛平孫氏家藏宋搨本也嘗怪六朝文士為人作碑表志狀每于官閣之下輒為對偶聲律引他人事比擬令讀者莫曉其生平而斯碑

序述全用韻語不意自漢已有作俑者然其書法特在今世所存諸漢碑上

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法而楊銜之劉芳竇蒙蘇望方荀歐陽崇董道等皆誤讀范史儒林傳惟張續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于碑則定為隸其說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尚書論語殘字平生積疑為之頓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跋漢華山碑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佑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隸第一品予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觀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額具存披覽再三不自禁其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論說紛紛關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載考司馬彪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姓名殆即察書之人與

溧陽長潘校官碑跋

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漢碑于固城湖中驗之則靈帝光和四年溧陽丞尉吏掾為其長潘校官乾元卓立其出也晚故猶未浸漶辭稱惠我犁蒸犁通蒸犂字乃顛倒用之其曰尚且在昔我君存今蓋以周公太公喻乾擬人非其

倫矣

漢白石神君碑跋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兩神使高傳言即與封龍無極共興雲雨賽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嘗索法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為比即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為民牧者宜潛禁于將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為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執石神君辟神君名号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萬曆中郃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于今者莫或過焉按碑文全為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為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宜士君子顧惜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弒父篡位德與得文亦

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巳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為正也

續題曹全碑後

右子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完好者且漶漫矣更歷數十年必又歎此碑為難得

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陰跋

濟寧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北海相景君碑其一也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曆間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勅歷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為二百卷曰文海英闢于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閱歐陽趙氏著錄斯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曆間矣碑辭漫漶其陰旁右壁工以不能推拓辭予留南池三宿強令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行義修行午小史豎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即趙氏亦不知也廣韻詮丘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丘岑而斯碑有修行水丘郃營陵人又有修行都昌台丘暹故午都昌台丘暹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右漢蕩陰令張遷碑不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殆後時而出者碑額字體在篆隸之間極其飛動銘書蔽芾棠樹為

韓沛按堯母祝睦魏元不三碑其書蔽字略同而沛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韋宣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南濠都氏金薤琳琅少碑陰不若此本之完好

###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子孟陽碑上元鄭蓋汝器所藏碑文全泐存字不及百名筆法奇古汝器以爲絕品碑在唐時王建已云風雨消磨絕妙辭至于今宜其不可辨識矣碑後撫謄言作詩三章其二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求帛彘彘以三言五言繼以四言足以見文律之古乃洪氏隸釋謂其難以謂之絕妙辭斯亦拘方之見矣

###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勅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碑爲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宙考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而宙于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純謬若是或發雕時爲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 書韓勅孔廟前後二碑并陰足本

闕里孔子廟庭漢魯相韓勅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金陵鄭籬汝器相其陷文深淺手搨以歸勝工人椎拓者百倍汝器以子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遠道書寄子乃取題名之參錯不齊者齊之

裝界成冊思夫孔子既沒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扈宋南渡金源立別子爲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而授之田里俾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太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子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德郎魯府審理正弘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三衢一支棄而不錄真繫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爲長太息也矣勅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褒成侯損建壽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訖定伯豫州從事方廣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誦仲助術子佐贊元賓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徵子舉巡百男憲仲則汎漢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係孔從事所立殆方也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冊碑碣者具書之惟非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 郎中鄭固碑跋

已酉之春泊舟任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君固碑其一也碑文全漫漶不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崑山顧寧人嘉定陸翼王觀北平孫侍郎藏本文有逡遁字寧人謂是逡巡之異文退而引三禮注以證之且博稽晏子春秋作逡遁漢書作逡循莊子作躡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循又謂逡遁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子考之集韻逡遁後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

文釋是字云乍行乍止也適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是當讀如足縮縮如有循之循以為假借則不可不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惜集韻不存未知是書尚存天地間故于諸書疑義未盡晰爾

書王純碑後

冀州刺史王純碑婁彥發漢隸字源謂在鄆州中都縣立于延熹四年冬十二月而酈善長以純為紛以延熹為中平蓋未嘗親至其所而傳聞之誤也歲在丁未同譚七舍人兄舟石觀于北平孫侍郎硯山書屋宋拓本也碑陰門生百九十三人姓字不具者六數略如之按漢人書名必具名字此碑自馮定伯而下志字而不名與太尉楊震高陽令楊著玄儒先生婁壽三碑相同亦門生之變例也

跋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在兗州城武縣立于漢建寧元年五月土人截作後人碑跌所存約二百字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

金鄉守長侯君碑跋

金鄉守長侯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文稱侯公之後以平國君更安國君又則鄉哀侯霸其子昱徙封阿陵而謂霸封於陵歐陽氏趙氏已正其謚矣碑末書夫人以延熹七年疾終蓋附葬者竊思東京碑版之文莫多于蔡邕今集中碑銘頌贊誄辭靈表神誥男女各異其篇目疑東京之俗夫婦同穴者寡故廣漢屬國侯李翊暨夫人滅其墓並在渠州各自并梓樹碑可以繫其餘矣終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葬

僅有郎中馬江并書夫人寃句曹氏祔焉此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未發其凡者也

漢丹水丞陳宣碑跋

明成化中內鄉縣高岸崩土人得古碑一乃漢丹水丞陳宣紀功碑文稱宣字彥成汝南新陽人丞相曲逆侯喬苗去戶牖遷淮漢間傳歐陽尚書任郡歷主簿督郵除項都卿補臨縣永壽三年七月洪水盛多田畝荒蕪民失水利卿單騎經營復修古跡旬月而成長流投注溉田二十餘頃於是膠民胡訪等欲報靡由登山伐石建立全碑甄記鴻惠後附銘二章建于建寧四年五月是碑儲藏家鮮有著錄者惟邑人李萊曾載于丹浦款言康熙庚戌冬觀于宛平孫氏蓋耳伯先生曾知祥符縣事得之

跋漢司隸校尉魯君碑

右魯君碑熹平二年四月立隸書額穿其中文一十七行本在金鄉山墓側趙德甫撰金石錄時已輦置任城縣至今存焉相傳是蔡中郎書惜其文不入集中石久崩剝僅識其百一而已

執金吾丞武君碑跋

武君祭碑在濟寧州學儀門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官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祭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書尹宙碑後



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道勁猶存篆籀之遺是本烟楮悲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為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稿李曹溶潔躬審定朱彝尊錫鬯書康熙乙巳秋八月

滕縣秦君碑跋

兗州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古城址有滕君碑出自土中無歲月可考滕君亦無名字銘辭四言音韻參雜其云系出畢畢與嶧通知為滕人云為政崇博三年有成蓋出而仕者末云丹書刻石垂示後昆以此知刊石書丹實始于漢其來古矣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七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八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七

魏封孔羨宗聖侯碑跋

右魏封孔羨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為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于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誰曰不宜鄆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即作事訖改延康為黃初而碑辭敘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在三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羨為宗聖侯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為崇聖斯則誤矣

尚書宣示帖跋

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真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為真也然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為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弘景許以絕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

及其善書何與竊疑漢代無其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于寶泉注述書賦而衛夫人國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書以示兒子昆田時康熙癸酉夏六月

跋吳寶鼎額字

康熙四年吳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額二識云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一十有一字蓋孫皓時紀元通鑑晉泰始三年也面有螭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一時博埴之工陶旋交作或分命吳郡助其役理有然者輒之為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硯而是輒相之理猶質暴若似乎火氣不交埵不孰者殆為巧者所棄流轉民間未可知也二輒為顧秀才肇敏所得分其一贈予予既搨孔廟五鳳二年輒又從候官林氏募甘泉瓦合此裝池作冊因濡筆識之歲在壬午又六月寓慧慶寺書

吳天璽紀功碑跋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舊在巖山段石岡山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為三段今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數尺謙之蓋神其說爾碑文倒置錯誤不可讀今依祥符周在浚雪客考定裝潢之相傳文出華嚴子為雪客擬碑考序已辨其非矣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于皇象手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

晉汲縣齊太公二碑跋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尚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在縣治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范陽盧元忌求為汲令刻石碑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按李白詩云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四來釣渭濱而韓嬰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與李詩不合元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高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汲已嗣公為侯非卒于康王時也然則金石之文亦有不足信者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文會稽內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為不知量矣末題元和六年歲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偽託爾

宋搨黃庭經跋

褚登善于西堂錄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贊三種而已此外太史箴大雅吟不傳遺教經譌闕過半樂毅論亦亡其一角惟黃庭獨完宋人謂其不類疑後世依仿為之然登善著錄其為右軍書信矣予嘗論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篇各異體不成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墨壞換鵝之後傳刻者眾漸失其真佳本難得斯於謹求中審視之孤離橫逸生面畢露殆汴京名手所錄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絕品也已

開皇蘭亭本跋

王逸少書惟楔帖摹本最多南渡內府所藏凡一百一十七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八千匣今陶九成所載目錄唐以前本無開焉茲冊為爛谿潘氏家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歲次壬子十月摹勒上石高頴監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桑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蓋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永欣寺閣梯枕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苦若是且于陳天嘉中繭紙真蹟曾歸之宜其筆精墨妙過于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亦云永嘉本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未有孫興公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斯言先後符合竊疑是冊即永師所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然則楔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考古之君子可以釋其疑已

跋蘭亭殘石拓本

蘭亭殘石不知勒自何方後半多闕蓋肥本也楔帖肥瘦攸殊褚廷晦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本瘦石熙明本肥釋懷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之主瘦黃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斯執中之論與大都書家率以瘦本為貴相傳宣和中拓定武本疊贗金三紙加氈椎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真安見肥者之不如瘦乎魯直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知言哉今觀殘石東坡書法絕與相類殆原出于肥本者也帖今亦藏爛谿潘氏竹垞老人書

跋蘭亭定武本

蘭亭繭紙既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為第一醜寧間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人間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錄謂定武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于嘉興疾呼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云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好事者目為佳話又子昂仕元子固不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塵于坐以子觀素伯長跋楔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然則子固卒于宋未亡之前伯長所云蓋不誣矣茲來拓湖觀定武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與抑薛向所藏石與要之肥瘦適中努啄生動勝于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國子監石本蘭亭跋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人評品以定武本為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版字有闕行有斷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為中都即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曆乙酉丙戌間北雅治地得楔帖行款肥瘦與定武本略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即薛氏摹勒未可定爾

姜氏蘭亭二本跋

右楔帖二石藏姜編修西溟家皆瘦本也世之論楔帖者必準于定武審其譜系等差之洪景盧有云碑刻不必問所從

來但以書之工拙為斷子嘗歎為知言二本側掠努趕不為成規所拘極其飛動宜西溟心慕手追愛翫而不釋也西溟拓以贈予前後鈐以私印蓋不輕以予人云

蘭亭神龍本跋

評楔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蹟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德弘錢諸石康熙壬子夏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于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

晉王大令保母親志宋搨本跋

崑山徐尚書原一初得王子敬保母親志子往觀焉驗是宋嘉泰間拓本經羣賢鑒定鄱陽姜堯章尤賞之連書十一跋于後尚書以晉石墨難得出白金十鎰易之是日同觀者慈谿姜宸英西溟晉江黃虞稷俞邵秀水沈廷文元衡也志出于嘉泰壬戌錢清王畿獲之會稽山樵樵人獲之黃閑與寧中保母葬地也按保母之名見禮內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總麻三月為乳母子夏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鄭注以為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蓋慈母必父之妾保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子敬云歸王氏匪主右軍而言可知已黃閑不見于施宿張溟二志爾雅閉謂之門閤妨同廟門亦巷門也輒出土時已斷為四歸于畿又斷為五合而搨之宜有裂紋而仍若不斷者信夫搨子之良非今工匠所能及也歸德安世鳳撰墨林快事詆其字不佳語不倫然堯章精于書法其于楔帖絳帖評隲不爽謂是

本有七美與蘭亭序不少異且言必大令自刻傾倒至矣又云有人刻別本以亂真然則安君所見母乃別本拙惡者乎子惟堯章之言是信語尚書寶藏之母為豪者所奪可爾

梁始興安成二王墓碑跋

康熙辛酉江南試士既畢為攝山之游出郭道經黃城村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愔墓在焉王太祖第十一子都督荆湘等六州軍事有惠政州民歌之所云始興王民之參是已薨于普通三年碑辭侍中徐勉撰貝義淵書又東北甘家巷梁贈侍中空安成康王秀墓在焉王太祖第七子以中衛將軍領宗正卿尋都督郢司霍三州軍事遷雍梁等四州軍事亦多惠政天監十七年薨于竟陵歸喪京師故吏譙郡夏侯亶表請立碑詔許之於是名士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儒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今存碑二其一全泐惟孝綽一碑結銜石上可辨書之者亦貝義淵也二王同母俱以孝悌聞于時又皆好文安成招劉孝標撰類苑始興降意接士嘗與賓客連榻而坐史臣合傳比于漢之河間東平其葬也兆基匪遠雖宰木已盡而麟碑邪鼎肩猶存第穹碑將仆勢不能支椎拓之工莫敢措手觀者亦憚于久立也昔歐陽子著集古錄于蕭梁止收智藏法師一碑而此三碑在建康都會之區汴京承平日度石尚堅立顧反遺之何與義淵爵里未詳廣韻注貝氏不載姓源鄭樵姓氏略于貝氏則引宋登科記有常州貝寶明永嘉方日升補注黃公紹韻會引千家姓韻譜云貝氏望清河古有貝獨坐晉有術士貝靈該不及義淵羅泌國名紀謂貝氏吳越多此姓

本諸左傳卽氏按春秋傳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卽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注卽陽蔡邑二十三年傳稱楚太子之母在卽名吳人而啓之冬十月吳太子諸樊入卽杜預注卽卽陽也定公十三年傳稱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卽氏杜預注垂葭改名卽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卽亭然說文玉篇類篇俱無卽字第有卽字今南北國子監本悉更卽爲卽不典孰甚焉惟唐長安所鐫石經仍作卽字足以正其誤矣予念六代刊石之文南朝更爲難得爰取孝綽文并手模始與碑殘字書之冊而識其末

茅山許長史舊館碑跋

陶隱居書許長史謚舊館碑拓本觀于爛谿潘氏隱居以工草隸聞見于史傳嘗與梁武帝論書連章累牘載諸法書要錄袁昂書評謂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實泉賦則云高爽緊密自然排闥今觀是碑筆與手會信昔賢之言不誣碑立于梁普通三年至唐大曆十三年中山劉明素以文字將湮重加洗刻使原碑而在駿快高爽當更倍此矣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子是有感孔子之道若日月然萬物宜無不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蓋誅賞者治世之權聖人者是非所從出也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天下之人非者嘗多是者嘗少懼無迷于聖人之誅獨佛老以無所可否之言暢其清淨寂滅之旨爲恒情所樂聞

而聖人者亂世之所惡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斬山以爲窟範金以爲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竭民力事之及其旣成靡不刊石勒銘以紀功德斯時也又安知有聖人之道哉猛龍爲西平武功軌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崇尚莊老獨武公在涼州徵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禮而猛龍克循祖父之教修聖人之學于舉世不爲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于闕里噫可傳也予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佛宮穹碑巨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之庭歷千年不壞雖更歷千年知莫有徙而去之者此予所爲感也嗚呼爲政之君子可以知所務矣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跋

右曲阜縣修孔子廟碑魏兖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書孝靜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尚完好雜大小篆分隸于正書中蓋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邇以爲楷式一時風尚乖別此江者作式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于時者也曩觀太原風峪高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兖州還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北齊少林寺碑跋

右碑北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立于嵩山少林寺文本正書雜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類此書家燠其乖劣然以拙筆見古與後代專逞姿媚者不同也碑後列勸化主邑師邑子都維那忠正北面像主衮主多人中有張黃頭馬黃頭按北史游雅小字黃頭則黃頭命名亦當時習俗然爾衮主揆

之以義當屬齋字但說文玉篇汗簡等書皆無之吾不敢知也曹上舍仲經好古金石文特裝界為冊跋其尾焉

宇文周華嶽頌跋

後周華嶽頌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在今華陰縣西金天王廟中碑于題後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宇文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方紐于瑾者唐瑾也為燕公子謹器重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文帝乃賜姓方紐于氏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時瑾已位開府矣進爵臨淄縣伯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曰司宗者武帝保定四年更禮部稱司宗也複姓古有三字姓始于代北魏書官氏志載有勿忸于氏紐作忸勿疑万字之譌賜此姓者洛陽則于謹猗氏則樊深匪特唐瑾也文淵于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天和元年露寢成以題榜功增邑二百戶北史更淵曰深避唐高祖諱也史稱其楷隸雅有鍾王之則今觀是碑殆非虛譽云

後周幽州刺史贈少保豆盧恩碑跋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歲戊子觀于稼堂潘氏書屋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同州刺史封楚國公贈太保寧先後立功碑云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俱闕其名止書其字永恩附兄寧傳惜也後幅漫漶不能卒讀矣宇文建國用蘇綽盧韜輩禮誼法不輕假人即宗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

護曰蕩齊王憲曰煬衛王直畢王賢曰刺趙王招曰僭陳王純曰惑越王盛曰野代王達曰哭紀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名以敬誠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子之言也曷書之於是乎書

真定府龍藏寺隋碑跋

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初于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傑立石齊開府長兼行叅軍九門張公禮撰文恒州齊亡後入于周周又亡入于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忘其故國于稱名見之矣流傳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于乾德元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然歐陽子著集古錄稱龍藏寺已廢遺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入門有殿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臂四十有二土人目為大佛寺碑亦具存而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錄鋪敘佛像顧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于今者寡矣裝界而藏諸也可

題偽刻李衛公告西嶽文

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眾推擇可為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鄼平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為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衛公未遇為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任隋為殿內直長尋為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

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為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公之言味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皆無之蓋近代作偽者為之真妄男子也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冊跋

右晉唐小楷一十六種共一冊舊藏新安畢侍郎懋康家吾友潘次耕得之出以見示次耕博訪金石文一一裝界得此遂為翠墨之冠審視再三字比近時摹勒者差小又紙墨一名竊疑淳化帖外如大觀淳熙潭絳鼎汝等帖足本已亡侍郎偶得其一弓爾然楷法已略備試用張懷瓘法估之不啻直千緡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八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八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碑文及銘勒石于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无忌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為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于亭柱富平李因篤子德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予定交于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聖教序跋

鍾山紀槃子客于燕壬子八月過其寓齋觀宋搨聖教序舊為吾里項子京家藏上有張激跋尾激字如登建炎中官尚書右丞周益公稱其馳聲翰墨位望既崇人欲其尺牘不可得今觀其書法果入格且歎此冊紙墨絕妙當知為南渡以前物矣予京蓄書畫甲天下卷尾必估其價析產時按所書以遺諸子見者以為不爽銖兩焉甲寅春槃子偕裴南還相對潞河酒闌索子題識復以他本較其鈎畫要未若此本之善

唐騎都尉李君碑跋

同里曹生仲經嗜金石文手拓同州李君碑示予紙墨精善對之眼明碑未詳書者姓氏觀其峻利秀逸非王知敬殷仲

容不能造詣及此李君諱文字緯東漢以後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罕矣載于唐書房玄齡字喬穎師古字籍李衆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李恢字祚李條字堅實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

唐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杜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為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于乾封二年中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老生棄馬投斬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為劉弘基所殺温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刀者之為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跋唐明徵君碑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製書之者高正臣也碑立于上元三年徵君者蕭梁處士山賓寺其故宅高宗以山賓來孫崇儼入閣供奉特為撰文勒之于石石至今猶完好歲在辛酉十月子與金陵鄭簾嘗熟王臺嘉熙周首平湖曹彥樞暨子弟彝玠同游是山留信宿各搨一通以歸

唐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像龕記跋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伊闕鄴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春秋之闕塞是也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而司馬君實之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為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之然後

通也斯言其信矣夫山有八寺其一曰奉先像建自咸淳三年而以調露二年賜額蓋闕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洞龕佛像累千合夾侍坐立者幾盈萬此杜少陵詩所云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也碑闕書者姓名或云素元哲竦考正續書之康熙戊子竹垞八十翁彝尊識

跋石淙碑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詩并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崖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井叔知登封縣事撥嵩陽石刻志始著于錄顧刪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碑尚完好漫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為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井叔曩語予澗壁面水必穴崖棧木乃可募拓故儲藏家罕有之子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咏往往出于載紀之外若賈竦華岳詩李夔恒岳詩任要韋洪岱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諶古風臨胸馮氏詩紀海鹽胡氏唐音統籤黍與季氏全唐詩集皆略而不收斯碑亦棄不錄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之有詩傳于今予因為跋其尾

跋唐博城令祭岳詩

右唐博城馬令詩在岱岳觀碑之東側面其名剝蝕題曰勅使麻先生者按今觀中有雙碑其西一碑北面第二層有久視二年記文稱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親承聖旨齋龍壁御詞繒帛香等物詎此齋醮即其人也神都即東都故詩中有



伊水嵩巖之句履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音義未詳亡友顧炎武寧人吳任臣志伊均疑為應字想當然矣

唐張長史郎官石記跋

張長史以草聖名正書傳者絕少而墨數九品書人列之上上良以其正書不易得也郎官石記舊本存王太傅濟之家後王元美敬美迭相藏弄三公各有題識董尚書思白摹而勒之戲鴻堂帖謂海內止有一本蓋以絕品目之矣相傳是冊乃唐人所拓疑未必然龔明之中兵紀聞云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兵火後不復存長史蘇人故立碑于此按郎官題名宜在長安其刻石存蘇州學舍者吳人鄉曲之情爾此必淳熙以前所搨無疑康熙乙酉六月觀于商丘宋公節使之廨

開元太山銘跋

莊周稱易姓而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勒石千八百餘處歷千萬禩而石滅玉牒後人莫得見其形兆果明神為之守護邪祖龍肇始立碑久已埽迹兩漢迄唐間世一修時邁之典開元天子允文武百寮之請於十三年冬十一月式遵故實有事于太山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緇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於集賢書院擬儀注己丑日南至法駕詣山下御馬以登行升中之禮天子製紀太山銘親札勒于山頂之石以十四年九月景戌告成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頌撰朝覲壇頌趙明誠金石錄目載太山銘側有題名二列今已亡之而頌頌授梁昇卿書刊御製銘右明有俗吏

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鏡其上頌文毀去者半可憾也碑銘典雅或是燕許手筆而御書道勁若怒猊渴驥東安閣不比孝經之多肉少骨若唐隸盡如此何慙漢碑碣乎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行旅出于塗者車前馬首仰視略可覩歲在己酉五宿茲山之麓未克叩天關陟環道手摸其文詢之野老必架木緣絙而上然後推拓可施又山高多風兼慮日曝紙幅易裂若是其難也曩者先後裝界三本悉為好事者所奪已丑夏同里沈秀才翼能分書獲此本于白下雖有闕文乃百年以前舊搨爰審定而書其本末于冊尾銘書隋作隨書繹繹作奕奕有曰自今而後傲乃在位將多于前功而茲彼後患豈意天寶之亂近在目前也乎是歲六月丁未舟發江都阻風瓜洲渡口書

唐封北岳神碑跋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為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為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康傑文書以八分者戴千齡也筆法淳古遠在韓擇木蔡有隣梁昇卿張庭珪史惟則諸家之上乃盛熙明攷書法獨遺之何與

唐崇仁寺陀羅尼石幢記跋

西安府崇仁寺陀羅尼石幢唐天寶七載五月建張少悌書所題職名有駕出長上扶車長上按唐制兵部尚書選驍勇材藝可為統領者拔其尤令宿衛目曰諸色長上有一日上下兩日下者有五日上十日下者若長人長上取形軀六尺六寸以上者充之則每日隨仗下隸左右監門衛者也又有直長長上長孫溫充尚儀直長李嗣福充監門直長李善充尚

輦直長上周先孝充左羽林軍長上見于新書宰相世系表外河渠署有長上漁師此云駕出扶車殆皆宿衛士矣少梯筆法娟秀椽堂是本尤佳因撫六典新舊書識其末康熙四十有七年二月壬寅朱彝尊題時年八十

書唐蘇秘監小洞庭二碑後

天寶十三載七月扶風蘇源明守東平時濟陽有河隄之役太守李俊虞夫役不均於是濮陽守崔季重魯郡守李蘭濟南守田琦胥會于東平原明議廢濟陽以盧東阿歸東平陰長清歸濟南陽穀歸濮陽既而縣乃不割郡亦仍舊見源明所作詩序而劉昫地理志稱天寶十三載廢濟州將母國史傳聞或失其實與迨明年祿山作逆則源明已徵入為國子司業此杜甫八哀詩有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之句也當五太守讌集源明特字渦泊曰小洞庭亭曰洄源至太和中天平節度使令狐楚以二詩立石題云自源明迄楚為時僅八十年洄源亭渦泊已迷其處矣聞是碑尚存惜儲藏金石文字者多不著于錄也

唐憫忠寺寶塔頌跋

右憫忠寺寶塔其文張不矜撰蘇靈芝書建自唐至德二載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錄謂碑建于思明初歸附之時而崑山顧處士寧人撰金石文字記稱嘗借鄞人萬貞一觀是碑其文陷處類磨治再刻以為思明復叛之後磨去及思明誅此地歸唐後人所重刻者今年冬過貞一于諸城李渭清所遂同往觀焉碑首范陽郡三字

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與禪虞又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為定論也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建于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為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偽号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号之年無疑載攷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為前寧人謂書丹于石之故疑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為起草辭曰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為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踏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于石者乎此又事之所必無也貞一聞予言作而曰有是哉于是人摹一本予為攷其始末書于後

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

蘇靈芝書予所見者幽州憫忠寺寶塔頌及是碑而已今其石漸泐飛動之致已失遂不堪與李北海對壘此宋人榻本精采具存重尚書稱其道密宜矣冊舊藏曹氏古林康熙壬午春忽見于花南水北之亭正如久別故人相對古林金石

表儲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近已散失斯碑獨為識者所得幸矣

唐御史臺精舍記并碑陰題名跋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臺獄囚當訊就近拘繫之其漸也侍御史東西推監察御史糾視刑獄各禁其囚迨武后時來後臣侯思正皆為御史制獄之外臺獄園扉恒滿崔隱甫總臺務言于朝掘去於是旁列精舍以釋典讖之崔湜為文梁昇御書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勒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內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景初三人亦昇御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椎拓不及焉中有薛儉侶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御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唐儲潭廟裴諳喜兩詩碑跋

贛州儲潭廟唐碑二載陳思寶刻叢編子屬友人訪求謁廟下者輒云無有康熙壬申十有一月泊舟于潭獲諸儀門之右其陽裴諳詩其陰裴氏族子題名記事後十年吳江張吉士尚瑗出知興國縣事乃拓諳詩見貽惜其陰面壁工人不知響榻然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諳作皆無之叢編所載諸道石刻其中唐人詩尚多惜無好事若張君為予博訪而摹拓之也諳字士明洛陽人尚書寬子仕至兵部侍郎舊史有

傳

五經文字跋

唐大曆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輿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暉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為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諷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類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為士子楷式為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為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曾入司封負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曆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僅一見于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為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

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  
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  
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于摹榻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  
持摭星宿遺義城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  
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子思漢魏石經既  
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者束諸高  
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

平定州唐李謹妒神頌跋

異哉妒神之有頌也神之号不在祀典見于史傳者唐高宗  
將幸汾陽宮并州刺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  
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謂天  
子行風伯雨師清塵灑道何妒女之害邪遽令罷役然則妒  
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妹也頌之者誰游擊將軍  
上柱國李謹也碑于何所今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  
東北有盤石葦澤而斯關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立碑  
之歲大曆十三年也神之行事不見于春秋內外傳其妒也  
孰傳道之自唐以來祈焉而祝史陳廟焉而臚臘祭此謂有  
其舉之莫或廢也且夫妒惡德也宜為眾所共惡而神乃以  
是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澹焉  
黛色與雲致雨倖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  
者多矣考斯碑未著于錄惟而拓之裝界而藏之古林曹侍  
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彞尊也歲在強圉協  
洽秋八月朔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石橋寺在衢州府西安縣南三十里道書第八青霞洞天也  
康熙壬申冬知縣事鹿君祐邀予往游從寺登山尋仙人對  
弈所前後洞豁有碑峙其右則唐嗣江王禕所題五言詩以  
貞元三年正月上石末書朝散大夫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  
衢州刺史賜紫金魚袋韋光輔建文稱刺史韋公于石橋寺  
橋下以外祖信安郡王詩刻石按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吳  
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禕舊唐書傳禕少繼江王踰後封為  
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元中兩為衢州刺史詩題嗣  
江王當是景雲間初為刺史作也成都楊用修不知薄烟暮  
遠郊遙峰沒歸翼二語係王詩疑為仙人遺句誤矣

唐郎官石柱題名跋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吳郡張長史旭撰記京兆許左丞  
孟容撰後序記出旭正書後序劉補闕寬夫隸書也二篇別  
勒于碑而題名銀于柱自貞元後則令史續書故柱大小  
不齊焉唐制尚書省都堂居中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行  
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行四司右司統之  
各掌十二司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定其程限吏分設司封  
司勳考功戶分設度支金部倉部禮分設祠部膳部主客兵  
分設職方駕部庫部刑分設都官比部司門工分設屯田虞  
部水部諸司均有壁記詳其改充遷轉之歲月而石柱第注  
姓名而已康熙戊子予始購得郎官題名三紙字已漫漶眼  
昏莫辨會桐城方生來自京師訪予梅會里坐曝書亭鎮以  
界尺審視之姓名可識察者三千一百餘人別錄諸格紙而  
同里曹生復以所搨本贈予因言柱在西安府儒學孔子廟

庭之右上有古柏覆之竊思六部既分左右則當時立石必東西各一今右司暨兵刑工三部所屬郎官題名無一人者是左存而右已失也若禮部四司闕郎中考功膳部關員外郎殆由椎拓者遺失爾方生名世舉字扶南曹生名曰瑚字仲經俱受業予之門

跋唐岳觀四詩

右唐張嘉貞任要韋洪公孫杲四詩俱刻于岳觀碑側而編岱史者不錄任韋公孫三人新舊唐書無攷任又題名云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平頂宿其年十二月廿一日立春再來致祭茶宴于茲蓋唐時祭畢猶不用酒故宴以茶也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罍一瓦罍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而書誌作誌又無撰文人姓名第云歸于我彭城劉公而已文稱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朔夫人寢疾卒于幽州薊縣以其年權窆于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按憫忠寺有唐人舍利記二一云寺在城東門一云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在今都城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唐游石橋記跋

游石橋記元和元年三月衢州刺史陸庶文庶吳人宰相元方之曾孫象先之從孫希聲之從祖也先世曰玩仕至司空空侍中贈太尉其子姓号太尉支元方象先希聲三世相唐新

書世系表庶歷官福建觀察使當日以貴公孫領郡碑後列親賓接武男子從行是亦好事者親賓二人子婿試大理評事元益前絳州太平縣尉崔續男子五人右內率府錄事參軍綜前弘文館明經繪左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紹前崇陵挽郎續按世系表書縱鄧令綜河南府戶曹參軍繪信州刺史紹穎州刺史惟續無之崇陵者德宗陵也續以大臣子弟充挽郎唐制然矣

跋石橋寺六唐人詩

右劉迴李幼卿李深謝劇羊滔薛戎詩各四首刊成二碑留石橋寺嘉靖中尚存都御史江山趙鏗修府志具錄之中間闕文僅六字耳迴字陽卿知幾子大曆初吉州刺史終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載新唐書藝文志幼卿字長夫隴西人大曆中以右庶子領滁州州有庶子泉因幼卿得名深字士達兵部郎中衢州刺史滔泰山人大曆中宏詞及第戎字元大元和七年以刑部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終浙東觀察使劇未詳二碑不知何年失去其後官三衢者改修府志乃盡刪唐人之詩深可恨也宋陳耆卿撰赤城志明謝方石續之各為一集合之以行後之君子改修地志者當取以為法

唐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跋

山川望秩濟瀆神清源公建廟于濟源縣西北而築北海壇于廟後号廣澤王掌之祠官歲立冬日奉祀其來久矣舊俗廟不設祭器先期令請于上官購諸洛下酬以稅緡所用沉幣之舫則以車運沁河渡口貞元十三年濟源令張洗字

濯纓觀廟中楸槐數本為大風所拔用其材製祭器凡百二十有二餘以造雙舫云按爾雅祭川曰浮沉郭景純注以為投祭水中或浮或沉語焉未之詳也碑文謂沉幣雙舫蓋舫以浮之幣以沉之比于郭氏之注義較明晰今山祗川后祠宇恒有車船置殿左右殆本古祭川遺製爾洗于事神有禮度治人必有方惜乎斯銘不載圖經而洗之政事亦無表見碑今藏吳江潘氏稼堂其善藏諸

書唐賈竦華岳廟詩石刻後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竦謁華岳廟賦五言詩題名太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參軍事琰修之修之者殆錄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趙文淵書方紐寸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元八年劉升書咸廡所撰精享昭應碑也其右勒顏真卿乾元元年題名工每推拓三面而遺竦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爰裝界書其後

白樂天草書春游詩拓本跋

右白傳草書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石真蓬萊閣下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入元微之集中誤也散字廣韻未收而毛晃增注禮部韻略有之引白詩為證且注云重增然則今之廣韻亦非唐韻之舊矣從雕本謄終愛雕本謄法皆所當勘正者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九

唐國子學石經跋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二百一十三字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開成二年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修國史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宗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率更令韓皋充詳定官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文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名一人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段絳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柏嵩將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馮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楊敬之并軍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識其字

非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

去榆次縣三十里趙村有穹碑三中央一通仆地折為二段

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楊正書立于長慶二年

右一通安定郡王李光進碑也其辭令狐楚撰子季元書立

于元和乎蔡之後左一通太尉李光顏碑也其辭李程撰郭

虔書立于開成五年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雜田

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顏皆以

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于舊史而碑

稱光顏平吳元濟師旋請于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

書光進為安定郡王史沒其文吾意碑辭定不誣矣

九經字樣跋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版歲久傳寫點畫參差

於是開成中沔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玄度依司業舊本

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

于國學勅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

發于玄度也王伯厚稱其辨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

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

書張處士瘞鶴銘辨後

石墨之傳于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識石斷而為三瘞鶴

銘裂而為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其疑可也

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雪客神識碑考

不奈且證為顧通翁書蓋通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

道句曲遂移居于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

于性所好斯瘞之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眾

說之紛綸矣力臣名殆精書法書為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

音學五書手摹家藏鼎彝款識遺子惜不營生產沒後盡散

失并傳刻藁本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湖州天寧寺尊勝陀羅尼石幢跋

湖州天寧寺建自陳永定三年武宣章皇后故宅也曰龍興

曰孝義曰萬壽曰報恩光孝寺額屢更其曰天寧者仍吳越

武肅王所更額也相傳寺有尊勝陀羅尼石幢一十四座今

其八尚存文可辨識者一建于大中元年十一月後題刺史

令狐絢姓名一建于大中二年八月後題刺史蘇特姓名書

者曹巨川也一建于大中十二年四月書者凌渭也一建于

會昌元年十一月書者胡季良也一建于咸通十一年三月

又斷石一平望芮文琛立後題乾符六年四月蓋平望驛時

屬烏程澄源鄉宜陽里故張承吉詩云一派吳興水西來此

驛分斯其證矣巨川渭莫考季良見宣和書譜載其行草書

各五種考諸家記錄金石文字太和八年湖州德本寺碑陰

係季良正書寶曆二年杭州大覺禪師碑元和二年平李錡

紀功碑均係季良八分書元和四年國子司業辛璿碑九年

永興寺僧伽和尚碑均係季良篆額是季良于書法諸體精

熟不獨行草見長矣惜也幢第稱曰處士而不著其里貫疑

即州人至繪畫人魚簡則畫譜未詳僅見于此子友鄭元慶

芷畦撰湖州府志手拓諸幢文見示予嘉其見聞之周洽也

書冊尾歸之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

右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秘書監正字郎萬齊融撰其初趙州刺史徐僑之書既隳于寇明州刺史于季友於僧惠印所觀舊文邀處士范的重書太和七年冬事也寺建于晉太康二年田賜于宋元嘉二年額更于梁普通三年釋道宣錄神州塋寺以是塋居第一焉碑題越州都督府鄞縣者齊融神龍中與賀知章賀朝張若虛邢巨包融等俱以吳越之士知名見劉昫唐書文苑傳國秀搜玉二集曾載其詩唐書以賀朝萬為一人齊融為一人誤矣唐自武德四年諸州置總管未久更都督府至乾元元年始号越州而鄞縣即故鄞州開元二十六年始割縣置明州齊融撰碑時寺猶屬越州也碑引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以甫作碩不知何所本其陰有記則于季友辭附贈范的詩的亦有和韻之作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均未之載季友太保頓次子也尚憲宗女惠康公主拜駙馬都尉授羽林將軍制係元稹所草史不言其為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第書絳宋等州刺史云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跋

右采師倫書重藏舍利記在京師憫忠寺碑建自唐會昌六年文稱舍利舊藏智泉寺寺經始于元魏幽州刺史尉萇命故又號尉使君寺按北史萇命太安狄那人萇作長參預齊神武起兵破爾朱兆者其曰節制司空清河張公則仲武也當武宗詔毀佛寺地分三等幽州等居上許留僧二十人尋又詔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故碑云勅于封管八州內寺

留一所僧限十人至是年宣宗即位遂弛其禁先是智泉寺已燬遂以舍利歸憫忠寺焉仲武在幽州屢破回鶻鄭畋謂會昌時功第一方毀寺之歲五臺僧多奔幽州仲武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及宣宗增置僧寺碑稱司空固護釋門殷誠修敬若是乎前後不相伴者蓋仲武功名之士宜其好惡與時移也師倫無善書名然猶存王知敬薛稷遺意亦能拔乎俗者

唐漳州陀羅尼石幢跋

右唐咸通四年八月漳州押衙兼南界游奕將王嗣所造陀羅尼石幢宣義郎前建州司戶參軍事劉鏞序并書經後題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柱國崔褒名又分書建立歲月及鐫字人于後按游奕將五代十國多有之獨不見于唐會要新舊書惟六典載騎曹掌外府兵馬簿帳牧畜之事凡諸衛馬承直配于金吾巡檢游奕者李請其料給之殆職巡邏者已是帖今藏吳江潘檢討稼堂家審定為宋拓本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啓元年攷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克用與義成節度使王處存同破黃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鎰惡處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眾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



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鎮連兵境上各事爭鬪職方不錄其地朝廷号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劍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于無邦生斯世者其間見已不能悉具況百世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屋破冢之間而不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勁詞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益以見金石之文為可寶也

### 憫忠寺葬舍利記跋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嚴葬舍利于憫忠寺觀音像前于是南敘述記知常書之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是歲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匡威救之有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碑稱欲遷舍利于閭內陳辭請發封壇上許之蓋匡威方恃燕薊勁旅有雄天下意宜有請無不許者碑文侈陳發緘時舍利光芒異香郁烈外石函封內金函闕其崇奉象教至矣迨明年匡威復出師救鎔其弟匡儔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進退無所之鎔迎館于鎮登城西大悲浮圖顧望流涕未幾以圖鎔見殺然則事佛果得福乎舍利之塔一燔于太和八年一燼于中和二年今匡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可問其碑僅存焉爾已踣佛脚俾工拽而出之榻以藏諸笥

### 唐濟安侯廟二碑跋

乙巳秋客自華州來者貽予唐李巨川所為濟安侯廟碑濟安侯者華之城隍神也巨川為韓建掌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錄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王十六

宅皆巨川教之唐史附諸叛臣之列觀其碑文感歸功于建此猶獠犬狂吠無足怪者繼得金張建所撰廟碑謂諸王既見殺是夜建袖劍詣行宮將及御幄神厲聲叱曰汝陳許間一卒耳蒙天子恩至此輒敢為弑逆事乎建倉皇而退昭宗德之使神于行宮既還京封神濟安侯而歐陽子五代史則謂建父叔豐所誠殆儒者不語怪之意歟金源之文傳世者寡碑辭特剴切可誦其稱神縛草傅泥假以成像猶能奮叱不祥而當時藩鎮重臣幸時之亂曾不遺偏禪老弱之師為衛社稷勤王計殆土木之不若蓋有激其言之矣彼巨川者罔有忌憚謂土木可欺已之文足以飾非于後不知直道在人自唐迄金二百年華之父老猶能道之而張建者復刊石而記其實也然則小人之變亂是非欲以惑天下後世者復何為哉復何為哉

### 晉王墓二碑跋

代州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其一曰唐故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為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所謂赤馬將軍火生頭上者也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即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字僅存餘可識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字按史克用第四人次曰克讓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宿衛京師親仁里第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楚詔捕克讓讓與僕十數騎驛驛躍馬突圍出奔鴈門與碑文合則為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黃

巢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為寺僧所殺不言其為代州刺史又得歸葬于代皆不可曉者土人相傳王墓上舊有碑十三今十一已亡其二存者又散埋土中蓋金石之文自歐陽永叔趙明誠後世無篤好之者宜其漫漶不可辨識如是也當永叔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為唐家人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号至國昌字德興紀亦遺之是十三碑者永叔亦未之見更六百年而子乃得觀其二非幸歟惜乎十一碑者不及見也同里曹先生博采金石有歐陽趙氏之好出二碑于土墓之塌本俾予審定其字若干遂書其後歸之

千峰禪院碑跋

右澤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後唐明宗賜僧洪密勅蓋明宗踐位日洪密具表稱賀以此荅之文曰退避無所愧惡良多嗚呼五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字觀署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也

晉義威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陷于地村民語子土不可措措之尺則更深尺子強令措之以畚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毅所撰文也辭多駢儷乃抄撮其大略云天祐中授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督同光初充嵐憲朔等州都游奕使解職授天雄軍平城都指揮使遷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轉檢校戶部

尚書潯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遷侍御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進檢校司空懷州刺史轉控鶴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食邑五百戶俄遭內艱起復授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依前充義成軍節度使以天福七年三月薨于鎮詔贈太保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其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即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士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釋碑辭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為可信已

鎮東軍牆隍廟記跋

鎮東軍牆隍廟碑施宿撰會稽志張湜續之均不載其文字友顧徵士寧人獲諸臥龍山西岡上采入金石文字記中碑文錢武肅王鏐撰王以乾寧二年伐董昌明年五月平之冬十月勅改越州威勝軍為鎮東軍授王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至開平二年升為大都督府亦謂之東府題曰牆隍廟者朱全忠之父名誠王既稱臣于梁不得不為之諱矣獨怪全忠未篡弒時唐帝在位乃勅改武成王廟曰武明成德軍

曰武順義成軍曰宣義并嬖名皆避之迨梁既僭号司天監以帝曾祖諱茂琳請改歲月陽日辰凡戊字更作武尤可發笑也

### 北漢千佛樓碑跋

丙午二月登天龍之山得北漢李暉所為千佛樓碑異為俾工搨歸裝潢之書其後曰北漢之為國不足當一大郡而王朴以為必死之寇亡最後自周之世宗宋之太祖百戰不能克宜其君臣有過人之才而劉繼元處襄瘡吮血之餘輕役其民命嬖之范超冶金為佛治不急之務暉身為相臣不能匡正惟事園慕飲酒反擬碑文侈大其事何歟碑稱承鈞為睿宗皇帝繼元為英武皇帝皆史記所未及劉旻之語張元徽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然則暉之夸大其辭適足以形其陋而已攷繼元之立在宋開寶元年戊辰史稱其即位時改元廣運而碑建于乙亥故其文曰上御宇之八年後書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按楊夢申擬劉繼顥神道碑亦稱廣運元年歲次甲戌與是碑合則即位改元之說史未得其詳矣繼元殘忍奸殺具書于史然當時諸臣率弃之降宋范超者亦降惟暉至國亡乃降蓋其誅戮亦所必行無足深罪者嗚呼以蕞爾之地抗百萬之師民爭為之効死其君臣豈其無過人之才者哉若其文格之卑書法之陋攷古之士無譏焉可也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 跋十

### 宋太宗書庫碑跋

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御書勒石在太原府壽寧教寺碑為風雨崩剝其半沒土中歲久盡蝕文凡二千餘言僅存數百字其陰石尤泐所可識者有太宗御製文集四十卷又集一十卷怡懷詩一卷迴文詩一卷迨遙詠一卷至理勤懷篇一卷宋志載御製集一百二十卷蓋統言之也某勢圖琴譜各二卷蓮花心漏迴文圖若干卷雜書扇子一百三十六柄雜書箴子七百五十三軸按史帝既削平諸國收其圖下詔購遺書于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從三館書實之此崇文書目所自始也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所謂祕閣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實之館閣使修羣書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俾卒老于文字則帝之留意翰墨特出于權謀秘計而非性所好也雖然亡國之臣世主往往輕視之如土芥而重繩之以刀鋸帝獨容之禁侍之列給筆札事纂述謂非世主所難能歟嗚呼是可記也

### 宋京兆府學石經碑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銀之者長安石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

築新城石為韓建所奔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置尚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固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哀集經史為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慶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藉黨人立石端禮門側察京復自書碑頌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及覆附和恬不知恥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為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氏民則後生未學比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為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鄩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名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予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鐫而題其後予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鄩之傳焉

太原縣惠明寺碑跋

呂惠卿儉人也當時君子視若鬼域而王安石獨任之不疑且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今觀惠明寺舍利塔碑雖能文善書之士無以過之世徒知為頭會箕箒之才不知兩人當日以經術定交而取合于文字也嗚呼此其所以

為姦也歟

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

元祐黨籍微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既而蔡京復大書頌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為邪等降責編管荒徽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誦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于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為瀑泉所泐也康熙乙丑二月望日書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右大同普恩寺碑記宋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充通問副使發源朱公弁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為金人所留迫之事劉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探策使之歸復不可其語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臣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觀其懷印臥起悲歌慷慨與漢之蘇武何異非孔子所稱不辱君命者歟記成于金皇統三年二月實高宗紹興之十三年也于是公之去國蓋十七年矣題曰江東朱弁

而不書官又其上系以皇統年号論者疑公自貶其詞合乎古君子危行言孫之義而未得其本也攷公之歸宋在是秋七月記之作當在和議初成而公臨發之時也彼寺僧者見公既去不能原公大節所在惟知奉國人之法輒刪去其官爵增易其紀年無足怪者史載公被留時嘗具酒食告僚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其處表曰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而公碑文亦曰子築館之三

杭州府學宋石經跋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澈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礪老建閣于太學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紹翁李心傳陳騷王應麟潛說友紀之詳矣宋亡學廢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塢子行宮故址取其石壘塢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即治所西偏建西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訥

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甃以甌甌崇禎末廊圯乃嵌諸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古者所當藏弃若夫秦檜一跋已為訥推碎其詞見于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書拓本玉帶生銘後

玉帶生宋文丞相硯名也石產自端州未為絕品其修扶寸廣半之厚又微殺焉帶腰玉而身衣紫丞相寶惜旁刻以銘書用小篆凡四十有四字歲甲申觀于商丘宋節使坐上因請以硬黃紙摹之不敢響搗也生之本末略見玉笥生詩其銘辭亦附注于詩編按金華胡翰作謝翱傳稱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信公軍敗後硯即歸翱可知其寓浦陽永康關祐思諸陵登釣壇度必攜生偕往懷古之君子可以深長思矣

遼釋志愿葬舍利石匣記跋

京師仙露寺金人俘宋室子女置其中見蔡峰北狩行錄趙子砥燕雲錄顧地志失載遺蹤遂不可稽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宣武門西南居民掘地得石匣匣旁有記自稱講經律論大德志愿錄并書乃遼世宗天祿三年瘞舍利佛牙于此記後有千人邑三字蓋社名也施主姓名首列帝后諸王大臣下及童男小女考遼史世宗妃甄氏後唐宮人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甚厚及即位立為皇后至天祿四年方冊立皇

后蕭氏二后同死察割之亂並葬于醫巫閭山記刻于三年所云皇后蓋指甄也東明王者疑是明王安端即察割之父以功王東丹國故曰東明王也燕主大王者中臺省右相牒燾為南京留守封燕王故曰燕主大王也國舅相公者靖安蕭太后族只撒古魯以天祿元年為國舅帳詳穩故曰國舅相公也獨趙思溫子延照史作延昭而通鑑亦作照常為石晉祁州刺史後仍歸遼餘子本未不得其詳矣又記有建寧堵波之文疑當時石匣置于塔下塔久廢而石匣僅存土中匣已無蓋其舍利佛牙又不知何時散佚也

遼雲居寺二碑跋

右王正智光雲居寺二記共勒一碑碑額篆書重修雲居寺一千人邑會之碑一稱結一千人之社一千人之心一稱完葺一寺結邑千人近年京城發地得仙露寺石函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尼曰邑頭尼覽者疑是地名合此碑觀之則知千人邑者社會之名爾天順皇帝者遼穆宗尊号丞相秦王者重元為南京留守也遼史聖宗初即位羣臣上尊号曰昭聖皇帝統和元年六月上尊号曰天輔皇帝五年四月上尊号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二十四年十月上尊号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今碑建于二十三年尊号無天輔字是則二十四年十月以前聖宗尊号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号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上之号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乎竊疑史有誤也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跋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奉天楊英撰文武功張徽書洛陽李徽題額立石者同知京兆總管府事高貴也文稱處士初諱章更名九隴又名渭又名於菟其字希文不易也下筆有骨肋西州碑版多出其手一榻之外皆法書名畫望而判其真膺嘗書于市一達官持之去處士直詣廳事取書辭色不少遜挾書掉臂而出性不喜浮屠法而處開元墪三十年無家無妻子正大八年詔民東徙至陝既而事且變投所蓄古印章鼎彝于河避地平陽入太原尋還故里以疾卒按金史哀宗紀元兵既取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于河南所云事變者此矣英之銘曰士之遇也為龍為虎其不遇也如魚如鼠既魚其龍又鼠其虎生必違其所好死則從其所惡將矯世以自戕抑直行而不顧苟會于心千載其猶旦暮者所信于入者以銘先生之墓吁辭特崛奇而微正書多涉篆隸體亦不猶入金源遺集傳至今者惟趙東文王若虛段克己誠已李俊民元好問數家而已斯銘不見于載記乃據其大略書之冊尾兼錄其副示長洲孫生附著于書法考焉

趙吳興千字文跋

周興嗣千字文便于小學善書者恒寫一本獨智永曾書八百本散在江南而吳興趙王孫亦屢書之延祐三年四月有旨趙子昂寫來千文一十七卷發秘書監裝背收拾此或一十七卷之一也吾鄉項子京家刻石今歸于子

元豐閩縣令碑記跋

豐潤縣本玉田之永濟務金史稱太和間置明寰宇通志一統志因之今觀至元七年縣令孫慶瑜碑記則改務為縣乃

章宗不定年事且云承安中以懷遠大將軍夾谷公習捏來  
宰是縣足徵置縣在泰和之先也碑又云大安初避東海郡  
侯諱更名曰豐閩東海郡侯者即衛紹王然則縣始置時仍  
名永濟可見又云大朝開創以來庚辰之歲改縣為閩州考  
元史竟未之載宋王諸公未免失于討論矣清類天文分野  
之書云洪武元年改閩為潤而今國子監金元史雕本閩旁  
均著水亦非也碑書法雖不工然辭足以達其述先後政頗  
詳顧修地志者曾不引證何哉

###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右霍山廟碑建文元年正月壬午祇祭上帝于南郊二月癸  
亥鴻臚寺序班周教國子監生素綱奉命以香幣牲醴祭告  
中鎮勒其文于碑嵌廟西壁上蓋自燕師靖難之後四年之  
政事悉行革除舊典遺文去之惟恐不盡乃普天之下尚留  
此一片石存人間世之君子有志于補修惠宗實錄者辭雖  
不多所宜大書特書布在方策者也

### 跋首善書院碑

萬曆丁酉先太傳文恪公偕福清葉文忠典應天鄉試得華  
亭呂公原先生卷先文恪欲置第一文忠謂是卷文雖高恐  
不得第欲以所擬第二人領解先文恪曰此時文爾雖第與  
不第等未若不第者之文其人必以學行聞于時遂定先生  
卷第一後先生試禮部輒擢落謁選入官工部司務是時鄒  
忠介馮恭定講學京師于宣武門內大時雍坊建首善書院  
先生與周忠毅董其役而先大父時為都察院照磨實經營  
之及書院成文忠作記董文敏書之則先大父已遷官故未

得書于石也繼而羣小文攻毀書院而碎其碑傳聞碑初立  
時祇揭一十三紙而先生藏其二至崇禎壬申文敏起自田  
間桐城孫舍人國牧請重書是碑文敏謂曩曾書二碑一置  
書院一為王評事應遴募勒藏壁間為御史某徙置中城察  
院官舍訪之果存其後西洋人借書院以為曆局久之遂踞  
其中甲申春李自成入寇中城所藏之碑亦不可問矣康熙  
辛酉予復主江南鄉試先生之孫嘉先持揭本見示又六年  
嘉先子天右持至都將重勒上石請予跋其尾予母華亭唐  
文恪公孫也先君安度先生侍先太傳于京邸兩家結婚呂  
先生實為行媒今兩家子姓仇離坎壞先代賜書俱已零落  
而先生後人猶能于兵火之餘裝潢是碑守以勿失摹而刻  
之俾覽觀者仰先儒之典型可以識君子小人之進退之  
故是碑傳書院雖毀安知無有復之者則嘉先父子之功不  
可泯已

###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跋

唐人及第書名雁檜未必鏤諸石也明自永樂二年命工部  
建進士題名碑于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侍讀學士王達  
也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登科考謂是歲即命立石  
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  
崇禎十三年碑凡七十一通思陵厭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  
與廷試貢士史惇等百六十三人又吳康侯等百人盡留特  
用於是惇等請援進士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帝  
如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文太僕寺少卿翰林院侍書  
朱國詒奉勅書石篆額工部營繕司郎中王灝監工立子進

士題名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鑑榜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予朝

日下舊聞既撮其大略筆之于卷康熙辛未秋八月上丁

天子命大學士代祀孔子尊尊充十哲分獻官禮畢偕祭酒

汪霽鼂采司業吳涵容大偏覽諸碑其初釋褐即撰記立石

後乃有遲一二十年始立又或有題名無記兼踏于地者多

有之嗚呼明之祖宗待進士可謂隆矣苟不由是出身選人

輒投之僻左荒遠之地士大夫論資格日嚴而萬曆以後題

名之石不師舊典作記登第者罕有拓而傳示子孫徒僵立

于風雨冰雪之中信其剝蝕不亦可歎也大爰屬二公扶其

踣者并搨之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十一

陶徵士聖賢羣輔錄跋

韓非有言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八儒者公孫氏居第七至晉陶徵士聖賢羣輔錄分疏之云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或疑公孫氏為龍非也龍字子石家語稱是衛人而北海鄭氏謂是楚人故唐贈黃伯宋贈枝江侯名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辨堅白異同之龍也樂正子輿譏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氏門弟子可知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是則公孫氏傳易之明徵矣蓋子石子秉名姓偶同而傳易之公孫氏與鄭大夫字伯石者名姓又同也錄此以證小司馬索隱之誤

唐律疏義跋

唐律疏義三十卷永徽二年閏月詔曰太宗文皇帝撥亂反正恤獄慎刑杜澆弊之源削煩苛之法道臻刑措二十三年玉几遺訓皇令刊改朕仰遵先旨旁求故實乃制大尉揚州都督長孫无忌開府儀同三司李勣尚書左僕射張行成光祿侍中高季輔右丞段寶玄太常少卿令狐德茶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郎中賈敏行等爰暨朝賢詳定律律酌前王之令典考列辟之舊章適其輕重之宜采其寬猛之要使夫畫一之制簡而易從約法之章疎而不漏再移暮月方始勒成



是宜頒示普天垂之來葉凡在羣臣逮于列岳其務審慎稱朕意焉此見諸唐大詔令者也永徽三年五月詔律學未定疏宜廣召解律人修義疏使中書門下監定參撰成三十卷四年十一月上之詔頒行天下此見諸唐會要者也按无忌等表進有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中書令柳奭刑部尚書唐臨守黃門韓瑗中書侍郎來濟辛茂將尚書右丞劉燕客潁州刺史裴弘獻刑部郎中王懷恪整屋縣令董雄大理丞路立始平縣丞石士達大理評事曹惠果律學博士司馬銳等而無張行成高季輔令狐德茶高敬言或疑纂修諸臣姓名不符攷詔令開載乃總修律令格式之員而表進于二年之後所列縣令丞博士蓋係名至解律人若張高令狐四公不與纂修義疏故爾唐代遺書傳抄多致殘闕是編前有元泰定四年江西儒學提舉柳贊序又附江西行中書省檢校官王元亮釋文末又綴編校考亭書院學士余資姓氏信爲完書世有好事君子雕鏤以行儆于有位舊章之不愆庶乎復古寬大之條矣

### 刑統賦解跋

刑統賦四卷宋史藝文志不知作者晁公武讀書後志著錄二卷云皇朝傅霖擬或人爲之注子所錄卷與晁氏同古林曹氏臧本也刑統定于周顯德四年命侍御史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等十人編集兵部尚書張昭遠看詳進呈凡二十一卷實儀重加詳定增益九卷當日律令格式之煩期于省文達理成書霖乃撮其要旨作賦而自解其義又東原郝某每聯撰四言歌以括之前有延祐三年趙孟頫序言其

大略其後益都王亮復爲增注大抵傳郝皆宋人而亮則元人也世儒以趙序加于長孫无忌等唐律三十卷之前遂疑疏義爲霖等所注誤矣霖自題左宣德郎律學博士未審宋何朝人

### 長短經跋

長短經十卷唐趙蕤撰蕤梓州鹽亭人嘗注關朗易傳李白師事之孫光憲稱其夫婦俱有隱操而是編專論王霸機權正變之術其第十卷相傳載陰謀捍闔之說故秘不以示人依漢藝文志當入之縱橫家按漢志縱橫家多至一百七篇而隋志止二部唐志四部此六十四篇宜著錄不應混入于雜家也

### 東宮備覽跋

東宮備覽六卷宋迪功郎守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模進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慶元二年鄒應龍榜進士嘉泰二年八月除正字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開禧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嘉定二年三月除校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模之歷官倫序見于中興館閣續錄者如此今觀告詞進表乃合先後銜具書之又兼莊文府教授或疑莊文太子薨于乾道三年模至慶元初始釋褐歷嘉泰開禧嘉定不應尚設教授以予考李心傳朝野雜記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設于紹興三十年時孝宗爲建王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傅矣先是十四年春建宗學于臨安學生以百名爲額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置教授以館職兼不在宗子之列故魏惠憲王卒于淳

熙七年有子柄存設有府教授而莊文太子有二子樞樞府亦得設教授模以館職遂兼之爾宋史志職官未詳因書于此

書玉臺新詠後

昭明文選初成間有千卷既而略其無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偽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勸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為樂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悒鬱當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為後世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翦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祭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為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劉知幾疑李陵荅蘇武書為齊梁文士擬作蘇子瞻疑陵武贈荅五言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非不能辨也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偽今文選盛行作偽者心不徒勞也已或者以為文選闕疑玉臺實之以人非是當其時昭明聚書三萬卷大集羣儒討論豈不知五言始自枚乘而序所云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有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注文選者遂謂河梁之別五言此始鍾嶸詩品亦云逮漢李陵始著五言

之目抑何謬歟然則誦詩論世者宜取玉臺並觀毋偏信文選可爾

宋本六家注文選跋

六家注文選六十卷宋崇寧五年鏤板至政和元年畢工墨光如漆紙堅緻全書完好序尾識云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蓋宋時蜀牋若是也每本有吳門徐資私印又有太倉王氏賜書堂印記是書袁氏裘魯仿宋本雕刻以行故傳世特多然無鏤板畢工年月以此可辨偽真也

大唐類要跋

康熙己卯七月湖州書賈有以大唐類要百六十卷求售者反覆觀之即虞氏北堂書抄也按新唐書志作一百七十三卷晁氏讀書後志同而宋志止百六十卷是編地部至泥沙石而畢度非完書今世所行者出嘗熟陳禹謨錫玄氏刪補至以貞觀後事及五代十國之書雜入其中盡失其舊閱之令人生恚儲書者多藏之而原書罕覩矣類要傳寫雖多訛舛然大略出于原書未易得也

跋五百家昌黎集注

宋人輯書往往以摭采之富誇人若蔡夢弼杜詩注号为千家成申之尚書集解号四百家亡名子播芳文粹号五百家是也昌黎集訓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別集一卷附論語筆解十卷慶元六年春建安魏仲舉刻于家塾亦稱五百家按其實則列名者一百四十八家而已其餘所云新添集注五十家補注五十家廣注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十家殆亦無稽之言爾然當時刊書

者知以博學詳說爲要務今則守一家之說以爲兔園冊其智出麻沙里刊書者之下矣是書向藏長洲文伯仁家歸吾鄉李太僕君實蓋宋槧之最精者惜中間闕三卷後人補抄原注已失不可復觀當更訪諸藏書家

### 播芳文粹跋

五百家播芳文粹大全二百卷曩在都下曾從友人借觀患其卷帙混淆兼多闕文誤字因置不錄歸田後見江浙儲藏家間有之類皆抄寫丙戌三月留徐學使章仲花谿別業觀宋槧本始快于心若風庭之葉盡墜而老眼豁然也卷首有紹熙庚戌序南徐許開作稱係鉅鹿魏齊賢仲賢南陽葉茶子實所集具列姓氏凡五百二十家富哉言矣然其所錄不盡皆醇惜吾友宜興陳維崧其年華享錢芳標葆粉吳江葉舒崇元禮錢唐陸繁弘拒石嘉興李符分虎皆以駢體名家諸君悉逝莫爲削其繁而舉其要也開字仲啓以中奉大夫提舉武夷冲祐觀著有志隱類彙見趙希弁讀書附志

### 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志後

靖康中蘇叔黨以真定倅赴官次河北爲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隨若求活草間邪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塵後錄載之而晁以道志其墓稱以暴疾卒于鎮陽繹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媿其父矣攷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于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于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于端禮

門再刻石于諸州三刻石于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頌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達之念萌于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爲東坡出于嘗愬于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談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槩存焉是已乃毀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自居乾兒夫師成既以東坡爲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爲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尚論者不可不白其寃也

### 竹友集跋

臨川謝幼槃與兄無逸並負詩名呂居仁集江西詩派二十五人幼槃其一矣然其詩實與涪翁別居仁又稱其似謝宣城亦不類也書錄解題兩載竹友集一曰十卷一曰七卷蓋七卷者詩而十卷者合文言之是集流傳甚罕謝布政在杭抄之內府在杭收藏宋人集頗富近多散失惟此係其手書子孫裝界成冊平湖陸編修次友典福建庚午鄉試抄得之子見而令楷書生亟錄其副詩派遺集傳者無幾子所儲陳無已饒德操洪玉父韓子蒼晁叔用呂居仁僅六家得此而七焉

### 書劔南集後

詩家比喻六義之一偶然爲之可爾陸務觀劔南集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若身似老僧猶有髮門如村舍強名官跡似春萍本無祗心如秋燕不安巢身似在家狂道士心

如退院病禪師心似春鴻寧久住身如秋扇合長捐身似敗  
 碁難復振心如病木已中空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櫟孰  
 知年家似江淮歸業戶身如湖嶺罷參僧心似游僧思遠道  
 身如敗將陷重圍居似窮邊荒馬驛身如深谷老桑門人似  
 登山惟火食俗如太古欠巢居閒似苔磯垂釣叟淡如村院  
 罷參僧懶似老雞頻失旦裝如蠹葉早知秋喜似繫囚聞縱  
 掉快如疥癢得爬搔閒似白鷗雖自足健如黃犢已無緣酒  
 似粥濃知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難似車登蛇退嶺險如舟  
 過馬當時月似有情迎馬見鶯如相識向人鳴心如澤國春  
 歸雁身似雲堂旦過僧身如巢燕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  
 身如病木驚秋早心似鰥魚怯夜長心如老驢長千里身似  
 春蠶已再眠身如海燕不逢社家似瓜牛僅有廬心如老馬  
 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身如病鶴長停料心似山僧已棄  
 家心如頑石忘榮辱身似孤雲任去留心如脫奔奔林鹿迹  
 似還山不雨雲恩如長假容居望官似分司不限年瘦如飯  
 顆吟詩面飢似柴桑乞食身勇如持虎但堪笑學似累碁那  
 易成爽如瑞露零仙掌清似寒水貯玉壺衰如蠹葉秋先覺  
 愁似鰥魚夜不眠樂如逐兔牽黃犬快似麾兵卷白波壁如  
 龜策難占卜瓦似魚鱗不接連路如劍閣逢秋雨山似鐘峯  
 鎖暮雲雲如山壞長空黑風似潮回萬木傾兩如梅子初黃  
 日水似桃花欲動時花如上苑長成市酒似新豐不直錢雁  
 如著意頻驚枕月似知愁故入門蠶如黑蟻桑生後秧似青  
 針水滿時餘詩畧膝用如似字作對難以悉數就中非無佳  
 句此陸平原所云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者也予友三原孫枝

蔚豹人徵入都不願分修史之祿賦詩云身如橘柚病於北  
 心似鷓鴣飛向南有識者憐之此偶然作爾邇者詩人多舍  
 唐學宋予嘗媿務觀大熟魯直太生者流為蕭東夫熟者  
 降為楊廷秀蕭不傳而楊傳效之者何異海畔逐臭之夫邪  
 賴良大雅集跋

大雅集十卷天台賴良采擇凡二千餘篇楊廉夫點定存三  
 百首既為作序而江陰王逢吳興錢嘉亦序之集中所收皆  
 元人其後間有仕于明者第六卷載林洵送顧謹中入太學  
 詩則洪武中從而補綴者也良字善卿赤城績志不書其姓  
 氏出處顯晦不可得而知繹席帽山人序蓋曾教授松江云  
 倪元鎮贈良詩云陳詩昔在周盛日刪詩又是衰周餘二語  
 得其槩矣

書敦交集後

右敦交集一冊上虞魏仲遠輯其友酬和之詩也作者二十  
 四人詩七十六首冊末宜有仲遠題識而今亡之非完書矣  
 是集為吾鄉李太僕君實氣桃軒藏本康熙丁丑予購得之  
 稽諸竹齋丹崖清江全室集多有與仲遠昆弟贈答詩仲遠  
 父處士明叔預卜瑩兆于福祈山之陽結廬其下名福源精  
 舍處敬為之作贊又為題尚古亭元章亦有筠深軒長歌李  
 潭則有短歌清江為作竹深記稱會稽之地多竹蓋物有所  
 宜猶衛之左泉右淇也其居邑西夏蓋湖上伏龍山之下顧  
 郡縣志俱佚其名按宋學士濂為仲遠作見山樓記乃知其  
 人名壽延云

梅菴李氏明正音跋

明正音七卷海鏡李景孟宗浩選本景孟中景泰甲戌進士知莆田縣事其父李衡公平世父孟璠仲璣兄景高宗遠皆有詩名李衡有西溪集孟璠有南莊集均不傳是編所錄多嘉興人作若沈鑑孟鈞陶瑾廷璧朱孟德維新陳善敬佐李澄若淵住子輯詩綜悉無從采掇即景孟詩亦遺之鄉人有著述莫爲之傳是猶目治而不見其睫也景孟曾孫儒烈嘉靖丁未進士歷官福建按察司命事曾刊是編以行惜今之雕本流傳者寡矣歲在戊子閏月竹垞八十翁彞尊識

跋危氏雲林集

雲林集二卷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太樸之詩葛邏祿迺賢易之編而虞集伯生序之者也太樸以文名詩不恆見流傳惟此而已明兵入大都學士走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學士由是不死世傳明太祖聞學士履聲出之守余闕祠按吾鄉貝助教瓊有送危於憶赴安慶教授序稱洪武三年識公于京師未幾公卒則學士未嘗銜命守祠特其子於憶教授安慶好事者遂傳會有是言也於憶曾共歐陽佑呂復黃孟輩采書北平載記脫去憶字是集發離于後至元三年蓋學士入明後續作詩文均失傳矣

跋草閣集

錢塘李昇宗表元季結草閣居北關門外既而避地永康東陽間洪武初官國子監助教有古今詩六卷拾遺一卷天台徐大章盛稱之金華朱伯清序之觀其長篇聲高奔逸堪與劉伯溫高季迪鼎足而今之杭人未有舉其姓氏者可歎也

集中題徐原父畫梅歌云尋常更有梅花船繫在鑑湖柳姑之廟前柳姑者疑即沈約詩所云山陰柳家女也施宿會稽志云柳姑廟在山陰縣西一十里前臨鏡湖湖山勝絕處其後修府志者乃遂削去之是何心哉

跋釣鰲集

吳江陶振子昌洪武中任本縣儒學訓導改安化教諭歸隱華亭九峰間自号釣鰲客長陵師起北平作哀吳王潭歌感慨悲壯意當日定流播于燕王聞之深怨私怒必甚矣革除詩文稍有忌諱者悉焚棄唯是歌存集中而人未有表其微者其後死于虎王達善輓以詩云昔爲海上釣鰲客今作山中飲虎人飲之爲言食聲也以食聲爲人聲也九峰無虎將毋靖難之後有飲之者乎

高麗權秀才應制集跋

高麗秀才權近字思叔別字陽村洪武中至南京高皇優禮待之賜衣賜食爰命賦詩陽村先之以本國廢興之由道塗經過之所次之以本國離合之勢山河之勝與夫鄰境之情形兼述東人感化之意既成精華炳蔚音響鏗鏘帝覽之稱歎因命與劉公三吾許公觀景公清戴公德彝張公信輩偕游南北市來賓重譯鶴鳴醉仙諸樓帝又賜以御製三詩此洪武丙子歲事建文四年春朝鮮恭定王李芳遠今知申事朴錫下議政府鏤版以行於是嘉靖大夫藝文館提學國人李詹暨奉使翰林史官兵部主事金陵端木孝思均爲作序而淮南陸顯番易祝孟獻題詩其後焉陽村賜游酒樓寶錄未之載予所見應制集則天順元年前鮮本也

書姚學士明山存墓後

文徵仲待詔翰林相傳為明山學士及楊方城所窘昌言于眾曰吾衙門非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何孔目元朗叢說述之而曰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冰楊維聰者邪聞者以為快論然明山嘗與孫太初薛君采高子業相唱和且聞章丘李中麓富于藏書特遣其子就學可謂敏于好古者即徵仲去官日躬送至張家灣賦十詩贈別兼為作序比之唐元魯山宋孫明復謂祭出于科目之外貴加乎爵祿之上其傾倒亦至矣然則元朗所述乃誑語耳金華吳少君詩說說定推何太史而虞山錢氏偏信其說皎皎素絲其可染乎

書狷石居遺集後

子童稚日就塾于譚氏之居先後共學者六人譚舟石左羽陸英一次友暨第五兄夏士悉中表兄弟也書屋五楹予置席硯鴨脚樹下午十七為贅壻乃遷馮氏之宅是歲兵起舟石從其父五經進士浮海入越轉徙漳州左羽避居于泖二陸暨予兄弟各不相聞既而離者合合者又離或出或處六十年來五人奄逝存者惟予已爾暇覽狷石居遺集是為舟石左羽之王父諱昌言字聖俞萬曆甲午舉浙江鄉試第一後八年中進士知嘗熟婺源樂城三縣遷南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升福建布政司參議提督學政轉山東按察副使以布政司參政卒于官思陵即作卹以死勤事諸臣特贈太僕寺卿公之試士也其文不假一人寓目必手自甄綜雖伯子省觀俾寄食旅店中不許入解有投私書者槩不發函試畢題

數行裏原書復之聞人語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為不信視郵筒蓋視學三年鬚鬢盡白舟石語予歲在己丑冬攜其宅眷由瑄溪之漳遇賊于山麓主僕遭急縛將剗刃焉猝傳官軍至賊黨置之去見有吏叔手獨行呼之求救吏問客子何來答以浙人吏曰客知浙有譚學使乎對曰吾祖也吏遽前釋縛蓋賊渠之父自言曩為諸生歲試譚公列其名二等吾師乎其子還治酒食導客踰嶺乃歸觀于此而信特衡之公子孫必食其報不在遇以國士而始有知己之感也舟石諱吉隆官至登州太守英一諱世楷思州太守左羽諱瑄工科掌印給事中次友諱菜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夏士諱彝器承祖蔭中書科中書舍人康熙己未 召試博學宏詞之士六人者舟石次友暨予居其三云

書曼寄軒集後

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揚著以從兄太嘗丞譙玄槐里今曹全以弟廣平今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棄官輕舉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先伯祖君與公掌銓東曹聞先文恪公之訃請于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不以為過斯國史所當附書于禮樂志者此事尚未百年今人父母之喪有不去其官者矣

撫言足本跋

唐重科目舉措分殊有國史未具析者藉王氏撫言小大畢識後代得聞其遺制奈流傳者寡又爲末學所刪存不及半是編一十五卷獲之京師慈仁寺集乃足本也卷尾有柯山鄭昉跋稱嘉定辛未刊于宜春郡吳江徐電發近錄棠村相國所藏與此本略同當就其校讎譌字發雕焉

書鑑識錄後

鑑識錄十卷後蜀人何光遠輝夫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稱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跡可爲世鑒者前有劉曠度序今覽其書多載可笑詩文直小說家爾每條以三字標目與蘇鷄杜陽雜編略同是冊猶宋槧卷首題重雕足本惟劉序失之吾鄉墨林項氏藏書也濟南王先生貽上愛之曾手錄一部

書北牕炙輠後

北牕炙輠二卷宋施彥執編予得之海鹽陳璵少典所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從子借抄其書稍稍流傳于世按彥執諱德操海昌人張子韶之友也生不婚宦病廢而歿于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間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彥執嘗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耶啞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有舉其姓氏者矣進道名述堯張孝祥榜進士有蕭臺公餘詞一卷予所藏有之

跋劉豫事迹

劉豫事迹一卷不知誰氏所輯予抄自倦圃曹氏按豫祖塋在阜城縣南十二里元初尚謂之御莊石馬存焉見王惲秋澗集惲述陳教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

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翁亦見此乃以女妻之資藉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者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惲詩有云公昔此讀書葱鬱見佳氣尚看書帶草碧色映階砌空餘一字詠流播傳後世是直以書生目之矣此事迹所未載附書于後噫豫一叛臣其書可以不錄然安祿山事迹姚汝能述之存其書亦足爲後鑒也

書王氏墓銘舉例後

墓銘舉例四卷長洲王行止仲編先以唐韓退之李習之柳子厚次以宋歐陽永叔尹師魯曾子固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已黃魯直陳瑩中晁无咎張文潛朱元晦呂伯恭凡一十五家之文舉以爲例足以續蒼厓潘氏金石例而補其闕矣是書未見雕本抄自無錫秦氏竊意墓銘莫盛于東漢鄒易洪氏所輯隸釋隸續其文其銘體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舉而臚列之惜乎予老矣不能爲也

跋碧溪詩話

碧溪詩話十卷宋黃徹常明撰書錄解題謂是莆田人而八閩通志則云邵武人舉紹興十五年進士殆家本莆田而占籍邵武者也編中持論多本少陵自言官辰沉逾年顧志州郡官師者不載姓氏集亦失傳其送弟詩句云就舍勿令人避席過江莫與馬同船語淺情真不失風雅之旨矣

格齋四六跋

宋人駢語其初率仿楊億劉筠體無逸出四字六字者歐陽永叔厭薄之一變而尚真率蘇子瞻尤以流麗見長于是汪彥章擅此名家鎔鑄六經諸史以成對偶可謂升堂入室之

選矣廬陵王子俊才臣為周子充楊廷秀賞識嘗引以代草  
牋奏書記其所擬三松集世罕流傳予抄得宋本格齋四六  
計一百二首愛其由中而發漸近自然無組織之迹斯則彥  
章之亞也

書王司綵宮詞後

宮官之設見于周官見于戴記漢魏置貴嬪夫人此仿周官  
之三夫人也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  
此仿周官之九嬪也北史后妃傳有正華令則修訓曜儀明  
淑芳華敬婉昭華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  
靜訓曜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範豔儀暉則敬信此  
仿周官之二十七世婦也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  
儀內範穆閨婉德明婉豔婉妙範暉章敬茂靜肅瓊章穆華  
慎儀妙儀明懿崇明麗則婉儀彭媛修閑修靜弘慎豔光漪  
容徽淑秀儀芳婉貞慎明豔真穆修範肅容茂儀英淑弘豔  
正信凝婉英範懷慎修媛良則璵章訓成閨儀寧訓淑懿柔  
則穆儀修禮昭慎貞媛肅閑敬順柔華昭順敬寧明訓弘儀  
崇敬修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德良媛淑猗茂  
範良信豔華徽娥肅儀妙則此仿周官之八十一御女也唐  
宋以來參合損益不廢其名明初定設六局曰尚宮尚儀尚  
服尚食尚寢尚功掌以宮正總六局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  
署之付內史監牒移于外局有四司尚宮之屬有司紀司言  
司簿司關尚儀之屬有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之屬有司  
寶司儀司仗司飾尚食之屬有司饌司醢司藥司供尚寢之  
屬有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功之屬有司製司軫司綵司計

書五百羅漢名記後

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勛記之矣特  
其名梵夾不具載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  
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名号鏤板附釋藏之後按佛書  
諾俱那與其徒八百眾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鴈宕  
故梁克家三山志懷安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太尉南渡僑  
居亦城宜止及天台石橋五百人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二



跋十二

裏鮮帖跋

裏鮮味佳一一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凡一十九字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書今藏宛平孫氏羲之書古今獨絕世人得雙鉤及傳摹石本爭以為寶況真蹟乎是書南宋藏之內府元兵革以入燕前有亡宋南廊庫經手人郭墨印記是時元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而斯人遂直書亡宋又隱其名以示不臣者然卷後有米友仁跋及趙子昂諸人圖書可定真蹟非謬君子觀于是歎子昂以王孫仕元其有媿于南廊庫經手人多矣

書萬歲通天帖舊事

萬歲通天帖一卷用白麻紙雙鉤書勾法精妙鋒神畢備而用墨濃淡不露纖痕正如一筆獨寫識者謂非薛稷鍾紹京不能洵墨寶也相傳武后從王方慶索其先世手蹟得二十八人書取而玩之謂曰此卿家世守朕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填成卷仍命方慶正書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觀于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方慶蓋秘府儲藏故罕題識第有宋高宗用小璽其後岳珂張雨王鏊文徵明跋者四人而已是卷向藏鄉先生項子長家子長諱篤壽中嘉靖壬戌進士入詞林性好藏書見秘冊輒令小胥傳抄儲之舍北萬卷樓其季弟子京以善治生產富能鑒別古人書畫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籟閣坐質庫估價海內珍異十九多歸之顧喬于財交

易既退子價或浮輒悔至憂形于色罷飯不噉子長偵諸小童小童告以實子長過而問曰弟近收書畫有銘心絕品可以審心悅目者乎子京出其價浮者子長實擊不已如子京所與值價焉取以歸其友愛若是子京子六人無一達者子長子德楨萬曆丙戌進士夢原萬曆己未進士德楨子鼎鉉萬曆辛丑進士聲國崇禎甲戌進士鄉人以為厚德之報也聲國字仲展除知雅州事卒于京師子祖姑歸焉乙酉之亂祖姑避地深村長物盡失惟此卷納諸枕中亂定依然完好子每論祖姑恒得縱觀久之祖姑沒項氏日貧嗣子遂售于人轉入勢家過眼雲烟不復再親矣

跋草書千文

懷素亞栖皆有草書千文是卷書法於奇有驚蛇入草猛燒吹煙之勢中間更眺為瞭更殷為商更匡為輔而真宗以後廟諱直書當屬宋初墨蹟疑是南嶽宣義大師夢英筆也

書黃山谷試李展筆真蹟卷

涪翁試李展筆作書有如張顛醮醉中髮觀其曲折如意匪特書法通神并想見展製筆之妙

書曹太尉勛迎鑾七賦後

右迎鑾七賦一卷宋曹太尉勛奉詔迎道君梓宮及顯仁皇太后作也公以紹興十一年十月治行明年七月顯仁自東平登舟梓宮既還后居慈寧殿公力請祠居天台山繪圖作賦傳于家題雖分為七實一篇爾公之子姓世居海鹽保有此卷半千餘年勿失近乃歸子宗人行齋重為裝池珍襲之會予獲公松隱集四十卷顧闕七賦之四觀公手蹟遂寫成

足本行齋亦鈔完公集郵意宜以公北狩行錄并附集中尤勝舉也行齋所然白諾因具識之

趙子昂書十二月織圖後

趙文敏書偽本最多即有亂真者僅得其媵媵而已此卷風骨戍削當屬晚年家居時筆詩亦有陶靖節風味題云奉懿旨作當日宮闈猶知重文且留心蠶織皆可記也

跋趙魏公書

書家翠墨流傳于世者惟顏魯公趙魏公最多蓋蘇黃諸君子曾有黨禁而兩公無之也今之作偽者動用粉牋雙鈎以眩人目雖云下真蹟一等翻不若摹拓之存其真矣是本波磔飛動對之爽神為跋其尾

鮮于伯機草書千字文跋

元自趙子昂書法盛行一時相率習妍媚之體獨鮮于伯機以古瘦見長世所傳高閑千文及張旭書大約多出其手也是冊脫去狂怒之習平淡之中筆法最為謹密後及宋集賢李昭文周景遠田師孟李惟肅皆北方能書家惜其書今罕傳矣伯機漁陽人居于浙予浙人客漁陽題其書異哉

跋陳子微書

吳人陳深字子微宋遺民入元以能書薦不出其居曰寧極齋子家藏有詩一卷讀春秋編五卷此本當是子微所書小印曰仲房者蕭山魏文靖公驥也

書張子宜墨蹟冊

古人詩文不欲自露其才恒以澹泊見滋味於書法亦然第審楷則弗逞姿媚故晉唐墨蹟勒諸石而彌工若趙吳與董

華亭手書藏者爭謂為墨寶摹勒上石乃削色矣無他過于逞姿媚也長洲張子宜不以書名其裔孫星貯有小紙書五則頗與范文正所書伯夷頌手蹟相似子宜生元季早有鄉曲舉明初一舉秀才除都水郎即免官歸居樂園舊里為四傑十友讌游之所詩所云坊存前哲号屋貯古人書者是也吳中書畫流轉方域而子宜晚託跡于乘田委吏仕既不達名亦晦焉以遺楷索子題識子思先生以甘白自号詩筆一歸簡古書亦瘦硬通神也試錄之石俾作書斷者更估之何如

慈皇帝御書跋

右德陵手勅三通先大傅文恪公在內閣時所奉批荅也其一遣代祀三皇廟一以皇妃逝附葬孝潔皇后陵命傳諭禮工二部造墳一安光宗帝后神主于太廟蓋當時批荅尚多茲特兵火後僅存者爾朝野相傳帝天縱巧慧能手操斧鋸造輕車小屋萬幾不理以是威權下移今觀三勅書法雖不工未嘗假手司禮內監初政猶然速先公及福清葉公先後去位中官始無忌憚詔旨不自帝出而朝士之禍烈矣然則否泰之反類由于大小之往來三勅似無關於治忽而天啓初終之政論世者所當辨也

跋王陽明先生家書

王子逸仲出陽明先生平泖賊後家書見示定亂之頃不矜不伐意在乞休足以見先生之學力未嘗與人爭功能也顧世儒言性理以先生學術未純動加詆毀然微先生則寧藩之變危及社稷靖難前事可為寒心乃吳人伍表萃倡邪說

誣先生潛通叛藩曲學阿世之士從而傅會之其亦不仁甚矣嗟嗟悲夫今之從政者患得患失克如先生功成不居第思乞休幾人哉覽先生家書可與感也

題十五完人墨蹟

崇禎十七載爰立作宰輔五十人國亡後存者尚多其出處或殊居恒與世接欲求為完人難矣機山閣老考終于江南未入

皇朝版圖之前齟然無滓當時幸免東市之禍晚節益為正人所依歸即卷中九人皆見危授命者也公孫介維持以示子子請悉出笥中所藏復益以傅公冠張公國維文公安之彭公期生沈公猶龍五先生手蹟裝池卷後并閣老標題改稱十五完人墨寶謹拜手而書其末

高念祖先世遺墨跋

子友高念祖一飯不忘其先與之言非祖父之言勿道也嘗集其先世手書裝潢成卷蓋雖南游舒越西北入于燕齊梯涉數千里必載以行其用心勤矣昔江左諸王氏多工書至唐則天后索諸其裔方慶集其先二十八人之書以獻后命善書者鈎畫設九賓觀之武成殿上其遺蹟流傳世以為寶今高氏數公雖不盡以能書著俾傳諸子孫克盡如念祖之用心守以勿失焉知不為異代所寶念祖請子書其尾其以予言為可徵也夫

鉅萊翁夢記跋

周禮占膠有六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若曹先生所述三膠殆噩寤而不失其正者歟先生窮究儒者之學其于

佛氏之書非其專好乃頗有感于觀世音菩薩者何歟豈畫之云為固嘗思道之而忽感于中歟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惟先生于佛氏之說寂然無動于心斯能感而遂通其故其于鬼神之情狀宜無不知也蓋誠之不可揜信有若記之所云者圖而傳焉可以明吉凶憂患之故矣原佛氏之入中國其初感于漢明帝一夢而百千年來師其說不敢異彼能入人夢寐而誘之以善吁亦神矣哉

書沈文恪公行書卷

順治初雲間幾社諸子多有存者後進領袖詩稱吳懋謙六益書稱計南陽子山公起相抗而能傾心下之既貴廷之下榻與之分財簞笠之盟無間也

天子重公書恒 召入禁廷寫屏幃碑版 朝回鄉郵草布入都謀席研之地者公為作薦牘動費百番紙無厭倦色在邸舍御下以慈童僕或不愛約子山于公前執而撻之公笑謝曰朋友之道當如是矣都人傳以為嘉話是卷大半公手札雖非平生絕品而真氣溢于紙墨間不易得也歲壬戌夏五月

起居注侍班天久不雨

駕在瀛臺予時知 天子諭輔臣謂歲旱時政必有闕失可同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聞因隨大學士後羅坐武英殿東南盈庭僉曰 袞職無闕公獨昌言三事一山海關滿洲差負當徹一湖口關江湖之衝非商估停泊之所舟易覆溺宜仍徙九江為便一有司盜案處分過嚴以是諱盜者眾反為民害于時合班大臣齊怒視公雜以詆訕而公不顧也大學士轉奏事雖不果行

退與同僚言交歎仁者之勇為不可及迨公沒後晉陵士子有代朝貴撰公墓碑者挈其綱云公以能書聞海內者四十年是以沈度兄弟目公矣卷為同知辰州府事平湖沈暉日融谷所藏公以族子遇之者故裝界日題以文恪公遺蹟而不著姓邇年以來廷臣以文恪易名者匪一人予慮後之覽者或致疑非公書也遂著姓以表之

書大學士徐公述歸賦後

大學士崑山徐公以宰輔領明史局監修其歸也載書累萬卷關吏橫索濡滯不前中途成述歸賦幾三千言敘川涂之紆曲陳往古之得失此司空表聖所云撫眾騷之遺恨者也猶記歲在壬戌

天子有事春蒐彝尊侍班 乾清門時鹵簿已集 闕下公

率滿漢御史三十員進諫

天子溫言諭公方春省耕不出旬日回非游獵也公薨後彝尊曾舉以告公哲弟尚書尚書亦不知蓋公謂是舉職所當然未嘗以語尚書公之不自矜伐即此見矣杜甫詩云叟公不語宋公語公去三獨坐後語者誰邪

書姜編修手書帖子後

吾友慈溪姜西溟以古文辭馳譽江表書法亦通神老而不遇用薦入史館食七品俸贈厥考為郎妣孺人予嘗勸其罷試鄉闈西溟怒不答也平生不食豕兼惡人食豕一日予戲語之曰假有人注鄉貢進士榜蒸豕一梓曰食之則以淡墨書子名子其食之乎西溟笑曰非馬肝也年七十果以第三入及第楚辭所云年既老而不衰者矣江都程子蒿草風雲

其書法查浦編修因以笥中冊贈之觀其穠纖瘦硬靡不合度蒿亭幸無飲缸面酒輕為人所賺也小長蘆八十翁朱彝尊書

書東田詞卷後

予少日不喜作詞中年始為之為之不已且好之因而瀏覽宋元詞集幾二百家竊謂南唐北宋惟小令為工若慢詞至南宋始極其變以是語人人輒非笑獨宜與陳其年謂為篤論信夫同調之難也其年沒後予詞亦不復多作及讀東田小令慢詞克兼南北宋之長與予意合予嘗衍土風為鴛鴦湖權歌百首東田亦以吳苑風景作望江南六十闕予詩修地志者見之槩真不錄而東田樂章有井水處無不歌之者惜其年早逝不獲同賞擊也

書先太傅奏疏尺牘卷後

先太傅通籍後未嘗引書記相助故平生疏牘皆自具草彝尊少日觀有容室西廡留有四積經亂盡失之既而搜訪擬拾五十年裝界成六冊書其後曰先公萬曆中以禮部左侍郎掌本部尚書事清德著聞是時朋黨紛爭先公中立不倚惟力持讜議抗疏建儲迨冊立百下出儀注于袖信宿而大典行他若劾鄭國泰外戚不當預國事利瑪竇宜勒其歸國琉球遣使當仍依會典差給事行人不可失信外蕃在政府日救鄒公元標王公紀皆存朝廷大體即如尺牘草葉十九多與封疆大臣論邊防絕不及私也明史開局同官已為先公立傳近聞執政有斷自萬曆三十五年止之議是公之列傳猶屬未定留此六冊貽我子孫庶幾他日有覽彝尊跋尾

知不誣其祖稍見先公立朝之大節焉

書先文恪公覆楊通政劾羅近溪疏後

明自正德以後講學者多師王伯安伯安諸弟子漸流于禪至萬曆初南城羅維德拾禪宗之餘唾惑世誣民益無忌憚狂瀾不可遏矣楊公官南通政使上疏糾之先公掌禮部尚書事覆疏千言要以去邪說正人心為先務實錄未之載者殆史臣憚偽學之虛聲曲護其短諱之云爾楊公上饒人諱時喬嘉靖乙丑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贈尚書謚端潔

書忠貞服勞錄後

忠貞服勞錄一卷鼻尊第八叔父帝園先生述先大夫忱子府君治蹟而作也先大夫以萬曆四十七年由官生除都察院照磨歷都事署經歷司天啓初授階修職郎覃恩勅曰先帝舊學于乃父詒輔子冲人茲爾勾稽故牘勞于其官朕甚嘉焉時吉水鄒公元標長安馮公從吾同掌院事關首善書院退朝講學府君訓工掄材與吳江周公宗建協力營造會轉後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進階文林郎尋升太僕寺丞選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奔太博文恪公喪回籍歲丁卯魏忠賢擅權久三殿工未竣羅織不附己者坐贓鉅萬以濟將作于是御史梁夢環阿其意章劾數十人誣府君協理馬政邊餉虧額宜下法司提問府君服除入都逆黨將逮府君入獄乃封章自訟事得解補官進階承德郎崇禎二年都城被圍府君分守西直門破帽敝衣登陴與將士巡邏莊烈皇帝御下聰察不時遣左右詞諸臣之疎懈杖闕下革職者有之府君午飯門樓中使持令箭突至知府君貴公子將肆誅求及

見所進止赤倉米臭魚而已歎息去自是詞者相傳不更訶責府君居京師善測北地陰晴一日市葦席千條鏝帶各數百夜半雨霰交集八門守者皆諱獨西直埽除蓋蔽宴如也明年轉貧外郎又明年出知雲南楚雄府事一介不取諸民招流民平穀價恤獄囚絕爭訟寬馬戶之逋責釋棘婦之莖楚甫八月而楚雄無枹鼓之警會聞母何太夫人訃遂解印綬力不能具舟楫巡按御史姜公思睿語察案曰朱守可謂身處脂膏不能自潤今萬里長路豈能步還乃各率私錢贈行府治百姓拒輪于道爭賦歌詩謠辭以述德取陸續故事繪圖題曰鬱林石其謠曰清貧太守一世難百鳥有鳳鳳有鸞鬱林石所載也寒家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袍帶嘗寄質庫中所遺府君止墓田七十畝故德陵諭葬文曰生且無居沒焉能葬至府君而貧尤甚然廉不沽名以是未顯于世鼻尊仕不達幸遵祖父之遺訓歸守墓田奉祭祀讀先生所著錄因取錄中未詳者書之授諸桂孫翰孫焉

先君子五言詩書後

右五言詩一篇明崇禎戊辰先子于杭州西湖上觀毀魏忠賢主祠作也凡四十有六韻先是河南道御史廣州梁夢環羅織朝士之不附忠賢者先大夫曾官工部營繕司主事以先大夫傳文恪公喪奔回籍尚未起復夢環誣奏下法司提問會思陵御極先大夫入都上疏自訟獲免西湖毀祠之日正先子憂患之餘也逆祠之建始浙江巡撫桐城潘汝楨擇地于關壯繆岳忠武雙廟之間祠成聞于朝賜額曰普德由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清苑閻永泰巡撫順天總督薊遼保定

等處軍務于所部建魏瑤祠七所天津則巡撫永城黃運泰長蘆則御史合肥龔萃肅薊州則巡撫杞縣劉詔保定則巡撫代州張鳳翼房山則部曹何宗聖盧溝橋則工部主事臨川曾國楨宣府則巡撫蒙陰秦士文南直隸蘇州則巡撫遂安毛一鷺巡按蘄州王瑛揚州則巡鹽御史葉城許其孝巡按莆田宋楨漢淮安則總督漕運戶部尚書濰縣郭尚友徽州則知府祁縣顏鵬應天則指揮李之才山東濟寧則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南樂李從心德州則巡撫潁川李精白登州則巡撫榮河李萬山西大同則巡撫魏縣王點代州五臺山則總督閩中張樸巡撫興州曹爾楨巡按臨邑劉弘光河東則巡鹽御史縉雲李燦然河南開封則巡撫大名郭增光巡按餘姚鮑奇謨參政海寧周鏘祥符知縣恭興李寓庸陝西延綏則巡撫萊蕪朱童蒙固原則巡撫武定史永安湖廣武昌則巡撫慈谿姚宗文巡按東莞溫臯謨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勲臣則保定侯梁世勛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誠銘詞臣則庶吉士大興李若琳臺臣則日照李蕃廬陵黃憲卿壽張王大年旌德汪若極平定張樞河間智鉞府尹則陽城李春茂餘若主事張化愚上林監丞張永祚爭先營建六街九衢祠宇相望有建于內城東街者於時工部郎餘姚葉憲祖私語人曰此天子幸辟雍馳道也駕出土偶豈能起立乎偵者以告忠賢即日削其籍祠以宏麗相尚凡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腑則以金玉珠寶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時花朵其褒頌之辭有曰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每建一

祠必以上聞閣臣輒以駢語褒答尤悖逆者國子監生陸萬齡以忠賢頌要典比于孔子作春秋忠賢殺楊左周魏諸公比于孔子誅少正卯請建祠國學之右扁額曰配聖會哲皇帝宴駕乃止而江西巡撫益都楊邦憲毀周程朱子祠兼奪澹臺子羽祠碎其像時思陵已即阼矣仍疏請建逆祠及忠賢誅諸祠悉為士民所毀凡建祠者盡入逆案額名可記者有永恩感恩祝恩瞻恩隆恩洽恩沾恩廣恩留恩湛恩懷德昭德懋德戴德瞻德普德彰德顯德崇德隆德成德萃德仰德褒勛崇勛茂勛表勛鴻勛隆勛崇功元功報功旌功懷仁崇仁隆仁存仁廣仁景仁仁嘉猷懋猷德馨德芳留敬鴻惠隆禧永愛著愛餘難以悉數矣康熙己未五月史局既開與同館諸君徵及舊事退而書于先子詩後小雅十月之交篇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爰列皇家伯仲允暨番聚蹶稿字爵俾聞者足以戒彝尊職在國史敢引小雅之義具書之未可因佞人之有後而隱其惡也先子萬曆末補秀水縣學生天啓五年九月承先太傅廕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名注復社初集是歲八月初吉彛尊敬書

題亡兒書陶靖節文

康熙己卯三月從吳門借鈔雪山王氏紹陶錄歸示亡兒伏枕讀一過作而曰少陵野老譏陶公未必能達道非篤論也病少間為笑吟書此冊自後不復能作書蓋絕筆也昔郝嘉賓死其父方回哭之慟嘉賓門人出其所遺小箱皆與桓宣武往返密計方回乃不哭今見亡兒遺紙非古不道老淚何由得乾邪涂月八日竹垞筑獨叟書

書羅浮蝴蝶歌卷後

爾雅不釋蝶名六朝文士不作蝶賦蝶亦不幸矣其後滕王  
湛然畫蝶下及菜花子村裏來皆為調鉛殺粉臨川謝無逸  
咏蝶多至三百首蝶又未嘗無知己也崇禎間長山王君叫  
生知如臯縣事酷愛蝶縣民有犯者籠蝶輸君輒免暇登解  
舍高處放之以為笑樂惜其未見羅浮鳳子使知增城博羅  
二縣致羅浮蝶繭千百縱之萬花谷中不更愉快乎里中戴  
君索子父子書羅浮蝶歌漫綴于後

書戴貞女事

國子監生桐鄉金梁聘同縣戴氏女昏有期矣梁以疾卒女  
告父母斬衰而哭請于舅姑撫叔之子為嗣誓死不嫁由是  
鄰里咸懿交稱其賢聞于校官諭于縣其兄公行人司行人  
禮請為文昭諸彤管或告朱叟曰禮有三殤喪服傳年十九  
至十六為長殤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縛今梁年十七而夭則  
猶未成人也應之曰記不云乎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  
不為殤素準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然則十  
五六可以為成人矣準之言是也或又曰弔也者賓之禮  
也未昏而女死壻齊衰弔焉夫死女斬衰弔焉所行者弔禮  
所服者弔服不以主道子之明矣今戴氏之女猶未成婦赴  
哀而見其舅姑則婦道也居其廬則妻道也撫其孤則母道  
也非過于禮者與應之曰女未昏而喪其夫禮有往弔之文  
凡弔者出即釋其服而女以斬衰乃妻之本服又必葬而後  
除之則與賓不侔矣且漢制婦人不貳斬既服之以弔嫁而  
為後夫服是二斬也貞女義勿敢出也或又曰儀曹職掌民

間寡婦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蓋慮貞不字者十年  
字也今戴女年甫十七爾試思人之境遇靡常焉知必遂其  
願應之曰士以志為尚女子亦然志既先定鬼神其依天且  
不違故欲恒其德在定其志而已衛之共姜賦柏舟自誓其  
辭曰之死矢靡它又云之死矢靡慝卒踐其言非前事可師  
也與或又曰禮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母氏之黨周官媒氏  
禁遷葬與嫁殤者故邠原女沒不從魏武之命與倉舒合葬  
今戴氏女未昏而哭其夫留事舅姑撫叔之子為子將終身  
焉死可以合葬否與應之曰詩言之矣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以言未共牢而食者也戴女既殯于金則舅姑得葬其婦嗣  
既立則子職得葬其母事雖近于嫁殤議禮者似宜通其變  
焉叟耄矣不能俟貞女坊表之年信其立志之專而特書其  
事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十三

顧長康女史箴圖跋

虎頭畫謝太傅謂自生人以來未有今世鮮有存者矣康熙壬子春觀女史箴于江都汪氏絹雖剥落氣韻絕倫惜止留其半男女老幼共二十八人象各異迹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者非與題識小字尤佳頗似大令十三行出虎頭已書也昔王世將書畫皆居第一故語右軍云畫吾自畫書吾自書而虎頭亦克兼之益信工畫者多善書昔賢之言不吾迂耳因勸汪翁舍畫而雙鈎其字勒諸石

王維伏生圖跋

右王維所畫伏生上有宋思陵題字庚戌十月觀于退谷孫侍郎齋生濟南人也子游濟南于長白山之陰拜生墓見其祠宇庠隘至不容筵几有司牲醴歲時之饗或闕焉不修因歎世人無知重生者蓋經學之不明久矣思秦之時諸生訟言封禪致有坑儒之禍生為秦博士得免其明哲有過人者及漢興隱士負一時之望莫若商山四皓初未聞講習經義傳之弟子則其年雖八十餘衣冠甚偉與土木何異生獨能于微言既絕之時教學齊魯老而益勤卒傳之鼂錯斯文未喪天若有意于生而錫之年者百世之後宜師其人而識其貌焉維之所畫特想像為之而已然藝事既神其精思所感如或見之觀是圖者不問知其為生此思陵所以寶惜而親題之也世之法書善畫多祕之內府人既未得觀間復流傳

于世藏之者非其人則觀者亦取非其人此書畫之厄也是圖之得歸孫氏非至幸與先生今年七十有八猶治尚書不輟所注禹貢洪範其發明經義甚詳對先生之容益悟維之貌生能入神也同觀者譚七舍人兄吉璉舟石李十九秀才良年武曾

再題王維伏生圖

是圖庚戌冬觀于北平孫侍郎執室因跋其尾既而歸于棠村梁相國今為漫堂宋公所藏主雖三易不墮秦會之賈師憲嚴惟中之手濟南生亦幸矣按中興館閣續錄維所畫濟南伏生圖曾歸秘閣儲藏故宋元以來題跋獨少宋公定為真蹟知孫梁二公賞鑒略同也

光武帝燎衣圖跋

漢光武帝燎衣圖唐吳道子畫道子開元中嘗召入宮禁為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論者謂其下筆有神然多施之門版屋壁歲久易毀至仙佛鬼怪世雖流傳又非儒者所取故是圖最為難得圖之作未詳何年意開元初明皇勤政圖治思古帝王肇造之艱萬幾餘暇道子奉詔作此其後司馬承禎張果葉法善相繼被召而浮屠之營建亦盛由是東都老子廟壁與地獄變相之圖文出一藝之微亦隨世運升降可歎哉圖今歸程穆倩氏穆倩得之僧漸江漸江購之歛吳氏

跋鈞鰲圖

鈞鰲圖一卷新安故家所藏籤題郭忠恕名卷中第有水閣一斜百隨而無鈞者之具亦無鈞人觀者多未析按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有鈞鰲圖一卷與捉奴甕人格並列當是唐時



酒令子止謂分四十類類各一詩今其書不傳雖智者有所不知矣劉道醇稱怨先屋木樓觀一時之絕觀其界畫洵無可疵圖有寮司橫印蓋內府物也惜其下截破碎安得好手李仙丹復裝之

### 李龍眠九歌圖卷跋

李伯時九歌圖用澄心堂紙作每圖書三閭大夫辭于後筆法娟妙匪特畫居絕品也題識殘闕止存年七月望日臣李公麟畫十字上有宣和大小印璽卷末元人題咏甚多康熙庚戌秋九月九日偕崑山顧炎武寧人嘉定陸元輔翼王永年申涵光鳧孟嘉與譚古璉舟石觀于宛平孫氏研山齋

### 八景圖跋

宋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平遠山水其平生得意者為景凡八今人所仿瀟湘八景是也然當時作者意取平遠而已不專寫瀟湘風土迨元人形之歌詠其後自京國以及州縣志靡不有八景存焉固哉世俗之可笑也是冊不知誰氏之筆而意主平遠不失員外之旨見者勿定作瀟湘觀斯得之矣

### 題李唐長夏江寺圖

康熙乙丑三月納蘭侍衛容若購得李唐著色山水卷邀予題籤唐字晞古河陽人宣和中曾直畫院南渡後入臨安年已八十授待詔觀其畫法古雅深厚宜為思陵所賞卷首題曰長夏江寺卷尾題曰李唐可比李思訓按宋人著色山水多以思訓為宗蓋春山薄而秋山疎惟夏山利用丹墨思陵比之思訓可謂知言也已

### 題楊補之墨梅

朱三十五梅詞橫枝清瘦只如無但空裏疎花數點梅花有魂二語攝之此唯逃禪楊史能寫出若煮石山農與酣落筆便與少陵亂插繁花照晴昊句相似愁眼雖衝要非逃禪史意中景矣歲在丁未冬坐孫侍郎退翁齋室斲冰試謝道韞研書

### 書彝齋趙氏水仙花卷

趙子固水仙橫幅觀于北平孫侍郎硯山齋記先子恒言世多贗本其真蹟有九十三莖者最佳今數之果然侍郎所蓄有楊補之墨梅顧定之墨竹與是卷稱歲寒三友梅竹無多花葉而水仙獨繁然對之不異神仙冰雪之容正樂府詩所云寂寥抱冬心者也

### 錢舜舉鼯鼠圖跋

天下最堪憎者莫鼠若矣畫家惟邊鸞圖石榴猴鼠易元吉圖青菜鼠狼此外流傳蓋寡康熙甲申暢月偶集小滄浪亭西陂放鴨翁出錢舜舉鼯鼠圖見示歎其工絕翁屬書蘇和仲賦于後乙酉夏始以八分書而歸之兼欲題詩其上未果也

### 題趙子昂鵲華秋色圖

鵲華秋色圖卷元貞元年吳興趙王孫罷守齊州歸為周公謹作用丹墨淡著色參合王右丞董北苑法華不注一峰特立而雝山附之對此益信鄴善長單板秀澤一語之善形容也卷有楊仲弘范德機虞伯生三公跋華亭董尚書愛而屢題之子嘗聞畫家論文徵仲畫謂其原出于松雪把玩是卷良然康熙甲子冬觀于納蘭侍衛容若之淶水亭

### 題趙子昂水村圖

趙王孫畫山水用絹素設色者多獨水村圖橫幅以紙寫之且用水墨洵神品也題云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為錢德鈞作又自識云後一月德鈞持此圖見示則已裝成軸矣一時信手塗抹乃過辱珍重如此極令人慚媿卷末題咏者四十八人歲在乙丑三月納蘭容若屬子題籤留之匝月卷還未幾容若奄逝真蹟不復可觀矣水村即今之分湖明宣德中析嘉興一府為縣七遂隸嘉善後之修地志者不載此事因撮其大略書之

題王孤雲蒲萄庭榭小幅

永嘉王振鵬朋梅以畫受知元仁宗賜号孤雲處士其界畫最工恒綴花雜架果于臺榭下是幅雖小蓋其真蹟世惟見圖繪寶鑑稱其官漕運千戶不知延祐初曾為祕書監典簿也

題江山偉觀圖

元會稽董旭遂初江山偉觀圖以金焦二山畫之紙背題長歌于圖後書法亦工用董旭私印印詩之簡端遂初私印印詩之尾同時題識者三十一人憶歲在辛巳予留昭慶僧寺此卷為姚氏收藏物予愛旭長歌高聳奔逸借抄寄顧孝廉俠君選入元詩今年春我宗衍齋上舍見而不忍釋手姚氏之子謂曰予欲得之跋者人各一金遂以白金二斤易之亦稱好事也已卷首江山偉觀四篆字鈎畫奇古不識何人所書

題元四學士畫像

四學士經術文章冠于元代百世而下瞻其畫象如聞聲咳

矣蘇昌齡書法入妙通神品在宋仲温朱孟辯之上跋稱悵然有存歿之感者至正甲午吳虞揭三公俱逝惟歐陽原功卒于丁酉故云按畫家繪象存者止圖半體歿者乃寫全身然則歐陽原功亦歿後續繪者也卷內有凌晏如私印晏如湖州人以書受知長陵官至僉都御史是卷向藏南陽村莊呂氏今無鄙以授子塔寶靈道

書顧定之墨竹

顧定之墨竹一本下無土石抽梢直上對之若新雨乍洗娟娟人同時畫竹羣推吳仲圭然尺幅中文柯接葉或失則繁又雜以草書題識覺少者未始不貴也定之名安淮東人元統間任為龍巖都巡轉毗陵錄判歷泉州路判官自号石屋老人鄭九成詩吳下幾人能畫竹風流只數顧參軍心賞不謬矣是軸藏李太僕寫山樓以非肉食者所好故子姓猶保之

跋李紫箕畫卷

畫家好手元時特多略見圖繪寶鑑紫箕生李升其一也生濠梁人善寫竹石兼工平遠山水斯卷送沖真觀主蔡霞外而作松竹清疎峰嵐渲以焦墨澹抹羸青作遙山識者謂其原出王維也今藏孫上舍洪九家意當日必有諸公贈言跋尾惜為人割去然鄭人買櫝還珠珠固在庸何傷丁亥夏五日北至小長蘆朱彝尊書

又

紫箕晚居澱山湖畔故吳郡尤存以仁贈以詩云積玉谿頭水拍天草堂只在澱山前雲間錢元方彥直贈以詩云謫仙

今住五茸西大泖當門鱸正肥其居有白雲牕東維子賦詩贈之今其遺跡無存矣慈谿黃珩伯成題其墨本竹枝云刻雕妙入神餘情寄一矧時人重其墨竹以之刻雕屏風云爾洪九方排纂書畫譜復題此歸之俾采入卷中八十翁蘇尊又跋

黃子久浮嵐暖翠圖

順治十有七年冬十一月朔寓山陰之篔簹河飲于萊陽宋公之解斟隗躡宮綠瓷殘客蒸萊雜為饌客以醉辭公出黃子久浮嵐暖翠圖示客以當解醒圖高六尺廣三尺樹木之秀挺山石之詭異恍如坐我富春江上渾忘身之在官舍也畫額題識子久時年八十有三而局法嚴整神韻深厚反勝少壯時比全乎天者已是日南昌王猷定于一長洲宋實穎既庭金壇蔣超虎臣仁和陳晉明康侯吳江葉燮星期同觀秀水朱彝尊錫鬯書

書王叔明畫舊事

京師故家有藏黃鶴山樵畫者俾縫人持以售諸市予適見之許以錢三十緡挂于寓居之壁觀其勾皴之法若下筆作草書全不修飾而結束入細華亭董尚書大書其額云天下第一王叔明畫其裝護亦精用粉綠色官窰軸子堅栗如玉留之旬日囊空羞澀終無以應俄而棠村梁尚書以白金五鎰購之神物化去見之魂夢不可弭忘也尚書以宰相歸里聞其身後墨寶散失偶憶舊事書之

跋師子林書畫冊

歲在甲辰九月從京師入雲中同里曹公官山西按察副使

舍子萬物同春亭暇出徐賁幼文師子林畫冊見示師子林者元至正二年僧維則之門人鑿池壘石築蘭若以居其師者也峰曰師子曰含暉曰吐月橋曰小飛虹窩曰禪窩谷曰竹谷堂曰立雪室曰臥雲閣曰問梅軒曰指柏池曰玉鑑井曰冰壺當時留題八子高啓李迪張適子宜王行止仲謝徽玄懿申屠衡仲權張簡仲簡陶琛彥行僧道行斯道而茲冊惟斯道用小楷書其詩諸公不與焉考師林初建朱德潤澤民圖之趙元善長倪瓚元鎮商確續圖之幼文寫此冊在洪武七年三月自言用圖寫意初不較其形似蓋欲別開生面不同乎朱趙倪三子爾

書孫氏同龔會圖後

吾鄉孫簡肅公治家以嚴子弟侍立暑不去衣然其教初學飯後必散步歌詩以吟咏性情故其子六人皆善詩家居為同龔會三日一集集必有詩列圖于前聚詩其後裝池為卷孝友之語充溢丈幅之中可謂天倫樂事矣公嘗誡諸子曰家人睽離必起于婦人但得兄弟時相聚讒何由生今羣履子弟往往畫居於內兄弟無幾相見此讒柄所由階也若盡如孫氏六公飲酒之飲而不愆其儀讒集之頻而勿傷于侈賢子孫循而行之雖百世可已公裔孫某出示予因跋其後歸之并著于禾錄焉

項子京畫卷跋

予家與項氏世為婚姻所謂天籟閣者少日屢登焉乙酉以後書畫未燼者盡散人間近日士大夫好古其家輒貧或旋購旋去之大率歸非其人矣噫非其人而厚藏書畫之厄終

歸于燼而已黃山程穆倩家最貧嗜古尤癖書畫歸之幸矣惜乎價盈千百者力又不能購也子京之畫世人知之者罕程子獨加珍惜俾予跋尾夫程子且然況生同里而數過其廬如子者邪

題薛素素畫冊

嘉興妓薛素素小字潤娘行五人稱其有十能詩書琴弈簫而馳馬走索射彈尤絕技也子見其手寫水墨天士甚工董尚書未第日授書禾中見而愛之為作小楷心經兼題以跋至山水蘭竹下筆迅掃無不意態入神間在京師挾彈走馬能以兩彈丸先後發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嘗置彈于小婢額上彈去而婢不知江都陸無從歌云酒酣請為挾彈戲結束單衫聊一試微纏紅袖袒半鞦側度雲鬢引雙臂侍兒拈丸著髮端回身中之丸並墜言遲更疾却應手欲發未停偏有致范夫人贈詩云重開別院貯文君寶絡千金換翠裙非雨非雲香滿路前身應是薛靈芸尋為李征蠻所嬖又嘗侍沈孝廉景倩中櫛其畫象傳入蠻洞酉陽彭宣慰深慕之費金錢無算致之不得也

許旌陽移居圖跋

許旌陽移居圖宛平崔秀才道母所畫橫幅丈餘圖中移家具散走者鬚鬢臂指各異情狀疑疑皆鬼也自吳道子朱繇傳地獄變相其後貌鬼子鬼母鍾馗小妹不一其人至宋龔高士開專以鬼物見長觀其骨象擗劣令人不歡茲圖為神仙移居故口無哆張目無很視較開所狀略殊然先民後賢

寄託之情一也詩言之莫亦匪狐莫黑匪鳥高士蓋有深慨于中寄之筆墨者崇禎之季有鬼白晝入市用紙錢交易死者魂未離散叩人門戶買棺彼時思陵命將出師輦下臣民無一足供驅使者翻不若旌陽令之使鬼鬼忘其勞焉道母繪此得毋寄託在是與道母初名丹晚更名子忠別字青蚓國亡走入土窟中死圖今藏萊陽宋氏順治庚子冬觀于雲門舟中

題趙淑人宮門待漏圖

右宮門待漏圖先伯祖妣趙淑人朝孝節烈皇后孝哀慈皇后因而傳寫者也按命婦朝女君見於周禮其服鞠衣屨衣綠衣素紗其笄纒其履黃漢制則服蠶衣唐外命婦入朝或于光順門或于肅章門宋元節序慶賀咸許外命婦入內明元旦冬至后御坤寧殿中使引命婦各服其服行禮其後改于仁智殿崇禎七年三月甲寅<sup>二十</sup>日孝節皇后生辰詔命婦入賀舊典久不行矣多稱疾不至詣大內者僅五十有三人步入西華門拜于殿下懿旨傳賜鮮果帝詰責禮部以人寡不成禮迨七年十月己丑孝哀皇后生辰朝于慈寧宮步入東華門就位者一百六十有八人十年三月丁卯<sup>二十</sup>日復朝中宮于隆道閣仍自西華門步入就位行禮者一百八十人嘉定伯周奎夫人亦與焉拜畢周夫人進宮行家人禮后語周夫人曰諸命婦骨相多福薄惟朱侍郎妻容貌莊稱象服爾隨賜銀豆鮮果經別殿神宗皇貴妃劉復賜茶于思善門於是淑人朝女君者三矣其初先伯祖方任大理寺卿再入時遷刑部右侍郎三入轉左侍郎既卒贈尚書十七年春京師

陷思陵傳言後宮令自裁太監王永壽奔告于帝曰懿安皇后業自經矣帝乃起赴煤山殉社稷孝節皇后亦崩是歲五月孝哀皇后祔德陵孝節皇后祔思陵大書于

世祖章皇帝實錄越二年淑人以病終將斂得手書于臂曰老婦五膺封誥三朝中宮甲申之後先后實天未克相隨泉下茲含媿而死爾子孫喪務從儉毋受貴人之弔斯老婦之魂魄寧矣鄉黨傳之謂可入女誡圖今為兄之子建子所藏歲久將復裝潢尊尊乃撮其大略書後庶子子孫孫永保而勿失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龜

跋十四

書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後

右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隋太醫博士巢元方奉勅與諸醫共論疾所起之源及九候之要大業六年書成進于朝論凡一千七百二十篇言之詳矣隋唐唐籍志不著于錄而宋志有之蓋太平興國中命王懷隱王祐陳昭遇等集聖惠方每部取元方之論冠其首神宗以之課試醫士是編始大顯於時書錄解題謂千金方諸論多本此書考宋制醫以巢氏論與千金翼方同目為小經而千金方不與然則今所傳孫真人書殆未足深信矣

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後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載昉氏讀書後志陳氏書錄解題宋藝文志作五卷按宋大觀中詔通醫刊正藥局方於是庫部郎中陳師文等校正類分二十一門錄方二百九十有七然則是書成于汴都也今考王氏玉海置藥局四所其一曰和劑局在紹興六年正月至若改熟藥所為太平惠民局在紹興十八年又八月蓋師文等校正本實止五卷其後添補紹興寶慶淳祐諸方暨吳直閣方諸局方故增益至十卷爾子家所藏乃元時雕本後附太醫助教許洪指南三卷係建安高氏日新堂板行

本草衍義跋

本草衍義一十七卷冠以序例三卷合二十卷宋承直郎漣

州司戶曹事寇宗奭撰政和六年太醫學博士李康等看詳  
中尚書省有言轉一官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辦驗藥  
石宣和元年其兄子宣教郎解縣丞約校勘錢版印造頒行  
本草經撰自神農隋志已列其目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  
岐伯定本草經荀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一卷鄭康成注  
周禮疾醫謂治合之齊存乎神農子儀之術賈公彥疏云是  
周末時人而陳騏中興館閣書目引漢書元始五年舉天下  
通知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稱少誦醫經本草方  
謂書名始見于此誤矣陶隱居而後參核加詳至宗奭考諸  
家之說援引辨證文簡者證其義諱避者原其名斯六根五  
華九寔二冬三建之形性畢具矣是書白雲子采入道藏叢  
從吳檢討志伊觀于京師之靈佑宮近始得元人故牘因書  
于後

書是齋百一選方後

百一選方不書撰人名氏題曰是齋按陳氏書錄解題云是  
山陰王瓊孟欲所輯凡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二十八卷子家  
所藏乃元人鈔本按其目僅二十卷爾殆經後人選擇者歟

書宋本晞范子脈訣集解後

咸淳二年臨川李嗣子野撰脈訣集解一十二卷邑人何桂  
發序之謂得于誦詩讀書之餘蓋儒者也竊謂人之賦形修  
短強弱肥瘠之不同則脈亦異焉今之醫者止憑切脈而王  
叔和之訣蓋有不甚解者庸醫一歲之殺人比于法司之決  
囚數且倍之矣嗣自号晞范子其書引證周洽當時板行必  
多傳習者而宋藝文志不載何歟

跋濟生拔萃方

濟生拔萃方六卷延祐二年銅鞮杜思敬輯自為之序其言  
曰醫不專于藥而舍藥無以全醫藥不必于方而舍方無以  
為藥斯明乎炊湯脈神之術者宜其能采捨眾善以成書也  
元史不作藝文志典籍無徵于嘗思補之于醫書類知其目  
者金有紀天錫張元素劉元素李慶嗣張從正五家二十四  
部凡八十八卷元有李杲寶黜王好古錢近之羅天益戴起  
宗滑壽李希范王鏡潭鮑同仁朱震亨鄧森王中陽李鵬飛  
葛應雷葛乾孫朱撓趙良陳直鄒鉉胡任可吳湍尚從善熊  
景元申屠致遠危亦林薩德彌實李中南陸仲達堯允恭吳  
以寧齊德之曾世榮馮道玄孫允賢殷震三十六家七十三  
部內十八部卷亡四百七卷茲又得杜氏此書然則待訪者  
寧有窮乎思敬自号寶善老人書成時年八十有一予今年  
齒亦均雖耄矣尚思踐宿諾焉

醫家四書跋

南潯布衣許兆禎培元精醫術著錄于先少保之門先公取  
其所撰診翼藥準方紀醫鏡四部合名之曰醫家四書世父  
貴陽太守鏤版行之當書成時申文定李文節朱文肅均為  
作序先公亦題其簡端培元之名海內無不知之者已先公  
亦御醫直聖濟殿官至院使嘗被召入乾清宮西暖閣診定  
陵脈奏曰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上喜  
立命太監陸敬書之屏所纂立命玄圭經亂失惟太醫院志  
僅存

大觀證類本草跋

經史證類本草三十一卷目錄一卷大觀初唐慎微撰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勾學事艾晟序之謂傳書者失其邑里不知何許人闕其疑可也或以蜀人實之何所據乎本草自神農子儀而後代有廣益舊經止三百六十五味爾今按其目錄實一千七百四十八種比之唐本蜀本掌禹錫之補注蘇頌之圖經所增已多紹興中曾詔王繼先校定附釋音一卷付國子監鑄版以行其後大德壬寅一刊于宗文書院明萬曆丁丑再刊于宣城民家并以寇氏衍義附于各條之下雖于義無損然非唐氏之舊毋亦類于觀臯禽而續鳧之類者歟

### 跋張氏醫說

醫說十卷嘉靖中雕本不題撰人姓氏觀乎書錄解題始知爲宋新安張景季明所撰也喜劇而書諸卷尾

### 跋孫子算經

孫子算經三卷漢志不著于錄而隋唐經籍志有之首言度量所起合乎兵法地生度量生數之文次言乘除之法設爲之數十三篇中所云廓地分利委積速輸賣賣兵役分數比之九章方田粟米差分商功均輸盈不足之目往往相符而其要在得算多多算勝以是知此編非偽託也唐立算學命李淳風注解領之學官今其書算博士知者罕矣

### 九章算經跋

九章即周官之九數保氏以教國子者也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盈不足八旁要九皆周公所作漢易差分曰重差去旁要而易以勾股又夕桀一篇

其義無聞蓋周公既問數于商高定此九數算術之古莫尚于此矣于是劉徽注之序之徐岳甄鸞等述之李遵義疏之遠而日月周天行度之數近而田疇米廩積畧隱雜廣斜正負之幽微靡不著焉斯秦火所未燬而唐明算科取士之第一書僅存于今者可寶也

### 五曹算經跋

右五曹算經五卷唐太史令李淳風注而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校定之書也地利生人之本故首田曹田疇必資人功故次兵曹人家必用食飲故次集曹會集必務儲蓄故次倉曹倉廩必資貿易故以金曹終焉相傳其法出于孫武然孫子別有算經考古者存其說可爾

### 跋鄱陽洪氏南朝史精語

康熙辛酉冬購得宋輟經史法語四冊不足藝文志二十四卷之數旣而亡之從故家抄南朝史精語宋四卷齊三卷梁三卷陳一卷宋志作六卷蓋一代合爲一卷故也志開法語有左氏傳六卷史記八卷漢書二十卷精語有後漢書十六卷三國志六卷晉書五卷唐書一卷惜均未之見所云南朝史者蓋指沈約蕭子顯姚思廉所撰而言非李延壽之南史志失書朝字誤矣

### 書楊太真外傳後

宮闈之事外人罕知所見或異辭矧出于傳聞者乎太真外傳宋樂史所撰稱妃以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于壽邸度為女道士住內太真宮此傳聞之謬也按唐大詔今載開元二十三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以黃門侍郎陳希烈冊河南府士曹參軍楊玄璈長女為壽王妃考之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將行納采皇帝臨軒命使降而親王禮儀有殺命使則同由納采而問名而納吉而納徵而請期然後親迎同牢備禮動需卜日無納采受冊即歸壽邸之禮也越明年武惠妃薨後宮無當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為女道士勅曰壽王瑁妃楊氏素以端毅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清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用敦弘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為女道士蓋帝先注意于妃願難奪之朱邱思納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嬪藩國者據妃曾受冊云然其曰太后忌辰者昭成寶后以長壽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則天后以建子月為歲首中宗雖復舊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廢務直至順宗永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為忌辰開元中猶循中宗行香之舊是妃入道之期當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妃既入道衣道士服入見号曰太真史稱不蕃歲禮遇如惠妃然則妃由道院入宮不由壽邸陳鴻長恨傳謂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妃于壽邸與外傳同其謬張俞驪山記謂妃以處子入宮似得其實而李商隱碧城三首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歸壽邸一咏帝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證以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是足當詩史矣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妃之祖志謙三子長玄琰次玄珪次玄璈玄璈子銛玄珪子錡玄璈子鑑若國忠則妃再從兄也妃本玄璈長女大書冊壽王妃父乃天寶四載立為貴妃帝欲掩天下之耳目而箝其口遂令妃不

父其父而移作玄琰少女于是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玄珪工部尚書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姊三人大姨韓國三姨虢國八姨秦國玄璈獨未聞加恩焉子鑑官湖州刺史後雖尚主冊貴妃日恩澤亦未之及蓋推而遠之也且銛係玄璈子而劉昫唐書以為妃再從兄則當時業有識其非者矣明皇英主開元之政稱全盛時惑一妃子至淪亡社稷作偽心勞迹愈晦而言之益醜詩不云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國史無識誤落帝度內謂妃少孤養于叔父玄璈而以琰為妃父子故驗之載紀辨外傳之誣特發其微焉至於玉谿生詩箋之別幅

曝書亭集卷五十五